明世宗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世宗寶訓

北京圖書館藏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序

朕聞我
皇祖肅皇帝在位時侍臣有請纂輯
聖訓名之曰嘉靖政要者我
皇祖謙讓未遑且曰他日朕身後史臣必書之嗚呼遠矣
神衷其俟諸後者晰也茲者恭修
實錄成一代中興大烈已可概見朕仍命儒臣就中掇其
睿謨偉製便於誦法者遵舊例為
寶訓二十四卷親加裁覽蓋不勝仰止之思焉嘗觀前代
人主訓辭可傳者無幾且往往出臣下擬撰惟我
皇祖淋漓灑翰頃刻千百言累牘連編咸抒心所自得無

假思構其微詞奥義有前聖未發六籍未備者信足以保之鴻謨作則之明訓也朕生也晚不獲面承燕翼之謀然聆其緒言遡其遺範豈惟文章功業粲然具陳卽精神心術之微亦有可仰窺萬一者盖我皇祖英資大畧本出于性生而典學崇儒又乾乾無一息之怠用能中天地為綱常禮樂之主不偶然也夫三代有道之長其本在德澤其具在法度而救偏補弊隨時低昻則存乎人焉我國家

祖宗德澤在人二百年如一日顧法久而玩吏緣為奸惟皇祖攬時之宜乾綱獨斷故是編所載大要在綜名實飭修攘以與周官之法度而關雎麟趾之意未嘗不存乎

其中誠仁義竝用長久之道已朕屬承聖統深懼弗克負荷以忝先烈惟是揚謨纂訓傳之無窮使繼今萬世子孫益知祖宗德澤之所由延法度之所以守紹庭敬止日慎一日此則予小子一念覲揚之思亦我皇祖惓惓以繼述望後人之意也是爲序

萬曆五年八月十九日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序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上　敬天下
○卷之二
聖孝一（尊親）　聖孝二（尊親）
○卷之三
聖孝三（養親）　聖孝四（慎終）　遵成憲
重陵寢　聖學
○卷之四
節儉　謙德　慎起居
釐弊政　定國是　正祀典上（郊祀）

正祀典中（廟祀）

○卷之五

正祀典下（羣祀）　定服制　章閫範

重儲闈　睦親　裁恩澤

辨學術　闢邪

○卷之六

知人　求賢　育才

審用舍　公考察　裁冗員

廣聽納　勤晉接　信任大臣

○卷之七

優禮大臣　戒諭羣臣　重銓衡

肅風紀　飭吏治　恤民
安民　重農桑
○卷之八
正風俗　理財　愼營造
正法紀　愼刑獄　明賞罰
察奸欺
○卷之九
飭兵政　愼邊防　馬政
擇任邊臣　恤將士　馭夷
弭盜　懷遠人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目錄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宋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龍昌

敬天上

○嘉靖元年八月庚子以南京災變修省

上勑諭兩京文武羣臣曰朕以眇躬嗣守

祖宗鴻業代

天理物負荷惟艱夙夜兢兢罔敢自逸黽勉踰歲治效未臻災異迭見近者南京守臣奏報七月二十五日猛風

驟雨沙石飛揚江水湧溢郊廟陵寢宮闕城垣等處吻脊闌檻多被損壞并各衙門樹株拔倒數多大江船隻漂溺甚衆上新河等處沿江軍民房屋被水倒塌者不計其數又前此湖廣江西地方水患尤甚朕心祗惧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

天和昭示譴告朕方致齋積誠祗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凡事關朕躬者痛自循省而兩京文武羣臣宜同加脩省務在守法奉公勉修職業以圖消復其被災軍民

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賑卹庶幾
天意可回用保我億萬年太平之祚欽哉故諭
○嘉靖二年三月癸亥禮部以久旱風霾疏請修省
上是之命止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遣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復諭禮部曰亢旱久風霾不息二麥未秀秋種
未布朕心惶惶凡政令缺失軍民利病有當興革者在
內諸司從實舉行或當奏請者詳奏無諱户部議處預
備救荒事宜撫按官督所屬問民疾苦加意存恤省刑
薄賦整飭武備修舉荒政盡心職業以稱朕敬

天勤民至意

○四月壬申

上以災異修省諭中外文武羣臣曰朕嗣大歷服撫臨億
兆仰惟
上天付託之重俯念小民屬望之切蚤夜孜孜圖新治理
未嘗敢懈頃因風雷水溢之變已嘗勑諭中外臣工同
加修省天未悔禍粵自去秋歷冬至今春畿甸之內雨
雪愆期怪風屢作塵霾蔽天四方灾異奏報頻仍朕心
甚惧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故豈用舍猶有失其宜者歟刑政猶有
乖於理者歟下情未能上通而恩澤未能下究歟朕痛

自循省側身修行思以轉灾為祥惟爾兩京及南北直隸十三布政使司文武羣臣皆為朕分理庶務有撫安軍民之責宜各持廉秉公勉脩職業以副朕憂勤惕勵之意惟吏治之得失實民生之休戚所關各該有司多有貪酷害人怠惰廢事者務須懲究罷黜使羣臣知所警懼不可狥情曲庇惟斯民之貧富實邦本之安危所係一應錢粮有奉詔蠲除遇灾減免者務須查勘開豁使窮民得霑實惠不可虛應故事惟刑獄寃枉濫囚繫久淹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各處囚犯除屢審情真者法難宥免其情可矜疑事因詿誤者在京遣司禮監太監南京守備太監各一員

會同法司在外鎮巡會同三司從公辨問俱與從輕發落以後但有伸冤訴枉之人問刑衙門俱要上緊歸結不可任意監禁致令無辜死於桎梏惟賊盗所過兵革之餘閭井蕭條僵屍徧野尤可矜憫被刼人户務宜加意存恤移流者招撫復業量免粮差死亡者官與瘞埋勿令暴露至于京軍之服役頻繁邊軍之戰守勞苦天下各衛所軍士之月粮久缺該管人員毋得仍加剋削以傷其心朕深居九重於民情政体豈能周知惟賴爾等輸忠竭誠同心匡輔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務臻實效毋事虛文庶幾可以盡敬天勤民之道以保治於無窮爾等其欽承之已復諭禮部

曰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勅諭恩與內外文武羣臣同加脩省凡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政務皆從實舉行以回

天意往歲以江南水災亦嘗戒諭所司未見施行都察院其并申明使知朕意具行過事蹟以聞

○九月癸巳以四方災異下詔賑恤詔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必以敬

天勤民為首務我國家

列聖相仍率由是道朕嗣守鴻業深惟

祖宗付託之重臣民屬望之深夙夜兢兢不遑寧處自踐

祚之後
上天垂戒災沴疊見今年七月內南京應天及淮揚等府
俱有大風雨之變
陵寢震驚江水湧溢漂流房屋不下數萬餘間沒溺男婦
無慮數萬餘人死者積屍暴露生者流離遷徙而江西
湖廣廣東廣西等處亦有非常水患內自修省罔知所
措意者敬
天勤民道有未盡永惟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辜罹此艱
厄朕方齋心積誠祗告
天地
宗朝

社稷與爾內外文武群臣同加脩省以回
天意尤念四方之遠民瘼甚多比年以來兵荒相繼征調不息之加法度廢弛賞罰不明軍民受苦財力兩殫寬
詔徒頒奉行未至官府之催徵不已倉廩則所在空虛
朝廷德意顧為奸貪之騙局小民脂膏祇供典守之侵盜上官以逢迎為能賍吏以科罰相尚賢否舉劾多有不當刑獄輕重多有不平閭閻之間疾苦萬狀念之痛心言之慼額今雖痛加釐革餘風或有未殄天地至和之氣寧不為之感傷爾天下軍衛有司衙門官員職雖不同義均休戚宜各督所屬各慎所司盡革因循積習之弊益勵廉慎不渝之節各該撫按守巡等官俱要躬

親巡歷宣諭朕意被災人户加意賑恤死而暴露者官與瘞埋生而流徙者設法招復一應歲額錢量與凡歲派物料徵收必以其時出納必稽其弊已起解者務濟公家之實用應蠲免者務宣詔旨之實惠獄訟勿令久禁聽斷勿致偏枉勿過刻以害良善勿太寬以長奸惡贖罪紙米勿令折價入己往來迎送勿得阿意勞民先年用兵經過及今次災傷地方但有死於非命者除厲壇常祭外各令所司另舉一祭祭文仍從該部降去各該屬官中但有貪婪殘酷者具實奏黜誠心愛民者雖雜流出身者一體旌奬勿以奉承之能否為愛憎勿以一己之愛憎為進退凡百行事務要奉公守法期於消

除民患培養國脉以稱朕敬天勤民之意以廷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

〇嘉靖三年二月庚申

上勅諭群臣曰近來江北江南幷湖廣等處水旱相仍地方饑饉人民相食所在盗賊成羣應天鳳陽河南山東陝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電交作山崩地陷灾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霾蔽天春深雨澤愆期上天示戒朕心警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寃抑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一一從實舉行事

應奏請者條具以聞禮部仍行在外各處鎮巡及三司等官一体遵奉務期弭灾田和以副朕軫念元元至意

（　）嘉靖五年十二月癸亥大學士楊一清因灾異上疏言脩省事宜并乞罷免以應

天變

上嘉納其言旋遣司禮監官齎勑諭之曰昨卿所奏疏朕覽之再足見誠悃況所言君臣人品天下治道俱論之至切但朕以凉德仰承

天命嗣

祖大統日夜圖維至治勉脩厥躬以副眷愛自即位以來

福兆未臻災變非常豈非朕德仲昧咎多在躬以致

皇天垂仁示戒朕深懼且愧惕然于懷不能仰承至託不敢一時怠逸但求欲轉災為福之術必多訪民情興革惟允故令會官議處又禮部援例請齋戒祭告朕切思之齋戒不過二日服移淺色于外而心存警畏于內不知何如祭告形于文詞不過應事而已不如常脩厥德上格於帝所以答諭令實加脩省上下同加戒謹不必虛文故事為也朕日總萬幾親閱奏章未必盡知民欲必咨卿等輔理庶務朕今欲求直言而直言者或不實陳顛倒曲直正如卿言言盡其忠可也今咎本實在朕躬凡庶司百僚責亦不無卿言或未盡誠或未伸或聞政事之缺

失或朕過多不自悟或刑賞未當或民情不遂可一一指陳開導朕心務以上下一德陰陽各遂庶上回天意下安民心此朕之所願卿勿得忌以不言是負朕望方今修省弭變之時豈可求退正當展布忠誠匡朕不逮有疾宜調理如可即出供職

○丙寅

上勑諭文武羣臣曰朕躬承祖訓光紹丕圖夙夜孜孜罔敢逸豫敬天愛民一念恒切于懷然而志勤道遠績化未孚陰陽愆違致生災變比年以來坤輿弗靖乾象失常風雨氷雹之異南北相仍旱乾水溢之灾後先繼報甚至物怪人

妖屢見疊出切惟天道人事相為流通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上天垂戒必有其因靜言思之皆由朕心有未純德有未一用舍失當舉措違宜上無以格于高穹下無以寧于兆庶省循咎本實在朕躬豈惟遇變而惧實欲思過而改爾文武羣臣皆與朕共理天職其間竭忠奉法者固有徇私忘義者不無武臣無安攘之畧而朘削以為家文臣無弼亮之誠而依違以玩日賢否混淆而官無懲戒賦歛繁急而民不聊生掌邦禮無以和于神人典邦政無以威乎夷狄刑獄冤濫而怨聲載道工作無度而財力告竭至于風紀之司尤昧激揚之

任愛憎或狥其意毀譽多失其眞以致四方視效貪墨成風下民怨咨無所控訴愁苦之狀所不忍聞夫君心萬化之原朝廷四方之極事關朕躬者不敢自怠責在百官者當圖自新特茲戒諭爾等各宜洗心滌慮去垢滌汙素廉勤者益加砥礪習玩慢者即為修改官守盡職言責納忠毋事因循毋懷顧忌兩京官員有不職者待考察之時從公罷斥在外官員朝覲考察未久姑且策勵戒飭若奸貪不法實跡顯著撫按亦要悉心訪察去其太甚務期弊端革而民心悅庶幾上下交修以成勵精之治以答

上天仁愛之心儻或弗思弗庸徒以虛文應故事豈但瘝

乃官曠乃職國法具在朕不爾私爾等其勉之慎之故
諭

○嘉靖六年正月庚寅禮官以郊祀田期請舉慶成宴
上曰郊祀慶成次日設宴乃
祖宗朝故典蓋以
上帝監歆君臣歡會其禮不可廢也今四方災異非常方
欲上下同加脩省朕恐多費勞民可暫免一年以見朕
奉
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賜宴如故

○五月癸未以久旱順天府官禱雨未應諭大學士楊一
清等曰致災之由固在朕躬但君臣交脩本為一體朕

既痛自循省惟賴爾文武羣臣同寅竭誠匡朕不逮
回
天意

○十一月丙戌
上以災異親製祝文祭告
天地曰臣昨見占官報云地震自坤至艮物或動搖臣心
恐懼及覩今冬以來候惟大雪三白未兆罔敢自逸伏
聞災生必有其由是皆臣號令失嚴政事有缺以致陰
道浸凌雨雪愆期謹潔冊誠上干
洪造伏祈宥過維新轉災為福奠坤輿於鎮靜永無乖常
布瑞雪於應期潛消沴異臣下情悚慄懇祈之至

○十二月戊午禮部類奏四方災異

上曰

上天垂示災變頻仍朕覽之中心恐懼况邇來地震京師冬季將終霜尤未降推思咎本實在朕躬尚賴卿等中外大小臣工協力匡佐勉脩乃職思弭災召和之方為朕言之務期上回

天意以消變異副朕至望勿或怠忽其被災地方官亦可傳示令其改悟修省務期實效毋事虛文

○嘉靖七年三月庚子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汪鋐奏是年元日甘露降於福建長泰安溪等縣

上曰覽奏以甘露呈瑞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豈敢當朕

非好祥瑞然天意所至人不敢違朕惟奉天求庇民物以答雪貺所進甘露敬當薦之祖廟薦畢分賜輔臣楊一清等一清等疏謝上曰分給卿等甘露非朕恃祥自矜第上天所賜守臣來進朕不敢私先以薦於祖考餘者欲偏賜羣臣不能特以一二賜卿望卿交儆朕躬贊予至治庶或可承天眷耳覽所陳謝稱頌惟慚已而禮官請賀上報曰卿等以上天垂降寶露為朕所致覽奏而中慚且惧焉況今災變

屢作民不聊生卿等請賀雖出忠誠第朕心弗安也可欽承朕祗謹天戒之意勿賀

○四月庚戌上勅諭文武羣臣朕以藩服仰承天命遵我皇兄遺詔入奉祖宗丕緒自即位以來冲幼寡昧無所聞知近或心志稍開夙夜恐惕匪敢逸肆而政治未孚比年災異屢見近日之間大風吹沙塵霾蔽天各處地方或旱潦連聞或地震同日密邇京師盜賊羣集南北邊境蠻夷猾夏殘

害民命妨民衣食凡斯咎尤本皆朕致欲求弭除之方惟恐不能自知且君臣共理者皆天事也咎本雖在朕躬爾諸司庶職文武羣臣或任大職或司一事均為有責而覩此災害之來盖嘗思省不乎朕過之自知者不敢自恕未能自知者有言責者當盡言以聞爾等亦宜加省思悔職業之當修而未修者修之政事之當行而未行者行之分擇庶職必量材而任之使有裨於國而益於民錢穀財帛須樽節以用之勿橫取於民而費出無經禮樂務明而三禮重典尤當謹之軍國事大而六軍艱困必思䘏之刑罰必得其平修繕必以其度言責之官其位甚重風憲之利其職尤嚴勿外飾虛名而內

罔其實撫按之任不可頻更守令之官須加詢訪勿徇於人情而滋獘端爾等宜體悉朕心各自省察[illegible]大者會議奏聞以憑區處其瑣細常事徑自改行勿或惜吝庶利可興而民咸懷害可革而民無怨上回
帝鑒永祈庇祐於
宗社而於朕與爾等亦免多戾矣爾等其欽哉仍命南京官一體脩省

○甲寅禮部以露瑞請表賀及欲照河清事例致祭
天地
上不許諭輔臣楊一清等曰朕思謝告一事原非舊章亦非經制乃朕妄為以其情無不可緣其禮而無害雖然

以致人言矣幸
上天垂憐鑒朕眇誠今次不可不加詳處文獻通考記前代有一年五祀者為太煩不可不慎而今之舉行非祀儀比亦恐齋戒頻煩羣臣怠惰以朕意論若彼嘗告謝而今次不行是為始敬終慢也若繼之為事例又恐瀆也不知何處為可一清等請如部議致祭乃從之

○嘉靖八年正月戊午

上以災異勅諭羣臣曰去歲季冬長星見而數丈今年元旦陰霾作而竟日且連年之災異數省之旱潦自來所未有若是皆朕躬愆咎欽惟
皇天仁愛每垂警示朕敢不思過圖改自新厥德以仰荅

眷愛然已過不能已知況爾文武羣臣大小百官皆有共理之責未知覩此變異常思之不乎今已踰月一言未聞茲朕特降勑開曉爾凡在位之人當各思省各盡其職勿視為常如有可弭災之術當各自陳奏朕自採擇施行勿懷畏憚勿生猜疑務有知速言言無不盡庶朕有過得聞以圖修改爾等亦免尸官之譏矣故茲勑諭爾等其欽哉欽哉於是輔臣楊一清等擬上弭災事宜

上報曰覽卿等所奏足見忠誠輔導至意朕自嗣位以來災異屢見雖因事省諭而未臻實效朕見近日以來上天垂愛或雨緣或星變朕心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

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卿等所奏其無益之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着上緊完報各衙門匠役人等此係舊額已有旨的外再不許來煩擾京營之軍乃備警振武操練之重事着兵部計議處置言官職居正諫其當以盡職為實今因各不法朝廷治罰乃懲戒盡職之意煩擾輕率之輩亦不可不為治戒其觸忤違逆者乃因欺正挾私朝廷亦不當不以法懲治以正

祖宗之法刑囚有重罪逅生窮民冤抑致死者實為不中

上干

天和着法司公道議審處置其餘事宜着各該衙門看議來說其有弊利興革之事卿等一一為朕陳之朕當斟

酌施行

○二月戊寅

上諭禮部朕念去年各處俱奏報灾傷變異頻仍人饑至有相食者死一冬少雪今當東作之時雨澤不降若二麥不登則今秋荐饑又有甚於前歲朕甚憂懼已有旨

祭告

南郊

社稷山川今朕親往庶盡虔祈之意

○癸卯

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其詞曰朕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斯非空言實為今日之徵也夫大舜之為

子也唯能盡子職以事父母故瞽瞍終致底豫而天下化焉成湯之為君也唯能盡君道以事天故桑林之禱捷如影響終致雍熙太和而天下平焉先儒皆有言以為人君父天母地誠能以子道事之則父母無不悅之理有曰事父孝所以事天明事母孝所以事地察亦斯之謂也苟能盡此則天地無不明察矣若或外有如事父母之儀其中實無如事父母之誠未可為事天地而為之子者也故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嗚呼豈尋常之人可同日而語哉夫人君之所以為聖未嘗不以良臣而賛之雖湯至聖猶賴伊尹而後能興故高宗望於傅說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夫以高宗為

商之令主猶拳拳責望於說至於如此況夫庸常之君豈可不資賢良以求事天之道乎茲今春旱不雨禮部請命順天府率屬以禱朕允所奏復下詔命擇日具儀以躬禱於郊社山川諸壇該部言宜令羣臣從禱以上下同致之意乃卜二月十八日禱于南郊山川壇次日復禱于社稷二日之間晴暘如故風霾兼作雖未敢要求速効于神豈非朕積愆無德怠荒失誠所致否則何乃數日之間上帝不垂昭鑒神不我答是孰之過歟朕非欲往聖自比而中心實切恐

惕無所容措會言官劉世揚等奏謂祈戒人和以感天神云百官或有不宿齋所者或有携酒入齋所者或醺醉入壇者或錯亂節序倉皇入班者及言衛士於壇兆之內羣蹲汙穢者請加戒飭以重祭祀朕惟感召之際正在盡吾之誠何乃專責于人哉此君子所弗為也但思陪祀及百執事之人所賴相維以盡事神之道今乃若此奚用彼為乎人君以一身當負荷之重凡在位者莫非共理天工輔我以代天出治罪在朕躬不敢自恕尚賴文武羣臣今後凡遇陪祀助祭之時務必持潔清之念秉敬畏之誠相贊祀事以祈昭格諸司百執事之人亦要謹以束身誠以趨事將獲福利豈不上下均霑

而國家有賴因自責而識之以此用勉為警省之地云

○十一月辛丑上諭禮部朕聞雪乃豐年之兆今深冬無雪朕憂惶宜虔誠祈禱祭告天地社稷山川等神擇日具儀以聞於是禮部具儀言駕出親祈百官俱宜陪祀上曰雨雪愆期實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禱百官不必陪從禮部再疏懇請乃聽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天意

○戊申

上躬禱雪於
南郊明日禱於
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乃諭禮部朕惟人君之事天如子之事父人子能得
親歡未有不以為慶茲者天降靈雪實為好生之德豈
朕菲薄所能孚格第感荷之誠實不能已其擇日告謝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用玉帛樂舞可具儀以聞

敬天下

○嘉靖十年正月辛亥大內東偏火

上露告于

天告于

祖考因諭大學士張璁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貫以通棟所以每有火患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固知

聖祖慮深今所燬者不須依舊式未燬者量爲規畫務使道途疎濶堂舍整簡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擾耳尋復爲大警或問示璁并序之曰朕爲或問是不得已耳豈不知好辯多言起羞爲佞大失君道之體特爲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率多探禍福以搖惑人之心志強牽妄附詆毀善人阻害大道義故朕述此以自爲之記云耳非尚辯焉非飾過焉惟明達者知之其詞曰

或問於吾曰汝家東所居被災是
天之所仁愛以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曰予菲薄之人
仰承
皇天眷命主斯億兆過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愛予于此未知所以或曰我聞變不虛生必有所召茲警在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於燥急與夫凡所致此者否則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問何得言乎汝其聽吾陳之宮中地面狹窄房屋重疊宮人有三四人止一房者又不肯相和睦一氏飲酒沉而睡至二鼓末惹火著身猶未覺即焚其身方延至屋人盡睡熟罔覺三鼓巡者纔見忽報之所司急與衆人火已

盛矣且三十五房接眷通連無可措手悉燬之此自醉氏起非災變也其宮人自不慎耳如以吾禁酒之令失嚴及無德罔以引之者此其吾之過也本非災異也或問汝既知之若此何必引咎下令修省禱于天禱于祖考哉此豈詐歟吾答曰予聞人君之事天下也不可不慎此非變異本人為之固不可為災而所以禱之天禱之祖考者告之以人事不脩祈之以將來佑庇吾家長也不能致人人共保非我之過失誰歟故告于上天告于

祖考庶有所嚴畏下令修省庶使人人事事務圖慎美何詐何僞人縱可哄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汝心寧不失怠矣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學正心之道曾子釋之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皆不得其正者何不當忿懥而生忿懥不當恐懼而起恐懼與夫不當好而好不當憂而憂者心既昏惑顛亂忿懥於違己拂意之言恐懼於邪說誣祝之術好樂於聲色逸豫之塲憂患於奸小悪佞之讒虛靈眩惑心欲得頃刻之安且不能尚能正乎况今人專伺禍福務求事應孫爲附捏陰中吉人暗亂人志使聞之眼爍而背汗至此則人人將不顧君親謀爲善已愈不可曉而上導而化之吾爲可自招

荒惑人過是因細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昭鑒在上
祖考臨視在旁鬼神直之左右直之知自信而已矧忠肝
義膽之賢所見又豈吾比哉汝其為此問也惑亂人心
甚矣豈君子哉問者慚而退

○二月甲戌
上以甘露降于
顯陵作欽天記頌其詞曰昨嘉靖九月冬十一月迎長之
日是惟辛卯一陽之月朕祇奉
皇天率遵
祖制躬率羣臣百執事諸

圜丘欽行大報禮仰荷
皇天垂鑒俯賜降歆是夕珠星熣燦而祥光與炬燎相輝
和氣絪縕而瑞色共蒼欄並煥大樂既終大禮告備朕
翹首瞻戴
天恩曷勝慶忭方匝月之期
天垂甘露于我
皇考棲神之地
玄宮之上守者於正月下旬奏獻至京朕薦之
祖考呈之
兩宮分予勳輔講學等諸臣既命宗伯具儀備誠下祭

○二月九日甲子元吉祗謝

帝貺于

圜立十日告于

世廟春卿復請羣臣詞賀朕惟大報崇典明王之制朕不

避羣感肅竭赤誠庶幾仰答春庥于萬萬之一乃荷

洪仁降慈寶瑞朕弗類感戴乾元拜承

帝貺忻躍之餘用述短章以彰

天澤頌曰予質也昧上荷簡在荅貺無由銘心欽戴予性

也愚上荷春殊報德無由罔敢自娛庚寅仲冬典禮肅

雍維日長至戒誓惟恭大報

皇天肅秉微虔獻以馨齋薦以蒼瑄禮嚴禋燎樂備黃鍾

頓首誠惶仰瞻

帝容
帝錫洪仁俯鑒微臣露垂上瑞福敷下民
神功惟
祖超今邁古遺我小孫受
天之佑
玄德惟
考朁升穹昊延予小子荷
天之保寶露降祥湛湛瀼瀼綴若珠玉味潤甘香注之琭
肇稽首而迓薦于
祖考滋我禾稼承以金觥色溢精瓊呈于
慈闈增筭延生浩浩

蒼穹賜我年豐朕拜稽首祗竭衷悃蕩蕩
昊極元樞不息斡運四時惟
帝之力曰雨曰暘寔賴
穹蒼嘉貺眇眛家國平康稼穡盈塍來年亦登兆民其綏
五福是徵感恩曷已敢耳恣侈夙夜勉脩以拜
帝祉爰諏衆猷瞻答
圜丘誠恐誠惶懼惟弗週暨告我
親以祈以陳聞于
上帝福我下民誠既以輸愧質昏迂朝夕惕然上酬眷命

○四月壬午

上以兵工二部火諭禮部曰火災雖因人不謹所致不可

不知警畏卿等宜各深省毋事虛文仍青衣朝參二日朕亦自省與卿等共圖休兆

○六月癸亥辰刻雷擊午門角樓垂脊并西華門城樓西北角柱

上諭禮部茲變實朕積愆所致

上天垂示與卿等脩省三日仍

制製祝文行露告禮于殿陛祝曰本月十日辰刻雷擊午門等處垂脊并及木柱十一日夕占官謂觀候於宮中有火為災臣所獲聞曷勝恐惕伏念臣以愚蒙仰蒙

明命主理萬方覩茲災變實臣居職不臧政多乖繆之所致也敬惟

上帝垂仁俯視矜宥俾五行順序二氣調均轉災為祥庥
宗社永以綏寧矣臣下情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八月辛巳
上以彗星見東井諭閣臣曰朕聞彗星又見於井宿之間
夫斯變也未及三歲凡三見焉乃朕所召卿等即刻傳
意於禮卿言生辰慶賀俱令免行不必吉服只常服視
事以承
天意於是禮部尚書夏言奏
萬壽大慶凡內外臣工荒遠夷使無不欲恭祝以伸臣子
之情盡廢不舉則下情鬱而未宣況
天變實由臣等若使禮成之後痛加脩省似與

天意人心方為允協

上曰然應天必以實茲不過變其服色暫輟禮儀耳慶賀禮姑聽卿請禮畢之後務實加修省以弭變異於是部復請自十四日始如故事各素服角帶朝參辦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各條列時政得失以聞

上曰彗星三見妖必有由

上天垂變朕敢不祗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武羣工皆有輔贊之責可不痛自省改匡朕不逮十四日本因事輟朝不得更言修省其自二十一日始淺衣辦事三日九卿衙門官還各令自陳以聽裁處務要思忠論實毋挾私泛引假公報私

○嘉靖十二年六月壬午大學士張孚敬等以彗星見欲自陳引去

上曰彗星為異退而復見者四矣

上天垂戒朕敢不祗懼卿等各思匡違不必自疏便擇日朕於便殿祭告爾文武羣工宜痛加省愼以贊朕不逮

上回

天意於是禮臣請榜示大小臣工以二十日為始青衣朝參辦事至告祭後三日而止

上從其言仍勅文武羣工俱與有天工之責各痛滌乃心秉公持正以贊朕躬勿視為故事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卯

上以南京
廟災行告
天禮於殿陛畢是日即詣
太廟恭慰
五祖神諭内閣禮部曰慰
廟之禮有謂必待擇日齋沐乃可舉者朕以為此禮之常也今因災而祭禮之變也譬之人或遇變子必奔諸父母所以慰安之何待正衣冠而後行夫禮有齋三日而後對越神明者此常經耳朕之告
天畢即赴
廟者亦禮聞變即慰之意權也卿等宜知之

○十一月辛未

上在南郊齋宫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曰朕肅懷大報草此數言聊以見意卿等可與言昂臣道南及分獻禮官一觀其各以賛佐戒進之辭和之其辭曰歲次早午兮陽月之八日新冬肅羣臣而朝趨泰壇兮欽大報以叩蒼穹朕以微薄菲質兮荷洪眷下及而主兆庶愧綿才愚質兮惧無以上副恩隆思欲康此民以圖報稱兮無學以出其治源爰肇復泰禋兮茲當四舉愚衷匪直愼始兮圖惟厥終諮左右承弼兮其盡啓沃以匡佐期世道躋于熙皞兮庶或仰承

乎眷崇末仍御筆註云曰四舉去歲疾未親耳故承之以慎終句

○嘉靖十六年五月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大臣各上疏奉慰

上諭內閣輔臣曰今日寅時上天示戒於謹身殿實朕所致也卿等具奏問慰已悉忠愛但雷火非人爲之必有所謂脩省之宜當何如可錄示禮部於是禮官奏請如例修省并令大臣自陳得旨上天垂戒朕切感惧致招在朕勿以他諉自二十二日始朕與卿等修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但要思盡厥職如果有關係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二

十五日仍露奏

上天遣官暫于

景神殿祭告

祖考

○嘉靖十七年四月庚申自正月至於是月不雨命有司竭誠祈禱賑恤郊外流民是夕

上諭輔臣曰近多旱朕方以為憂禮部已請所司致禱矣又聞近郊小民蹐蹙心加憂之朕處人上罪在朕躬即以十八日為始與卿等齋心潔慮禁屠宰青衣辦事二十一日朕躬禱郊雩令嵩示羣臣知之毋忽於是禮部具上完年定擬雩祀全儀

上曰該禱甘澤乃修省事祗宜青衣上香進帛三獻八拜成禮百官陪拜未可用所開全儀亦不必奉
祖配祭用酒果脯醢牛一以熟薦

○嘉靖十八年五月己卯以星變奏請行祈禳禮并令大臣自陳
上曰
上天垂此星異非一次矣過違在朕朕自省察內外百司均有代理之責宜各深思痛改不必青衣角帶外飾虛畏也適今多事之日即奏禱固不得精專兩京九卿堂官俱待考察處分諸鎮守內官其盡數取回自後永無遣之

○十月己丑

上諭禮部曰慶成之宴因循舊例以祔享禮未成輟之今皇妣主升祔既三月矣行禮奏樂耳聞目覩者屢矣何獨于变天鑒反禁也審爾則冬賀當輟只賀大報禮成庶不失重輕尚書嚴嵩未悉上旨謂宜舉慶成之宴上又曰朕作諭本是敬天庥之心非敢務宴樂但既以日易月矣而視殿輟作樂郤輟反其重者爾賀節當同宴禮併罷

嘉靖二十年四月辛酉夜

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主燬
上哀痛不能自勝明日文武百官各疏奉慰禮部疏請
上親祭告
內殿以慰
神靈復引過奏祭
上帝以謝譴告青服御西角門延見羣臣以共謹
天戒下哀痛之詔以安人心行天下宗室共加脩省以盡
一體之誠勑內外臣工痛加尅責以盡交修之儆文武
羣臣有奸欺負國蠹政殃民者聽言官指實奏劾九卿

堂上官及各衙門四品以上令各自陳科道官極言
政得失賜采納暫罷內外一切工作蓄財力以圖修復
奏入

上曰

宗廟災燬無前大變罪在朕一人而已仰戴
皇天仁愛即齋戒擇吉奏謝
南北郊祭告
景神殿
太社稷俱朕躬行遣官祭告朝日夕月等神陳言時政言
官常職何待災變一切工程除欽定殿就緒外並令停
止奏謝畢次日御門視事如故

皇祖列聖主暫奉安于
景神殿
成
仁二廟神主所司亟爲恭製誥
陵奉題還安
各廟儀物即行補造次日禮部復請以謝告既畢
上青袍御奉天門百官青服致詞行奉慰禮
上曰
宗廟大變自古所無
天意垂示朕心默感儀文度數備物而已仍于西角門視
事三日見避殿之義十五日暫罷御殿見徹樂之義十

六日後御奉天門如常二十二日經筵次日日講

〇七月壬辰禮部以

萬壽聖節請習儀

上曰今

廟災朕方待罪生辰小節罷賀是日當重貶青衣御門與

羣臣一接中龝後即朝講如故慎勿更請中宮令旦亦

免命婦朝賀

〇嘉靖二十一年正月辛卯禮部以靈雪應祈請

上御殿受賀

上曰連冬愆雪朕仰叩

皇天此心實是為民丕荷洪仁錫此春前嘉瑞卿等歡慶

之情朕已具悉卿等百司但協心秉公贊其代之職以
共承
天意賀禮免行

○十月癸未雪百官表賀
上報曰朕以時屬有穐祗修大報迺荷
上天垂佑瑞雪應祈而降朕心不勝感仰與卿等同之朕
為民祈禱非梁武宋徽比卿等宜益竭忠誠上承
帝眷庶不負朕保民之意

○嘉靖二十二年八月丁丑先是禮部以
聖節慶賀請
上曰去年大厄

天賜重托感恩承眷敢不祇愛第恐中心仰戴方思上報生生卿等宜將順朕命協心和氣各共乃職勿擾朕心至是禮部覆請上曰卿等再三請賀具見忠懇第朕仰感天恩與卿等祝君之心正自不異遵君命以申君念則上下皆順去年大變不有天眷今日安得朕身既蒙大造則來歲之賀豈無日也如前旨罷免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乙丑朔禮部以亢旱請順天府官禱雨百官皆致齋青衣辦事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旬月麥禾

皆失潤澱朕茲躬禱為民生耳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致省但恐應天未可虛文第今該府官竭誠以禱

○四月己亥禮部復以旱甚請擇吉徧告
神祇仍申飭百司滌己省愆修舉實政以仰贊
聖誠上回
天意
上曰君者代天工不能獨理設官分職以共之又曰臣勞此義孰能知之言之皆非實心也今亦不必申以語言不必虛應故事惟仰告
上天
廟社諸神自九日始停刑禁屠百官修省至十七日而止

尋分遣大臣朱希忠等各如期于

郊壇

廟社行禮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門災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驟起初由奉天殿延燒華蓋謹身二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至次日辰刻始熄

上大懼明日文武大臣奉慰

上報曰

上天垂變朕戰慄若涉大淵莫知所措無前大異何以飭辭然子職最親不可不祗承仁示卿等奉慰且悉忠切

罪在朕躬安可他諉惟我眷爲順耳

○丁酉禮部尚書吳山等以殿災請擇日遣官奏告
郊
廟
社稷及秩祀神祇以謝譴示勑下文武百官省愆引咎素
服辦事務修實政毋事虛文其兩京四品以上大臣循
例自陳科道等官務直言時政闕失仍詔示天下及各
宗室一體修省
上曰奏祭謝罪即擇吉行命公希忠溶延德恭代秩祀神
祇開具來行下詔罪己告諸宗室如擬行政災本朕何
令自陳有懷必吐自盡其忠豈待今日修省儀文至奉

祭祀次日止

○壬寅以殿廷災詔告天下曰朕本同姓之侯嗣初非王
子之可同惟
皇天寶命所與暨
二親積慶在予夫自入奉大統于茲三十六禩非大遭無
前之內變荷
天恩赦佑以復生此心感刻難名一念身命是愛但實賴
臣勞之一語而原非虛寂之二端
天心丕鑒朕心朕忠
上天明鑒昨因時旱禱澤于雷霆洪應之壇方喜靈雨之
垂隨有雷火之烈正朝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倏刻

燃矣仰惟仁愛之昭臨皆是朕躬之咎重茲下罪己之文用示臣民之衆吁災祥互有感召豈無凡在位者宜同祗畏之情首体相關未可幸樂之肆必盡代勞之真當竭國民之念上承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務令安遂共圖協恭勿乃我棄故茲詔示咸使知之

○八月丙申大學士嚴嵩疏言昨伏奉諭殿名奉天自己坐是已即天也此意不知皇祖何取臣仰窺聖德不以天自居謙冲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而其原出於

孔子作春秋繫王於天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莫有易之者又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言人君賞罰不自己出一歸於天

皇祖取義之意或亦出此臣愚伏思

祖制已久今須勑下禮官廷臣集議以俟

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字義甚正第聖賢所謂非是題扁之用也遂諭禮部曰昨承恩示未可謗之氣數先代儒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君奉天百為萬用孰非天者豈止刑賞大事乃始謂之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乃此然於己身坐之終未安也況災變初

雖建文自作人孽次今兩蒙昭示名稱之舊决不可復其會官集議以聞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乙未

上諭兵部曰朕見風雨異作矣倏起自北當承

天心愛民内謹火災外防邊寇頃楊照之事可見已其戒之於是命書楊愽等言各邊俱晝夜設備可恃無恐而

陛下猶軫念若此

宗社之福也臣等敢不益加戒嚴仍移檄邊臣一體防禦

仰慰

聖衷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因請行五城御史諭民戒火報可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癸亥

上諭禮部臣曰旱厄已見土雨風霾不止其示所司以明日致齋始二十五日告南郊二十四日告朝天等六宮廟遣定國公徐延德等各行禮是日天陰雨忽霽大風揚塵

上復諭禮部曰今旱固未如前歲黃霾土雨災疫過之其令所司申嚴祈禱各青衣致齋如修省例九日每日遣府部大臣輪告各宮廟既而命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督察諸執事官不虔者

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一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孝一　尊親

○嘉靖元年三月戊辰上

皇考尊號曰

興獻帝遣官祭告

陵寢

上親製樂章迎神太和之曲秉德奉藩仁孝謙恭委祉冲

入入紹大宗故國綿邈新此閟宮以妥明靈萬世攸崇祀事孔嚴精神感通來格洋洋風雲景從初獻壽和之曲明靈在天陟降于庭聲容肅然顧茲嘗烝舞以八佾庶將其誠於斯萬年禋祀承承亞獻豫和之曲粢衣既設籩豆更新惟祭之豐至養莫伸再酌清酤以薦明禋有秩斯祐錫我後人終獻寧和之曲荷劬勞以生深恩罔極舉追崇之典萬舞有奕禮以三成虔恭無斁江漢湯湯延我世澤徹饌雍和之曲苾薦具陳既歆既饗敬徹不遲顧瞻下上濯濯厥靈式慰遐想般告以慈賜之景既還宮安和之曲倏來忽往神化無方風馭雲軿返於帝鄉祥光燁煜旌旆央央衣冠在廟孝思不忘

○嘉靖二年九月丙子初
上即位即命禮官議
皇考主祀并稱號禮官議
皇上既入嗣大宗宜如漢定陶王別爲
興獻王立後其稱號宜如宋濮王稱
孝宗爲皇考而改稱
本生父曰皇叔父
母曰皇叔母
上覽其議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於是進
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各上言漢宋之事乃預
立爲嗣養於宮中故不得復後其所生若

陛下則所謂繼統非繼嗣也今日之禮於
興獻王宜隆尊親之典
上覽而善之乃諭閣臣朕受
祖宗鴻業為天下君長
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為朕伸其孝情諸臣退而上疏執議如初乃稱
孝宗皇帝而稱
皇考曰興獻帝
聖母曰興國太后云至是年六月辛丑
上猶以尊稱未當復命廷臣會議時主事桂萼都御史席

書員外方獻夫皆上疏請正
皇考
聖母稱尊以全
聖考
上以其章下羣臣議而議者以為
興獻帝后已極尊稱
陛下孝思無窮請更加一皇字
上不得已從之然猶以本生二字大名未正於心終不安
復命廷臣會議於是禮官席書等上言人無二本禮有
至當
陛下入繼大統與為人後者不同臣等謹遵

祖訓據古禮與在廷之臣反復辯論大義已明宜定正
獻皇帝皇考尊稱以順典禮以應經義
上曰大禮屢經會議未有定論今博考詳議合於天理至
情宜從正稱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
帝聖皇太后曰

聖母乃下詔曰人君為治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illegible]

正名孝在篤於親而名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定

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姪

恭穆獻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

朕受

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一者于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廷

臣集議輙引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事為據至再至

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寧蓋伯姪父子天經地義豈人
所能爲乎惟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
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已告于
天地
祖宗
社稷稱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
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憾矣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拳拳孝親之誠夫孝立則篤近舉遠而家邦四海咸囿于至仁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刑罰各臻于至理朕蓋庶幾於古帝王之盛也顧惟昔者孝未遂于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敘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衆敬事以建臣

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於是乎可慰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修

獻皇帝實錄勅諭禮部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有功德者史臣必為實錄以藏諸金匱傳之子孫其來非一日矣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聰明睿智卓冠羣倫自奉藩以來有河間好古之風慕東平為善之樂緝熙

聖學遵守祖訓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者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憲於萬世爾禮部其通行當時藩府內外臣僚悉心采輯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所有合行事宜俱照例行於是遣使至舊邸採訪獻皇帝嘉言善行悉付史館編錄為實錄五十卷實訓十卷上皆親序之其實錄序曰朕惟自古帝王繼代之後其臣子追思其君父之德之功有不可泯焉者則必紀其平生著之汗簡藏之金匱垂之子孫以至於萬世而無朽焉故三代而上之君其事備於經三代而下之君其事

備于史若周之文王位為西伯大統未集而其翼翼之心穆穆之敬雝雝肅肅之容庸庸祗祗威威之德之罰不遑暇食不敢盤遊之勤卑服即康功田功之儉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仁克知灼見宅俊之明朝于王季日三之孝詠于詩載于書紀于禮者不一而足乃與唐虞夏商賢聖之君並蓋文王之治雖止于岐而其丕顯之謨克昌厥后則實有帝王之德之功何可泯也惟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自奉藩以來嘉言善行可傳而不泯者甚多為人臣子忍使其泯焉而無傳耶爰命潛邸舊臣追輯諸所聞見付內閣輔臣用例編纂以為實錄起自肇封迄于棄國凡五十卷其可寶而為訓者若干萬言

又為十卷既成朕捧書而泣曰嗚呼我皇考之所以啓佑後人而遺之休祉者固如是其盛哉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帝王出治之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帝王為治之要也而我皇考以是二者體之身心發之言論修之於宮闈之間行之於封域之内内外兼盡終始弗渝如耕之畔而罔敢越焉如匠之矩而罔敢舍焉其識度高明規模宏遠蓋已具帝王之體舉而措之於治天下也特易易焉顧不能大有所為歛厥經綸施之一國故遺事之可書者僅止於斯而無由以見其功化之盛也然即其所已書者觀之實無媿於文王之德之純惟我後之人能仰體而

遵行之則可以為聖賢之君而天下萬世且永享帝王至治之澤矣朕深恐弗類而勉思企及以庶幾於善繼善述焉於是乎序

寶訓序曰朕惟周雅歌燕翼之謀魯詩載有穀之頌自昔先德之美君道之善未有不垂後昆而昭來世者也寶訓之作良以是哉仰惟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睿哲天成姿表神異夙荷我
憲宗純皇帝之眷獨為優厚然嗜學體道穎敏卓越是以矩度自合言動不輕比奉藩入郢屏翰一方凡所舉措莫不有道以至臨朝御下恤士愛人君國之政一出粹白而無非可法退即書堂更日直講進德之功未嘗少

懈雖遠處藩服而瞻戀闕庭心實惓々每有敷陳輒問
大政其視河間東平之賢以善自娛者又不可以同年
語也朕仰承休德奉
天命嗣大統出入起居罔敢逸豫一惟我
皇考之心為心
皇考之行是遵耳睠茲盛媺實難殫述可容以遂泯邪用
是敬勅館閣儒臣暨藩臣之悉訓典者援古義例詳加
纂輯既為實錄藏之天府又擇其言行政事顯而要者
凡為目三十有九合十卷別為寶訓如左嗚呼我
皇考以純一之性寬仁之德精切之學其鴻規懿範真與
古帝王異世而同符非獨行於一國而可施之天下非

獨法于一時而足垂之永久所以上延
天命啓我後人者不其至乎朕以眇躬嗣而受之夫豈偶
然而已哉不有叙論曷申永孝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
孫朕敢為
皇考頌併製為序示百世永以為寶之意云

〇嘉靖五年十月壬戌
上親製
皇考恭穆獻皇帝恩紀含春詩集序頒賜羣臣其文曰朕
皇考恭穆獻皇帝所著有恩紀詩集乃弘治甲寅受命分
封之国感
皇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紀之者也詩凡七卷其目

有四自輦轂恩榮而下凡途間之與國務之餘至於書堂雜詠續騷吟諸作雖所指不同然皆主於紀聖上之敷恩彰王國之殊遇以識無忘焉爾有含春堂稿則未之國時在大內西館及出府所作分類立題隨題叙事因事成章僅百三十餘首而天文節候之大人物宮室苑囿之繁禮樂名物經史文章之奧大畧具焉輔導之臣既彙而刻之

皇考亦各序其端跋其後簡矣朕入嗣大統嘗恭取而莊誦之見其寫與刻俱不甚精恐無以昭示不朽乃命侍臣繕寫重刻之以傳敬為之序曰詩之為教以道性情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古詩三百篇貫體用括鴻纖

善惡並存以垂鑑戒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之正而已
朕三復
皇考之詩莊重而典則豐腴而明暢流出胷次從容自然
渾渾乎商彝周鼎之朴而古也浩浩乎行雲流水之順
而達也蓋雖信口肆筆不假思索自不離乎性情之正
而忠君孝親仁民愛物之念每存乎其間上合古詩風
雅遺意彼魏晋以降諸侯王名能詩者類多矜奇衒異
雕鏤鍛鍊以為工其性情遠觀乎
皇考之自序而詩之為用豈復有餘蘊哉粤稽古昔成周
聖王分寳玉於伯叔之國盤石之宗夾輔周室而所以
登載賛詠之者無聞焉漢諸王就國惟明帝賜予其第

東平王蒼珍寶服御器物甚備懷思有詩嘉其賢也

所作書記賦頌歌詩多所贊述今皆無傳

孝廟之寵賚我

皇考見諸書翰形諸篇章不一而足不止成周寶玉之八

漢明伏軾之吟而已豈非以

皇考聖性之高明德學之純懿所當褒重而優禮之乎思紀之詩揄揚贊頌於斯為至東平有不足言者矣朕初承指授學為詩句方在幼冲未有所得今幾務之暇自三百篇至唐宋諸書皆嘗涉其大旨閒有述作亦惟陶寫性情而不敢以是妨國政且免玩物喪志之尤耳仰思

皇考之教不可復得感愴何極然心聲故存手澤斯在朝夕諷詠而玩索之庶幾其有得哉是為序

○嘉靖六年八月庚申

上命學士張璁桂萼等纂脩大理全書至是以初稿六册呈覽

上曰朕覽稿具見編摩至意尚書席書前所著論猶似闕畧紀載欠詳宜通查詳定其先儒所論定漢魏宋事果於禮合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繆而否者貶斥之亦使後人無所惑且斯禮也不但創行於今日實欲垂法乎萬世以明人倫正紀綱大禮全書四字未盡其義宜更名曰明倫大典璁等乃入席書註論四條

上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于父子君臣大倫有所發明者於是璁等先撰稿進呈上曰覽所撰具見爾等盡心典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奏或自疏或連名或會官或奉旨議或瀆亂破禮宜皆一一直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爾等仍會總裁官詳議用心纂脩

○十一月丁丑上親製皇考恭穆獻皇帝睿功聖德碑其文曰我皇考恭穆獻皇帝乃我太祖高皇帝玄孫

憲宗純皇帝次子
孝宗敬皇帝長弟
武宗毅皇帝之叔父也以成化丙申降誕
母乃
憲廟孝惠皇太后邵氏也叅膺
憲祖之命出閣授學經書默契道理貫通暨受
伯考之命以金册封王國號曰興出就湖廣安陸州為
國都錫以恩賚倍於他藩我
皇考恩紀詩紀之詳矣惟我
皇考以宗室之親近親之長昔承
憲祖之嚴訓拜奉

孝伯考之嘉謨恪守

祖訓治隆一國敬慎而明脩國祀社稷山川罔不鑒歆忠謹而臣事

兩朝

孝廟

皇兄屢加褒獎誠孝以致於

親迎養之辭已著於遺治之疏寬仁以撫其下士夫百姓每形於稱頌之詞至於謹水旱之災軫國民之苦脩身齊家而明德睦族之道循次允行講學窮理而樂善好古之心惟日不足燕居清暇游心詩書凡天時人事古今事變之迹皆欲考其淵微究其旨趣此含春堂詩所

由作也及受育朕躬撫教眇質若訓以國政則曰堅遵
祖訓恪守吾行訓以進學則曰求道親賢勉體吾志又至
於口授詩書手教作字有非筆墨間所能盡述者矣方
當日聆
嚴訓膝下承歡忽爾
皇天降割于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時
上賓朕以孩童孤昧之年上奉
聖母日惟號泣苦痛五內摧傷隨遣使聞于
皇兄蒙恩賜以嘉謚命武職重臣以主祭弔又命文臣一
人以掌禮儀及賜勑命朕暫理府事朕乃告
国社

國稷等神請于
聖母謀于士民擇境內之松林山以為
陵墓之所即奏于
皇兄越九月餘式惟明年三月發引朕親奉
靈輿安厝於此又越一年我
皇兄龍御上升遺詔遵我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下命朕入承大統當是之時即命禮官議處應行稱號等項事宜乃泥古弄文援據非禮欺朕冲年幾於倫序失序治理茫然荷
皇天垂鑒
宗佑啓賜予良臣起議大禮羣邪解爭衆議頓息於

靖三等年上
尊號曰
恭穆獻皇帝陵曰
顯陵遣官以奉其祀經營設置一如
祖宗之制今思若不刻以金石曷以垂示後人也用是稽
查敬述復繫之以詩曰惟我
皇考德配於
天
聖功昭赫
睿德敷宣親賢為善仁孝罔遷宜享茂祉以壽綿綿忽爾
弗豫

親輿上旋痛哉哀哉慕戀拳拳予方童昧晨夕震顛勉統
乃事孫子誰憐上荷
聖母受護生全外求吉兆豐土深淵宫占既協松林之巔
神宫固密扶輿往馬奉安玄室悲號伏前既予紹統追思
曷眡薦名
顯陵設官衛環紓我至情以報
昊天顧祈昭鑒永奠萬年嗚呼微衷痛徹九泉又恭紀
皇考賜脩承天府廟學碑昔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受封安陸於弘治八年二月至國首臨
視州學行釋奠先師之禮命學官講周易賜諸生寶鏹
顧瞻禮殿損壞命工脩葺之易欞星門甓以琉璃越正

德十三年殿廡久而益圮廼出帑金二百兩命有司重
造壯麗有加頃者已升州治為承天府而學仍其舊官
師生徒覩宮墻奉俎豆感念我
皇考崇儒重道嘉惠國之學者人誦家傳至今如一日焉
通守臣奏請於廟後建亭立石請朕製文以恭紀
先德嗚呼流風既遠
聖蹟猶存朕心惕然恭惟
皇考之在國也積德行仁愛民禮士嘉言善政不可殫述
而於興學尤加之　顧謂侍臣曰學校人才所出教化
所關政治之首務也其亟賜金助役無累州民每歲春
秋丁祀必遣輔導官齋香行禮時朕沖年耳目所覩記

固已服膺弗失矣纘祚以來夙夜兢兢勉圖治理凡所攸行皆奉

皇考之遺俾見我

皇考真有以契夫古聖人繼天立極之道而佑啓朕躬以治教斯民也夫建學所以明倫倫莫大於父子君臣明父子之親則天下知孝明君臣之義則天下知忠我

皇考惓惓加意學校正欲教民以忠孝耳其特化雖止於一國而睿見高明規摹弘遠實具帝王之體推之天下無難矣昔周文王為西伯化行江漢而丕顯之謨寔啓周祚我

皇考視之周文王同一揆焉朕嘗覩於孔子之言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玆乎夫孔子周人也師法文王而以斯文自任其發明彝倫之道載在六經為其徒者所當世率循者也顧後世教學未明人心弗淑彝倫或幾乎斁矣彝倫斁則治化何由而成今諸士居業於斯誦法孔子之言學孔子之道其可不思盡夫彝倫之實為子盡孝為臣盡忠以輔我國無疆之治以無負作親斯學之意則我

皇考聖神在天庶其少慰矣乎朕述此文用諭玆學之士抑以為天下士者告云

○嘉靖七年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書成進呈

上親製序文曰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漢唐宋王天

下者皆本奉
天命承
宗祀立人極建綱常作民之主未有舍是而外求諸道以
能化行四海澤被生民者也黃帝以前或創舟車以濟
不通或立庖烹以供祀事或建制度以立規矩或明賞
罰以定功罪及其諸凡為治之道無不備焉其中以建
極明倫為第一要典有不可更變者矣迨及胡元亂夏
入主中國文教墜亡紀綱不振當是其時
皇天厭亂眷求眞主仰惟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上應

天命下慰生靈挺出羣雄肇造區夏奄有萬邦暨惟我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復靖内難中定家邦至於我
仁宗昭皇帝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兄武宗毅皇帝皆
聖聖相承克紹
光烈光前裕後駿功大德以至于今是以

皇祖靈長之祚
皇明萬年之統綿綿無替罔非上承
天命奉
郊廟百神之祀下爲黎民建綱常禮教之宜不幸我
皇兄儲祥未兆久虛青宮迺屬
龍馭之上賓親挈神器而下授朕方在藩府居
皇兄之喪忽聞
遺詔之頒痛切悲號繼聞
明命自
天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行取朕入京嗣皇帝位當時朝廷大

臣懷貪天之功以自居朕左右之臣無順時建事之宿
學朕即日奉
命趨促來京即位之六日遽令禮官詳議傳考
皇考尊稱及主祀等項其時内閣輔導之臣擅作不經之
言掌典邦之官輒據漢宋之事悖逆天道欺忤朕在冲
年壞亂綱倫鼓聚黨類上抵
皇兄十六年之功德再奪
皇考十五歲之嗣人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
偏安一己之言遵薛丹司馬光程頤之謬論大变人倫
棄孔氏孟子韓歐諸儒之法言漫加指議遂至陰陽乖
和災異頻仍茲雖邪人惡類之所召其實在朕有所未

明也嗚呼朕方幼冲理學未明于心大義未聞于性以
被惑奸人深信愚士幾乎三綱掃地五典隳焉奈天理
之不容少欺人慾之不容漸長
皇天鑒之神鬼察之
祖宗臨之萬民憤之
天錫我賢良方正之臣于以伸義理辯是非佐朕圖斯禮
焉首則今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始倡
大義力議公條次則今詹事兼學士霍韜次則今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桂蕚次則今故少保尚書席書
次則今禮部尚書兼學士方獻夫及後正議疊聞君子
繼出公言公意追不顧其身家忠膽忠肝奮所學而贊

朕推明統嗣之不同詳論義情之兼盡夫何頑讒肆懷
不軌之心意在無君之地璁等力愈堅而志強是以羣
邪稍定亂議罔行已於前年考釘名義告于
天地
宗廟追尊
皇考恭穆獻皇帝恭上
聖母徽號章聖皇太后再頒詔旨播聞中外於是人倫正
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又念
皇考神主崇奉無所乃稽羣議恭建
世廟悉用天子禮樂享祀無窮大禮既備朕心斯慰為朕
以斯禮関繫帝王為治建極之要當有紀述以昭示後

世朕博考群典集而成書但恐事未盡詳公非莫辨再命內閣大臣費宏等充總裁等官於嘉靖丁亥春正月開館纂修而各官又陞遷去任不同是以三降勅諭申命大學士楊一清謝遷張璁學士翟鑾為總裁官尚書桂萼方獻夫為副總裁官都御史熊浹詹事霍韜少詹事黃綰與修撰席春等為纂修官仍就書館重加編集究夫是非考其邪正今幸編成遂定名曰明倫大典以是書專為明大倫而作也書成朕復自序其首夫三代已上堯舜之為君也未聞有此事三代之中亦有兄終弟及之主是以我皇祖取法此義立為定制豈可舍

祖訓而守漢宋之陋法乎至於魏明之詔尤為不經父子
天性之親非人能為天經地義何得而變之昔者壞禮
之臣師司馬程三氏也然今之背違
祖訓泯棄
武宗欺誤朕躬壞亂人倫乃大學士楊廷和禮官毛澄等
羣奸也若非
天意垂鑒孔孟之道復興賢人再出孰從而正之朕本不
明縱使能識剛明者亦有不得孤立而獨行者矣比書
一傳用為來世君子之法嗟夫禮所議者首尾凡五年
獄訟幾成皆賴
祖宗列聖共垂陰佑否則予不可為哉自今及後統嗣已

明義情允盡但賴諸臣益立初心固堅徃志與朕共致化理上承乎天奉宗祀於億萬斯年下勤乎民務盡君人師長之道期於禮樂之興刑罰是中斯實朕素志焉是為序

○戊申上追尊皇祖妣孝惠皇太后謚號禮成大學士楊一清因言獻皇帝尊謚章聖皇太后尊號止於二字似乎太簡乞命禮官議增以廣孝思

上悅曰卿昨奏陳所議足見忠忱切至非愛君之至肯若是開導耶朕一覽所言惕然慙懼朕聞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歸之于父斯言也雖為創業之君告原其情義不可謂之不可比夫自堯舜以公傳其位奉天為民至禹之後皆父子相傳故有先說引之二句朕初諭內閣云我皇考雖未君臨天下不敢謂之有功天下但人子追孝至情欲以鴻名美號稱之可為我皇考擬稱號減於祖宗幾字彼對皆云無可加稱只二字足矣當時正在紛議之際姑如所擬用恭穆三字後

聖母尊稱朕欲上仁聖二字蔣冕等云仁聖有犯東嶽神
號朕自思之五嶽四瀆之稱我
聖祖皆正其號仁聖雖為東嶽之稱非我
祖制亦從所擬用章聖二字自上冊之後朕每以歉然但
自思之咎多德少即位之初不能勇以奮起報我
父母之恩却肆己衷居人言是從苟安自身不思
父母厥罪深矣仰荷
皇上眷注命賢良代論至有今日自念自思益惶益愧故
未言及又恨無德儲嗣未立雖有善祥幾不能成欲待
此而舉也今賴卿開導不可遲之日時朕欲加上
皇祖妣太皇太后

皇考尊稱欵擬十三字前號內有獻字亦不可用聖母增二字又未知可否復容與卿計然方諭內閣一清言獻字習稱已久恐不可動其字數多少請俟上裁已

上復欲加純慎二字於皇考尊謚中一清言慎字不如聖字

上曰卿昨復謂皇考尊謚中純慎二字宜更作聖字足見忠懇求當至意夫謚之稱者所關非小故曰大行受大名但朕前擬者不敢不盡其實用一慎字以見我皇考昔臣事

兩朝敬慎謹恪之意孟子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各盡所當為皆法堯舜而已故曰慎以顯之若用聖字亦於謚法云禮義通名曰聖但朕未之決仍諮於卿可再詳議來用一清言慎固美德若贊述君德必以聖字為重且

獻皇今為

天子之父已崇大號必得此字庶於

聖母

聖上相安

上乃從之勅諭禮部曰朕承

天命入纘

祖宗丕圖嗣統之初

祖母壽安皇太后方在萬福之時宜加上
太皇太后尊號而當時禮官昧於正禮謬執偏見止加稱
皇太后朕亦不明於禮而後每念及此心實不安今宜追
上為
太皇太后尊謚仍舊又仰思我
皇考罔極之恩莫可名言雖追尊天子之稱用天子禮樂
而尊謚止於恭穆二字似與藩王無異今宜加上數字
以盡追慕之情及我
聖母章聖皇太后誕育眇躬恩德深厚徽號亦似太簡宜
加二字以申朕愛敬之誠乃奉册寶詣
清寧宮加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號曰
章聖慈仁皇太后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號曰
孝惠康肅温仁懿順恊天祐聖大皇太后
恭穆獻皇帝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禮成
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上表稱賀詔告天下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為大人君為治以孝敬為先匪泥情率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
荷
天命奉我

皇兄遺詔遵我
聖祖兄終弟及之文令朕入奉
祖宗大統自即位之始首命禮部官會廷臣集議稱號等
項柰何左右大臣繆主非禮之議各曹卿佐妄考不經
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執後世為人後之說是以統嗣
無分紀綱隳失人倫幾致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時
朕徒存追報之誠見聞罔有所得上賴
皇天鑒祐賚我賢良大明大倫已各正其天序
尊稱
尊號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黨所繇為實由朕冲昧無知
之所致也今追惟我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
皇祖勤儉齋莊其
尊稱未盡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
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裨內治誕育朕躬深恩罔
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昌以須追報
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參稽典制爰
揆輿情遣官祗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

皇祖妣尊號為
孝惠康肅温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加上
皇考尊謚為
章聖慈仁皇太后嗚呼立孝尊親俾示追崇之道推恩宗
族誕敷大賚之仁自親親以及於恤民長長以至於
愛物尚期賢佐共致雍熙庶副朕所素願用光
祖考之庥詔告天下咸使聞知既而復撰加上
皇考尊謚記以示羣臣記曰朕聞天子之孝以尊親為大
而尊親之大又無過於顯稱也朕宗支藩服以倫序承
天明命應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奉

皇兄遺詔入纘洪圖是皆賴
天地大造
祖宗餘廕我
皇考
聖母慶澤所鍾故衍及予沖人獲登大位自即位之始首
命廷臣集議稱號等項一會則引宋濮安懿王之事二會借程氏之臆說三會用曹魏之私語厥後議奏不知凡幾視三綱若細事滅棄人倫違逆天道横議紛紜幾於聚訟所幸
天鑒在上陰隲斯倫致有忠義方正之臣代為闡明大道而少傅張璁首為挺爭後諸正士繼出力賛予一人圖

復斯禮面講數回詔更三遍然而羣奸猶未省悟故止
上我
皇考尊稱曰恭穆獻皇帝此非但羣邪所為而實朕惑彼
巧言不聽不察之過今年夏五月朕思
皇考稱號未當乃謀及師保輔導之臣會大典告成之日
是為六月一日輔臣連僉以對宜加稱號以盡孝思遂
勑禮部議應行事宜朕親定
尊謚曰恭睿者言溫恭睿聖之意曰淵仁者言深仁流慶
之意曰寬穆者言博大清肅之意曰純聖者言純一通
明之意又獻之一字為聰明睿智之稱況
先朝之所錫又純一二字亦我

皇考之嘗自號者也卜七月初十日吉時遣官祗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朕親奉玉册玉寶率文武羣臣躬詣
世廟加上
皇考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嗚呼我
皇考睿功聖德巍巍乎蕩蕩乎無可得而形容之也豈言
詞所能盡但人子一念孝思出自衷情庶幾伸予追慕
之誠耳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用是復刻諸貞珉藏

陵殿之隙地以示後人是為記

○十一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朕惟明倫大典與諸司不同所以明人倫之至要分邪正之所為辨公私之得失論統嗣之不同著忠欺之情狀昭古今之是非于以俟來者之聖而不惑者也其宗室中須使通知不必止及親王外雖不能偏給令其抄布其內外衙門官員當給者可議來行于是給在京文武大臣各部五品以下令禮部翻刻小本以偏給之在外各王府及各布政使司直隸各府俱給一部令再翻刻偏于所屬

復奏

上諭閣臣曰前者講官董玘等奏討書籍及
皇考睿書內除各以書頒賜補賜外惟
皇考手澤未賜朕昨檢尋得數紙已前年與朕訖嘗散給
大臣者朕又奏云聞
皇考所書眞篆等項大小字有數千百幅今未蒙給下見
今講官陳請
聖母曰
先帝手書豈止數千百紙已但吾未親查收而內使陳得
都將焚了朕聞心切痛恨曰得罪可不治乎蒙訓曰彼
時吾將親檢收藏以付汝則得豈得如是爲之姑已焉
今雖有數紙欲分賜但須用寶記方明前次文曰

恭穆獻皇帝睿筆而今加上
尊謚似不宜用朕欲於幅上親書曰
皇考手澤四字用欽文之璽蓋之下面仍用嘉靖年製圖
書一顆未知可否與卿等議定行
聖孝二尊親

○嘉靖九年十二月乙亥刻
聖母女訓成
上親序其後曰朕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昔在藩邸嘗著一書名曰女訓朕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親灑奎章冠諸卷首
聖母亦自序於其次朕幾務之暇因閱舊笥積冊乃獲遂

出示輔臣暨日講禮官等又命同朕
孝慈高皇后傳
仁聖文皇后內訓刊授皇后頒之天下輔部諸臣進奏曰
可乃於十月十有七日朕躬告于
祖考
列聖
聖母親授于皇后張氏十二月望後三日刻工告就禮官
裴潢進覽先該輔臣少傅璁等謂朕宜為之序至是禮
官時等又謂朕宜序之闡揚
聖母恩德于以昭示無窮朕未之輕舉以為朕
皇考既序諸首

聖母又序諸次已無餘蘊矣又不待朕復贅之矣是日因
詣
聖母前奏陳書完即蒙
慈命曰汝其序之庶可為傳朕惶拜受命退而思之朕
嚴慈之聖德非言可名之也
考
母之教育非言可酬之也但輔臣宗伯交請為序之朕又
面承
慈命安敢故違所愧無學而為之文也其作書之詳關繫
教化則我
皇考聖謨備矣以身為教與作訓以教之之意則我

聖母慈訓備矣但稱善君親臣子至情朕謹頓首言曰我
皇考日躋聖敬之功天授欽明之德我
聖母克配乾元躬備聖善徽柔恭懿仁順貞慈
皇考致治于一國而遠可平乎天下將不讓唐虞矣
聖母為範以一身而風可並乎二南將不獨成周矣
皇考本乎至性
聖母原乎自有非他偽飾以誣人者故德並格于
皇天孝共孝于
祖考乃流慶冲人澤及眇昧仰荷
天命入主祀典實由
皇考

聖母聖功懿德之所來也茲訓之一書實我聖母躬行體踐之事歷歷可考子孫臣民誠能以傳訓之書研精致力一言一行動遵行之靜思誦之必王后有姜班之美侯妃著二順之休夫人可齊敬姜之名士庶人妻獲軻子之賢矣然于內則皇后朕又切有望焉輟拾數言以表人子愛親之意如此如謂闡揚恩德昭示無窮者則縱使中欲為而口實不能言耳明識博學者其諒朕之心幸勿誚斥云爾

○嘉靖十年六月戊辰冠帶官李武以獻皇帝所賜陽春臺北望詩一軸來上且乞宣付史館禮部議所上詩文備載于恩紀含春堂集內武一念忠敬

宜量加賞賚還其原軸仍令收藏以彰恩賜上曰皇考聖製詩序其即繕寫令有司于從岵山建亭刻石識我皇考所游之地以申朕孝思之誠詩軸仍付武收藏賞紵絲一表裏禮部又請上親灑宸翰識記歲月許之乃識其後曰登陽春臺北望詩者朕皇考恭睿獻皇帝之聖製也叙事甚詳已具載皇考序中近因欽天監副李源次男本監生李武奏進蓋源昔奉我皇考伯命往供事建造府第之時故源獲賜而家藏之伊

男武俱進亦所以彰我
皇考聖德一時感賦未嘗不寓以忠孝之情所謂非
聖人而弗能斯時也已載于
皇考恩紀含春集中今共輔臣計乃復命工部侍郎黎奭
董工構一亭于本臺之原處以俾來者知我
皇考嘗一登眺焉朕因諭之曰建亭以奉
聖製所以示將來耳勿得崇奢務華唯圖經久可也庶不
負我
皇考素尚恭儉之盛德亭既竣工奉立罔忽禮卿奏朕宜
識之朕于是頓首謹識于末云既而原任引禮舍人傳
旨復進

獻皇帝所製陽春臺賦

上命并刻于石仍識之曰朕

皇考恭睿獻皇帝所製陽春臺詩及賦者詩既奉刻貞珉茲得原任引禮舍人傅貞以賦奏亦見忠意朕復命亞司空鼒再立石而奉刻之俾來者知所由也夫是賦與詩俱載之

皇考恩記含春堂詩集中斯舉不過識朕

皇考神游嘗及之地若夫論古今事迹人物形勝與朕

皇考自叙所謂皆載在茲賦中已昭然燦然矣不必復贅矣謹述此以恭識焉

（　）八月甲申以無逸殿庭

上親製祝文祭告于
崇先殿曰予昔承
聖教以農務不可不知追憶
嚴訓近命工搆殿亭一區於西苑之迎和門殿扁曰無逸
北面恭書
皇考親製農家忙一律而刻之用傳悠久末附以予所記
述今工告備面奏無由敬此敬告伏希
皇考鑒知俾名此心恒存終始無替以光
聖教於將來謹告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乙未先是
上面諭禮部尚書夏言

宗廟告成將布詔覃恩海內
兩宮皇太后未隆徽稱朕心未安卿等宜議擬以聞既而
內閣復傳
聖諭
兩宮徽號並加二字於是言奏
兩宮皇太后尊同行輩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原六字今宜加二字
聖后章聖慈仁皇太后原四字今宜加四字
上曰
兩宮行輩同尊本是相等非姑婦也
皇伯母原係

皇兄所上六字故今似多耳昨輔臣及今卿等既以為宜並用八字其如擬行之

○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先是致仕揚州府通判同知豐坊奏請如古者建明加尊皇考獻皇帝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獻皇功德誠宜配帝若稱宗則當祔廟恐於禮未安上曰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情且古人未嘗不稱其君為宗

近代皆若是何在
皇考為不宜明堂秋報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為正本與郊禮不同人孰無父其父即祖玆禮自朕舉行宜奉
皇考配帝于是申命嵩等復集羣臣會議至於再三
上以典禮重大羣臣溺於詩書古文不能通曉達禮之正乃託為羣下奏對之詞親製明堂或問頒示羣臣其文曰明堂或問者非上人亦好辨以效常情之所為也實不得已之言也哉

皇祖常假臣下作對奏因樓城之上馬故此或問以作云

問曰明堂大享之禮遂古無者本周之始固亦報
天之情秪以配帝之位每論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難者汝

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禮次于大報重于他祀雖古
遠有無未可知周始著之載籍今日之舉未難時人之
情甚非古人比也曰配帝為難將欲舉
太宗配庻幾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視
太宗為何如之主今日
聖靈在天猶昔御世一般
太宗本時君之遠祖以文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
祖為親經所未聞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後世但世愈
降道愈湮文人學士之心一日昧于一日但騁彼舞文
弄智恣己胡為上籍君父下愚細人此非難者决不可
行之禮也問曰汝蓋欲父

考配亦非昵於愛親而不愛祖也答曰明堂本義是因秋時羣物成以報天即人成於父之義以其所合于義之正大典則為禮故父配為正不為昵豈不為忘遠問曰父配固是矣將來一世一易抑但以一乎答曰今既用周制為準則即如武王行禮奉以文王配之義一而已矣問曰周公制禮汝何謂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職也雖然必稱武王為正豈有臣行君禮哉周自武為之則嚴父必文今日自我舉必

皇考配也問者又曰配義雖明稱宗何為答曰稱宗之義在今無有一說但不過尊親之義亦無憑據亦無比附亦無輕重亦無利害只是箇崇上之義耳問曰稱宗祔

廟否答曰祔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祔廟必祧不如專享百世為上此不過愚哄其君耳我
皇考雖未即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懽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孫孫之所不樂獨文人殘很之無比也非害于義害於禮之者即無意思之爭辯必祔廟必稱宗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宗廟之禮豈有
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乎人而無父有諸兄人君為人之極可乎問者又曰稱宗祔廟祧禮皆明明堂之配親盡

將何爲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祔祧何害而不關涉也問者又曰時人但爲
太宗不得一配爲爭耳答曰此說不是尊崇之實假借以制時君又上欺
太宗違道之甚夫假借制君之罪固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
始祖
太祖也
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
嚴父
獻考也

嚴父故配明堂也此文人亦明知之明知
太宗即不可上並
始祖又不可降擬近親故曰祈穀可一奉祀又欲復屋下以坐明堂之祭此強牽妄擬欺罔君上是人為哉問曰若是說者則
太宗永無配享之典汝寧忍之哉答曰礼之正所當為者不可避不可讓也避則自詭讓則負天礼之不正不當為者不可妄不可欺也妄則自失欺則詐情以偽事神神必不歆聖人教人如是耶問曰
太宗功兼創守將何以報之哉答曰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統
今同
太宗未免無異于
列聖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此人情之眞焉夫何謂
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槩以宗尊之
太宗所謂有功者焉可同宗稱之此當別之者也云仍令
禮官遵照或問會議來行于是奉
皇考侑
帝稱宗之禮始定
○九月辛未
上勅諭礼部曰朕惟我國家之興始

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艱難則我
皇祖文皇帝也
二聖同創大業功德並焉宜同稱
祖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
祖位宜薦
宗稱矧今
大享已成議奉
皇考配將當將舉事之期先用薦上
鴻號尊
文皇帝廟號為

成祖謚曰
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
日行礼尊
皇考廟號為
睿宗謚曰
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同日異
時行礼九日預告
郊廟
社稷二十一日恭舉
大享明堂之祀于
奉天殿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
上帝禮畢詔示天下所有礼儀礼部會同翰林院恭議以
聞

○辛巳
上奉册寶恭詣
皇祖文皇帝廟行上
尊號礼册文曰臣伏聞古先聖王有大功德者必有大名稱是以見諸當時則盛大而莫及施諸後世則震耀而無窮然節惠之謚雖表于登公而述德之辭未足以盡實則爲子孫臣庶永言孝思而弗可諼者豈不崇薦
尊號以丕顯大烈乎恭惟

皇祖文皇帝秉天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大烈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成繼述之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創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

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武光踐寶阼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

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于敬

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

君師之眾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農憂艾備有

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兹者也臣忝以支童託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尊號期於配天罔極謹奉册寶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成祖伏惟靈德在天顧歆廟祐鑒兹徽悃臨享歆舞保我子孫億萬斯世謹言同日奉册寶恭詣皇考獻皇帝廟行上

尊號禮册文曰臣聞古訓德莫顯于基命孝莫大于尊親是故有聖人之德必膺天命之歸惟天子之孝尤以尊親為至洪惟我明開国百年業承
八聖乃小子獲奉
郊廟進陟
祖位匪我
皇考大德受命以數錫眇躬曷克臻兹顧欲申罔極之恩實久鬱追崇之典兹欲光于前聞垂之來載不有隆称顯號其何以表至聖而昭眷命乎恭惟
皇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于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

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河漢之濱方

憲宗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疏恢恢乎帝王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心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遐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于怡情公庭即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語喜怒不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隱畢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摛辭電發煥然其有文章寔心天略廓乎其有容德誠所謂包衆聖之長名振百行而兼有者也臣祗繼遺庥茂承餘烈

欲報洪恩蕩然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羣心謹

奉册寶更上

尊謚曰

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

睿宗伏惟

聖靈如在

皇鑒孔昭膺顯大于無疆與乾坤而同久永昌祚胤攸寧

萬邦謹言是日

上即奉

皇考神主祔享

太廟礼成當飲福受胙冕旒交結如虬龍焉

上以
皇天下鑒
皇考居歆作福瑞賦曰朕仰承
天眷纘
大寶十有七載于茲適用是月陽日躬
圜丘之奏告以加尊
成祖恭上
睿宗二聖大號越二日率羣臣奉
册寶行礼甫畢即奉
皇考睿宗神主祔祭于
太廟當于受福胙之成冕旒左二垂交結如龍纏右一瑅

與右袖繪龍牽住如龍戲珠然正若口銜者朕惟龍乃物極变化之精又曰龍爲君之象結者繇也此必

皇天下鑒

祖考居歆邦家靈長之祚子孫繩繩繼繼之相傳于無窮之兆見于斯矣夫尚奇好異君子不爲朕有志于聖人焉好爲此奇言異事以取誚諸知道者但不顯言心以爲眛知眷賜于

天子

祖考勿誹我賦曰粤稽我明兮

高帝肇興乃值艱運兮
文帝而寶命克疑
聖傳四世兮一德相承
憲祖篤祐兮誕
先考而玄德上升肆惟慶澤餘光以庇朕躬兮
天命是膺思崇報以無由兮
鴻號拜增捧
册寶而率君臣兮莫敢弗愼于冰兢訖宣告而祗
廟祔之礼乎
皇考在上儼玉几而臨凭如聞懽歆之語兮玄孫拜舞局
勝昭福惠之賜兮祥龍起衮袂而飛騰戲珠玩之盤結

兮允驗休徵必

皇天益永

祖業兮是大是恒將見百世兮子孫孫繩繩[illegible]曰肇基受

命命我

高皇帝定難弘業業始

文蕩中傳

四帝啓我

先王功高

二祖德厚

一考

三聖功德簡在

皇昊
皇昊簡在億年永保
○辛卯大享
上帝于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礼成詔曰朕惟
天眷我國家
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于先
皇祖成祖文皇帝戡成于後
一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支宗荷
天命簡用纘寶位于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繹我

文皇帝之功光
太祖澤傳後昆維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聖德慶延于朕輝前庇後載籍弗聞
文皇帝也宜有功而祖報焉
獻皇帝也可有功而宗稱焉庶幾仲宗顯尊親之至意適
因法古典明堂之舉乃稽循
嚴考配
帝之經議命在廷百官會訂至于三再師錫之我僉謂之
同朕以九月九日躬祇奏于
圜丘敢以大礼請命分諸命使偏奉朕誠各詣
方澤

宗廟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羣臣奉寶册崇尊皇祖文皇帝廟號尊謚爲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尊上皇考獻皇帝廟號尊謚爲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即日恭奉皇考祔享于太廟仍藏主于原寢是月之二十一日大到躬行季秋明堂禮于大

內
玄極寶殿祗享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皇帝配神于戲肇
大享于初成罄民胞物與之意奉
嚴親而上配答生成罔極之恩禋祀忻成慶同民物凡在
堪輿之內闡詔宜悉欽哉
○十二月辛亥
上以
章聖皇太后慈馭上賓諭禮部議尊謚曰朕惟身備天下
之至善沒受天下之顯名嬈崇稱於無窮垂母儀于不

朽此人子尊親之大典愼終之要務也洪惟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王國克生天作之
合相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坤章欽順隆教肅雍仁厚與周風化行
於江漢警戒成聖閨望達于家邦誕育朕躬夙成
慈訓蒙而養之以正長教以義方蓋無所不至焉暨朕入
承大統治臻小康增光烈于
祖宗衍休祥于胤祚咸我
聖母誨廸之功善慶之澤也方期
慈壽萬年備膺百福夫何遘茲瘏疢遽爾棄違衘罔極之
恩思報酬而莫及抱終天之恨徒勞恋以無從嗚呼哀

哉追惟厚德弘深率土仰戴上薦
徽號舊有彝章是宜采衆之公極
天而謚以播告寰宇昭示後世朕荼毒之痛摧割之傷
其少紓焉礼部即會文武百官議擬來聞欽哉

○丙寅恭上
大行皇太后慈謚册文曰臣聞頌稱壽母子賴以成者遠
風美賢妃化行于助者深是故母儀所被萬方仰其徽
音内治明章閨章由之正始永惟懿德卓輝之聞自非
隆大號于追崇曷以酬至恩于罔極粵詢古式率乃彝
章恭惟
皇妣大行章聖慈仁康静貞壽皇太后貞明合天廣大法

地宅心專靜坤道德一以寧約己儉勤
母德用慈為寶于
憲皇有遠事之孝敬于
睿考有輔佐之憂勤爰及眇躬之踐阼式臨
慈壼以居尊緼性仁恭豈馬鄧之足尚秉心敬愛嗣任姒之芳徽化合六宮恩覃四域三十載化行于江漢之國十七年受養于長樂之宮
九廟聖靈儼褘衣而祗謁
七陵閟寢勤鸞馭以瞻依忻介百福以有永宜享千齡于無疆豈意天不憖遺雖切攀號何逮追惟顧復徒劇鉅而感深上荷劬勞實叩口心而銜恤茲欲播休聲于後

嗣揚芳烈于無窮匪易大名昌尊至德敬遵典禮請命
于
天謹奉冊寶上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伏惟
親慈降鑒臨享徽稱陟祔嚴宮萃歆萬禩佑予嗣人永永
無極是日詔告天下詔曰
至尊無上固人主所以奉親于生存令聞不已尤人子所以顯親于沒後揆諸天道而不悖察諸人情而允諧爰
薦尊稱用光遺烈洪惟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至性純粹厚德含弘逮事我

皇祖妣孝惠皇后徽音克嗣于
先朝久相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內範聿彰于藩服勤儉之紀布于宮闈而罔愆仁愛之風敷于邦國而無間善積深厚慶澤悠長施于冲人庸膺寶命凡宣猷振弊興道致治弗墜
祖宗之洪業咸賴
聖母之慈訓也痛夫壽宮頤老方逾六袠之齡仙馭升遐遽違四海之養追攀莫及摧割奚堪永惟不朽之圖叙舉易名之典兹卜十二月二十七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於戲采集衆論之公成予一人之孝尚慰終身之慕誕垂奕世之伏播告寰區使咸知悉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癸未勑建湖廣承天府元祐宫成

上龍製碑文以紀其事其文曰朕惟湖廣承天府為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疇昔分封之處

皇考聖德配

天勤政恤民化行江漢

聖妣慈孝獻皇后坤德承乾媲美任姒
二聖積功累仁光四表而格上下長發其祥誕育眇躬祗
奉
上天明命繼承
大統君主億兆于茲有年朕念斯地慶源所自特啓建
元祐宮以崇真妥
聖保國福民乃命巡撫諸臣相度會計集材飾具經始於
嘉靖己酉迄戊午而告成中為
元祐寶殿後為降祥殿最後為三洞閣其配殿左為宣法右為衍真其前為元祐門之前為儲祉門鍾鼓二樓拱侍環列丹雘之施金碧之飾絢麗輝煌撫臣具奏請以

文記昭示永久惟書有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馨天則祀天享則享神自成周而上已莫不然我

太祖

成祖定鼎兩京並建朝天宮以崇奉

玄天祈

天永命神明協佑蓋逾久而益彰焉睠惟承天朕實肇基於此所以凝

大命而臨大寶克承

皇考豐芑之貽者惟

玄元之佑是依是賴臨御以來崇報之典罔敢少置於朕懷謹效法

皇祖式建斯宮又設官以領焚修降勅以諭羣下給田以
贍官道禮無不周事無不備矣仰惟
帝眞鑒享克誠尚其眷顧有如寵綏彌篤翊眇躬而康泰
振我以興隆海宇升平四夷歸化永安
二聖在天之靈不延
宗社億萬年之祚則
玄功昭揭於無疆而朕承庥襲慶寧有既耶謹記
〇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丙子有芝産于原建
庥宗廟殿柱
上曰比以象一奉
几露降

陵山猶同

諸陵兮若在

太廟之室又無分別仰惟

天心垂無前之恩特產于原

睿宗宸感當何如于是推本

天眷

親德名

廟之前殿曰

玉芝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慶後

寢曰

大德殿前殿奉

二聖神座四時旦暮大小節辰設供香巾等亦如太廟後殿奉神牀等設日供如奉先殿云

大明肅廟嘉靖寶訓卷之二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等奉[illegible]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illegible]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亂昌

聖孝三　養親

（）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辭

獻皇帝陵墓伏地慟哭左右扶而起從臣莫不感泣明日

發舊邸

上不忍遽離

母聖嗚咽者久之乃行癸卯
上至京師登極之三日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
私恩然
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其即遣使奉箋備
母后服御駕儀往迎箋曰欽承
聖母慈壽皇太后誥諭
皇兄武宗皇帝遺詔嗣位敬惟
母妃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
大統既承義貴致專於所後至情攸繫恩當兼盡於本生
爰展孝懷庸伸至養恭惟
母妃殿下鍾祥茂族娩美

先王性每篤於仁慈化素彰於儉約仰惟
聖德誕育眇躬屬緣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恭惟
九廟日理萬幾雖允慰乎衆心實仰成于
慈訓顧瞻左右念省問之音疎徒倚晨昏睽違之地遠
劬勞罔極慕戀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邸共享昇平之
福永膺壽考之休十月壬午
聖母至京師初禮官具儀請
聖母由東安門入
上不從乃親定其儀由大明門入是日
上候迎於午門內遂奉
聖母謁見

奉先殿
奉慈殿禮成入宮
慈顏悅豫中外臣工莫不慶忭焉

○嘉靖七年二月戊午
上更定服制成諭閣臣曰朕今日因吉告于
皇祖
皇考服玄端冠服惟
兩宮未奏以其褻私之用不敢煩奏待有召見或因事朝
見隨具奏
知方朕食後
皇伯母

聖母
尊嫂皆遣內宮齎賜朕彩色龍補段帛傳諭云為賀皇帝
所製冠服朕稽首受訖即令侍臣往奏
兩宮曰蒙
訓及賜龍補等物即當具朕新僭造玄端服謁謝
皇伯母傳免
聖母亦傳免其
皇伯母以未起
聖母微冒風寒在煖閣內朕欲俱遵但
聖母以欠安正當拜問已謁
聖母畢而衆誠未盡欲仍擇吉奉書奏謝

恩未知可否卿等便議來如可待朕親撰奏書稿仍下卿等看潤行

()嘉靖九年九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前日卿奏聞朕宮中奉安

聖母每執禮太過又謂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也昨朕奉

聖母遊宴畧去禮節

聖母甚喜況

慈訓往往亦及之

聖母曰吾安然處之但恐皇帝行禮過勞雖曰盡禮吾心何安哉夫人子以順志承顏為善必使親心安而後可卿之言朕其不勉之哉茲併以諭復卿知

〇嘉靖十五年四月癸巳
上諭禮部曰朕恭進
郊壇廟寢所以上事
天地
祖宗今復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宮我
皇祖原未有制今曰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
母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于乾清宮者非
其所是非
母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後即半作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一區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亦非妄舉已復諭禮部朕恭備
祖宗一代之制命建
慈慶宮為
太皇太后居
慈寧宮為
皇太后居今工有次第以
慈寧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以
慈慶奉

皇伯母昭聖皇太后一應供張悉取給內府如
祖宗例行著為令

○嘉靖十六年九月辛卯
上諭禮部
聖母病瘳慈體未豫朕涓十八日躬禱于
太廟分命大臣告
列聖羣廟二十日躬禱于
太社稷命臣告
帝社稷文華殿設壇躬禱于山川明神

○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
上諭輔臣曰朕惟臣子之於君親願壽為最親父母之謂

也令
聖母壽旦朕取今夕中夜于
玄極寶殿設壇為
母祈禱于
上帝分命卿等禱于諸神壇茲先諭卿等三人及閣臣分
獻宜即滌除他慮一于對越亟令太常備物以俟
聖孝四填終

〇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乙巳
上以
獻皇后慈馭上賓卜吉於
天壽山之大峪擬作玄宮奉遷

獻皇帝梓宮合葬仍勅諭禮工部曰朕

皇考獻皇帝

顯陵在承天粵自

皇考升遐之日位處藩服朕在幼沖知識何有實多貽悔矧山川淺薄風氣不蓄塋隧狹陋禮制未稱且越阻千里寧免後艱每一興思惕然傷怛比三歲春秋展祀

山陵朕周覽川原于我

成祖長陵之西南得一支山名曰大峪林茂草豐岡阜豐衍列在

諸陵之次實為吉壤朕心愜焉茲欲啓迎

皇考梓宮還祔於此爰以事體重大卜告于

皇祖高皇帝既得吉占謀之二三勲輔近臣咸贊曰允宜
兹特勑爾禮工二部便擇日興工預告聞于
祖宗列聖暨我
皇考及他事宜即各詳議具擬來聞其奉遷禮儀陵工告
成乃議又特諭禮部曰
聖母大行慈駕遐升卿等謂事莫重于
山陵此孝子第一大事誠不可緩其即分遣重臣于
天壽山大峪處建造
顯陵亟擇日恭聞于
祖宗列聖啓事興工一面南奉
皇考梓宮來山合葬慰朕

二親之靈以伸朕以禮終事之情其會同皇親內閣六卿共議來聞于是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夏言等皆以為善咸贊成之

上已遣使往承天告于陵廟尋諭輔臣曰還陵一事朕復思一夜中心甚懼夫三年之喪上下一道故曰雖天子必有父所以無別只此一大道理爾後世日繁萬幾之務易月為日雖聖人復生朕度必不能復設使示爭于初必不終於古徒賣虛名不若以實為順乃為識理之真至於墓次於廟禮也且禮亦明著于為天子諸侯父為大夫士則葬用死者之爵以安親為上不

敢強在生之寶翊奉藏體魄將二旬歲忍暴露於風塵之間掀揉於途路之遠朕心既不安寧我
聖母又不寧大也茲決以禮之正情之安奉
慈宮南詣合葬穴中不必紛飾果有未盡即彼處置朕須
躬至
顯陵親臨調度此恐與北來為孝之大卿即將此諭播之
羣臣禮官會議謂大峪為近且便歲時展謁
上曰茲所言只重在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歟即如
我
皇祖孝陵之在南京今歲時展謁得親否乎又我
成祖豈不容慕

皇祖耶卿等執前議朕心終不安爾乃追還遣使議南狩

○辛亥上縗服御西角門文武百官行奉慰禮初上在喪氣戚殊甚百官以奉慰請上曰朕正當守孝几筵未忍一刻離次但以卿等言勉從之

○甲寅禮部言帝王之孝與凢庶不同請皇上釋縗服易素翼善冠布袍腰絰二十七日而除還宮調攝不必復處喪次上曰人子之情不忍抑損顧朕昨者因疾未愈遽遭母喪連日乍作乍愈又內以風熱病目必須調攝且

聖母愛子之心異常朕當思順從卿等所請
()乙丑禮部言十二月三十日
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滿恭擬正旦日
上拜
天受朝及先期一日俱宜青服孟春時享
宗廟自前三日奏齋始
皇上具青衣臣下同之後遇祭享以此為例餘月仍如
孝貞皇太后喪禮例行
上位乃素翼善冠布袍腰絰御西角門不鳴鍾鼓百官具
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侍朝候
梓宮入

山陵奏請變服

上覽疏諭內閣曰部疏所擬未免循故事未見損益何如禮曰三年之喪賢者勿過不肖者不可不勉若拘此紙上法度自後世君人者皆罪人也不但景帝一人耳朕氣質微弱志念實不副每有志於古道力不克然時亦不同也今既曰以日易月無有不知無有不見非虛文也是實行也更不必小惠報父母姑息以事親直便實為之庶不傍牽蔓引而聖人可作偽乎雖

山陵之未就而實不是古人未葬之時百事皆輟之美古典亦行

郊社在上又不敢廢封建征伐賞刑諸事命出一人本無

虛日謂之居喪吾不信也使當如制定服後皆不必還就過

郊有事宜吉服作樂況父在柩子嗣位率用全吉何事

天反云爾耶此尊尊也

廟有事着淺色服不作樂此親親也居他處服黑布至喪次仍素色直候奉引安

陵仍用始服之服以終之庶為情實卿等即抄帖白付宗伯翰林禮科各議來行否即曰否於是禮部覆言

皇上析禮精微可為萬世法請通行內外一體遵奉

○嘉靖十八年正月辛未

上諭輔臣曰朕昨居喪理疾閱禮記檀弓等篇其所記禮

儀制度俱不歸一又不載天子全儀雖曰三年之喪通乎上下而今昔亦自有大不同者朕數有意在是第以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帝后之喪亦未免因仍為禮至於冠裳衰經所司之製亦各不一卿等試與禮官考定之自初喪至除服冠裳輕重之制具為儀節俾歸至當於是禮部議喪服諸制奏之上令更加考訂畫圖註釋並祭葬全儀編緝成書備覽

○丙申勅諭禮部朕惟孝子之事親送終為大矧陵寢所在體魄攸居必求允臧庶親安而人子之心亦安且盡矣

皇考顯陵昔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茲朕恭詣
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妥
皇考
皇妣神靈於無窮以昌厥後永綿徽祚于百世朕親擇於
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

○二月乙卯
聖駕發京師居守大臣及文武群臣送
駕于宣武門外
上思慕
獻皇后乃制述懷之詩曰昨歲深冬候朕偶觸寒傷卧病
旬日間

毋疾正思量何時安已為三載長忽於一夕中慈命兒來
望叶我望此一見念汝體未康令我度莫起訣馬隔存
亡朕病未盡除聞命神魂揚果不見
慈安遽罹此凶哭心肝濡苦痛摧裂并肺腸急召二三臣
大事須贊襄初勑迎
嚴體衷情甚惶惶再命送
慈躬此心復忙忙必欲親審視庶幾萬世昌萬世獲昌利
是慰
二親方乃嚴諭臣民知之 非漫行叶奏告
天與
祖旁祈

神祇匡吉旦乙卯二月十六日肅駕楚南張神京北顧處

仰賴有

穹蒼勿謂儲闈弱

天賜必元良此心不必憂但願守者藏又春分祭大明道

中賦詩曰已亥春仲念三辰典禮循周祀首神預降靈

書囑太子簡攝命使必勲親壇壝雖有臣鄰助

几殿寧無戀

母心長途幾遍觸悲思信道傷懷父子負又渡河賦詩曰

遙出神京千里餘道經河濟駕六魚昔年繹服承

先詔今日黃袍撫四輿

○三月己卯

駕駐舊邸十六日大享

上帝于

隆慶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祭告

皇天上帝文曰臣昨於仲春之既望出京今月之十又一日已至此舊藩之承天府仰戴洪造庇覆微資道踰二一下里之餘有若一日師徒從邁萬數之衆事為

二親慶慈孝念庸[illegible]感

帝慈加佑仰承鑒賜　謁謝忱謹奉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恭俯臣下情曷勝祗怍之至又製享帝樂章迎帝神中和之曲仰高高之在上兮皇穹冒九圍之徧覆兮罔止西東而王者出往遊衍兮必奉天顧畏臣之此行兮寘荷幈幪奠玉帛初獻壽和之曲於昭帝庥兮臣感恩淵淵巡省舊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情思報兮此心拳拳瓊卮蒼幣兮捧叩墀前亞獻歆和之曲樂奏兮三成觴舉兮再呈帝鑒凡微兮日誠爾小臣頓首兮敢不嚴于此誠終獻承和之曲臣來蒸土本之思親思親伊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匪戴帝之臨汝夫何因徹饌永和之曲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止兮臣踈且狂沐念[illegible][illegible]兮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雷[illegible][illegible]和之曲下

之狩之兮典有禋望於維柴祀兮首重上蒼臣情罔殫兮夙夜遑遑祗伸愚悃兮允賴恩光遙瞻兮六龍騰翔

帝垂祉兮萬世昌

○辛巳

上謁

顯陵閱純德山喜而自得賦詩曰南幸湖襄地

陵寢切衆腸周視

親園內廻旋四五周茂茂鋪茵厚森森列障長龍高生意廣虎伏世傳昌抱懷羅玉砌繚繞布金壇黝冥土色壯允矣稱玄鄉拔聳戒夷險平坦免蹉防鎮靜資山祇尊

安奉

先皇自是神靈悅憂致朕心量爲此自得吟庶幾永不忘

又製再閱

顯陵小歌茂茂兮純德山蔥蔥兮王氣接雲霄卜兆允茲吉且豐屢視愼秋毫恭惘

皇陵既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祇有思親獨苦心幾番血淚灑黃袍

○戊子以大享禮成

上御龍飛殿受羣臣賀頒詔天下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爲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

天眷君茲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

天倫之正復崇
孝廟當有之宗遵者積愆罙深累于
慈聖
鸞輿遐邁哀徒催五內之傷
鳳寢再圖禮厥宜
二親之共匪自經營何慰夙夜乃於今年仲春之十有一
日奏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偏達於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
駕徂荊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

嚴寢越二十有五日
駐蹕龍飛内之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
祇奏告之祀于
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
顯陵答
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經之望偏兼舉諸王羣職迎覲獻誠雖未如
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敢克肆似秖從
伸送終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厝幾敎天下也今
玄寢之制置既詳

親體之尊安依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時民艱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爲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亦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二直隸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愼終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業以遺孫子尚賴忠賢匡於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

上駐蹕

顯陵召承天父老子弟百餘人命禮官宣諭曰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

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里我

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為
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
父母都上天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此回京說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為子的盡孝道為父的教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作好人依我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着

○壬辰

駕發承天府回京製思恩賦其詞曰哀哉去年冬之季今

月之四辰恨咎戾之積已兮喪我
慈親空摧裂兮肝腸何由再懽慰兮
慈孝之真首
園寢之是圖兮克艱克慎必臨視而祥畫兮須吾身越新
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日兮抵昔都
之
純山岡視之再之三兮閱王氣而輝光惟斯壽域兮我謂
厥藏痛哉拜下兮儼
嚴父而皇皇祇聲容之去耳目兮惟心聲心容則未忘驚
歲月之如流兮遠違
考御七十秋春倏背養于

妣閒今浹百日而復一旬十四日已百日痛遐思今心神
顛泯詩曰心神顛泯遐思
二親追報未伸痛生我身
親生我身百苦百艱萬慮一嚬望我成人今我成人永感
無根哀哉作賦以語大臣冀體我言諄匡我嗣人以仁

○癸巳

駕渡漢江賦詩二首其一舊邸承天適漢江浪花波葉送
祥光溶浮滉瀁青銅湛吉有川靈衞故鄉其二
陵園南來三月初
雙親欲奠孝躬舒訖事出封凝目處臨郢迴遶漢江渡流
波若葉千疊茂滚浪如花萬里流誰道郢湘非盛地效

勳玄德自天予寫栢鄉縣定陵次規制有感三首其一回次長途寓栢鄉徘徊南北觸衷腸秪求萬世緜延計不是區區目下狂其二幾回思慮幾回腸此寢南園重度量欲得二親安妥處分合今古未低昂其三粤自炎羲建極張五倫之內重三綱父子主恩慈孝止君臣惟義敬仁常歲百偕年夫婦正從一順命化風良此理原教嚴世道同穴禮否有虞皇

○五月壬午

上以慈孝獻皇后梓宮將發諭翊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曰朕

積咎深重累及

二親俱不獲再侍膝下已矣兹者

慈宮南祔

兩聖同觀棄朕孤哀欲追侍于左右未可也

靈駕將發特命卿二首臣恭送陞舟視進發乃還卿其加

意督視務各整飭仍面示朕諭于奠獻諸臣俾各敬慎

少慰朕懷焉及期

上親祭告

皇考廟曰子往復相度新舊吉壤推我

皇考顯陵山靈地秀莫之與京已命所司更造

玄寢擇於十七日仍恭舉

皇妣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梓宮南祔
聖居謹此申告伏惟我
考原鑒特佑長途安利協于吉蠲以慰愚孝永遺子孫千
萬年無窮之慶子不勝懇祈瀆擾罪恐之至禮畢還
獻皇后
几筵曰子朕自南還已具
聞二地奉
親于膝下矣茲返復視度永思昔訓有必奉我南祔之諄
謹用恪遵擬卜十七日恭引
梓宮進發往詣
皇考顯陵並安至閏七月之二十五日良旦慶閟

新寢瀆我

尊慈豈勝罪畏子躬守

郊社肅奉

宗祊敬命親臣之長者代送

親輿舟發有期哀發何已惟望

慈聖安鑒孝思嗚呼痛切五心拜辭永訣哀哉

○閏七月辛酉以

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舉慰神之祭于

永孝殿

后妃與事

上曰以此盡子婦之情也

○八月辛未廷臣以神主升祔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上曰朕冲昧煢煢累及父母並昇帝古今者送終禮畢孫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陳慰具悉忠愛但人子之情未盡者莫如朕甚奉天勤民恐益貽退卿等左右丞弼日加忠藎以匡之

○己卯製中秋思母歌曰己亥月八日十五佳辰卻道秋光午臨夕上愴愴然悲把餅咽下心痛苦心何痛苦兮無柰何無柰何兮今日不見

母
母兮
母兮不見顧子兮永罪忤楃月營兮不成歌歌不成兮泣
欲雨况值令辰天色凄凄惶似軫吾心與仰我
天兮軫此心太清境上賜
母語
帝曰悲哉爾小子幽明長隔莫返歸兮既返歸兮既返歸
返已陟吾太清但念聲容杳不通此容此聲兮通未否
抑有面會兮及耳聆怟以未足天下養是故子情罔獲
終緣值清秋痛思
母聊寫衷腸書肺腑若較語句不成文此非知我痛思

親況無近旬偶少和但欲告語同情人

○嘉靖十九年正月戊申上元節

上建醮于宫中追薦

二親因賦詩曰正月初一兒感夢。春正十五掛

親容。朝瞻夕視不聞聲。吁呼何再一聆音。又上元修斉醮

良霄列彩燈悠悠孝莫伸高厚擬

親恩

遵成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壬辰戶部尚書孫交請經筵日講

令講官講

皇明祖訓仍取一本命内閣圈點句讀旁貼字義寘之便

殿朝夕省覽上曰祖訓一書我皇明家法萬世所當遵守內閣見有眞解陸續進呈覽奏具見忠愛朕當一一講明施行

○嘉靖八年三月壬戌上諭內閣朕昨觀太明會典太祖所製冠服遂至冠禮有成化十四年謁謝奉先奉慈殿之文夫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孝伯考即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謁謝何也大學士楊一清等對言會典所載乃

孝宗皇帝在東宮時冠禮當時
奉慈殿未建良爵謬誤然臣等嘗閱會典其誤蓋不止此
請令諸司纂集近來條例送翰林院重訂仍乞賜勅命
官開館纂修以成盛典
上從之乃降勅曰朕恭承
天命入繼
祖宗大統君臨天下凡致治保邦之道遠稽古典近守
祖宗成法夙夜祗慎罔敢違越仰惟我
皇伯考孝宗皇帝命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一書我
聖祖
神宗累朝以來創業垂統守成致治凡官職制度事物名

數儀文等宏綱衆目本末備書因時修改損益具載大要以

祖宗舊制為主節年事例附書于後我

皇兄武宗皇帝又命儒臣再加參校重進然後刊印頒行朕萬幾之暇時取展閱或因裁決政務檢尋事始每見其間紀載失真文辭牴牾者比比有之朕惟此一代通典百司之所遵行後世以之為據豈宜有此錯誤彼時纂修者既於精詳總裁者又不能訂正均難辭責然亦因舉行稍遲

先朝之事故老凋喪案卷磨滅典籍無考致有前失及今修改猶或可及不然歲復一歲逾遠逾忘終難考訂且

自弘治十五年纂脩之後至今二十有八年典禮之因革事例之增損又復頗多恐數十年之後卷冊浩穰條貫繁瑣失眞之弊又或如前已納卿等之言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各委屬官將所載各司事例再行檢查校勘若有差錯備細貼註明白送史館改正仍將弘治十五年以後至嘉靖七年續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當寫成上進續修附入今特命卿等擇日開館仍催促各該衙門責限完進卿等分俵各館舍官纂修其體例一遵舊典不必立異更張但要正其差訛補其脫漏其修書後二十八年之事務要悉心考究凡損益同異具事繫年條分類列通前萃為一

書以成一代完典使天下臣民知所趨向同歸皇壺御等其督率各官供職勤事所貴文質得中事理兼備夫之前者得正之於後行諸後者可質之於今斯副朕法祖圖治之意毋或承訛就簡以蹈前愆又或玩時愒日以招後議皆非朕所望焉其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官職名幷合行事宜陸續開具來聞

○十月癸亥

上親製文華大訓刋帙序文華大訓者我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所製以授我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也我

皇伯考方在青宮有

宗社之寄焉我
皇祖考乃為製此一書預教之惟我
皇伯考果克踐是盡而無遺眞有以不負我
皇祖之意之望焉朕近取而恭覽之乃見帝王進學務學
講學之序敬
天畏
天之誠與夫法
祖考
親隆師親友睦親慈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親賢遠奸仁
民愛物以至於觀人用人之道用財節財之宜罔不該
備下及保萬民馭夷狄纖悉無遺足為永世子孫之所

遵守而敬用之者也嗚呼
皇祖之用心也至矣
垂訓親切
教指精密昭然煥然其可不守而行之但斯訓未嘗刻布
恐毋以廣示中外特茲命工刻諸良梓須布流傳庶幾
見我
皇祖考垂教作範之意以及我
皇伯考體用遵守之學下逮朕所以表揚休烈孝念之誠
亦或於是可見矣

○十二月癸酉
上追祀

宣宗述祖德詩九首仍為序曰述
祖德詩者乃我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之製也以我
仁祖之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膺
皇天眷求真主之時作中華之大君撫綏四國奄有萬邦
聖德神功文謨武烈昭然煥然偉歟盛哉曁以我
太宗文皇帝之再定家邦
仁宗昭皇帝之撫守盈成為言蓋于以光顯
祖宗垂示子孫俾念念在茲保隆
宗社于億萬年之永耳朕以宗藩入承大位為

皇高祖考之玄孫因覩聖作不自爲僭妄依韻欽和亦以
彰我
皇高祖考之意以贊其示後之功云耳詩曰
皇天鑒下土昭昭甚威赫胡元竊寶位紊華用夷狄
帝心厭其亂眷求丕善積
淳皇僃聖德
太祖出開闢（其一）洪惟我
高皇聖神文武德應眷作元后欽明溫恭塞創建循天道
肇基實稼穡政惟用純王萬方被恩澤（其二）時維元氏
秋生民罔安適政事弗克舉奚辨黑與白
皇天惡其爲大命眞人錫於昭我

太祖首乃修人紀（其三）生民弗知道蓋由法分析綱常既湮沒民怨其毒螫於惟我烈祖拯民焚與溺徯后怠東南怨征切西北（其四）茫茫宇宙間塵污皆洗滌上而三光明下而五典飭於皇我聖祖式邁湯武績善者安其生頑惡亦止息（其五）於顯我文皇削姦安宗祏內難既平定功烈乃赫奕旁求俊彥才遂與共天職四海益不寧慕德來重譯（其六）於惟我仁宗民隱尤恤惻恭己先修身作範詔萬國（纘）述既懋勤守成愈祇惕皇極建其中王道弘正直（其七）粵稽本與源實由祖啓迪流慶深且遠天潢遂盛蕃

祖功而宗德衍緒無疆曆作商本成湯周家實后稷 其八

於穆我

章皇尤每重天勑一德罔有間

四聖同執式修政匪懈勤懋德弗倦力丕孫稽首祀贊

聖垂罔斁 其九 又述

祖宗德繼作五首序曰近因恭覩我

皇高祖考所製恭述

祖德詩已僭為恭和但我

皇曾祖考之後

四聖未有所頌未稱追慕茲復為詩五章以寓稱述之情

云詩曰惟我

皇曾祖嗣極御六龍時當亨泰運家國昌而豐五倫修巨
典四海皆貞中允繼
五聖烈車書萬國同一惟我
祖純皇踐祚居紫宸勤政昭大德愛民敷至仁鑑戒存史
册綱目乃修陳用作百世範治化維咸新二惟我
皇伯考
聰明亶元良道泰躋熙皞政治皆純王通鑑輯纂要會典
述
憲章仁澤覃四海今民猶想望三惟我
兄毅皇
天資實英明居安弗忘危是克持其盈外討宗藩逆內滅

肘惡萌
威健赫然盛顯矣守其成（四）恭惟
四聖德裕後而光前巍乎其功業煥乎而朗宣
皇天垂眷佑
九聖德合
天嗣孫恭作紀用以示萬年（五）

〇嘉靖九年六月庚午刻
大明集禮成
上親製序曰大明集禮一書我
皇祖高皇帝之所製也所謂吉凶軍賓嘉五禮也吉禮者
首之以示典以及朝會等類凶禮也喪塟之類軍也賓

也嘉也各寓以戒事朝聘婚姻等類莫不詳備允為萬世之法程子孫之所世守而遵行推衍之也昨歲禮部請刊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見乃命內閣發秘藏令其刊布茲以訖工遂使廣行宣傳以彰我皇祖一代之制朕素不知禮又兼無學因以刊布之意而述之于首是為序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丑上諭閣臣祖宗神御像寶訓實錄宜有尊崇之所訓錄宜再以堅楮書一總作石匱藏之乃命建造神御閣地于南內

上親臨定命制如南郊齋宮內外用磚石團甃閣上置御容閣下藏訓錄又以石匱夏月發潮改製銅匣其重書訓錄書帙大小依通鑑綱目式不拘每月一冊舊製第取厚薄適勻異日收藏每朝自為一櫃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乙丑初文皇帝命儒臣彙粹秘閣書籍分韻類載以便檢考供事編輯者三十餘人為卷凡三萬有奇名曰永樂大典書成貯之文樓其帙甚鉅上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殊寶愛之自後凡有疑郤悉韻索覽几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上聞變即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諭凡三四傳

是書遂得不燬

上意欲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每爲閣臣言之至是諭大學士徐階曰昨計重錄永樂大典兩處收藏茲秋涼可處理乃選各色善楷書人就史館分錄而命階等校督之

重陵寢

○嘉靖六年十月丙辰百戶隨全錄事錢子諒各上疏請

遷

顯陵

上再下廷臣集議尚書席書等固以為不可已有旨報罷至是閒住御史虞守隨復申前請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守隨奏進

皇陵正議蓋此舉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內閣兩議皆云不可彼意蓋恐

帝后各處乃朕失孝是亦忠意而朕所未信者恐一有差虞其為孝也不孝也夫古者君去國遷廟主而行主者陽也先人之精魂故謂之

神主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是為玄宮地道尚靜体魄貴安豈宜輕舉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豈勝震恐若於萬年之後奉護

慈宮以祔

陵室何不善也卿與萼密議何者爲嘉擇而行之璁言聖慈萬歲之後當祔顯陵上稱善無何錦衣衛百户張得錦復上疏請遷陵上諭輔臣曰朕覽張得錦所言雖是愛國之意但其意甚重前次多官已議二遍進言者不下六七人但朕未能中斷今與卿等定可如何行朕所論之我皇考陵寢遠在數千里之外豈無南望之哀但聞廟者安先人之精神也陵者藏祖考之體魄也今世廟既成祭祀有主不但止於

陵前爲可朕亦當面承
聖母訓告曰汝何不啓請汝
皇考靈駕來京勿他日吾異此地朕惶懼無知乃謹對曰
此舉關係不輕子不敢便承命須待與大臣議伏請
慈尊安心勿慮是以每每未決朕意實以不動爲當今欲
啓奉來京非爲不可其於
皇考聖靈豈不震恐又
梓宮近体得無露乎至於我
聖母之意惟恐幼子失孝故往往垂諭朕安敢棄而遠哉
但日間亦有一等小人胡言是非加以怨愁曰我輩於
此豈立莊舍他日又隨南此非朝廷不孝誰乎致以上

順
慈聽以為懷憂夫為人子者豈得不立孝功以名後世而此事與孝政無干為子者於親則順志承顏冬溫夏凊或親年老所行有差則容容進諫不違悖不乘危履險以愛身至於親亡則守禮盡哀一如經制三年不改親之善行繼述遺志奉紀綿綿此所謂之子孝也又我
聖祖高皇帝初欲遷奉
仁祖之陵旋亦止之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亦未遷奉
孝陵此
祖宗之盛典當取法之或曰當

二祖之時雙親俱以上賓謂朕今時不當同也以聖母在養可不早計夫朕雖無知豈敢忽畧寔於晝食夜寐之間罔不轉加籌慮深恐動之不吉一或有虞其過在何亦或於後千百年間奉還寶駕同祔陵室未為不可所謂秉亟即事也今也世廟已成大典已輯而朕之孝有未盡者嗣也當大婚六年將逾儲嗣未立實朕咎深德薄所致也亦或后之不德朕當自用省責特與卿等計或可就諮於議禮諸臣或下禮部議卿等可用心議詳以求停當以裨朕愆淂

錦本批該衙門知道

○十一月庚子
上諭輔臣張璁曰今日朕朝
聖母垂泣諭還
陵一事且有訓曰他日是必以吾南隨之可也除朕以前
奏外欲將後日之計作以文書藏之世廟以示前年奏
歸之意今密須青卿計可否璁對此乃當諱之事不宜
預言
上復諭曰昨得卿回奏
顯陵重事但昨朕面奉
聖母訓曰五六年間只想皇帝啓請
先帝梓宮來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定不易之理但後

日將吾以南遷泣下朕惶懼從容奏勸曰子不能奉順
親意其罪實不可逃但
皇考安葬已八年矣一旦輕舉恐驚靈駕予初命禮官詳
議亦未及此近來嘗下百官議子又與內閣并建禮大
臣亦將
聖母此意言之皆云可遷者已請為之陵與廟不同子雖
沖愚彼諸臣者皆忠正為國之輩豈是其一而非其二
也伏請
慈親安心愛養尊体以享福壽此等之事甚非
聖母之憂子不勝待罪
聖母復慰諭朕曰皇帝何只這等說吾豈不知皇帝之心

其
先帝奉遷之事委是重大亦擾百姓但只他日果必將吾
隨之
先帝南歸如是吾則無憂也朕復奏曰子豈敢不記之於
中心
聖母既如此子當與大臣圖之此等事非
聖母之慮尤非子所宜言也但慈訓及之敢不奉對惟
聖母尊察朕因如此重事故昨語卿此言似輕易發之其
實不得已也朕說識於
世廟又恐那時朕不在也故告卿欲卿記之朕入問於卿
果他日之當要如朕所許親言也卿其意作何為止可

察言之以使朕盡心與力於孝耳總言今日
聖母福德方升誠不宜務及後事若以
慈心尚未釋然姑俟
顯陵工完
皇上可代
聖母親告
世廟期以萬歲之後同居于陵則幽明之情兩無所憾矣
上嘉納之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大學士楊一清以
悼靈皇后安塟請恭詣
陵寢題

主因得展謁
憲
孝
武三陵少紓平生攀思追慕之懷
上報曰卿請欲命去題朕逝后主因而得謁
三陵足見追戴之至朕惟我
祖宗朝凡清明躬率羣臣謁
陵展拜後因而遂命官行禮朕以藩服入承
宗祀其時當謁見
諸陵柰無為我計者久欲言之恐非知者言擾今因卿言
特以語之顧主事因重而各項來煩卿卿之首臣況在

高年所不欲勞遣者朕心未安也如卿必欲去恐不免於勞夫前日更題

皇祖妣

皇考神主則用璁鑾今用首臣恐弗宜後如別有事卿往則無不可卿其自思一清謝弗及因言

聖駕謁

陵係仁人孝子追遠至情容臣查例待來春舉行

上報曰昨卿以朕言及謁

陵一事為可朕常覽

宣廟實錄內載清明謁

陵及季秋巡邊以為常年之例其失記其年清明每當奉

母后謁
二陵一次故敢言之後至我
皇祖考成化以後止而不行皆命親王勳臣代為行禮卿
云待來春行之今且備查停當議定儀注朕又惟天子
奉
郊廟主百神今山川百神之祀皆是命官行禮及歷代帝
王者夫敬
天禮神國家所先者至於歷代帝皇乃先聖君長繼為人
君者惟當追念
祖宗之德似不必遠慕而責名也然亦不可不盡之我
皇明祖訓有云皆天子親祀今已不及矣其歷代帝王廟

京師固無而山川壇則有也此等事議難說其致災之由於此不無耳卿其復思之一清言

宣廟時曾謁

陵一次途間勸農卹民之事居多巡邊雖有舊例非今日所當行

母后中宮亦不宜往其應祀神祇除

郊廟外惟

社稷當親祀餘則可遣官代祀

一復報曰卿所備查我

宗實錄內謁

一陵事宜來聞夫我

高祖考時正當海內平康黎民安福故一切舉事無所擾者今方災變之時民不聊生惟當務所以安民之計可也豈復敢擾以事乎但朕所欲一展拜諸陵以伸追感之情耳今歲不及且暫已俟來歲議行至

於我

高皇祖考奉

母后謁

諸陵者乃言而及之豈可援為今日之行哉假如我

皇考陵寢在京或可倣行此未可必欲行也至於巡邊一事所以振揚武事而今時亦未可也比時北虜始征定

故我

祖宗不時而巡今無事之時何為而舉亦非宜也卿所擬甚合朕心又祭祀一事朕亦知矣

○嘉靖十五年三月庚午先是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去歲已與卿擬定待

廟工告成方舉謁

陵之典然朕惟因小就大即議

山陵之建一面做他工辦物料及至

廟工之完正接而興造之庶不虛曠人力其會勛時鼎臣瓚庭榻五臣計聞言等覆奏

山陵重事必須精擇請先命文武大臣率欽天監官審禁停妥具圖還奏

皇上方行謁
陵之禮親自閱視
聖心允當然後擇日興工
上復諭曰卿等所議雖便未免少禮若因造山陵而即日謁
陵恐非敬
祖宗之意也今不可緩誤歲時不必較朕意以為先一意
舉謁拜之典毋復遣大臣相地還奏方朕親往視之來
歲之後或清明或霜降間修拜謁之祀以盡時思此非
他餘務比必當行之事又如山西
宣廟后
景皇帝亦當一拜之言等因奏伏象

聖諭仰見
皇上尊
祖敬
宗之誠請即於夏孟上旬展謁
上乃降諭曰朕以非嫡支人上戴
皇天降眷嗣續
祖宗大寶仰
列聖陵寢禮當躬謁
皇祖
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具祭告
天壽山幷

七陵朕躬叩首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
皇曾叔祖
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展慰朕追感之情尋於文華殿
諭言曰謁
陵之禮必一同
聖母行令可即二十一日駕發到陵休一日二十四二十
五二日行謁告禮二十六日又休一日次日往西山拜
二寢隨侍行禮還京后妃宮眷俱當從其亟擬儀注以聞
○四月辛亥
上親詣

長陵

獻陵

景陵閱視語從臣郭勛等曰

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

隆追報及謁

陵還御行宮又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等諭之曰

七陵多有損壞當并工修飭長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

等項宜各護以石臺勛等請傳示禮部議舉從之已復

諭礼部臣曰

山陵預建已定但朕恐德澤不曾霑民遽自圖以重勞民

力又未知將來議論何如朕心實媿懼今可勅問臣民許我否乃降勅禮部曰朕欲法

皇祖故事預建

陵基此故大臣已諮但恐衆有未與者可行可止爾部官以及閭之耆民可一一言之亦不必人各一疏但出同議者共之於是府部等衙門京山侯崔元宣城伯衛錞侍郎郭韜等及百官并耆民高輔等俱疏言當建禮部覆聞

上曰既臣民合詞所宜從之不必擇日修理陵殿并預建

陵基俱即以二十二日興工朕當親告

皇祖太宗遣告

六聖及天壽山后土司工諸神總督等官各賜之勑

○五月戊辰上謁陵還召見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於行宮諭以壽宮規制宜遜避祖陵節省財力其享殿以磚石為之池中宮殿器物等僣殿九重法宮為之工力甚鉅此皆虛文且空洞不實宜一切釐去不用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乙巳初上閱

長陵碑欲更
成祖謚號命鑄木加碑上武定侯郭勛上疏以為宜盡礱
舊字更書之可以垂永久
上不悅曰朕不忍琢傷舊號顧不如爾心命禮部翰林院
議禮部覆勛言是非請遵奉
聖諭如式刊製擇吉奉安詔可
○嘉靖三十年六月辛巳禮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詔相睦
妃何氏塋城因言金山一帶壟地無餘宜與故妃包氏
陳氏同塋且二妃之逝已奉
聖諭令同一地為墓又言
憲廟諸妃皆同處者且省民力一分仁言惻怛聞者感動

今壙域甚廣附造為便

上曰

祖宗成法當守王制亦當遵古世婦御妻數俱用九其自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為七室所司如議奉行

聖學

○嘉靖五年三月戊戌

上製詠春詩命輔臣費宏賡和幷彙為一帙題曰詠春同德詩又親序其首其文曰朕惟人君受命于

天其責甚重苟以逸樂為務雖有庶職分治不無忝其天子之位欲盡奉

天惠民之職必先務學以成其功志欲務實學必當師於

忠信學德大臣以輔導其德行或徒以虛事終不能如乎經訓何以化民為治哉朕於朝政之餘勉為書史之學披而閱之雖不違其旨趣畧有得於心强為作詠之功寫而樂之雖不如其大意稍有習於體時丙戌春月幾暇之後詠斯春之和煦忻逢

兩宮慈誕並值佳期假為詩章以稱朕意令告內閣師臣費宏為朕調理舛失既而宏益竭忠誠謂其得旨而又恭和朕志以進朕聞此將見

天心仁愛明教我君臣同務一德以成至治朕嘉悅之於是聯為一冊詩十二首其前一章乃朕所作後一章宏所和之餘皆倣此庶見虞臣之忠而有皐陶之誠也夫

君以仁德為務為修臣以忠誠為盡為職實所難矣朕弗逮于德于學勉為樂道之意又夫作詩者尤為不易而朕昔承
皇考聖訓凡百為學之功無不備諭朕尚幼冲而
皇考早逝繼承
聖母教養始獲勤學仰覩我
太祖
宣宗御製詩文竊領其要及得儒學大臣輔導開發於是自為强力不以文句用成章詞以為慕樂凡所一切玩好雖以妨政殃民不無損吾心德耗吾元氣皆不如觀書圖治為實樂矣既裝且成故序其首為是勗耳

上製御註書經三要序曰先儒論帝學者以為讀經必先尚書葢虞夏商周聖君聖臣相與講明為治之道實於是乎在後之有志於圖治者必即是而學焉乃可以收治平之效如至圓之不能踰規至方之不能踰矩豈有舍是書而能大有為於天下者哉惟我

聖祖以天錫勇智之資戡定禍亂創造丕基上接帝王之統而又講究經史深探治道留意於帝王之學嘗以洪範一篇特出新意親為註解禹箕武所授受九疇之旨燦然復明葢不徒歛福敷錫於當時而且欲後世子孫寶為大訓建極叙倫於萬世也朕自嗣極以來夙夜祗懼惟念

B8 11

祖德繩祖武焉是務朝罷日御經幄取典謨訓誥之文命儒臣講其大義庶幾有得於心而達之於政以利澤乎天下而馴致乎熙皞之隆蓋嘗反覆四代之書信矣乎渾渾灝灝噩噩而有裨於君道也然又以為學貴知要不得其要則雖汎觀博覽釋茫然矣得其要則約取近求心融神會自有貫通融括之妙乃於五十八篇之中擇其尤者得三篇焉曰皋陶謨曰伊訓曰無逸其言皆粹美而明暢其意皆懇惻而深長遂各為註釋以衍繹禹皋陶伊尹周公告戒其君之旨開卷之間蓋若與諸聖人都俞唯諾而相契於數千百載之上焉夫人君為天之子

居天之位必當欽崇天道而後可以永保乎天命也知庶官之所代典禮命討之所出皆原於天而不可曠廢怠忽則必能知人安民而庶績之凝黎民之懷於是乎可致矣知天之降祥降殃由於善與不善則必主愛敬戒夙慾而山川鬼神之享鳥獸魚鱉之若於是乎可致矣知天命之永不永由於能勤與否則必念稼穡之艱難畏小民之怨詈而三宗文王享國歷年之壽於是乎可致矣朕有志於治而思勉焉爰因註釋之成而序諸其端云

○八月乙亥

上親書大字十二以示輔臣費宏等曰法

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且諭及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勤於是宏等疏謝言皇上之心拳拳治道雖游戲翰墨無不在於天道祖德民生政務真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先是上諭內閣令翰林講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以賛所未曉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自古經史大義盡具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一書中請修

先朝故事日令儒臣進講

上曰大學衍義可令直解㕘以時事以開朕學若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庶得探索精研不徒勞精神虛延日月一清等復請於經筵講官內與日講官各分為兩班每逢三八日以次輪講臣等仍日輪一員侍班至於春秋月日和煦涼爽之時經筵日講俱照舊規惟三八日專講大學衍義

上曰講學為治之首君道當先朕虛懷以受卿等及講官盡心講說開誠啓沃以資朕學卿一清免侍班賈詠等日輪一員如有召諭不在此例至於春秋之時不必以三八日可於該朝

兩宮之日既免日講只於午後進講衍義庶並行而無廢

乃命侍郎温仁和桂萼張璁詹事董玘侍讀學士徐縉祭酒嚴嵩庶子穆孔暉諭德顧鼎臣張璧許成名洗馬張潮贊善謝丕更直進講是日講罷

上出御製五言詩一章自序其端以賜一清序曰大學本孔氏之遺書大學衍義乃宋儒真氏德秀所著推衍經義以羽翼是書其惓惓致力於此不過申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而献於時君欲君為堯舜治化淳厚以奉

天安民耳惜時君悅之而不繹聽之而不能行也朕近日欲令講官翻閱五經四書及通鑑以其關於君德治道

直解其義以資朕所未聞內閣輔臣奏謂經書微奧通鑑浩繁一日萬幾恐難於領會請以大學衍義進講朕允其奏特於五月十三日始命經筵日講官輪次進講以開朕學蓋其書綱舉目張治亂興亡罔不該括朕勉循是書為修己治人之則豈不大有裨哉嗚呼真西山作此書於宋若今之以此書致君者非卿等其誰能乎朕不敏匪徒知之實欲行之尚賴卿等竭誠協恭輔導朕躬則衍義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矣聽講之餘感而賦此詩曰帝王所圖治務學當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乎

天致治貴有本〻端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有後前正

心誠其意志定必不遷吾志既能定理道豈復顛身脩本心正家國治同然國治乃昭明萬邦斯協焉於変帝尭典思齋文王篇萬化修身始朕念方拳拳於是一清等各次韻賡和命集為一冊題曰翊學詩

○七月壬午

上諭輔臣曰朕見顧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辭語多長恐温書之日有所失記可說與他着温書通解之日少為刪去幾句從容講說勿致慌速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精全不可遺失庶朕得以覽閱以求其旨義為治之助

○十月乙丑日講畢

上諭輔臣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為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但前日已有諭及今日又未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講也照前寫來看只忌其不佳還當補講卿等議行又朕惟相讓之風自古大臣之道朕日覩侍郎董玘講筵之內行立之序行禮先後俱無遜讓之體即此覩之其心可知又每日講書時卿等行禮皆六叩頭自今後只是一拜三叩頭退又叩頭禮免了玘之事可諭他知俾令務禮讓以盡大臣之義

○嘉靖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院鐫御製敬一箴五箴註到置亭中仍行兩京國子監及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學一體摹刻立石其敬一箴序曰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為元后受天付託承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戰慄畏慎於

郊禋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

天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逆信任耆德為之匡輔敦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述此以自勗云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

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

天眷為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恭趨肅於明廷慎于閑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賢聖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於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敬既修萬邦則止天親民懷永延厥美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

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其五箴註一心箴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說道茫茫然天地廣大無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為三才者非以形体而言惟

其心耳蓋心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体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欲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於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真氏特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献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為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念哉一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視听言動四箴者乃宋儒程氏順之所作也程氏說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後被物慾交戕而此性始有不善視听言動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

病之處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心之所發必由視聽德之不明不聰則言動皆違夫理然視若其首焉程氏謂凡人於視不無被邪諂敝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視無不明勿使外物蕩其中常使中制於外可也書云視遠惟明即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無有遠邇視之如一辨其是非觀其善惡以吾心之正為較察然後可免於昏亂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視為明而人君所視者尤為要焉果以此為則深為益也凡觀其邪正辨其賢否不為奸巧之所惑庶幾忠與不肖不得並進用舍不至於倒置矣嗚呼察之聽識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听

此程子言所以要詳道視聽乃為出言之机一或有差患必至矣前言視之々道此言聽之々道夫人之於視或能察之然又恐聽之未善也目視之既善耳聽者須盡善可也耳目之間視聽之際均為要焉若聽之不審則無以知其是非故聽言之際當分別其邪正勿使甘佞之言從入其心心既受之必為誘惑書云聽德惟聰即此意也蓋人生之于天具耳目口鼻之体口之與鼻無所禁者惟耳目為重故以視聽為戒朕論之曰口與鼻之無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與視聽乃彼之不能先覺者也如口之嘗味知其甘辛酸苦嘗之自能別也鼻之臭物知其好惡臭之自能擇也目之於色

愛其艷麗耳之於聲則愛其音律殊不知艷麗音律皆人為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覺故賢之於耳目也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謂既能卓然先覺則自有定向而人君之聽尤當審辨之也書云無稽之言勿聽又云庶頑讒說震驚朕師此皆聽德之要也人君於聽納之間當辨其忠讒而已忠言逆耳近於違我讒言可信近於遂我不能審擇其患豈淺々矣但使吾心泰定不為諂佞之徒以惑則所納者未必不可所屏者未必不當惟吾心審斷之而已嗚呼審之一言箴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机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

皇明寶訓 一[redacted] 嘉靖三年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樞机者譬戶之軸弩之牙也戎是兵戎好是喜好程子之意說凡人所言必謹其妄出輕發如弩之發矢度而思之務求其中焉言易則至於任誕言煩不免於支離非聖賢之法言不敢道之於口所以告來世之君子也朕因而論之曰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諸道理準諸經傳然後可以為言也夫言以文身也書云惟口起羞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斯之謂也人之於言必加謹焉而人君之言猶當謹之先儒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人君之發號施令皆言也令出之善則四海從焉一或不善則四海違焉故凡出

一言發一令皆當合於天理之公因諸人情之所向背若或徒用己之聰明恃其尊大肆意信口不論事理之得失民情之好惡小則遺當時之患大則致千百年之禍可不戒畏之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謹之一動箴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励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誠是念之實守是行之篤理卽天理欲卽人慾程子說凡人所動作便不可輕舉妄動當審事机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細為其所當為然後動與道合無有墮失狂躁之病戰兢惕励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

子可不謹之哉朕因而論曰凡人所動為當求合于道理察其當為與所不當為精別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動為尤重焉蓋君者以一身為宰萬事不可違己之欲與夫聽信諛佞輕舉妄動或恃中國之強而好征伐或盤遊無度而殘虐百姓凡此類者不可枚舉姑說其大旨言之一舉動之間上違
天意下拂民心而敗亡之禍隨之是可不畏懼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畏之斯四箴者作之在於程頤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璁也頤之作箴其見道之如此而動於禮豈合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今璁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

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璁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璁也哉用録此于末云耳

○閏十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張璁等曰朕惟今已寒月例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其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恐卿等侍朝侍講時久而心有勿安或有謂朕曰為學貴有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其急迫與徒知也斯實至說但恐中絕而不能貫通今欲暫停經筵日講待終其篇而暫止卿璁等不為例日輪一人侍班一人侍講講官該日進講并爲臣亦不為例暫免入朝參正入講殿進講庶得以

從容進講不得使氣促講而朕亦安聽講解或得於領會矣璁等疏辭

上復諭曰茲覽卿等所奏昨日朕調講學事宜謂除呂臣等欽遵外卿二人仍如故得以心安者朕惟欲心安當先安君可也如此不過徒以自安耳斯不為定例計日可終宜承朕命

丁酉

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出示輔臣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

上意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焉

〇嘉靖八年十二月己巳

上諭輔臣曰朕昨思周書金縢篇未聞講想因武王得疾為不佳亦通篇止說此意之始末又不可使缺其解着講官補撰成錄來又尚書中所亡之篇今果存否朕欲聞之

〇嘉靖九年三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着大學衍義卷之首記之曰格致誠正之方修齊治平之道用以識是書所以教人之方茲特以賜卿上於輔贊政机之暇時為翻閱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言朝夕陳之璁疏謝因勸

上力行絜矩之道以孟子所言急先務急親賢二語為法

上曰閣卿疏朕當勉之

○十二月丁丑

上以文華殿東室奉浮圖像不經撤去之改設先聖先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神位先聖先師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

上自為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并令輔臣張璁等及講官徐縉等入拜禮畢

上御殿西室宣璁等諭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于此廡有所起敬起慕以為進修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師啓〻于冥〻之中然啓沃交修之力實望于卿等用朕

等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敢不欽承下風各賜茶叩頭而退

上乃告于

奉先

崇先二殿勅諭璁曰朕以奉安聖師告于

祖考禮成朕惟

祖考聖師豈無以加教于朕者須卿等言茲可遍示羣臺時縉昂臣詰孔暉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既講解之尤要啓沃之實交修之誠切于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為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

朕所望焉

○嘉靖十二年八月甲寅

御製作字詩示輔臣曰閑提月管試新毫飽蘸烏香潑碧醪只是心正教筆正莫用研思起妄勞次日復賦詩曰摹臨一紙恐非真書再三篇未費神大哉虞訓深吾契為教嗣是重臣鄰命大學士張孚敬等俱和之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上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茲文華飽新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額未懸朕惟此冠裳所在欲更定其名今日卿等可與禮官往視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辰禮部覆湖廣道御史徐九臯奏請博採歷代遺書及皇明名儒著述備之中秘因請上于萬幾之暇召見講讀侍從諸臣諮論經史

上曰書籍充棟學者莫知所用心亦虛名耳苟以經書所載者躬修力踐致治有餘何以多為且此心不养以正卽召見無益也其已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三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宋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節儉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光祿寺少卿宋鏜奏本寺上供器皿多留中不發以致供應不敷請嚴行查覈

上曰光祿寺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為可惜見在宮者令盡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廚收領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欠少指實

叅奏

○嘉靖元年正月丙寅工部奏光祿寺歲增內用薪炭之數

上曰此皆出諸民力宜申諭各署官廚諸役加意撙節愛惜勿得妄費重累小民

○嘉靖五年二月甲寅朔御史雷應龍言光祿寺歲供鷹犬肉并蟲鳥菉荳蜀秫費民財以千萬計請悉罷之

上曰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圖治以安民生鷹犬蟲蟻一無所益每歲畜養乃耗費以萬千計該管官查數以聞已御馬監及豹房鷹房諸司上所畜禽獸之數

上曰鷹犬蟲蟻等項俱係無益之物徒費養給所司量留可用者餘悉縱遣之鷹房内臣以祖廟獻新請量留鷹犬備用上不許詔自今獻新品物悉依會典事例供辦於是召民分佃養鷹地土九十八頃七十餘畝悉懇為田徵其租銀輸之太倉出養鷹官軍陳璋等六百二十五人罷還原伍

○嘉靖七年閏十月乙亥

上諭閣臣曰内承運庫以金寳珍珠段疋乏用為言但他每所言亦是為公用朕不以珍寳為尚況我祖宗朝所積豈盡無之今稽察尋檢委的缺乏用度若論

所用甚多每遇一節進
兩宮并賜用首飾數副計用金一次該七八百兩珍寶該
二三千顆塊歲以常為如前者
聖母徽稱冠項等項及造册寶共用金千數百兩珍寶千
餘顆塊當時不敷朕欲與卿等說着户部即時收買朕
知該部及言官必不奉行將謂朕好尚金寶不免煩擾
又不濟一時之急遂將舊造成稍輕物件卸毀湊用此
雖是過費朕亦不欲如此惟盡孝誠可也但皆是
累朝進用之例未敢去之段疋亦不可缺今年又該給賞
宮人冬衣并進
兩宮等項又每節進用之數不下萬疋如其宮聖誕節亦

不下數百疋皆非內侍誘朕之為亦非朕貪好之過卿等看了票來行着今年冬衣或令暫歇待來歲給賞亦好

謙德

（）嘉靖六年六月戊辰

上諭輔臣曰昨夜西城被火今日值

聖母觀蓮之日此雖

祖宗舊宮朕亦不敢忽欲罷此舉奈已奏請

聖母知有不可已朕心存是懼亦欲卿等知之卿等撰來後序其中一句以貽一代明良之典卿等竭誠盡忠匡輔朕躬此於古之良臣無異但朕冲昧之資深愧以明

言之夫豈不欲法帝王之政以求明哲之在躬然而德薄學昧不能及也亦欲卿等知悉

○十一月丁丑

上親製顯陵碑文成以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翟鑾藻潤有劳召見文華殿各賜一品衣金玉帶一清等疏謝

上手答曰覽卿等奏謝稱頌甚過閱之再三朕深自愧比因追念先德粗述數語又賴卿等贊成特酬劳績耳褒奏有放勲二字朕不敢當云

○嘉靖七年三月甲申禮官上疏請率百官賀河清

上不許輔臣楊一清等復以為言

上報曰河清稱賀事前言已詳卿等復欲稱賀撰呈致詞

來看已見忠敬不必行可忠朕非因居相之移怨也況卿懇誓力告朕云恐群臣疑朕因相一人而遷怒朕豈可復拒之乎且告謝本出朕誠若復欲賀之則朕假以祭告為由求群臣之稱予也況今日經筵講官亦言之朕昨覽之初欲令另撰但思講官所撰卿等潤色似不必棄之可也其中讜以履盛一句最好可見忠愛告君之詞朕其嘉之致賀斷不必行卿等當欽遵朕意則忠過于賀也慎勿行賀已一清等復言遣祭之旨已出不可中止

上曰卿等復以告謝河清為言夫卿等云人君之心與天流通一言既出則

天鑒神知不可已也但人君之言委的不可輕出朕昔程
程子之箴亦嘗聞傳説告高宗曰惟口起羞今日朕出
狂言一至於此是朕自取假若果合於道豈有周相之
譏而朕本意實出于誠因禮官請遣謝河神朕遂思之
河神不過司其地命則出自
上天特祭一念以告卿等諸之可否卿等議擬以朕往不
可只遣告并丹陛行禮為宜將欲行之乃被非人沮之
今不可行朕言既出口
天地河神必鑒知矣今被函徒非毀則
天地河神亦必鑒知若朕有一毫誇誕之心不誠之念應
招災咎惟望

天鑒皆加朕一身但願勿及臣民朕之本心也卿等勿煩言之至於稱賀朕決不受今言官既先誅之而朝廷又下獄問罪而朕何顏受賀乎卿等股肱輔弼之臣當捨其私邪盡忠持公以夾持朕幼人為治可也勿得惑人之言大小相庇則過於稱賀之心也

○七月丙申

上諭輔臣張璁曰前日卿嘗言欲將朕諭內閣說話編集成帙名之曰嘉靖政要者具見忠愛至意夫朕凡有諭內閣言不成文但以我之實言與大臣議論非他人之言也何有可取焉縱使有可行處不過卿等贊成之非朕能也卿意恐後日散失切切為慮似當從卿所請而

朕恐人評汝所爲之自復纂編爾古者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況累朝亦如是今朕若行必有曰事事皆更非自伐卽不避也故以是而未敢卽行他日朕身後史臣必言之史之可否不過一出之公而已非公則鬼神亦察之一向未及復語卿知茲用諭卿知之

○嘉靖十六年七月戊子禮部以萬壽聖節有旨免賀上疏固請上手詔曰朕所以不受賀者

上天示戒謹身殿未補葺一也內殿未建
祖考神位未回二也
聖母暫居宮城之外且疾痛未愈朕心不寧三也三者有
一只不可況集於此時朕安便受賀乎生辰歲一值之
今年暫罷卿等宜承朕意與賀同也

慎起居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等以
上視朝太早恐勞
聖躬奏請如古禮以日出為度或遇大風寒日暫免
上曰卿等所言真師保愛君至意邇來內外百官偷閒怠
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耳古禮謂辨

色入朝日出而視之不獨爲息養之計是亦防微之一
道也

○嘉靖八年十月甲辰
上以久不視朝諭閣臣曰朕聞君逸臣勞夫逸者縱恣宴
安之謂也朕何敢爾因自幼受病率五七日而解今者
病深痰火間作故早朝多廢不視事者一月固欲假此
靜養以冀消除尤爲
郊祀二年不親心甚不寧故專一攝養以俟
大報恐群臣不悉朕意謂朕放恣自肆其諭禮官播告之

○嘉靖十三年四月乙丑大學士張孚敬以
聖母及

聖躬不豫既問起居

上曰

聖母之疾是為朕病而心煩熱燥致此不必他疑而診視

正因是馬方明甚咳

母聞一聲心痛一倍曰何不着我害歟故憂愛日夜焦煎火之生热不容不致疾也昨日以祛風之劑用之已漸退矣至於朕之疾今輟政宮中甚逸耳咳仍不得除元氣已漸復飲食已如舊只是時或咳擧不論坐卧之間雖睡熟亦頻省咳之出恰似胸脅之間有如線路一般上衝便嗽一頓今宮中已如故只是常行一般不似有疾者朕恐久之為傷心亦念及此其他寒热之物忌者

忌之寒涼還用方得解熱物俱除已酒亦怕飲飲不過半小鍾是非酒致之况素不嗜慾自病五月后妃未進御是非慾色致之早卧宴起次其起居是非勞致之不審此疾如是之甚他藥亦不常服恐生他恙亦無可柰何也卿所言以悉故茲以復

○嘉靖十五年二月戊子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元旦更衣偶為風寒所中不能強起近雖稍愈但比日雨雪氣候如冬朕體素弱尚當謹攝祈穀之際暫命太傅勛攝行之文武官員各宜用心辦事今內奏賊擾外報虜情司兵食者尤當竭思以早靖之朕非宴息所以愛養此身庶幾精神充盛儲嗣

可冀耳卿官典禮可徧示群臣知之

○嘉靖十八年五月乙酉

上諭禮部曰昨者朕襄

皇妣大事已就止候玄宮掩閟卜吉祔

主于

皇考之廟目今盛夏溽暑朕且靜息如

郊廟有事不敢自逸餘日暫罷早朝待仲秋之月視事開

講如故近歲以來朝講屢罷匪謂無因葢自十三年之

病咳餘兩月朕因調復元氣保惜此身以奉

郊廟甫餘三年果得元嗣非愛護精神何致焉近歲雖畏

寒暑視昔差可所若足瘡為患每一詣

慈闈輒發痛累日及我

親昇遐乃遂脫去此可見朕無愛日之誠今雖痛怨莫之何也百司废職因朕廢朝日久多有偷安自肆全不事事者朕久知之此諭下敢爾復踵故習必罷不叙禮部其宣示群臣使明悉朕意

釐弊政

○正德十六年四月甲辰給事中徐之鸞上疏條陳新政要務

上嘉納曰大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劾其内外引誘蠱惑奸黨着科道官查參各衙門弊政俱遵詔旨改正行

○六月庚寅詔都察院申明
累朝禁例凡都城内外詐冒皇親太監名目攔截橋道私開店舍指稱内府包攬錢粮者令巡城御史及廠衛緝捕究治枷號發遣仍行南京及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撫按官一體禁約

○七月壬戌兵部言
先朝太監總兵官奏帶隨征書辦皆冒邊功得陞除官職宜依詔書裁革乃疏郁金趙滋等十有四人差別情罪以請
上曰此曹冒濫名器大壞治體降黜發遣俱如所擬行

○己巳兵部覆御史張仲賢陳守衛宿弊疏請嚴革皇城

各門守門添設內官內使其額內應留者嚴示禁約勿令科害衛士有不如令及覬復用者逮治之

上命禁約如成化十八年例仍飭守門官及衛官有犯者論以重罪

○嘉靖元年五月丁未戶部請裁省上林苑監提督內臣

上是其言詔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戶除供應正役外一切無名徵求通行查革毋滋擾民

○六月庚寅朔

上登極詔書已查革冒濫軍職至是錦衣衛千戶劉瓚等復行奏辯兵部覆瓚等言正德間違例奏帶之人既經

查革寅緣覬復宜治以罪

上是部議命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如故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盡行查革再有奏擾者罪之

○九月丁卯工科左給事中安磐言

先朝內外巨奸如張忠劉養韋霦魏彬王輪寗杲等雖幸漏網得全首領然恃其貨賂或寅緣左右以覬復用乞

聖明加察預防

上曰先年亂政壞事之人貽累

先帝罪惡深重新政之初姑從寬遣黜今後但有寅緣交通者即係奸黨聽緝事衙門密切訪捕科道官指實劾奏不許容隱回護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壬寅宣府總兵張達上疏請以舍人尹秉衡等三人自隨

上曰奏帶冒功先年槩事既屢有明例如何故違兵部其參閱以聞兵部奏請戒飭達而劾秉衡等罪

上念達以邊事効勞置勿問而革尹秉衡等因命諸將有到任厳久與素在邊而違例奏帶者悉查革之

定國事

○嘉靖六年十月壬戌禮部尚書桂蕚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

上以問大學士楊一清及張璁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閘行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為浮言所阻

懇對亦如之

上報曰覽卿密疏具見忠愛朕居深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導元勳正當直說庶不失了政事茲所奏必有惑言伊輙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票來行意在其中矣我

孝宗伯考時已命整理令修此河不意當時黑青為異夫黑青之起非為修河蓋灣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為言俗呼為嘛唬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識事剛正之臣告我

伯考曰黑青之異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徒秉机營利

慝及愚民不可墮其詐計伏惟剛斷而行之如此

伯考豈無聰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待春暖與工朕亦恐言者有左說破事而萼即為首也夫萼與璁贊朕趨害赴京功為等也若論識時利達事體則萼以十不及璁二三也朕意欲降一密旨與萼云昨卿奏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兒

先朝亦有成筭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攙事卿疏朕留覽故諭未知可否復與卿計

○十一月丙申大學士張璁等言天下之事修舉與紛更大有不同幾微之間理亂所關惟

聖明審所取舍然後臣等得盡其忠

上批答曰覽卿所言具見持慎至意卿以兼輔朕以謹飭身諒無所失不必過慮惟慎終如始也他人有迂高不經之論卿宜明指可否告朕庶不失於擾亂哉祖宗良法善政無可更者惟守而行之可也前日黜科道考翰林預弭後患耳不容姑息餘無可議今當修之務正要整飭邊備以制禦夷狄重究贓吏以伸雪民冤此朕所在懷也卿可展布忠誠匡朕冲昧暮等各宜酌審而為之實不可自陷也

○嘉靖七年正月丁酉

上以所定服制與輔臣張璁議行因諭曰昨以卿回奏之事朕具知悉夫制雖君出欲其行必賢臣也非阿順比

道行須君臣共圖然今日內臺占官奏云木星逆行留守井宿朕問曰主何云法令急天下更改朕又曰何為之解云無可解者但有奏更舊制者願勿納之朕思人事作則天道應而所應有休咎之徵焉人事有差

天必預示之欲圖改耳豈有成事而教之乎若人事將興果合理情

天必以衆勉之也今尚無所更之者朕深恐奸猾者借口耳改之善不善不在乎求人許與不許但幸來世之賢士聖人必數譽之也所以朕三問之於卿此服今可行乎或待之歲月行可乎是朕疑而來決也卿當直對勿諱要盡心可也朕又聞外面愚民歌謠十哭其訕誹朕

躬忿毀大臣東廠已訪獲當問理朕忌之重謗雖小事其中言詞可疑必有造意之人故朕欲窮治先諭卿知

○六月戊戌

上諭輔臣云日前卿等重錄明倫大典前序但初稿已是卿等看潤過今所錄來朕見删去數字及二三句未知因何去了似仍用之方得明白用問於卿又昨卿等請那金臺北些恐太深奏事官有低微音者不能聽得今已移之亦復卿知又

太廟祝詞今所更正於禮最善哉

祖宗亦鑒之然深恐無知好辯之徒是古非今耳卿等須說出此意庶免擾事也又甘肅撫諭夷情勅稿未見撰

來又團營內官見有張永朕欲且不必添人二人行事不免彼此以為是非如今且着他一個但要李承勛大作主張盡心為國事成之後另處又郭勛為人其實不知何如若論彼才器能武兼文委有可用其他不過同列嫉之一者恨之而已通上數事卿可歷告朕知慎之者

○嘉靖八年正月壬戌

上以諸司所上彈劾疏示閣臣議處因降諭曰吏部等衙門會奏本其大工雜役須要依擬定奪

仁壽宮工程雖似不可緩恐川廣夷民被擾激生他變并逐件事宜卿等雖擬票封上朕未細曉其可行與卿

等便逐件開例其宜朕覽施行兵部等臣以經畧邊務文臣可不必差夫雖云經畧不免勞擾軍民卿等勿謂斯其循例之舉見今虜賊出沒不時士卒須養其銳氣不可使之雜役邊務只着巡撫粮草着管粮官各用心經理務使有備彼果盡心雖十事亦或克濟不在多用人亦無益事也

○嘉靖十一年九月庚申

上以災異召輔臣李時等至文華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

上曰過猶不及於是時等因退而條三事上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材三曰慎刑罰疏聞

上報曰卿等論忠体國朕具知之近來臣工議論煩多罔是靡定今各加修省務在安靜以成中正和平之治其事關所司者俾從實舉行以稱朕意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丁巳御史曹忭上疏乞下諸臣前後章奏令所司斟酌議行

上曰近日邊務紛紜所司題覆每每循情依違議論雖多實行者少戶兵二部其即於近日各官疏內採其事關兵馬錢粮有裨實用者會同該科詳定歸一務實擬行毋一槩題覆

正祀典上（郊祀）

○嘉靖七年正月壬午

上諭輔臣　昨朕以大祀齋三日內於各寺宮觀廟宇燒香問於卿寺得回奏已朕復檢會典內郊祀齋戒內一條云當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於城隍廟發香仍於各廟燒香三日所開止云各廟未及宮觀寺宇朕惟各廟亦非與者而宮觀寺宇尤非也不但為妨郊祀恐於誠意及致清亂卿等亦以為不經之禮豈不瀆神今可預諭禮部太常寺云朕惟郊祀乃我聖祖欽天報本重典近每聞奏云各寺宮觀廟宇燒香三日朕心有未安恐非我

聖祖初制亦恐間亂齋誠自今年郊祀始不必於各寺宮觀廟宇燒香庶致精純以欽祀事禮部太常寺知道卿等看了便擬傳帖稿子來行

○嘉靖八年十二月辛巳上諭禮部朕惟尊祖配天莫大之典近來郊祀告祖止就内殿行禮原非聖祖初制來春大祀天地告

祖配
天當於
太廟行禮禮部因具儀以明年正月初二日
上親詣
太廟具祭服行禮自是歲以為常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先是
上問大學士張璁朕聞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
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夫
天即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
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
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又問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令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星辰只一從祭焉朕疑之卿言其所以璁對曰前代郊祀分合不常我朝洪武十年即圜丘舊址為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合祀
天地
列聖因之以
太祖
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為屋即周之明堂下為壇即周之圜丘至於日月之祀國初按古禮用春分秋分朝日夕月今不復舉行蓋缺典也
上復諭璁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澤億萬代不易之

理今之大祀殿擬周之明堂或近矣如以為即圜丘實
無謂也日月運行以成歲功止一從祭不得專誠以祭
之其可乎今宜講求璁復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閒陳襄
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
祖宗之制已定今無敢輕議若夫朝日夕月之禮具載存
心錄并祭祀禮儀
皇上若欲講求以復禮制無不可者
上因銳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
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禮
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遲以月日待人情相信然後議行

上意猶不已仍卜之
太祖復不吉議旦寢矣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
上大喜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
議郊祀相表裏因以言奏示璁言因上疏言國家合祀
天地並配
二祖俱不應古典宜令群臣博議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
詆言說非是
上切責之乃勅諭禮部朕惟祭祀重典不可不慎朕每奉
行大祀之禮見其儀制與我
皇祖始制不同雖行百數十年原非立制垂憲之旨乃係
更定之文朕以冲昧之人幸紹

祖位當夙夜戰兢以守成憲為天下先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軻氏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固不知禮不知道不學不聰經書明訓聖賢格言豈敢不勉為守行我祖訓又有明諭曰後世子孫勿作聰明亂我成法朕豈敢身犯皇祖之訓自速亡禍哉但義理不容不盡而心之所獲又不可自默今將郊祀事宜開條于後爾禮部即日刊刻分布文武衙門大小官員都限十日以裏各以所見具疏上聞不許隱慝含默一朕惟

[illegible]

天地有南北郊之祀古之禮也我皇祖初建之制今當遵復一朕先以斯典重大預告請于皇祖得報有過月之文遂未降前制遵我皇祖聖辭是日夏言即以農桑二事來上正合南北郊之意實非人為非邪徒能言也朕遂勅行言于前月二十九日又以大祀更議之奏來上此又合過月之義朕所以未下言奏於所司者欲俟祭社畢降勅施行本月初四日王汝梅等奏謂言之奏不可夫汝梅等非真心愛君慎重之意或有使之亦窺測朕意耳疏內明年伏俟勅旨未見明降此言不過謂之前奏即日施行是朝廷所欲者此奏四五日不下必有疑

難之意我當沮之耳大小官員不許附和為言諆為朋聚止許以自已所見上陳一王汝梅等所言姑舉一二言之彼謂虞書類於上帝為有虞祭天地之制夫曰類者乃以倣於祭天之禮而行非祭天之常典故謂之類彼又曰召誥中外用牛二分明是合祭天地矣夫用二牛者一帝用之一配位用之非天地各一牛也破亂大事之心勝故賊道叛經至於如此又援丘濬乖謬之言為可據難以悉數或一有謂

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亦為夫婦同牢之義此等言論褻慢神祇瀆事祭祀無禮之甚莽賊之辭决不可用一朕聞朱子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其祭天時豈

可將許多神祇都排作一堆祭斯言正大足可萬世為法一或為郊乃祀天社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明矣圜丘方澤之制具在周禮則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又明矣社之名有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親地之說非謂以祭社即謂方澤祭地有謂社親之所以母道事之天尊之所以父道事之此語牽強於義不合一朕聞宋儒蘇氏日月尚可從祭圜丘皇地祇反不可從夫祭天主日配以月皆在天之神月雖為陰却位列在天皇地祇自是本位之主此說只是牽强一今之所謂不可者不過曰朝廷多事紛飾太平変亂成憲輕議

祖典萬一禍變之來天下有辭罪之者悔將何及誰任其罪不出此耳又或有心知其事是而口道其非者或陽為其可而陰議其否者此等之徒不但欺朕亦且悞國務要着實吐露真言之一或謂數年行之無故一旦起此意恐不可失朕祗奉大祀今已九歲仰蒙

皇上垂鑒俯賜來享敢違之而興變亂實欲盡赤心以答報耳夫人君以修德法

祖親賢愛民乃為報

天之實盡職之要不在儀文度數之間此朕實惟蓋在己之誠也若謂無故而更此言非誠心夫待其異变是何心哉況朕此意已聞之

皇祖
皇天亦無不鑒之理不敢避人而知止敬
天耳若以近年災變亦以極矣本雖朕招朕致政典亦無不關況天尊地卑一定之道豈可並隆近年地數震異有不安之象亦不可不求其所以一大小官員都着依限具奏不許隱默三品以上并六科十三道翰林院左右春坊勲戚武都着自疏其餘依衙門為限連名具疏爾部中集議以聞

○四月戊辰禮部上群臣
郊祀配典議謂
二聖配祀

天地百十餘年天下之人習所聞見一旦分配恐駭聽聞皇上必欲盡如古禮圜丘方澤既為報本之祭則請如聖諭俱奉太祖配主於大祀殿乃我太宗所創今顧不得侑享于中臣等竊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其祈穀之禮似宜仍奉二聖並配斯於祖訓人情兩不為失

上復諭璁曰二聖之祀典未有並配之制又因今日始當奉太祖獨配孟春之祀朕原曲處特名祈穀實存

祖制況又非明堂可比當如
仁宗之舊一應事宜務從儉以盡事天之實卿可遵奉曲
　之道依朕此意行之璁對
天地並祭誠為龐雜若
祖宗並配原無可議又況既有大祀殿又建圜丘同兆南
　郊蓋非禮制如臣愚見莫若因南郊大祀殿以祀
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萬一雨雪屆期亦
　可備而成禮北郊建壇以祀
皇地祇亦以
二祖配之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彝典也

不可罷雜故臣將順
皇上爲之
祖宗者一代之
祖宗功德俱隆並配
天地當代之定制也孝子慈孫不可輕有議擬故臣不敢
將順
皇上爲之且今日月迭變風霾浹旬四方飢荒父子相食
周禮救荒之政在于青禮弛力斯禮之議本爲敬天勤
民民窮既極天象又彰若如
聖明初意暫行罷議
天地

祖宗寔共昭鑒
上報曰卿謂天地乃古今之天地分祀三代之典彝其崇敬天地至矣謂
祖宗為一代之祖宗雖是從周之意卻視我
祖宗為何如人原
祖宗之意以何者為之孫敬我假如
天地合祀
二聖並配是我之制今從之是遵我矣既正分祀天地不敢罷雖是敬天地矣卻以瀆禮事我其視我為何如耶今日正求精一中正之道庶盡敬
天敬

祖之誠卿當重思之昔蔣冕等凡遇災變皆以為大禮所致如以今日之變為郊議之應則凡前之災異豈中奸邪之口矣朕見禮部新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既而思之此事原非朕之本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禮部疏且責之曰

祖宗並配在禮為黷耳爾諸臣屢不奉命同為謬論本自內閣所生力為阿從無敢可否借言遵守沽忠賣直但朕所定所毅原因曲全

祖制妻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奏

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

皇祖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擬以聞

○嘉靖十五年九月戊辰

上以祀

天享

祖禮宜崇重乃諭禮部嗣後奏進祀册于奉天殿行禮如朔望儀又四孟時享當以立春等四立日行尚書夏言因議上奏禮儀

上曰大報首重諸祀朕已親定議一帙永傳為法取進曆義用朔云四海孟以時始日行還臨期告聞

皇祖

○嘉靖十六年八月壬子

上在

太先殿諭大學士夏言
方丘以夏多雨
神御位俱設有幕架獨
圜丘未有恐方冬雨雪其傳所司製造
上帝位用圓制
太祖配位及四從俱用青色紵絲油幕

○嘉靖十七年十月甲子
上以天壽景雲躬叩
玄極寶殿畢詣
南郊以恭上
上帝尊稱預告于天神地祇還御奉天殿勅諭禮部曰朕

皇考
以支服藉
聖母積德乃大蒙
天眷嗣主華夷十復七載一致無爲獨懷感戴大造之仁
祖本支重可無仰酬于心今乃特竭朕衷左右諮謀于
三五大臣且合詞同情聞之臣庶敢以一念之微上報
兆命之主茲已同卿等預告于神祇恭取來月朔旦親
率臣民赴詣
南郊拜上
皇天上帝泰號冊表于
圜丘是午復詣

太廟加尊
皇帝御謚聖號為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高皇后慈懿謚號為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庶報
天報
之徽誠聊耳少罄焉爾禮部恭具大儀來聞欽哉欽哉

○十一月辛未朔
上詣
南郊恭上

皇天泰號册表曰嗣天子有道玄孫明王臣
上言伏以洪荒瞑昧弗知大道之原混沌濛默罔識人物之本若此於斯生民何有洪惟
上帝判立陰陽肇生人物辟宰三才掌握萬化統天制地
神祇悉賴于君臨運圖括方群類咸蒙于大造歷古今無已之神化作乾坤有永之祖根肆好生之德巍巍於生民而立主簡大命之求切切乃命之以為君昨當中夏之艱眷我
高皇之德授之寶符作主至人追傳統繼世已踰
七帝茲洪圖大服巨錫微臣嗣明歷奉
郊廟一德罔有居辟位代天工萬罪皆積戴簡眷之淵深

荷仁生之岳重切念臣至愚極昧甚眇最庸非但未肖於前王尤愧無及扵

祖宗之毫末者也茲者臣感恩銘首拜眷刻心不量凡庸之資欽舉無前之典祇上

太號玄稱曰

皇天上帝仰我

天慈俯納臣薦居高赫然而賜鑒享圜丘丕祀於億年聽卑昭矣以垂歆佑斯明基業扵萬世順五緯扵圖清綏八荒扵方濁世嗣生賢兆民蒙福臣無任氷淵惶汗不勝仰奉祇答

天恩之至謹言禮成還詣

太廟恭上
太祖高皇帝尊號册文曰臣伏聞自古受命之君躬接於
天萬世不墮號稱太祖然歷選前辟功德高大未有如
我
皇祖之盛者也是故舜禹受禪乃揖遜而有其位湯武傳
業猶放伐而取諸人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
神武取中國於冠裳淪裂之餘恢闡聖文明王道於綱
常淪斁之後掃彌天之霧於宇内經百戰而帝業成翦
群雄之亂於四方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
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匹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闢乾

坤於混沌肇人紀於狉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文緯武仁恩溥於萬類教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兼總百王高視千古獨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公議於千萬世乎玄
孫　早以冲人纘承大位永念
祖德莫可名言玆者不量顓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
上
尊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伏惟
聖靈在天鑒觀有赫垂庥委祉佑啓後人祚我皇明與天

無極謹言上

高皇后謚號冊文曰臣聞后妃德侔於天地式奉神靈之統閨門化洽於邦家允惟王教之端三代之興罔不由是然關雎化微徽音益遠漢唐而降懿德罕聞乃若輔

聖承天贊元幹化篤生

成祖再奠丕基則自上世以來未有若我

高皇后之德之功者也國家百年陰教明章內洽成順遡源徂委厥有自來欽惟我

孝慈高皇后有生至德作配

聖王懿範貞容母儀天下嘉言善行風動萬邦左右

廟謨有參贊運籌之力服勞女事歷艱難創業之勞不妄

殺人之言與孟軻之訓相發無忌布衣之念與無逸之

書同音大哉

仁聖之德曠古鮮儷載籍所傳莫斯爲盛也已臣 永

慕慈恩名言莫罄謹恭奉冊寶加上

尊謚曰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伏惟

慈靈昭鑒享謚號於無窮保我子孫賛

祖基於永世謹言是日

中宮捧

高皇后主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

○辛卯冬至大祀

乙月辛卯 [redacted] 嘉靖9年

上

于
圜丘禮成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畢詔示天下詔曰朕
聞洪荒草昧三才未立迨厥開天闢地扵惟
上帝宰御馬載稽往元醜亂我夏於惟
皇祖高皇帝出馬次建寶圖以成
高皇之烈者我
太宗皇帝也申啓明運以光前勲之盛者我
皇考功德焉扵是慶鍾澤積至今日朕方當沖昧之年丕
受荷肩之重耿末弗尚祗叨荷于
天眷洪深愚暗不才欽感沐于

帝恩隆大任處王公士兆之、上君臨四國萬姓之尊罔報
稱於、
上帝
皇祖
太宗
皇考之心終日思惟十復七歲矧人君稱皇取莫大之義於天又復自謂曰天子而推崇如事父之情何未之思且蒼昊旻上未盡高覆廣徧之極是以朕特竭愚念已於此月一日上辰祇具冊表親率臣民趨詣
圜丘拜上
皇天上帝泰號即復恭思萬類異物皆本乎天朕為民物

報本事天之心既少少盡矣惟人之本非祖而何用是
因追本之誠亦實昭我
皇祖丕烈古前所無者故就一辰奉册寶偕皇后率臣妾
躬詣
太廟崇薦
皇祖聖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高皇后肇修陰教允輔天德加薦慈謚曰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復惟
太宗皇帝克戎

太祖洪業功備創守前於九月十一日加尊號為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初
以季秋大享之典所關為民謝福王者大事式循經義
之正特舉宗祀之章况我
皇考玄德升聞輝前啓後宜薦
宗稱卽此之十一日恭上
尊號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是
月二十一日祇大享
上帝禮于宮右乾隅之
玄極寶殿奉

皇考配
帝茲者六氣始復之辰九舉大報之典珪璧是奉仰
上帝已垂歆祀帛是將荷
皇天之錫鑒朕衷惟戴莫罄名言臣庶同情敢稽
天貺特覃大賚之恩敢布好生之德於戲事
天事
帝而事
祖考
郊大報與
堂大享以同伸報功報德而報生成皇矣
天皇矣

祖考斯並盡慶盬神人忭極民物澤流

帝惠有血氣者其思之以尊親言露朕情凡見聞者宜念哉而祇繹布于華夏播彼夷戎欽哉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勅諭禮部曰朕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後世治不古若乃因陋就簡焉朕究覽古初斟酌百代惟文武是憲是式故郊正分祀廟隆特享宋儒朱熹所謂大事者朕崇重之惟是季秋大享于明堂此周禮重典與郊祀並者也數歲以享地未定特舉祭于

玄德寶殿朕誠猶未盡惟茲

南郊舊殿原為大祀之所今禮既是正則故構不當褻留

[illegible]

昨歲已令有司恭撤之朕自作制象立為殿恭薦名曰

恭享用昭寅奉

上帝之意

正祀典中廟祀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皇上每早視朝必先瞻拜

奉先

奉慈

崇先三殿禮於太繁自今第宜每日令內侍焚香朔望及

四時節候

聖躬親詣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庶禮儀適得乎中而起

居有節又忌辰古禮遷主祭每止於其所當忌而不他及今帝后並祀亦非禮宜改正

上曰覽卿所奏甚見誠愛孰肯言之夫子孫之於祖父竭盡其力猶不能報其萬一何敢以勞為言況君人者既以一身上主郊祀次則宗社又次則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縱雖強力之人其能勝予我太宗時始建奉先殿當時止

五廟神位日雖拜之止五拜令

九廟神位

奉慈三室

崇先親廟穿繞往來登降階級所行十三拜禮凡遇節令祭告忌辰計三十四拜朕素禀清弱拜畢言語促喘前年病起益甚不能如儀卿所議察禮精當朕采納施行

乃作忌祭或問曰昨夜更定

內殿祭祀禮儀何為也吾答曰斯舉亦是重事吾昨因見此禮太煩特錄其儀以與輔臣楊少師張尚書議彼二臣一聞之嘆曰斯禮外庭不聞制典原無開載當要裁定之吾又諮於楊張二臣彼復考謀當行禮儀開具呈

進且曰須不必疑慮行之可也吾又答之曰爾等所叅酌之議吾已知之足見輔導愛君之意但恐用議經義好辯之徒將為異議雖不足以惑君子而譏譖之言大舜尚亦懼之可下之禮部會翰林院叅詳議擬來行庶使他輩無言矣二臣復奏曰斯禮也乃朝廷家人父子之間所行原非外庭所敢議不必如是只斷之可也吾又答之曰卿等之意朕固知矣實慮奸諂之徒破亂我事將歸過於朕此雖不足計較違禮者必知之須卿等具一疏來可也彼遂與同官四臣具奏已下該部知之是足以服人心也問者曰斯禮儀自

太宗文皇帝相傳至今百三十餘年胡可率爾改之乎吾

答曰汝之言即是招異之言也我
太宗建
奉先殿固率初制然禮本以義起正因
太廟不便忌辰朔望并時節薦獻行禮故於宮內建此殿
原是節勞之意至我
皇伯考始有
奉慈之建吾嗣大統遵照其意乃有
崇先之建夫楊張二臣告吾曰斯殿也非廟也如即為廟
亦貴清淨必不可日日開門而瀆神也周頌清廟魯頌
閟宮亦無有每日開門瞻拜者也故此等禮儀决當改
正吾亦思之孔子有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先儒釋之曰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至於三年之喪已盡則當思改之夫子孫之於神今當念其恩德何可忘之奉先之道本於孝誠若夫瑣瑣之禮至於如此當正之也故吾從其奏也問者曰斯禮儀行之既久恐不可改也改之竊恐

神靈不享如人心之驚駭何吾答曰人子之於親當竭其力勞而無怨此子之職分也吾何敢辭其勞簡忽不敬但觀諸繁文之禮有不可強為者也彼他人言之則曰擅改舊章簡宗廟祀禮若在吾同道之人則曰斯舉也深有裨益先人之制以為永世之典且使後之來者可遵行而無替也楊張二臣曰禮道貴可傳可繼斯之謂

也夫為禮煩瀆則神靈必不享故敢歷正之也此實為正家奉先之道於以化行四海何畏乎愚暗小人之訕人心何有駭之乎問者曰盡將日拜之儀試言之吾答曰自吾即位以來循習舊儀日至奉先殿九室奉慈殿三室各一拜後添建崇先殿亦如之但因乙酉冬吾疾起體力弱更定奉先總四拜奉慈總一拜崇先亦一拜雖每思其非甚至去冬方與二臣言之問者

曰比舊時
列聖雖不往有遣親王代拜今既無昆弟又無親王在京
是必自勉之吾答曰汝問了這一日這幾句說到極處
今彼所欺者正以吾孤幼耳其在
祖宗朝每日止命親王代之謂之上廟吾今論之此實殿
也非廟也縱使為廟亦不可如是二臣云如卽為廟亦
貴清淨吾遂論之廟者奉
神之處也必按禮行祭有時陳門有時啓此方可安
神靈之棲也若日日啓扉朝朝展拜而時則不時也故吾
敢謂當更之也問者曰此論固是經制似近於遮飾也
吾答曰君子所為必從禮君子所圖必務遠何遮飾之

有在吾之身縱強為之但恐後之來者將必不能繼也問者曰既決之何猶豫不之行也吾答曰斯乃吾不能執其剛斷者也實吾之過此則無辭焉但被言者撓之問者曰所更定禮儀有何據乎吾答曰今所更定者皆據先儒程朱二子之言也問者曰朱子家禮可於卿大夫士家行之於天子家恐不可也吾答曰昔孔子自裁法度以為治邑之道哀公問曰此法可治吾魯國乎孔子對曰不但魯國可治於天下亦可治以此觀之則朱子家禮亦如是也夫卿大夫有家士亦有家庶人亦有家而天子亦必有家若謂天子無家是无本也大學之道修身為家之本齊家為國之本治國為天下之本未

嘗無家也今我
祖宗定制而
内殿者家制也
太廟者王制也内殿之禮不過家人父子間所行故因之
叅用朱子家禮之制也
廟祭者嚴大庭之禮有君臣之義其制最重故
廟祭則百辟陪祀太常行禮至於
内殿之祭不過以義起之因孝成之非與
廟同而家禮之用舍朱子之制何所求哉問者曰所論引
證雖至倚於
祖訓有違哉吾答曰汝言甚善教吾勿陷於過也伏覩我

高皇帝垂訓曰後世子孫勿作聰明亂我成法吾每讀至此敢不惕然悚懼但

奉先殿之建

文皇帝固因

高皇帝之制然行禮儀文典章不載亦無

明訓不過示子孫以起孝敬率

祖之行念

祖之德圖報無替拳拳之意耳非

祖訓中開載故吾敢因時損益亦是繼志述事之意於我

太宗垂示之道或有裨益而萬世子孫廢可繼可傳也

問荅曰旣如此今日

列祖忌日之祭何不將禮儀歷正之行之吾答曰嗟吁此正爲破禮之徒阻撓之也昨吾因斯禮之改特出其儀付之司禮監太監鮑忠諭云爾等便率各該供事者前去演禮忠承旨持儀退復來奏云早奉傳旨但親祝文未降吾答曰祝詞吾已親撰付內閣看潤去矣待寫來與汝去忠退少刻而張佐等八人皆至奏云禮儀已習之但恐不可百年以來至於今日胡爲之更改也吾聞此言即知其但異議以惑人也遂答之曰我祖宗朝內殿之儀見今開載何典記云祭不欲数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况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因時損益吾已與內閣大臣議定爾等何有此

言乎是必彰君之過遵舊禮實煩溫祥云舊儀亦是內閣來的吾笑之我

太祖設六部內禮部所司者一應禮儀皆保掌之

太宗設內閣以為備顧問專輔導未有禮儀出於內閣也鮑忠云只照聖意行之可也吾遂呼其名曰汝一人身從是必知禮也不必再論明日還照舊行待吾別處佐等退實因此而掩之也問者曰汝止信楊張之言故如此也吾答曰古者建師保之官職專輔君之德保君身體謂之師保之臣事無內外之分皆當與之故楊張二臣克盡君之道以保愛吾身之如是也故吾亦信之呪考之禮經稽諸先儒法言皆合故吾從之行也問者曰

既堅志信從何不行之豈亦以佐等之言而復有畏心乎吾答曰君子臨事無不致吾為人君又當戒而又欲可也何畏之有哉問者曰既若是在佐等之意恐君謂過舉亦是愛之之心何便拒之也吾答曰不然果愛吾者當於事未形之前匡之可也何必待演禮之後方興此說哉汝之言孰欺歟問者曰斯言固是恐禮實不可更也何不熟思之吾答曰汝此言不過悅吾之言也夫君臣行事豈無熟慮吾已與二臣問而又問慮而又慮汝不必將此意為吾告也問者曰既能熟慮今日不應有此阻是慮乎非慮乎吾答曰吁哉晚矣吾嘗三與二臣言是必一會議然後可行彼二臣之心只知有君不

畏他黨故力主之信與不信者在違禮不違禮也此雖是二臣致君之誠而吾自失之過也問皆曰彼所執奏不過止為少四拜及不拜餘位故非別為也吾答曰我
太祖之制
廟殿雖曰同堂必曰異室故止宜於所當忌者之位前致祭其別位不祭此家禮所云也且如今日我
皇高祖考忌辰只宜於本位祭其別位無與也若一槩祭之於卑者猶可於尊者反輕之也二臣云若一槩濫祭豈不煩而瀆乎斯之謂也若論拜禮程氏曰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

如死而問安却是讀神令云計拜之多寡於義全不之顧可乎問者曰舊於忌日之祭亦俱服衮冕今欲更以淺淡衣服得非過為輕重乎吾答曰如今

太廟四時歲暮之祭則當服衮冕若於内殿時節之祭服之亦未為不可於忌日則不可也古禮忌日遷主而祭所謂遷者亦是遷諸廟也蓋廟祭當吉忌祭者乃凶也故朱子家禮云忌祭變服吾因之也且内殿行禮既無

太常供事又無陪祀之官縱使天子服衮冕似缺助祭百辟非相継之道也且記云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今既不遷主則取其義於當忌之室服淡衣服再拜可也庶禮情兼盡也問者又曰茲所論固善何可得

而行之吾答曰帝王有事必詢及左右大臣詢及卿士及庶人詢謀僉同然後可行也豈止一己之私乎先儒云非天子不議禮斯言也施之大道之世未敢有識議也今之世愈降而道愈微奸巧喜功之人各主一途所以天子被其訕大臣被其譏卿士被其制庶人被其惑此等小人愈無忌憚肆張邪說故吾敬慎之也問者退吾述此語者與其知禮者共之嗚呼艱哉又補說曰或有言

内殿行禮有忌祭有時節有朔望有致薦何以忌祭為名吾曰凡此皆輕而忌日重也故以忌祭名之他皆統之也又附論曰朕本以宗支荷

皇天明命眷佑眇躬位為人長諸凡奉
天法
祖之道罔敢違越正是
內殿奉先之禮每為之慮曰拜本煩忌祭本濫是朕不敢不因而損益之也且如朕固是昧弱之人縱使有親王在京或有諸昆弟命之代行朕敢謂不如不拜之為敬也以其親瞻拜言之禮祭神必齊恐無日日齊者之禮豈不瀆乎以命親王代拜言之夫兄弟父子之間雖是一氣至親其實性異也彼豈無勞而怨乎其未必如我之誠敬也不如不拜之為愈矣孔子曰祭如在又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朕凡於祭未敢不敬以祭先言之

孝子之祭祖先日致其誠敬思其音容故臨祭怳若在位心正身整則祖先未有不格之享之也況內殿不過追孝無窮之意其祭享之典誠在於

太廟

世廟也四時歲暮凡五享之矣若夫內殿之儀豈不誠煩數哉故凡時節朔望及有事當徧告之其忌祭止合某位忌則某室前祭可也其日拜之禮又是爲太瀆也人情旣得

神必鑒享我

祖宗將錫福家國庇我後昆端在此矣記云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所謂不踰節者吾故制之也張尚書凡三

年可傳可繼之者吾制之禮則合之也嗚呼能達禮者幸其察哉復為之序曰忌祭或問之作者以寓朕制禮之意也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貴得其中和然後以盡禮之實也其至大至重矣凡夫祀

帝享

祖禮

神交人朝廷燕儀皆須執其禮存其誠乃可盡人君之責耳朕仰承

天眷嗣

祖宗鴻圖夙夜兢兢罔敢怠逸近因與內閣輔臣詳議博考稽訂經義裁為奉

先之禮中值阻滯之徒朕不得不親為辯論以闢邪說是以此錄之由述也若謂朕伐其私能與人爭辨失帝王之體朕豈不知但今時之人至愚極頑不敢不言之如此豈可塞耳屈顏甘受其譏也若謂朕作此言將肆行已見變亂訓條則朕豈敢

皇天

祖宗想垂察之奚足瑣瑣為言也是為序

○嘉靖十年正月丙戌勑諭禮部曰朕惟

郊

廟之祀未有不同所以尊事

天地

祖宗首也惟
太廟享祀制宜未稱孝敬之情仰惟朕
太廟高皇帝重闢宇宙肇運開基
聖德豐隆
神功偉盛顧不得南面居尊甚非所宜當朕
聖祖在御固宜尊
德祖居尊其在今日當以朕
聖祖為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歲孟春行時享之禮自
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幄而仍同日行禮其夏秋冬三享仍
於太祖之室相向行時祫禮如今之制仍於季冬行大

祫禮以
德祖居尊及
懿
熈
仁三廟合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歲暮自是節祭歸之
奉先殿行禮
世廟止行四時之享罷歲暮之祭亦歸之
崇先殿行禮卽擇日預告具儀來聞欽哉故諭

○庚子
上親定廟享禮成為文告

太祖高皇帝曰惟我
皇祖膺
上天之眷求作下民之元后洗滌胡垢再造乾坤瞻
神功之浩浩覩
聖德之巍巍冐覆八埏光被四表臣　本以支人仰荷
天命我
皇祖餘祥遺澤流霑愚稈之資俾承
皇祖之統敢不勉進學業率遵
聖範思我
皇祖未正南面之
廟享曷伸孫子之至情固知

皇祖推尊
祖考之心至切然其於所尊
皇祖者如何而後伸焉今敢昧萬罪庸竭一誠擬自今春
始凡每歲孟春行特享禮夏秋三時行時祫祭禮俱恭
奉我
皇祖居尊南向又擬每歲季冬之吉行大祫禮奉
德祖居尊以及
懿熙仁三祖合享於
皇祖廟親王勳臣於兩廡配食其歲暮元正之祭於
奉先殿行禮如清明儀伏祈
聖鑒矜宥狂昧之罪俯垂

來格暨惟錫貺後人敷福臣庶臣　下情不勝懇激恭告

之至

○九月己卯

上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鋐夏言面

諭曰

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

宗廟之制尚未盡善夫父子兄弟同處一堂在禮非宜我

太祖初立四親廟後因合祭天地乃始定同堂之制今當

復之時等對曰

皇上曾言祀典當正廟制難更且古人廟制卑小今

太廟規模宏偉一旦改作恐事體重大未可輕易言曰各

立一廟雖古禮但一日徧祭九廟恐聖躬太勞

上曰今且言廟制未論行禮朕擬日祭一廟不必遣官亦可言曰古禮恐難盡復且廟皆東向

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大體卻須依據異廟乃各全其尊此當依者朕欲不動大殿只用兩廡為之鑾曰兩廡南北豈能容都宮寢廟

上曰不必如此只存其義可也時曰不動大殿則寢殿亦不須動

上曰三殿俱不動朕思

皇考南面專享世廟之祀而
太宗以下
列聖乃西面不得專祀書稱豐昵朕心未安時等俱頓首曰
聖諭及此真聖人大孝之心也言復奏曰
太廟兩旁隙地無幾
宗廟重事始謀宜慎須是度量地勢廣狹方可擬議
上曰卿為禮官其即具奏行
○嘉靖十三年八月丁未以南京
太廟災召禮部尚書夏言至平臺賜之勅令宣示府部衙
門集議重建事宜勅曰南京
太廟既建或弗建宜何所定朕惟

太宗旣遷北都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更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子孫當思慕功德不可廢朕則以
太祖定北都傳已
六宗矣能守
祖宗洪業傳之無窮豈有南北之分也卽
太宗所定都
太祖在天之靈未嘗不歆顧於斯且一天下作
二主
一廟豈合禮與義哉人又謂承天尚有
獻考廟將非薄

祖厚覿歟朕則曰承天之廟

孝宗所令建藩邸舊也故不敢云之亦猶南京

奉先殿之比此與

世廟不同且今南京秖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徒有廟社耳此與周家三都三廟之同建者今昔意氣不侔也況

祖宗神靈惟於子孫是依是憑豈有隔數千里之遠能將朕之誠敬乎今北都立萬世之業則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專一於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再建廟為歆也勅爾諸臣其集議之言退而集廷臣議請以南京香火并於

奉先殿其
太廟遺址倣古壇壝遺意髙築墻垣謹同啓閉以致尊嚴
上曰南京香火并進膳之儀禮部査議以聞其原廟址如
議築垣時加廵守并各廨宇永不得修整著為令其在
京
廟制遠處物料擇日興工承天
家廟勿稱廟可倣
奉先殿意以隆慶殿用别輕重之意
○九月辛未
上欲建
九廟以問輔臣張孚敬李時孚敬等對

九廟正禮當行無疑前歲第以年月未利姑徐徐之爾
上曰原說明年利俟臨期會議今達禮者少不必會議恐
招多言可即量地廣狹摹擬規制尋諭禮部尚書夏言
令偕在工諸臣郭勛等并內閣禮工二部同詣
廟廷視計制用物式廟寢不必相去遠即前堂五間向後
大許樓寢室三間義亦在矣諸臣奉諭遂議于
太廟南左為三昭廟與
文祖世室而四右為三穆廟群廟各深十六丈有奇其
世室殿寢視群廟稍崇而縱橫深廣與羣廟等
列廟總門與
太廟戟門相並

列廟後垣與
太廟祧廟後墻相並具圖進覽
上以
世室當隆異其制謂諸臣所擬未盡令再議於是言等請
增拓
世室前殿視羣廟崇四尺有奇深濶半之寢殿視羣廟崇
二尺有奇濶深如之規制閎鉅夐與羣廟異
上乃報允令所司預具物料以來春仲月始事
○辛卯以孟冬享
太廟先期命侍郎顧鼎臣霍韜捧
主會二臣皆有期功之服自言期功服輕且聞喪已踰旬

月之外禮不當避

上曰所言亦當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別輕重令禮官考議以聞於是尚書夏言執奏喪服之制人情所由生今二臣尚在哀中不宜與

宗廟吉禮

上然之詔易臣韜廻以侍郎黄宗明林庭棉代之且令自後

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卿奏捧

主官十餘人以請

○嘉靖十四年正月壬午

上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西室

而諭曰今擬建文祖廟為世室世廟字當避乎敬曰世廟等號原奉欽定刻已著之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似不可改文世室湏别為名耳上曰然則稱文廟時曰古人最重宗字既有太祖廟文皇廟宜稱曰太宗廟亦百世不遷矣言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猶

太宗廟最當其餘羣廟不用宗字

上曰羣廟何稱孚敬言皆以為當用

本廟號他日遞遷更牌額可也時曰不若只用昭穆宗一

曰昭一廟二廟三廟穆亦如之免遷易牌額

上以為然欲加一字為昭第一廟復問孚敬言何如二臣

謂仍用

本廟號為重

上從之仍諭三臣曰

皇考世廟以迫近河水久議移改今當同

七廟之吉興工但今

七廟以統于

太祖之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
世廟重建于
太廟左方實與
太廟切近亦須少殺舊規於
列祖之廟不至相踰庶免豐殺之嫌可於二月四日禮部
會官相度來聞

○二月甲寅先是
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諭曰清明節旣遣官上
陵行禮
内殿復有祭祀似涉煩擾卿宜從容講明越數日復召對
於文華殿言退而上議請罷冬至中元

上陵而以秋祭改於霜降之日與清明禮同其

內殿不復設祭

上曰

內殿祭儀已別諭卿同輔臣議奏上

陵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乎

奉先殿有祭并中元仍遣官詣

陵祭祀各衙門官不必去著爲令尋諭言內殿之祭并禮

儀不可不講而作之以成

祖典非朕好變卿還同閣臣共議之朕聞于後

一清明中元朕生辰冬至正旦有祝文樂如宴樂一

兩宮壽旦皇后并妃嬪生日皆有祭無祝文樂

一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陽中秋重陽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時食舊無祝朕增告詞耳一如上各祭舊但於一室一拜止中室跪祝畢又四拜焚祝帛朕近歲更就位四拜獻帛爵祝畢后妃助亞獻執事終獻徹饌又四拜禮畢一忌祭舊具服作樂朕思此不甚吉禮況當哀感之日更淺色衣去樂

○三月乙酉

上召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同對文華殿議及

宗廟祭祀

上曰祭以厥明視事為敬其脫履入殿恐古人禮意與今不同宜考議以聞言等覆請自今

宗廟祭祀俱用厥明行事太常寺先時陳設神宮監先時
洒掃所司設燎
廟廷錦衣衛具儀衛如常
皇上不必脫舄陪祀等官俱用潔淨新履供事制可燎罷
之

○四月乙未
上諭尚書夏言曰
內殿禮儀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
例此當議改日行已復諭曰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
熟以薦寢廟今可擬此義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
百官仍其米食造如舊名麥餅卿可與輔臣議聞於是

19 B12

言及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奏曰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著相沿釋氏之說于禮無據及考禮經月令篇是月薦麥寢廟葢重五穀之先以薦新也茲蒙
聖諭仰見
皇上據經析禮不因故襲俗得先生遺意可垂萬世法請著為令許之

〇十月己亥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前以
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即名世廟今分建
宗廟惟
太宗世祭不遷恐

皇考亦欲尊讓
太宗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于
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卿可會勘時
慎議以聞
上復諭言
皇考廟名卿可會二臣看詳如題曰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於是言等謂
聖諭允當廟以議名既合周典而
尊號昭揭又與
列聖廟號同符請勅所司恭製扁額擇日告懸并以諭議
宣付史館從之

○十二月丁酉
上諭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曰
奉先殿不勝舊矣朕意欲新之時曰請俟
太廟工完併新
崇先殿
上曰然第今須預備料材耳復問神牌當置何所言請暫
設
太先殿
上曰然則
崇先殿牌當奚置牌與主不同朕擬奉之宮中二室射不
及至是

宗廟成
上申諭曰
神主奉安後
奉先殿
崇先殿神位宜暫奉安
景神殿以便來春二殿之修可卽於是月舉行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午議遷
三后神主於
山陵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
陵禮制故嚴

廟中一
帝一后
陵則二三后配座今別建
奉慈殿不若奉
主于
陵殿為宜且
梓宮配座而
主乃別置近于黜之非親之也此闕典禮其會議以行言
乃會內閣覆奏
上曰然此與
崇先殿不同周人祀后乃始祖之母今

奉慈殿但名存耳四時之祭舞樂俱無於是定議是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于
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于
茂陵
上復諭言曰
三后神主稱
皇太后
太皇太后者乃子孫所尊稱今既奉遷
陵殿實同

帝后之列祧之名實于禮未宜似當更正卿其會翰林院
禮科詳議具聞言等因請改題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從之

○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壬戌勅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
時為太祀典國之大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難協夫禮
意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之初首肇

四親廟其後更制時奉殷薦同于一室當其始事豈不博

采遐觀卒從同堂異室之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曁我

成祖定制于茲

廟寢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祫以享緝于純嘏則有

由然夫萃之為享于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

七廟之文是用創興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

當

成祖以六世未盡之親而遽遷世室不獲奉于三昭

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宮遂致紊于班祔

武宗朕兄也不得同為一世顧居
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為戾矣往者回祿
之警
天與
祖宗實啓朕心茲當重建之辰所當釐正以圖昂新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宮之外朕每事廟中
考廟未備豈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於祫祭同享
而奉
主往來深為瀆擾茲禮官等會議欲奉處於
孝宗同廟雖為兄弟同世之義然題扁各殊終未為安朕
是究是圖惟遵

先制其永無愆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聖惟聚一堂斯寔特義之為順者茲當建立

新廟仍復舊制前為

太廟後為寢又後為祧時祫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

成祖及

羣廟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獻既畢則奉

列聖主各歸于寢廡昭穆以明世次不紊

列聖在天之靈惟忻鑒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誠矣可

如期興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癸巳禮部奏
廟工大體已完細節未備乞暫舉秋享之禮于
景神殿
上曰
太廟之工爾輩原計以秋祭時可成今既告成更又何待
朕雖非長者而自爲變詐其何以交於神明昭穆不序
何得成王禮其亟擇日妥
主具儀以上朕疾不能躬事或命太子或命官攝行其儀
節一如
先廟之舊後所增諸儀悉除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四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禨書

正祀典下（羣情）

()嘉靖八年八月壬午

上諭禮部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嚴祭祀之條於

皇明祖訓內山川諸神之祭皆無遣代之者後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禮今災變多端宜禱於神以祈轉化是年秋

祭山川諸神朕欲親往其為朕具儀部覆舊山川等祭例於中夜行禮

聖駕先一日出郊宿於齋壇祭畢復俟侵晨回鑾計越兩日方可畢事臣等以為祭有大小禮有隆殺若祀山川禮儀與祭天無異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靈宜比祀先農例先時齋戒至五鼓

駕出詣

郊壇昧爽行禮百官陪從其侍衛儀從悉依今春祈禱之儀

上曰祭祀重事不可苟簡祀神之儀須有隆殺人君事天若事親禮神猶敬長應行禮儀仍詳議以聞議上有先

期遣告

太廟及是日迎神送神諸禮
上曰廟告官不必遣其迎神用兩拜禮送亦如之部復奏
洪武十年
太祖高皇帝祭山川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祀及詳祀文内載月將城隍等神俱為一通則兩廡六壇俱在祀内似可免分獻又近年遣官行禮亦無分獻者乞
聖裁報曰祝文如舊兩廡遵我
太祖欽定典禮東廡遣大學士翟鑾西廡吏部尚書方獻夫各行祀行禮駕回作樂如例
上復與輔臣楊一清等議所服欲用皮弁一清等考之會

典集禮中俱不載服制疑未敢決既而見内閣所藏存
心錄内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儀注
皇帝具皮弁服行禮因上言
太祖高皇帝載之存心錄正與
聖諭相合
聖祖神孫一道非臣下所能仰及宜下所司著之令甲使
後世有所遵承制曰可

○嘉靖九年正月庚申
上諭禮部朕以沖昧入承
祖位敢不率由舊章以免愆過顧禮義之實重且大焉朕
每以祭

太社太稷奉我太祖太宗配竊有疑焉夫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理也奉祖配天則正矣又奉祖配社豈不失其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親親之道也此我

皇祖時禮官之失也又謂后土句龍氏乃共工之子孫之
無義夫句龍氏有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循以后稷配
稷同也未嘗論其人況父不善而可惡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尤為弗當屈其所尊義實不安茲乃不可不正之
典亦非變更者宜如我
皇祖高皇帝之制
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
太稷以后稷氏配詳議具奏禮部言祀事重典請集多官
會議
上曰尊
祖配

天具載禮制並無奉

祖配

社之文卿等亦曰未聞其他異論之徒不足為較第宜求之人心可與否耳夫人人未有不同不過是昔非今攷亂吾事卿等既恐持論不一其亟集廷臣議同者列名具疏異者自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張璁翟鑾等議皆與

上意合

上遂命先期擇日躬告

太廟及

社稷禮卿時告

后土勾龍氏

后稷氏設壇行禮其神牌即行成造具儀以聞

○八月甲申

上諭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弗宜配享

太廟夫廣孝在我

皇祖時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當遽更但廣孝係釋氏之徒使從諸功臣並食於

德祖

太祖之側恐猶未安禮官雖曰遵畏成典實非敬崇

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於是禮部尚書李時同大學士

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於大隆興寺內每歲春秋遣太常寺致祭

上從之

○十一月癸巳朔

上因纂祀儀成典諭大學士張璁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叙纂入璁因奏言雲雷等祀及社稷配位俱當

聖明更正但先聖先師祀典尚有當更正者請于大成殿另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曾晳顏路孔鯉配之

上以為然因諭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配天儀亦非正體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卿宜加體孔子之心為朕詳之璁遂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而不稱王祀宇宜稱廟而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

設撤籩豆用十樂用六佾叔梁紇宜别廟以祀以三代配公侯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宜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陳不可

上怒謫階福建延平府推官乃御制正孔子祀典說示禮部云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張璁再疏請正其稱號章服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稱號與章服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

者不得不為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行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謚為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者削而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生既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是何心哉自

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祀于釋老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生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時存塑像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犢而止擬乎事天之禮畧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乎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是位皆亂世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後世之為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與之齊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稱孔子也至於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

配于堂上顏路曾晳孔鯉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從食于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今也不可滋來世之非道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亦不得不為輔臣辨璁也為名分也為義理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之者是為說已復為正孔子祀典申記俱令禮部送史館記曰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

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方命下翰林編修徐階倡逆論云云若且引分祀為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為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欺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

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諡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諡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謗比以尊崇耳況以諸侯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子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抑放釋道之為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是一箇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箇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箇木工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

佾之舞十二祖豆又僭禮之甚也决所當正階此奏正與昔霍韜之叛議

郊祀同然韜也郝朴直其實故所言不孫階也用心如韜而言甚切而奸也悅詞和言不激不迫甚矣佞哉斯人也翰林可用這等人邪昔同姚淶輩登科大學士費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為申記之云記成又諭輔臣曰昨卿等已將禮部刋朕著說記本擬票上已朕所奏即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容不說王汝梅等奏一疏與徐階張衮所謂同他俱不暇言只以後世人全不公平無義理者言之汝梅等有曰此

聖祖所存必不可去也言似輕而意實重意朕不遵

祖制欲問罪矣夫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命去之必
翕然奉順必無一人一言之曰此
聖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撫按官
上今率皆挫制之一有邊警無所施行往往有賊至而
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備乎至此失事輒行奸巧罪皆歸
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貪軍反賴主將使之如失
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重者哉
聖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這等無禮者乎他則不能細數孔
子稱王咸謂可者徇私惡耳借之以制壓於君威服人
於下雖曰尊孔子實是尊自也甚矣孔子教人以道初
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為不道之徒不知孔子常

教為此等邪如今人只知三代之治為休時治為非夫三代時君臣民恰如一箇人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計利害為身家之筆動以善人為令色君子為偽讜言為國者曰挾私求進親君敬上者曰諂諛逢迎舉善去惡者曰結黨設報之心開陳政治者曰此喜功好事請修禮樂者衆加变亂成法之名拾遺補闕者曰此章君之過設朝廷興舉動謂狂為由是觀之凡愛國任事之臣必盡斥逐凡他比同之類肆行所為上制君於尸位下殃民於水火然後可紊事紀綱法度恣己逞情弑君殺父不難矣因諭而著此亦當通行刊布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

上重幸大學釋奠先師孔子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之坐講畢

上宣諭師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爾諸王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明日文俊等率學官諸生謝恩

上賜之勑曰朕惟人君御世撫民教化為先朕即位之初嘗親臨大學祇謁先師講論治道以勸勵諸生茲以祀典釐正載詣孔廟恭行釋奠之禮且進爾諸生講解經義爾等尚懋乃敦學率勵作興務在惇本尚實用賛我國家文明之化顧不偉歟於戲孔子之教正名是先大學之道修己為要爾師生其敬勉之

○嘉靖十九年三月庚子先是御史楊瞻樊得仁奏故禮

部侍郎薛瑄國朝大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書霍韜侍郎張邦奇詹事陸深少詹事孫承恩祭酒王一敎學士張治詹事府丞胡守中楊惟傑諭德龔用卿啓應埈洗馬徐階鄒守益中允李學詩秦鳴夏閔如霖贊善閻樸司直謝少南呂懷編修兼校書王同祖趙時春編修兼司諫唐順之黃佐侍講胡經二十三人議宜祀庶子童承叙贊善浦應麒議宜緩贊善兼檢討郭希顏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湛等請從衆議之多者霍韜又欲黜司馬光陸九淵呂懷欲將道統正傳皆進之廟堂系於四配下至是禮部集議以請

上曰聖賢道學不明士趨流俗朕深有感薛瑄能自振起

識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候將來重承叙清應麒議是司馬光陸九淵從享與四配等位次俱歷代秩祀又經我
太祖欽定俱照舊不許妄議

定服制

○嘉靖七年二月丁巳
上以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諭輔臣張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輯禮書玄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
上覽之稱善遂命工如法制燕弁服稍加文采襯用深衣色用黃令尚衣監收貯著為式因諭璁曰古道尚華且古玄端衣服通於上下茲故為等威之制以酌古今別

上下卿其上下訂議成朕志焉璁對如
聖諭為當但今品官冠服固有制度其餘燕居之服緣未
有明制詭異之徒競為奇服以亂典章乞更如古玄端
別為簡易之制以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
上從之因復製忠靜冠服併以圖冊頒示禮部勅諭之曰
朕惟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分故服之有章所以
辨上下定民制也周官司服掌王之衣服辨其名物與
其用事職此故也我
祖宗稽古定式凡享祀
郊
廟視朔視朝弁冕常服已有定制至於品官朝祭之服及

公服常服各有上下等級其制皆不可得而僭之者也夫常人之情多修治於顯明之處而怠忽於幽獨之時古聖王慎之於是制為玄端以為燕居之服蓋玄取其玄邃端取其方正之義然其用則通乎上下本無級着也今其制雖存率莫之考比年以來衣服詭異雖達官顯士未免淪俗與市井同走卒後廝乃敢濫服與儒流並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乎禮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曰罔又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朕惟玄端之服在古雖為上下通用之服而今人又非古人之比故雖在燕居之中宜有等威之辨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燕弁庶幾乎深宮獨處之時而以燕安為戒也夫善與人同

令從君出故欲警於有位自難混于無名因復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忠靜庶幾乎進斯盡忠退斯補過也夫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非以私意更改之也朕已有諭著為圖說告之祖考示不敢專頒之天下傳之後世示不可私其燕弁服朕已製成慎用之矣其忠靜冠服宜令如式製造在京許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在外許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縣正官儒學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許服其餘不許一槩濫服至於比年詭異之服悉行禁革夫衣裳在笥所以尚賢車服以庸所以昭德凡爾內外羣臣尚當稽其名以見其義覩其制

以思其德務期成峩峩之譽髦無徒侈楚楚之容與庶道德可一風俗可同也爾禮部其以圖說頒布天下如敕奉行因賜輔臣楊一清等忠靜冠服各一副諭曰茲者玄端冠服有成卜吉朕躬告聞祖考佩之于身及下禮部頒行忠靜冠服令以一副賜卿服用庶幾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以化於天下俾歸道義之中豈不美哉

○十二月甲申

上諭禮部朕惟自古帝王之制禮皆推已以及人而其施固當自親始也稽諸帝堯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必先於親睦九族所以盡制盡倫有典有則也朕以眇躬入承

大統負荷之重夙夜靡寧切念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故酌古玄端之制為之燕弁冠服庶幾檢約身心以為燕居之戒延因輔臣之請推為之制命之曰忠靜冠服錫于有位朕已嘗念及宗室諸王其制尚未之備欲圖之未遑也今光澤王所請實有獲於朕心若其敬慎好禮之意良可嘉焉朕因酌燕弁及忠靜冠服之制復為之製式使之上無所僭下無所偪具載圖說名之曰保和冠服夫上下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各知其分然後相保而國家治安今自郡王長子以上其製式開載已明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及左右長史審理正副

紀善教授伴讀等官俱宜照忠靜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其郡縣鄉官儀賓雖各有品級然非儒官比不得槩服其餘各官不在開坐之數並不許服以防過濫於戲親欲貴也貴欲富也故禮制宜從敦崇名以命之器以制之故品節不容假借夫忠靜冠服品格之不同者尊賢之等也保和冠服格品之不同者親親之殺也等殺既明名分攸定庶幾知所保矣保斯和和斯安此同錫名之義也孟軻氏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禮部其以朕說頒布諸王府如勑奉行

（　）嘉靖八年五月庚子勑

上紀冕弁宋制來合典制諭大學士張璁以制有革帶之

[illegible]青之[illegible]

文今何不見於用璁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革帶皆謂之鞶革冠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韍後繫綬右左繫佩自古冕弁皆用之今惟不用革帶以致前後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禮制矣

上曰冕弁用以祀

天地享

祖親若闕革帶則禮服不備非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意及觀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併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仍詳明繪圖進覽且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通掩其裳制

如帷幔而今兩幅朕衣意但與裳要下齊而露裳之六
章何如已又諭璁以變更
祖制為疑璁對古制衣不掩裳考之大明集禮及會典寔
與古制不異其後官司織造乃循習前代訛謬今訂正
之正以遵復
祖制非有更變
上意乃決因復諭璁曰茲事既必行須求至當朕仍
與卿訂定一衣六章古曰繪者畫也今當織之朕命織
染局查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今當從之日月在兩
肩星山在後華蟲在兩袖仍玄色一裳六章古曰繡今
當從之古色用黃玄黃取象天地今裳用纁於義無取

當從古其六章作四行以火宗彜雉虎藻為二行米黼黻為二行一革帶即東帶後當用玉以佩綬繫之于下一蔽膝隨裳色其繡物上龍一下火三不用三可也卿其詳加思議以告璁以

聖裁至當為對

上乃諭令內閣諸臣同考訂之

○九月丁酉朔

上諭大學士張璁會典中有親征之條所謂類造宜禡之祭皆云具武弁服斯乃一代之制不可不備今當重校會典之時宜制而增入卿可為朕詳言之璁對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即武弁也因圖弁形并疏其義進覽

上報曰覽卿註繪武弁圖制足見博考所繪有韠形但無繫處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圓朕惟上銳者取其徑利當如古製可也又衣裳韠舄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而於祭用之可乎想對自古服冕弁未有不用韋帶者韋帶前繫韍後繫綬韋弁之韠止繫于韋帶耳武事尚威故色多用赤詩靺韐有奭乃天子講武之章奭亦貌韠舄從裳色故皆赤佩綬于禮制不可缺但未有明據采芑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此詩為卿士方叔南征而作其戎衣尚備佩玉如此則天子武弁從亦可推惟

聖明裁定以備一代之典可也乃命造武弁冠服衣裳韠

舄俱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仍諭禮部曰我
聖祖定制天子親征必有大祭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禮今
國家承平制度久缺朕已與輔臣璁詳加考定今欲令
該衙門成造以備一代
聖制爾部中擇吉行

○十二月丁丑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采頒行中外初
章服定制載在會典及內閣秘圖沿久而訛每遇朝賀
祭祀服人人殊及
上更制衮冕先出圖說示閣臣下禮官議定頒行中外而
百官承訛如故會

聖旦給事中戴儒請明降定式以便習儀禮官按繪圖會典酌以今

上所定冕服說章上圖註不稱旨

上乃諭內閣親定公服所用革帶照舊朝祭服大帶表裡俱素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紱以蔽膝佩綬係之佩玉更服古制裳併三齊如禮官所言且令議方心曲領名義於是禮官言方心曲領始于隋時非古也

上曰方心曲領古制不傳況始自隋豈可襲用宜革之餘如圖註通行中外職官遵行毋得違越仍會議各王府官一體更正

章圖範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卿開薦儲嗣言造端夫婦誠不可不重朕於后與二妃皆以禮接之以道率之亦以正御之而於多慾之戒色荒之懼每兢兢焉今婚禮告成將近七載深慮承傳為重恐罹不孝之罪也因此故切諭之庶見朕不敢忽之微意耳

○嘉靖七年閏十月
上與大學士璁議册立中宮璁對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
上報曰卿昨以所問事宜為對足見忠切夫朕德無一線而動參慾違身承

祖宗遺位遂使嫡妃遽喪儲嗣延達未立每思至此實所憂惶今之事則甚難為也若待之歲月亦不為遲未知可否上雖有

聖母之至訓朕敢不從然恐而繼為弗祥夫何謂也凡人之為善為惡出自性中來間有遷惡為善者今則艱獲斯人也況君子所配必述淑女而人之君長之配不可不慎擇也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父惡之婦所專主而為日夜言

聖母

聖母未之察耳今若又使與此事則不如不必繼立也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比人豈知我

祖
考在
天之靈知之也如果擇有德者繼立將不平之怨必作訕
誚之譏必來爭卿等可通將朕引
聖母之訓併此抄一帖容與同官議來此帖亦抄一帖繳
來朕未屬草云

○十一月戊申諭禮部朕
中宮皇后陳氏近以疾逝自惟弗類遽失所配愴悼未已
豈忍議及其繼者頃累奏
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宮皇太后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面諭以朕

皇后既逝而宗祀甚重不可久虚其位朕拜受命兹者内閣輔臣曁府部九卿文武群臣合辭為請朕已聞之聖母復命朕曰吾已先有是訓昭聖皇太后亦有是諭今聞羣臣之請心甚慰悦皇帝宜亟自擇其可者册立之朕仰遵兩宫之命俯納群臣之忠深惟國本匪輕朕承宗祀須頼内襄命順妃張氏往奉聖母所簡册以為妃侍朕以來克盡禮道性資端慎淑德允諧可册立為皇后以相朕

宗廟之事共奉

兩宮之養禮成

上親草詔書告天下曰朕惟正家為萬化之原朝廷乃四方取則故君聽外治以正其陽綱后聽内治以修其陰教此古今弗易之大政也朕以菲德仰承

天命統御乾綱近因坤儀缺位慮内外失修乃遵

兩宮累降之命納群臣忠懇之誠謂

中宮之位弗宜久虛當早繼立以匡内治朕謹循

祖典茲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祗告于

天地

宗廟聞于

兩宮皇太后遣文武大臣持節捧冊寶授順妃張氏繼立為

皇妃賴其共承

宗祀第卷

兩宮禮儀既成特以朕意詔告中外俾咸聞知

○嘉靖九年正月乙巳給事中夏言請行

皇后親蚕之禮

上嘉納之諭輔臣曰今日言之奏甚好朕每在宮中恒言及此亦嘗諭皇后曰汝但知玉食繡服之充口飾體郤不知成此者辛苦萬狀也又朕每以服上進

聖母請尚用

聖母諭朕曰吾何德獲今日之奉養但吾縱服一素衣亦甚愛惜這等黃色錦綵須有時服之豈可輕用朕對奏此袍服

慈親正當尚用何至久服之者不一易之

聖母又曰且只說昔日豈有此等衣服固皇帝尊奉亦不敢還用了朕拜奏

聖母德慶延於小子乃有今日非聖賢不能念舊日之事今

慈意如此子敢不順承

尊訓或進一食亦是如此夫

聖母性自

大成固為來者之法皇后恐不可不使之知農桑勤苦故朕納夏言所奏可着李時承朕意焉

○九月戊申從大學士張璁等議刊

高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

聖母章聖皇太后女訓頒布中外仍諭璁等曰桂萼嘗言欲令翰林官集詩書之閨內教者撰為詩言使誦咏之斯亦為助多矣可諭諸臣速為分撰成而集之以助傳訓之布使易為感發且卿等三臣及方獻夫李時董玘徐縉四臣俱當撰進可即傳示知之朕惟今也時俗大不古若況女子最為難教欲立其本當自朕中宮始凡

當行事宜卿等其與時會議以聞朕又命善書者繕寫女訓三再一慈覽一朕備觀一奉聖母教授皇后然後書宜有儀卿等即同禮官會議以聞

○十二月丙子上親製聖母女訓序內有王后姜班之句輔臣張璁疑姜班字訛上疏問之上曰卿以朕所述序內用姜班字者以為太姜及更作姜任字取太任朕所用姜班字乃以周宣之后姜氏及漢

之班婕妤耳夫宣王非成王之資以姜后脫珥之賢復克自勵今稱中興之主漢君欲與班姬同輦遊班曰明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妾媵居一輦使主上失德漢君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為賢矣使今後世能肯學此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於今後者如此初未敢以太姜太任望之未審果否若何卿其再詳議來更錄唯求可耳璁謝不及遂用之

○嘉靖十三年正月壬子立

皇后方氏

上親製册文曰朕惟二南基化實先正始之風四德承休允表宜家之慶乾行健必坤承陽為剛而陰相故君御

天下而后理內教者也咨爾德嬪方氏出自慶門首膺賢選稟資端懿淳良之性允著德容莊靜之美屬當貞淑之求克應媛儀之簡位先九御名冠六宮侍朕既已二載之餘賢實著在一日之謹不驕不侈益慎益欽式立中宮允符上選吁非出我私乃為公議茲特遣正使太傅武定侯郭勛副使少傅張孚敬持節以金冊金寶立爾為皇后於戲惟孝謹思相

宗祀奉

慈顏惟敬順思佐朕治輔朕躬惟寬和以率列御惟勤儉以範諸宮修明陰教愈進祇嚴匪但不我違亦永爾之

恒祉欽哉

○十二月癸丑錦衣衛百户費洪以
皇嗣未生講於京城內外慎選淑女以備九嬪禮部請遣
官於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廣東求之
上曰慎選淑女本為廣嗣之計朕恐遣官四出重擾百姓
又恐不識者謂朕好色第如洪奏於京城內外選擇如
果無人再議奏請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戊辰冊諡
大行皇后遣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告
太廟成國公朱希忠充正使持節大學士夏言充副使捧
冊行禮冊曰朕惟人君受命以握乾綱必資壼德以輔
陰教然元配中失亦必有嗣美克修內治是以刑于家

邦達之天下而王化有成焉咨爾方氏出自慶門早膺淑選比遵慈命繼正中宮孝敬柔嘉著聞於宗祀温慈仁惠衍餘澤於後昆矧能保護朕躬功存濟難方期備膺壽祉詎意俄爾崩殂追惟往勞殊切傷悼爰稽典禮用錫徽稱茲特命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希忠為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夏言為副使捧册謚爾為孝烈皇后嗚呼蒼旻不吊慨榮祿之弗延彤管播音尚休名之罔斁庶幾永譽以慰賢衷欽哉先是禮部請册謚如孝潔皇后儀奏可尋復諭謚后禮重正副使於門拜命持

捧節冊百官侍班如儀不必內侍代正副使入殿一鴻臚引百官列於思善門外侍立太常讀冊贊引禮畢百官行四拜禮退皆
上親定云禮成勅禮部通行天下王府及內外諸司知之

重儲闈

○嘉靖十二年八月己未以
皇嗣生詔告天下曰朕惟承祧主器必在賢良繼位嗣難惟宜傳長故曰君之儲貳是謂今昔咸同朕以一人仰
承
皇天洪眷纘嗣
皇祖丕圖卽位于今已訖一紀大婚之後又越十年每思

傳繼之文虛若履薄氷而戰懼上廑
聖母佇望之深下遺臣民引領之至朕心震惕朝夕匪寧
昨歲元輔建策愼選淑女以備妃嬪之御用廣嗣續之
求朕請
慈命聞於
祖考卜吉納九氏以用資繁衍之祥助蒸嘗之職者乃於
今年八月十九日
皇天降祉
祖宗鑒蔭朕第一子生屬麗嬪閻氏出人元皆
皇考
聖母鍾祥積慶而衍及孫謀者也玆用布聞中外誕布寬

恤所有開示並宜奉行

○九月戊申召禮部考皇子廟見命名諸儀因諭曰皇子命名本朝皆有勅諭夫方未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虛文也藉令向後識之得以顧名思義未如待其知事後教之又禮曰父命之名朕又思之必當告于祖考然後可以命子禮部尚書夏言覆如聖諭上報曰覽奏具見執禮從古之正朕意所同其即具儀以聞

○嘉靖十八年二月甲辰以册立皇太子并封二王下詔

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而君臨天下所重者大本係焉是以自神禹至今率
遵此道用一人心也比歲朕荷
皇天俯眷元嗣誕生數歲之間疊承
洪造顧朕何人詎膺
帝德深惟
皇祖垂裕之恩
列聖累積之大
皇考功德玄隆
皇妣善慈廣萃慶積朕躬顯受丕荷至有今日茲念
祖宗家法具在

慈囑切朕亦中既文武群臣屢請左右元僚力贊咸以國本之定此其時也朕亦思惟欲圖久大之治安須豫立於儲貳兼以藩輔之重故同建本而行遂取昨旦元吉是維今月一日朕躬祗請命於皇天皇祖分命諸臣告於方澤列聖太社稷帝社稷

神祇大頒册寶立朕元子載壡為皇太子分封第二子為裕王第三子載圳為景王慶典既成恩澤斯覃舉昭代之彝章答敷天之至望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甲辰

上諭禮部朕皇太子當冠并習講讀一應合行禮儀查照祖宗時舊例一一舉行即各擬至當不必瀆奏已復奉聖諭東宮冠讀禮朕復思二三子各當行此各節次祖宗舊典俱在卿嵩會議璧宷承恩查擬一一奏亍

○丙辰禮部尚書費宷等言東宮冠讀儀節繁多一時未易盡習攷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參用文成冠禮之

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則在今日

東宮殿下加冠似為大早乞將冠禮暫勅停止先以童

服出就講讀則事為有序而禮不難行

上曰東宮冠禮朕非不知未克行但今

廟工將成用同堂之制曰是

祖宗久行典禮因作昭穆稽古正制謂居今好古灾害必至

所以朕思弘治間東宮冠禮

皇兄方數歲若致之文成用時又是好古了故內而僕侍

外而臣工懷奸持祿一事不言朕不得不早言方下命

行禮之初元輔物踢驚傷在理

太廟自安石座卽有火星之變昨十九日來連辰陰晦亦

非全美禮部所奏必測知禁中連日習禮之意故有暫輟之請況東宮雖長朕二三子一歲而行立坐拜言動視聽都不若之茲行冠禮不過勉強耳夫臣僕皆非君主念朕今不言將來又必曰君父未命非我罪也且作訕謗爾等會月見六臣計且暫止之義及預習內讀之宜以聞已乃會勲輔大臣言

皇太子既未便出閣乞命司禮監慎選老成端厚知書內侍恭伴讀書習字兼演習禮儀俟睿性漸開禮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疏入得旨冠讀禮儀另候旨行

上乃諭輔臣嚴嵩等曰朕先與卿等計定東宮冠讀遵

祖宗法制舉行既而禮官不知受人指使或測知禁中習

未可行者不言於下制之時肆沮於既命之日且引文成之年歲不同累朝之令典謂為未可卿等從而同之今既有另候旨之命朕不得不言另下之旨不必候只令輔臣該部俟當行之年其奏行禮其與事者不許推避亦不許作欺謗之為謂朝廷不理若卿等錄示禮官遵行嵩等因言皇太子數歲而冠原無定期不必盡泥文成之年伏乞俯從原定吉期或移取通利之辰遵奉舉行得旨覽奏足見敬畏朕知已嵩復言東宮殿下時已十歲合冠讀之諭一下中外忻傳合無是日稍減繁儀止取成禮此外或可頻接外臣漸廣視

聽如冠禮暫輟或以童服出就儒臣時習講讀又久之則睿性益開而知所嚴重矣得旨冠乃成人之禮首太子雖體承命之重必典禮具備方可行既而復諭嵩東宮冠讀已聞中外只可擇取通利之辰不宜暫罷問冠禮內儀物有緣巾何為嵩言彼在東交巧婚禮內物不用為當又問廟見童服當是何服色嵩言今日之見係在內殿家人禮也比與宗廟大禮不同似應當所用吉服行禮已奉諭東宮廟見等儀非一節即今將入夏令恐難勉行待秋爽舉未遲

睦親

○嘉靖元年五月壬子

上諭禮部曰各王府宗室應奏事情止許啓王代奏不得
私自來京
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關妄奏甚至子訐其父不遵
祖訓傷敗倫理莫大於是今後違犯者原詞一切不行遣
官伴送回府止給口粮脚力不許沿途需索轎馬供應
通諭各王府知之

○嘉靖六年八月戊辰
上諭閣臣曰前日禮部言駙馬要十日一赴部考其所讀
書寫字欲講解以開心志深為有益但大臣戚里十日
一赴部考恐未為可朕聞我
太祖時凡幼小功臣之子并駙馬每與官師各一人令其

授書教禮當以此為法令公主乃

皇考親女為朕親妹駙馬都尉謝詔作國家親臣馬可使之不讀書知禮乎朕欲選一儒臣與詔為師待其成後二十日令其師教習經書每三日授大學一篇凡三十日溫習一次三日寫倣一張葢寫字乃正心之功就令詳講明白還寫勅一道令謝詔体朕是心恭誠指問務使知其忠孝仁義禮儀事物之類未知其可與否與卿等計較來行於是大學士楊一清等傳旨諭禮部奉行乃陞國子監助教金克厚為禮部儀制司主事授詔經書仍聽部提調稽考論績叙遷

(一)十二月甲子靈丘王聰漏疏上鎮國將軍成鐵孝行請

部以聞

上諭輔臣曰今日朕閱各衙門奏牘見禮部一䟽為乞恩旌表孝行事朕閱之再三甚為嘆其成鐵天性如此不但下民難之而朕亦不能生盡其養亡又盡其哀深可旌表但該部意謂宗支與庶民不同今後不許請立牌坊只照例賜勅獎諭朕復思之宗支既與庶民不同若止賜勅為獎似反不及士民也在坊牌委不可立朕欲定為制令後有孝行實跡等項應旌獎者許親王奏來若係親王則令撫按官奏來仍行勘明寫勅遣官齎持往諭并賜以銀段羊酒庶得揚其善行以風動諸親卿等議看可否如可朕欲親撰勅文仍煩卿調潤行如今

年終日多事務便同具帖子來於是大學士楊一清等請卽降旨傳行報可

○嘉靖七年七月丙戌以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頒詔天下輔臣擬上推恩條例上覽之曰聖母尊上稱號已有累朝舊制須降推恩之條但我宗親不得異於臣民非睦族親親之意今欲除詔內載有關於宗支者其親王各寫書并加以金帛示朕惇睦之意王府結親者其子弟仕官不許選任京職此豈親親睦族之道且今詩禮故家衣冠世族俱不敢於王府結親恐為子孫之累故各

處王府夫人儀賓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濫選家教不端守身不律非惟不能導引宗室為善反縱其為非于犯憲典此例祖訓大明集禮大明律令俱無開載不知是何年臣下建白准行然成化年間已前多不拘至弘治十三年各衙明纂修問刑條例載入其間遂為定例不敢復犯甚非帝王正大公平之體其議更之輔臣楊一清等因復擬加恩宗室二條請增入末一條之前上親為改定一宗室節年因事減革住支祿粮者除敗倫傷化打死人命重情其餘詔書到日全革者准支一半減去一分二分者俱准照舊全支以資養贍一近年事

側官員軍民之家有女為王妃夫人子為儀賓者其子弟仕宦俱不選任京職似非帝王親親睦族之道吏禮二部便會查前例果係祖宗典章該載照舊遵行若係先年臣下因事建白准行者具奏革去以存公平正大之體

○嘉靖九年六月辛巳禮部覆豐林王台瀚所奏處宗室四事一崇輔導二興學校三定子女四均人役上以定子女一事所擬未一令再議餘三事悉依擬已禮部復條為三目以上上疑未決乃自為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自第二子皆封郡王親王第二子皆封鎮國將軍餘各减一等書成

未發以示大學士張璁璁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計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照依京官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見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為遞減以示撙節

上以其事重俟從容審處不果行

○十一月甲申頒

聖母女訓於各王府賜肅王書曰朕惟政分内外教亦別途矧天子至於卿大夫士之有位者尤當致慎焉朕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以懿哲之資上配朕

皇考恭睿獻皇帝仁明之聖當時化隆一國朕承慶蔭乃

仰荷
天命入嗣
皇祖丕圖皆由我
皇考
聖母養育教誨之所致也近思
聖母嘗作女訓一書可以輔朕
高皇后之傳
文皇后之内訓而範將來已恭成帙謹奉一部以備曾叔
祖之覽馬惟曾叔祖亮之餘王府文同
〇嘉靖十八年二月乙丑趙王厚煜迎
駕於磁州入見行殿

上諭勞之曰王遠來迎迓首先致敬忠誠備至朕甚喜悅明日遣英國公張溶禮部尚書嚴嵩送王還國及駕出王境復賜書諭王曰朕躬詣承天府恭視顯陵

二親計實惟萬世之圖道經王國王屢請越境迎候朝見又屢奏以途路長遠請慎起居又遣內外輔導官迎慰具悉王忠敬勤誠愛朕至意深用嘉悅但行途匆匆莫舉宴酬之禮已勅戶部歲加祿米三百石并有微物以賜用鑒朕意特茲諭答王益加忠敬親賢務學勤以教家誡以修身庶保令譽於克終用式藩屏以光世德惟王其欽誠朕諭其後唐王汝訓王鄭王徽王楚王周世

孫各朝

上皆禮之有差

裁恩澤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午大學士楊一清言近畿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戚畹勢豪之家請討乞行禁絶

上曰卿等所奏深合朕意近年東八府地方多有被奸人將軍民徵粮地土投獻於勢要之家朦朧奏討作爲莊田侵占强奪捶撻逼取地租雖節經奏訐委官勘斷終不明白民既失其常産何所恃以爲命逼迫逃竄者實多京畿如此在外可知便着户部差侍郎一員科道各差風憲公直官一員領勅前去各該地方踏看[illegible]問王

親勢要除已賞有田土足勾的不動但係泛濫乞討及額外多占侵奪民産曾經奏訴的查吊籍册再勘是實都退與軍民照舊管業各項草場亦有將軍地土混占致令失業一体清查斷理在外地方都行與各該巡按御史委官查勘各 王府及功臣之家除

祖宗朝欽賜有文籍册可質証的不動但係近年乞討及多餘侵占的都給還軍民住種納粮當差各處勢要官員亦有將軍民世業指作無糧撇荒地土及將係官山場湖蕩草坔等項勢囑官司奪為已有都要清出從公處置僧寺田土小民與他耕種租粮本輕多被官豪違例典買倚勢兼併田連阡陌料取重租甚至將僧舍屋宇

占為住居也要查明改正事完各另造册回報户部職司人民務要從實查考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員如有畏避權勢不行從公勘報的指實參來究治

○十二月甲寅科道官勘上駙馬鄔景和所請地土當分給原主部覆請從其言

上諭輔臣曰户部覆勘明地土其地原經我
皇祖考賞與皇親之家見有鄔欽承種而鄔景和不該奏討其時户部也該執奏朕又不知今思似以奪
祖宗之恩以快近戚者朕欲將此檾還欽另查無碍者與
景和又思之如此不無多占民地今可依勘官分給似亦好卿等看了票來

○嘉靖七年九月辛卯皇后父泰和伯陳萬言疏請令妻冀氏入宮視皇后疾上不許諭輔臣曰萬言意朕知之矣彼數以此令內官付宮人乞奏云中宮不安也不要我每進去看看以未得遂故有此奏彼以為朕無仁義耳朕惟外戚自古來有入宮禁假以視病為言多有窺伺朝廷者在彼為得計在其君為墮計也朕奉天命嗣守祖宗鴻基惟親其賢圖善治耳皇親戚里未嘗寵愛以致彼之如此也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妙藥豈無治病之具

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好況婦人以夫家為家又我
聖母慈献皇后未見多也今疾雖未可豈緣此也內禁是
祖宗宮掖之地朕不敢徇私縱外戚深入乃降旨諭萬言
曰宮禁嚴密非外人所得出入朕雖篤念親親實不敢背違
祖宗典制皇后患病已令醫用心調治豈必得見親人方可痊愈所奏不允毋復煩擾

○十月丁卯
上諭輔臣曰近以內官蕭敬病故伊名下韓錫等援例乞
恩具奏司禮監官持奏朕曰隨你每看來及將例來看
朕惟成化弘治年間雖有如此者我

祖宗來者為定例朕先於扶安等亦有行者亦是不能當察朕惟人臣之事君生既與之祿米死有祭葬所待之恩未為甚輕而亦有不知圖報如草木者又加如是之濫與恐非體面所宜本内票子乃是司禮監官擅擬祥特與卿等商議可革之否勿得畏避票來着侍張少傅事畢回來同奏

○嘉靖八年四月甲戌戶部以勳戚家冒濫莊田數多覆侍郎王軏奏請申明詔例不許分外奏求其已經欽賞有成命者仍與管業中有世遠秩降或非一派相傳者量存三之一以為墓祭之資餘皆入官以備邊儲

上然之因諭曰已賞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占者俱給

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
乞

○九月癸丑故皇親安昌伯錢承宗妻為廢長男維垣奏
請襲爵部覆故事無外戚累世襲封之例
上深然其言曰外戚封爵實非古道我
皇祖定制公侯重爵止許加之軍功外戚之封出自後世
非可為據今爵秩日冗祿糧日增深為可慮且使無功
者坐享重職非古帝王報功之典朕甚不取近諸臣有
建議及此者無非愛國之心卿等其即會府部院寺科
道等官從公議處以聞既而議上外戚有軍功者獨魏
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餘並當革襲得旨外戚封爵既

無古典原非

祖制魏定彭城惠安既有軍功其襲封如故餘以戚里濫膺封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宜常裁革念係

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姑與終身子孫俱不許承襲著為令

○嘉靖九年正月壬子駙馬都尉謝詔陳乞於近地列肆召商如皇親例

上不許曰皇親列肆以漁民利在法所當革詔國親臣固宜讀書遵禮奉公家典憲豈可效尤牟利所請不允

○嘉靖十七年三月庚子先是唐王宇温以文城王襲爵得追封父恭靖王為唐恭王已而復請加封其弟鎮國將軍為郡王妹縣主為郡主

上以加封非
祖宗舊制不許仍勅禮部自今陳乞者皆不得濫引獘事
條違具奏

辨學術

○嘉靖元年十月乙未禮科給事中章僑言三代以下論
正學者莫宋儒朱熹近有倡為異說以壞人心者宜行
禁革
上曰
祖宗表章六經頒賜勅諭正欲崇正學廸正道端士習育
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業百餘年間人材渾厚文體純
雅近年士習多詭異文體務艱險所傷治化匪細自今

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經背道之書私自傳刻紊亂正學

○嘉靖六年二月甲戌

上觀宋儒朱熹著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自得有述一篇内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之附和者但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交以為友亦有不同焉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宇受學於一清有年矣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萼為少保桂萼之兄則弟不覩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踈矣吁信勢利奪人之速可畫世戒於是一清言喬宇之不聽臣言湛若水背獻夫之論是誠然矣若桂萼

能持正論且聞萼之學多自其兄啓之未可盡非也

上曰朕閱大典有得而述因歎兄弟邪正殊途桂華桂萼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吁嗟之餘揚抑不平近日多事未暇檢續依卿言朕將原稿更之

○嘉靖八年二月甲戌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今日朕以去歲卿奏以萼可同事朕已許於朝覲事畢行已其吏部重任須用一堪之者獻夫何如又王守仁竊負儒名實無方正之學至於江西之事彼甚不忠觀其勝負以為背向彼見我

皇兄親征知宸濠必為所擒故乃同文定舉事實文定當功之首但守仁其時官在上耳且如擒宸濠於南直隸

地方却去原地殺人至今孰不知其縱恣前日兩廣之處見彼蠻寇固防抑厭為招撫損我威武甚矣乃於八寨而縱戮之以此看來勢之固而有備者則不問其為罪之首從輕重一於撫之否則乘机而殺戮自云奇功是人心而否哉況崇事禪學好尚鬼異尤非聖門之徒是可用乎卿等何堅於庇護可獨容言之勿以近日攻容諭為非而忌

○十月丙午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畧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與孔子之言相戾

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闢邪

○嘉靖六年七月乙巳

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該衙門援例請於朝天等宮寺建齋以為祈壽福者夫人君欲壽非事齋醮以能致之果能敬事

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焉則必得壽年長永奚可齋醮為事乎今欲將內三經廠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應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宮建齋醮如故其

兩宮景命等日皆照舊行夫革三廠二寺之齋者所謂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宮之醮者蓋倣春祈秋報之意朕此意欲言之已久而恐人訕朕偏尚特與卿等

言之厥見崇正之意

○十二月壬子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欲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庵寺拆毀變賣勅賜尊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勳戚之家不得私度詔悉如其言獻夫復言皇姑寺係

祖宗勅建宜留之以安輯年老無依尼僧道姑

上曰變賣庵寺如議行年老而貧者量給銀養贍各聽其父兄親黨收之不必處之皇姑寺

上復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爲查革自今永不開度及私剏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會

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拆毀寺院被逮至京獻夫乃與詹事霍韜少詹事主綰右僉都御史熊浹上疏乞宥一鳴

上不悅乃盡發其前後章疏下大學士楊一清等票處因降諭曰禮部復說將皇姑寺留着安輯無依年老等項尼僧道姑且云此寺係

祖宗勑建朕思此寺雖有勑建之名原非

祖宗本意尼僧與僧道不同風俗之壞者甚之而尼僧寺與僧寺道觀又不同朕於皇姑二字甚不否也今因尚書桂萼奏禁約尼僧毀其寺宇已行了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餘恐無可禁之前日旨出之日於後三

以日不知何日哀奏

兩宮

皇伯母差人諭朕曰皇姑乃

孝宗朝所建似不可毀吾心不安尼僧逐日無處安身皇

帝可遵吾言

聖母亦差人諭朕曰聞皇帝有旨着拆毀尼寺吾甚不安

其皇姑寺聞是

孝宗時所建且其中佛像多若毀之恐不可尼僧逐出也

無處安身可不必拆朕謹聽訖未對意以為必是頑愚

小人進以禍福之言故

兩宮皇太后一時傳諭隨即令回奏

伯母云意奏慈諭以奉禁治尼僧事宜欲將皇姑寺留下以稱伯考建造之意姪敢不將順但尼僧有傷治化且於伊教有玷況此寺雖有皇伯考賜與勅建原非我皇伯考聖意所為不過請乞之耳今已令查處伏請聖慈鑒之安心忽慮而又差人回奏聖母同前但有伯母亦有傳諭一句次日該朝聖母又諭朕云昨說拆寺一事恐不可動其中佛像作何處置況

昭聖皇太后有諭皇帝何不從之吾今也要建一座寺或將此寺與我亦好朕聞卽面奏曰近日因禮部臣奏要禁約僧尼寺已從其請

兩宮尊諭子敢不奉行但尼僧甚壞風俗若不先將皇姑寺首毀之餘難禁約伏望

聖母勿聽非人之言福與禍惟天降之惟人所召豈釋道能干乎有一等愚人深信故以惑奏子亦聞之

兩宮慈訓皇帝不遵是為不孝反依外臣之言惟

聖母察之

聖母云隨皇帝與大臣議行朕退思

兩宮尊意只是恐致灾也此寺中多皇親內官供給信施

而禮部必有請告之者夫方獻夫等論救徐一鳴言不可罪之請查究黎鑑其一鳴係提調學校之官無指理此等事乃擅將古建寺觀混同拆毀答逐僧道是見為賊擾害地方巡按官坐視回護不得不言又江西比之京師就重輕之京師根本之地江西寺觀以一鳴拆之為當京師反縱而回護此獻夫等言之後先同否不待辯矣卿等加詳票旨來一清等奏獻夫等疏詞前後矛盾

皇上責之甚當但皇姑寺既建自

先朝如

聖母堅欲留之則姑從其命將禮部本權且如擬存留以

全人子承顏順志之意似亦無害
上報曰今早得卿密疏告朕切見愛朕至意特聞
兩宮傳諭示卿正欲望卿言之但我
聖母自元年以來數有訓命以
天地垂庥
祖宗餘慶欲照我
憲宗特
孝肅后建有寺宮二座為例朕雖承命未敢然而
聖母之意不是蓋尼僧寺也近日諭朕欲留皇姑寺者前
日已承
慈訓以朕意為然亦有諭云僧道尼姑委的多有壞祖風

的不但取世人毁罵於伊之教亦不好看於此可知
慈意矣卿所言惟恐有毫髮之過在朕躬何其忠愛惓惓也禮部本只曾批出廣見崇正之意假四五日間再有諭及則傳旨留之亦未遲也就勞卿將創蓋道宮釋寺可否預為朕議來聞一清等未及對

上復諭曰前日卿言皇姑寺今日
皇伯母又差人諭朕留之朕回奏云既
尊訓而須宜即順命但懲惡須去本廣免後患今遵
慈訓將此寺房留與無歸尼僧暫住止着終身不許復引此類其我
祖宗特所賜勅額追回只可如此伏望

尊鑒蒙允曰若有他安身之地足矣朕併奏聞
聖母諭卿知而此等變傷治化易云幹母之蠱不可貞也
今
伯母之意如此可也便回蹕來明日仍諭卿等方行若一
清等言
聖裁允當臣等卽當奉行乃擬旨以上
上報曰得卿議來旨草深合朕意於朕既不違
親恤仁又以見崇正闢邪之意一舉而兩得其美本非朕
能皆卿力也朕又將有議此等頟名之意併告卿知夫
順天保明者是我朝國號言此僧尼之祖能順
聖祖奉

天開極建國垂統惟皇上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原非祖宗本意蓋被群小左說之耳故此寺云勅賜既是官建何不云勅建于此便可見非我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卿密知之向後有事須賴卿力贊之耳

○嘉靖八年正月甲子

上諭輔臣曰近年內府禁地累被火燒毀官房數多所致之由非一前日幸壽所謂雖未必無其實因奉釋事為本亦飲酒酣醉所致內府官長隨等家多有事此者每

作其事朕多聞之夫事佛以求福力而反為灾害措乎下愚之為也朕故于旨内言及而所司為害弗肯及此卿等看其二旨稿孰可來行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禁中大佛殿有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頭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地建

皇太后宮是日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殿址于是尚書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来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

永除之于是部議請投之火

上從之乃燔之于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頭牙骨等凡萬三千餘斤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己酉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听所在有司遣回原籍當差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五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等謹上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洪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宋 錦謹對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知人

〇嘉靖七年八月甲子大學士楊一清以人言求去因自陳與張璁黃綰有隙嫌忌之地不宜久處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

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為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為己而

已實為天下耳朕聞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實欲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張璁也性資雖敏稟強梗不受人言已是不聽於衆其忠孝仁義謙恭廉守彼皆無不通曉何其自入閣以來專恣而自用無復前之初也且如聶能遷縱是小人置之於法未為不可但璁之仁義不無有虧如張浩者朕聞諸人言皆一曰本是張閣老處楊閣老言於王尚書今日却不認朕聞之心切嘆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模為言以箝人之口指為陰中朕昨諭內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不能正焉可正其君哉立模之言諂而巧媚欲悅大臣不知卿見此諭否璁未即奉命反復辨言朕復下諭方擬旨行又黄

綰之奏非忠公秉為國也是言也立黨之基也朕欲重治復而思之綰之言無根據之罪被[illegible]似真有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璁票責諭璁為曉諭朕復曰票責綰之意猶有難辭朕遂親作[illegible]行彼璁盡忠事君博見多識居顧問之允稱可惜者自以其能恃朕所寵嗚呼朕之所禮者非私恩也報昔正倫之功璁當愈加謙遜竭誠圖報可也竭誠者何推公讓[illegible][illegible]已容眾是以今卻若是良可嘆哉卿若果於一去[illegible]遠[illegible]避誣保其終全為善計朕以為未也夫既彼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後傚而為前進一人攻之者隨之此風正當今日除去可使之中也所留者正欲革此風制此輩耳卿果為國

月川　嘉靖六

盡忠當於此熟思若只欲以去為善是憲國不如慮勢
也彼他夕謀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為我政治之害
矣卿其加意而審處哉慎哉一清復惶懼上疏且辭且
請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碩舊輔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
君臣之義恐弗如是朕躬多愆當直言以匡救何遽舍
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嘉靖十年九月己卯
上幸西苑仁壽宮召大學士翟鑾李時左都御史汪鋐尚
書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飢荒已遣戶部侍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

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或河南巡撫徐讚因言陝西初災傷重大後聞亦頗有收

上曰百姓艱難還用賑濟民乃天之民也豈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龍次日

上復召諸臣言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勝任朕欲用一人為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李時對曰廷臣才識短長俱在

聖明洞察之下

上曰朕在宮中賢否豈能周知冢宰之任自去年九月至今久虛刑部亦缺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取王憲為兵部取王瓊為吏部就令唐龍代瓊總制鑾等對曰

聖見允當已乃陞龍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管理賑濟

上復曰朕念陝西災傷重大民多死亡流徙故發銀三十萬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霑實惠龍宜亟赴任相病得無規避否吏部勘問有朋比者治其罪

○嘉靖十四年三月辛巳大學士張孚敬以疾給假

上遣中官賜牢餼諸物因以孚敬疾問大學士李時時以火嗽對

上曰孚敬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小疾刻日可愈

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不與爭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

争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商確卒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

莊肅皇后謚號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争辨如此

時曰孚敬止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耳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

兹内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與卿相處何如時遜

謝稱善

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曰頃聞充贏由革冗員多

上曰此是即位詔書所革乃楊廷和之績不可泯者廷和

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

○七月己卯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

部尚書聶賢戶部左侍郎張雲刑部左侍郎陳璋工部右侍郎甘為霖大理寺卿王綖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吳惠南京太常寺卿沈光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趙載各不職狀詔吏部秉公議覆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用

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諭之曰近年言路不開外廷咸歸罪張孚敬殊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疏亦私意耳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材

上曰人材固當愛惜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且劉龍何如人也時曰誠篤

上曰第遲鈍耳南京恭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事府

諭尚臣專教習庶吉士

上又問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沈光俱覺衰耄宜令致仕聶賢須令自陳全體貌耳

上又問王綖如何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綖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何瑭趙永之流留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之

上復論及張雲謂誠慤甘為霖謂有材問趙載時言無過

上曰此三人悉留用之又云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此可調南京翰林中用之翌日遂召璋光致

仕

求賢

○嘉靖七年六月乙巳吏部覆大學士楊一清舉賢才議
上曰此當今急務宜虛心延訪公聽詳察才苟可用疏名
上請仍通行兩京大臣及科道官各舉所知聽吏部叅酌擬議以聞

○嘉靖八年三月庚戌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槩舉特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人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然觀前代於此猶難夫豈後世所能及也朕本藩邸仰

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懲之典而失其宜歟抑為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如此何歟至於內有盜賊之擾外有夷狄之患此亦以為民之害者民為邦本而使飢寒困苦流離荒亡至於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朕雖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朕欲俾災沴潛消民安堵盜賊息邊方

靖財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明於王道有日矣目覩時艱豈無真識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所著於篇朕當勉為親覽焉勿諂勿懼勿泛勿畧庶副朕意

○癸丑輔臣楊一清等擬廷試優卷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唐順之陳束任瀚六卷進呈

上一一品題卷首各有批語于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于文德曰探本之論于名曰能守聖學以為本此乃知要之說于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于東曰仁智之用本諸吾心此不易之說于瀚曰勉吾敬一之為主忠哉批畢諭輔臣曰卿等昨以六卷分優

與稍優各三來看以為制題出自朕製者前數日所為制題亦偶得之耳至於取士則不可不慎者也茲以每覽之三過既無所知況兼目疾小作不過勉取卿等所擬之第而分別之其未知果可與否卿等宜仍同讀卷官再加叅閱務求公當庶得真才而為他日之用勿以朕之昧意強擬為宜否則豈不自取試才之失歟

○嘉靖十一年三月甲子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為之主必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為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

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蚕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害邊有烟塵內有盜賊無恠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叅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織順乎道而歸乎化予諸士明于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亦既久矣當直陳所見所知備述于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　）嘉靖十四年四月壬辰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暨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也洪惟朕

太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今朕以宗

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
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
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
進爾多士于堂爾等蘊持既久王政素閑于懷可罄所
知以告朕朕將親擇而勉之欽哉

丙申

上御文華殿讀卷官以次呈卷畢
上覽之降諭曰卿等所進卷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正合

題意夫周道善而備[illegible]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仁而能敬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累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却似讖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列去於是禮部請以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十二人策對俱以次刊刻從之

○嘉靖十七年三月戊子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何又有去義爲論者於是未免賢者自相私反必如聖經而後可且今人尤大非賢者及人君纔一用義即謂

嚴刻乃作言曰上任刑以為治非三代之治也却一不之反於己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義臨而自持惟恐放佚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歟將利之自貪慾之自縱國而罔思民而罔恤以致於上下禮度愆不之慎為之君人者可不一教一治之是非當否抑果當乎朕祇承大位惟民自保何官人者比比皆負國虐民之徒奚為用哉爾多士師孔子之學必心孔子之心將此心之平正陳為篇列以除弊革私之道衍為仁育義斷之方以告我勿諱勿欺覽之

○嘉靖二十年三月甲辰讀卷官以殿試卷進上閱畢乃降諭曰言擬上十二卷朕更加次第卿等即再

閣之勿以為末敢務求其是云今年庶吉士之選當於

行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癸丑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文武二道並用而不可缺與偏者也傳曰張皇六師又曰其克詰爾戎兵此非好於用兵耶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脩文以德化天下至於

列聖相承懋脩文德海宇乂安國家無事朕以支末上承

天命入纘寶位茲越二旬載矣夫何連歲以來北虜寇疆入我中國若蹈無人之境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

朕罔德基之立于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長治久安之術無出於守之一端欲得其守之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爾多士抱經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將采而行之毋忌毋隱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己卯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于茲矣顧論治者往往以敬

天勤民為務古先帝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與我

祖宗之所以立極垂憲要不外此二者其為治之迹可舉而言之歟朕寅奉

上玄欽若天道而凡以惠卹計安乎斯民者未嘗須臾少懈其念比歲以來嘉祥屢臻方内乂寧天人交應之机不可誣也然水旱饉荒菑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未盡者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都體朕勤恤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于民者歟欲俾休徵時若邊警不聞百工克釐庶績咸熈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當何道而可以臻此爾多士蘊蓄有日豈無我助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隱朕將親覽焉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辛卯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聞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者是上下之職均有甚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為
上者曷自不勉諸朕承
皇考
皇妣近澤所鍾丕荷
上天明命簡畀后職勉法
祖宗敬
天愛民由胞及與未嘗敢忽何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欺於謗甚至勾沙漠以為骨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此其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勞都能言諸口心身力行甚少先行其言之聖訓視作空言矣爾多士身未居於位而心志正在明白地聞見久矣必有不

易之論宜直列千篇以對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甲戌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
天命立君以宰於率土必有分理協助之臣所謂隣哉也吁堯舜之克聖不有高賢大良之助豈二聖獨勞耶夫以古之元首股肱真是一體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讎焉安望為國恤民也朕固無知人之哲能官之智我欲聞是知能之方爾多士目覩既真當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對勿諱勿欺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丁亥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恭承上天明命君此華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恣一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與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見以我心而是體百務惟欺君以欺天害民亦害物彼嘗言之者後盡背而棄之夫大學之道專以用人理財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財理得宜用是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責豈我獨能耶茲欲聞人得用財得理以致治美刑平尊華適夷久安之計何道可臻爾多士其言之必盡所懷焉

育才

嘉靖九年七月甲午都給事中王汝梅御史趙兌俱以

申勑各提學官正大命題嚴慎入學為請禮部覆奏
上曰國家以文取士文體所係全在提學一官必須崇雅
黜浮然後士習可變且諸生廩增有額其附學者豈宜
反過正數民間一切子弟規避徭役營求入學提學官
多徇情市恩政紀何在其令從實校文簡汰其老稚庸
凡不堪作養者若奉行不實聽撫按官參究以聞

○嘉靖十年正月庚子禮部尚書李時等以歲貢法壞請
脩復
祖制掄選真才
上曰朕惟
祖宗朝設立歲貢之法實萬古里選之制期得真才以資

國用迩來生員苟得幇廩即計充貢有日往往有不脩行檢挾制官司欺凌鄉里甚至虧缺倫理玷辱衣冠及有學問荒疎年力衰邁有司不問賢否止計食粮淺深一槩循資充貢却又多選任教官以為人師欲求人才長進誠不可得自今歲貢生員務令州縣提調官選有學行者方許起送巡按御史會提學官并布按兩司從公考核照常數貢舉先儘廩膳如果無人許於增廣附學內考取不顓論食粮淺深以襲舊獘即有年老不堪教養者令提學官嚴加考選無行者黜退為民其餘量予衣巾終身廩膳有缺提學者毋得輙聽權要子弟濫與收補如未得人寕令空缺其歲貢入京廷試具衰老

無學及行檢不修者所貢教官一體坐罪不貸國子監見坐監生員該部還查照舊規定擬以聞

○嘉靖十一年正月壬申禮部尚書夏言以歲當會試條奏正文體定程式簡考官三事上曰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為害治其出榜曉諭今年會試文卷必純正典雅明白通暢者方得中式若有仍前鉤棘詭僻痛加黜落甚則令主考官奏聞處治餘俱如議

○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丁丑禮部覆給事中楊允繩奏請慎選師儒以端士習上曰提學官士子表率自今宜慎選行誼端方者為之不

得徒尚文藝循資濫推

審用舍

○嘉靖二年三月壬寅朔給事中安磐言御史曹嘉論列廷臣至五十人分為四等夫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恐非太平之世宜有

上曰人才難得知人尤難諸臣推議公舉試有效勞鑒在朕心曹嘉以一己之見妄加評品殊昧大體其各安職守竭忠圖報無相詆訐乖雍穆之風

○嘉靖四年九月乙亥吏部尚書廖紀言諸臣有託病求去甚有出位妄言竊其名以為異日起用之地士習大壞宜照舊例有以制之邇來官不久任遷轉大頻人無

固志宜如

祖宗朝有司九年為滿不次超擢又昔年致仕大臣年力未衰才識可用者乞量加陞用

上曰卿所奏深切治體臣子事君當務誠實自今有假託養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任事方面官六十以上方准致仕外官不准養病京官真病不能行動者方准有不奏棄官及奏不俟命而去者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舉各罷職不叙言官被責者量年漸次擢用病痊赴部仍照舊選除不許改調別衙門守令俱以九年為滿有政績卓異者不拘進士舉人監生依擬陞秩仍舊管事風憲有缺於三年以上知縣行

取選用方面官照舊例僉事遞陞副使按察使叅議遞陞叅政布政即於本省及附近省分陞不必驟遷數易以致奔走廢事起用諸臣所司因事奏請朝廷自有斟酌

○嘉靖五年六月壬戌少詹事霍韜議奏內外官陞遷資格

上覽之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為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叅政及提學副使者量加陞擢正欲其實歷民事以資聞見以備他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察其才識內外兼用之豈可循資輕授耶我

太祖初年草創者固難比擬以後定制及

列聖成憲不可不遵但用人圖治亦當因人制宜豈能一一拘定常格況予奪皆出朝廷自今內外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以聞

○丁丑刑科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陛下至性為臣子者不過將順其美以成孝治之義耳邇來言事者每假借為詞於議禮本不相涉而附欲援引牽附乞嚴諭諸司言事者止據事直陳毋得比附迎合有所希覬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攄誠共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讎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

〇嘉靖六年六月甲戌

上以災異修省諭輔臣楊一清曰朕自己過不能已知而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斯朕與卿等當加省悔也朕有過差卿等便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便當密疏直說使朕改圖庶可上承

天意仁愛之恩方無負焉卿其欽承勿憚勿吝一清對今時政所急在用人卹民乞令廷臣各舉隱逸賢才及卹民事宜以聞

上曰卿今日一疏其意雖忠於圖國但謂搜訪隱逸賢才不過為羅欽順喬宇輩耳又說不追既往此亦不宜此疏言留中不忍舍卿忠愛欲行之不免為邪人之倖然

君懷逆將無不為朕封付卿再潤削停當其當言者說來一清言臣之所慮但恐濟變無人豈敢為欽順輩賢緣起用

上報曰卿昨具陳前奏所以朕具知悉足見憂國忠誠至意夫今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在朕與卿等圖守之耳欲固其本在結民心用善人耳卿之慮及濟患無人正今日之急朕前所言不過恐偏邪之徒乘而求進豈非壞事乎哉前大同之急廷臣無肯為國者兵部推孟春堪往春遂推避云我是吏部的你兵部的何不去方舉馮清馮清之才委可用其時不當取回朕悉知矣卿高才重德輔弼之首朕

倚託至重宜竭誠盡言弗當介意特兹慰諭知之

○十月戊申署都察院事大學士張璁疏御史丁憂服闋及以病在告者二十餘人請趣赴任因言

聖明御極側席求賢為臣子者濫假名器自謀身家豈所忍哉宜責令依限速來以備急缺差用有過限不來故為推調者奏聞除名間有在家橫暴鄉里在公凌轢有司者一併叅奏罷黜

上可其奏令各官以文書至日為限三月內皆就道病未愈者所在以狀聞病不可愈者特令致仕有延緩過期者罪之仍飭諸司皆以此奏從事

○十一月丁丑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須教養並遣除之大學士楊一清請照常例留三五輩在翰林及選科道等官張璁奏言臣觀此輩心切奔競口尚乳臭固不宜處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宜居之況舊例教養三年成畢方得改授

皇上既以此輩不堪教養早為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內閣反進之何歟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屬知縣等官如此則將來必無營求倖進者矣

上曰一清循泥事例待從容諭伊省晤朕於輔臣之言雖便拒違但彼云不可改

祖宗之法若有旨將庶吉士裁革便可說朕擅改嗚呼差

矣

○嘉靖七年閏十月己丑兵部尚書王時中被劾求去閣臣票擬留中

上曰時中委不堪斯任本兵重地焉可以此官重之前勘他科道官奏劾便當退省卿等則不欲如是於奏辯又說不必辯辭退又加慰留此恐為大臣者劾之也將縱恣無畏耳可加以切責着回籍聽候勘奏發落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諭輔臣曰朕覽尚書方獻夫等奏陳弭災之宜數事宜多取進士一節朕欲與卿等別議行故說知道了朕惟多取進士以為所缺縣令之備此為塗一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遠實因以派逕

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之者每為所輕而亦豈不枉人才乎又如進士之保守身名固有而恃名縱肆為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才能廉絜為我愛民者一體擢用獎勸上司不許自為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才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

○嘉靖十年正月庚寅以南郊禮成詔吏禮二部考求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例廣求人才以備任使於是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請

上曰用賢圖治國家急務我
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廣俾才德者各稱其位故仁覆
天下澤被生民後來專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辭不脩實行蠹國害民者在在有之今後務
遵照
累朝事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意所
奏俱允行

○壬寅時納銀入監例停止且四年而各處有以勘合人數未足藉口起送者至是蘇州府復起送生員方世儒等七人戶部以為言
上曰納粟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矧令京官及方面子弟

增銀告納是導之貪也剝民害國將靡有止極殊乖政典久已停寢又何得藉言勘合未足違例起送世儒等俱遣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令巡撫官逮問

○甲辰初叅議顧璘養親致仕在家起用為浙江左叅政遂陞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致仕養親數歲復起浙江左布政使之任未幾擢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過家復乞養親

上曰顧璘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連陞為叅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陞布政未久又推巡撫乃復以親老為辭實非人臣事君之道令璘以原任布政職銜致仕吏部官姑置不問内外大小官員凡有託故養親養

病在家安坐超陞不復供職者逐一劾奏處治以昭公道吏部因言南京通政司叅議楊谷南京太常寺卿方鵬俱有礙於明旨

上曰此皆冐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並革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該部官輙與推陞姑不究仍通查冐濫陞職託故家居者具奏如有隱匿重治不宥

○三月辛丑吏部奏請揀選舉貢監生在部需次者

上曰州縣有司係親民官職今以天下之廣進士僅一二須舉貢足其數爾等既知要在得人柰何仍踵舊弊身進士者不必循良縣得行取選用科道部屬舉人或間一與監生全無何由自効往數詔相兼擢用竟不遵

行今次揀選務秉公責實有賢能立心為國者一體選科道部屬著為令該司官敢仍前欺弊虛文抵塞都察院具實參奏

〇嘉靖十一年四月丙午吏部以推官知縣等官管見等二十六員疏名請行取選補科道且言近歲兼選辦事進士今新科進士尚未開選

上曰科道乃朝廷耳目必端謹老成斯稱職疏內開具人員如擬行取慎加考選仍查節降三途用人詔旨如有賢能彰著實心愛民者無論舉人歲貢出身一體取用其進士宜復

祖宗舊制授職後宜習知民事積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

用著為令

○嘉靖十二年六月丙子吏部擬授行取知縣高鳳鳴劉倫温志敏王鍾靈及學正任佐等俱府通判

上曰舉賢居牧民之責凡賢能者已有旨相兼取用以風勵有位今鳳鳴等業已行取仍授以通判朝廷法令安能信于天下其改擬以聞仍責該司掌印官對狀于是吏部覆擬倫志敏佐俱主事鳳鳴鍾靈俱府同知報可文選司郎中鄭汴調別部用仍詔自後文選郎缺於各部中推舉公正有才識者為之毋但于本部敘選

上曰給事中乃朝廷耳目務在得人邇來不辨賢否止以年月敘遷殊非朝廷用人之道今後有缺務從公推擇

賢能年資相應者陞補著為令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吏部擬取兩京主事等官及外推官等官選補科道復請將試卷糊名分別次等進呈候欽定銓補得旨近來科道官多用非其人假公報私顛倒是非以致動揺國是考選固須文義平正通達更宜訪其平日存心制行果端方平實非險詐詭異者用之第從公如常考選試卷不必封進南京官已之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辛未吏部以御史員缺請考選內外官補之

上曰御史考選數多在外推官知縣有撫按語可據依擬選用在京主事等官須同各本堂官評議堪否疏名改

授其教諭官且陞有司令歷練民事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戊子吏科給事中鄭大同等條奏考察事宜四事内一款指陳士習躁競之弊

上是其言曰夤緣躁進者該部匿不以聞爾等係朝廷耳目職專論劾若所用不公即指名条奏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甲午

上以南北多事諭在直八臣曰

祖宗時於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選況今日多事時耶聶豹年衰不勝重任卿等可詳論之大學士嚴嵩等對尚書聶豹果衰眊臣等當傳

聖意令彼自為進退以全我

皇上優待大臣之體於是豹引病乞休有旨令調任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以閣臣缺人問大學士徐階曰同官可增誰堪其任者

階對知臣莫若君臣不敢妄對

上曰汝以不知為對但君知臣惟堯舜耳

太祖為聖知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簡至於如此此

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廷推非道相必君擇古正理後

世宮生之主不知人焉階復對堯用四凶後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

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後因其聽子貪縱而斥之皆

大聖人之事無損於明

上曰卿疏引四凶惟庸之類非堯
太祖不知者彼不終慎也然堯為聖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且如此後世內長一事不知者安可及萬
一嵩罪非聽子乃縱子害國戕民焉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辛亥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
上曰今只以直贊衛者代用此官宜三四員
成祖之制有謂者嵩專政二十年我常謂彼公誠却不識
其欺君肆誑而畏惡予遜物可怒階對
皇上懲嚴嵩之專欲復
祖制乃攬權要務但臣見
先朝內閣首臣不時有乞休之疏

列聖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准之故彼不得擬其位以為己物而恩威常在於上此事亦須復也上曰汝謂此事須復在汝身家為美為是而為國為君恐背義焉煒病難望復今但得二員同汝輔政亦足矣亦成祖之初制也

○己未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有旨少待歲月階再疏固請上曰汝又要添閣臣何意汝且供數月職少待慎擇未遲又此件近年自上出古君擇相正義人情非古所用者終不如始歟夫無君為累非小今必付之廷推為公以

服人心皆復奏昔年廷推未必得人不若簡自
聖衷使權自
上出
上曰汝必欲添官亦是避自專但今循舊例必正二卿汝
惓惓憂吏部無代者想亦此直以
祖宗累朝制定廷推不必言撰文

公考察

○嘉靖元年二月己亥
上勅吏部曰人才難得天下有司貪酷顯著者許各撫按
照舊劾奏其餘不必一一論劾但明註考語送部以俟
考察黜調其被劾奏存留及參侯定奪者果能振奮自

新一體擢用

○嘉靖十二年四月己卯

上諭吏部曰部院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遺事既竣獨科道互相糾劾業有成命今數日未見題請顯有畏附之私姑置不究宜遵例令兩京六科十三道從實互舉以聽去留

○嘉靖十四年正月癸亥御史喬英疏陳近時考察諸弊吏部都察院議覆

上曰朝覲考察係國家黜陟大典被黜者既不容奏辨又終其身不許叙用朝廷委任部院不為不專近者徒事詢訪以致人得行私報復虧枉甚失朝廷公平正大之

體令考察伊邇卿等務秉至公唯以撫按官考語及科道官論劾為據其一切曖昧影響事情毋輒聽信若撫按徇私賢否開具失真者卿等參奏處治

○甲申初吏科給事中戚賢奏考察不職官中間恐有一二以賢見黜者乞容申救

上曰賢所奏亦是愛惜人材之意必須果有虧枉者方許於是兵科左給事中薛宗鎧為參議王臣常裔臣運同冷宗元縣丞葉洪稱冤部覆宗鎧挾私亂政不宜輕信以啟倖門得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救事例今後不許援引以重大典宗鎧已有前旨姑宥之

○嘉靖十七年八月丙午吏部考功司郎中缺部臣擬用

驗封郎中李開先山東人也是時文選郎中黃禎亦山東人

上以明年考察京職事體甚重文選考功何俱用山東人令再推於是部擬稽勳署郎中任潮從之

裁冗員

○嘉靖六年七月丙午兵部以近昨多事請添官經理

上報可仍諭輔臣曰朕見今日卿等票來兵部本以近京地方添設官員已從其請朕思天下官員皆有定數各有責守果有盡職則臨事亦不必泛用多人也柰何每未得人罔脩乃職故一遇有事便添官整理不知此益于事乎重擾于民乎卿等可詳處若地方寧妄之日即

便取回勿使坐勞吾民可也

○十月庚戌東閣掌誥勑員缺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朕思近年以來有東閣掌誥勑官一員雖

太祖時設有東閣大學士未有掌誥之命後來或設或革又近來此官之設多為倖進之人前後附和無益於事以朕論之此官革去不必仍復制誥之文翰林本等職業今後一應制詔誥勑着翰林撰卿等看潤而行又翰林官似多可選文學淵深的五員一陞本院學士二侍讀學士二侍講學士專管撰稿不必在誥勑房本房見在內閣禁地恐泄事機未知可否又諭張璁曰

祖宗舊制無東閣官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不[illegible]之

便一清等各對言此官實係冗員

聖意欲革之甚當遂罷不設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先是保定巡撫劉隅奏添設井陘兵備一員練習民兵即以大名兵備副使張素調任至是隅復言素南人不習軍旅請改用素而選西北諳練武畧者代之

上曰朝廷用人務求真才豈宜定限西北且虜若得至井陘亦豈民兵所能禦兵備不必添設徒擾民耳素准調用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甲戌御史周亮言浙江添設巡撫不便吏部議上其言

上曰浙江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諸臣依違議覆以致政體紛更今依擬朱紈仍改巡視事寧回京凡一切政務巡按御史如舊規行

○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初南京兵科給事中傅鳴會請於南京兵部增設侍郎一員兼僉都御史銜專管操江疏下南京兵部議尚書張鏊等請從鳴會言

上曰

祖宗設官操江用南院都御史欲其督同兩處巡江御史事體相維且營伍布置守備統轄一應事宜法甚詳備近日地方失事乃官不得人非法之不善也今若以南京兵部兼領體統俱紊茲所議不畏成法任意紛更鏊

等姑不究其令遵行如故
廣聽納

○嘉靖六年正月癸未

上諭禮部近大學士楊一清以災變修省奏請寬恤小民
已有旨待
郊祭後令諸司開具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
甚多一時所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者
其令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條具便宜限正月
二十日以前奏上以備采納所言務切於政事合於民
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欽
天恤民之意

○十二月己未

上諭輔臣曰胡世寧奏欲大事別具一帖以便親覽一節亦是忠意夫凡奏疏批去之後朕或忘記者無從取閱今宜通行部院等衙門凡事關重大者別用一帖面書御覽署節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止開堂上官職名末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樣只以辭終為結庶朕得細閱之若常事不可為煩卿等再看來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

上以灾異問輔臣楊一清等令條畫弭灾急務一清等因

上四事一恤民窮一脩武備一惜人材一飭言官

上曰卿等所言具悉忠愛恤民窮脩武備户兵二部其速

為議處務臻實效惜人才前已有旨科道官以言為職其各以所聞見條奏朕[illegible]采擇不得隱默畏憚及挾私誣枉負朕求言之意

○壬戌吏部尚書桂萼上[illegible]災疏閣臣票旨下該部議覆

上曰朕惟人君於臣下之言不在其稱否而在於實行否者則荅之而已卿等既以少保桂萼等所言為體國弭災之意當即施行着該衙門不許支忌可也如說該部具奏是替該部支調之計併郭勛奏另議票來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巳講官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畢

上諭輔臣李時等曰講官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

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惇厚博大之體者云何卿等已朕意問之有可補捄時宜者令條列以對于是二臣各以其意具奏進　言頗有所指切

上亦不罪也

勤晋接

○嘉靖五年六月甲子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瑤賈詠入見宏瑤詠先入

上諭之曰卿等前日恭賀朕製詩章朕亦偶作一詩以賜卿等其用心輔導乃以詩手授宏等一清繼至

上諭之曰卿昨歲督邊勞勩昭著茲特召還資輔理朕為

一詩賜卿卿其勉之宏等皆頓首謝其賜宏詩曰古昔明王勤聖學必資賢哲為股肱君臣上下俱一德庶政惟和洪業成顧予渺末德寡昧欽承眷命曆数膺宵旰兢兢勉圖治日御經幄延儒英每從古訓尋治理歌咏研磨陶性情詩成朕意或未極中侍傳宣出禁清補衮命卿作山甫為朕藻潤皆精明賡此忠良副倚賴舜皐彷彿庶哉賡朕所望者獨卿　廟堂論道逕熙平虞廷盛治須百揆商資伊傳周兩卿朕纘大服履昌運天休滋治卿其承帝賚良弼匡吾政協恭左右持鈞衡大旱須卿作霖雨淫潦亦賴旋開晴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令名賜瑤詩曰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朕自

即祚始求賢日遑遑卿以廷薦入性資持剛方在木類松栢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他腸聖學朕所勉煥乎慕堯章機暇有著作衷懷庶宣揚賴卿善補袞繪繡衣與裳竭誠乃賡載彩鳳鳴高岡化成在人文熈皞期虞唐地天既交泰民物咸平康述此酬卿勞盛事傳無疆賜詠詩曰殿廷暑氣薄薰風灑然生萬機有清暇書史陶吾情日與聖賢伍外誘難相嬰對時或感物興到句還成豁然融心性豈止明聲音資卿為藻潤朕志益開明卿本中州俊簡在登以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并詩章本餘事治理須持平朕固諒卿志夙夜懷忠貞喜起協舜樂交脩和簡善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

寫賜一清詩曰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三辭乃承命開心副予望才兼文與武內外資安攘寬朕西顧憂遂使吾民康功勲既昭著威名滿華荑勑使往宣召復來坐巖廊黃扉典政本攄承以匡襄予承祖宗緒志欲宣重光深恐德弗類倚毗賴卿良展其平生志佐朕張皇綱股肱職補衮伊周並昭彰助成嘉靖後青史常流芳次日宏等上表稱謝

上批荅曰朕以凉德纘承丕圖惟賴舊臣以為輔佐於幾暇偶成一詩以賜卿等惟圖君臣交脩共成化理覽奏具見忠懇朕豈類古帝王稱頌太過專以望卿等協力匡弼

〇嘉靖十年三月己丑禮部數上言
皇后出郊親蚕不便是日早
上駕幸西苑召大學士張孚敬禮部尚書李時入見于舊
仁壽宮議於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爲蚕壇二臣趨出視
地還復命
上賜酒飯遣中使遺以珍餌二人復入謝
上出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蚕壇位賦手授孚敬曰朕適有
作卿等看潤因命賡和以寓儆戒之意孚敬復請
上手書各賜以爲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亦各賜手書御製賦後數日併裝成帖名曰咏和録賜
之又復諭孚敬曰朕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

之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帝之召見賈生固語久而文帝為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況朕在沖昧世事未一經無識見卿之於朕無以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于朕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敎君盡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傳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俾交脩朕之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朕又欲於今春奉兩宮春游後與卿輦一游以仰遵我聖祖丕訓亦以見幼孫之率由

祖道當有宴樂預與卿言之

○九月乙丑脩葺西苑宮殿工畢

上設

文祖位致祭祭畢行落成禮宴群臣召尚書李時至無逸

殿東室諭曰昨見宴圖尚書王時中蔣瑤俱列於門外

還宜坐之於內時對以地狹不能容

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國戚

上曰親親不如親賢時對曰

聖明所見非臣愚昧所及已乃列時中等席於殿內

○丙寅

上幸西苑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鑾坐講時進講書

無逸篇鑾進講詩豳風七月之章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皆侍講畢

上復御豳風亭賜輔臣并勛等及翰林儒臣宴亭下退而勛等奏謝

上曰朕以無逸殿豳風亭雖觀耕之所亦勤學所寓昨落成之禮因命輔臣進講賜卿等宴卿等當協心匡輔以濟太和

○嘉靖十二年四月戊子

上游西苑寶月亭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鑾諭曰此亭去年訖工時卿孚敬不在今與卿等同游命賜茶仍命司禮監官引入徧觀

駕發御清馥殿復召孚敬等入見左室上曰前是錦芳亭修舊耳因荒落故建此殿去年訖工昉亦因卿孚敬不在故與卿等同觀復賜酒飯賜扇賜芍藥花出御製夏日與輔臣同游古樂府一首又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命孚敬等和之其詞曰晴日流光夏晝惟長同游禁圃咸良薫風觧愠但願民康

社稷安

慈壽永緒蕃昌右樂府斗柄指巳四月中群物長養正冲中願得早施三日雨免此貧農抱苦悰右七言絕嫩麥三分秀時當四月終但得甘霖降欣然慰老農右五言絕越三日

上復幸南城演新乘馬御環碧亭召孚敬等入見尋御重華殿賜孚敬等酒飯諭曰今日朕以演馬出與卿等同游即以其事為題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樂府二首來看於是孚敬等退各具草未成

上先成樂府一章朱夏纔入四月中乘閒試馬出深宮惟茲七馬壯且雄登霄未可擬跳澗或崢嶸爰因演步至環碧命諸左右來輔弼同游同游兮

祖訓昭贊襄贊襄兮須竭力朕非商高宗諸輔勿我棄早為霖兮羹作梅啟心務明沃朕心俾令湯孫繼

祖烈庶幾政化維日新又七言律一首幾暇餘清演駿駒闢來野步到行居既不盤游忘禹訓亦非好武廢湯謨

適因凉煖供觀眺還是春秋奉
壽輿馳驅須教思往事袁盎之忠（不我）遠次日諸臣和章始
上因請鋟梓以紀一時同遊之盛
上命名曰春遊詠和集

○嘉靖十三年五月癸巳
上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朕覽江西所進青爵其色甚佳
以為殿陛告祀
天用然此祭器也器之重也今者雨霽稍爽可與勛鋐言
二臣吉服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云于是
上御重華殿先視祭器畢退御重華左室宣孚敬等入見
上曰朕咳疾靜養久不與卿相接良用歎焉茲以調養平

復特與卿等一見耳孚敬等頓首曰臣等瞻仰
天顏不勝慶幸
上命至殿中覽觀祭器孚敬等奏曰伏覩祭器制度精美
御見
皇上事天之誠
上命內使以御案所置牙邊檀扇分賜五臣且曰天氣炎
熱茲扇與卿等共涼孚敬等復頓首曰即今炎候伏望
倍加珍攝臣等在外不敢不恪共厥職
上命賜酒饌各頓首謝及既退復召孚敬及時入見
上以黃紙御書
宣宗章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

宣宗章皇帝閲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孚敬等次日五臣疏謝上報聞仍命各為賦以紀厥樂命之曰奉制紀樂賦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輔臣集録成帖繕寫進呈吏部尚書汪鋐請命名刋布上欽定為御作詩詔工部刻梓頒布两京文武官員序曰是詩賦之作也所以紀同游之同樂者也諸意併載四臣所賦之中不必重說或謂斯舉專以恭視祀器何得謂之為同樂同游耶朕答曰委此舉以恭視祀器為第一義然朕因疾而輟德政茲同五臣恭視祀器中間豈無同游交泰之情蓋理之然何得不可謂之樂乎曰鋐

言謂奉
聖母同游斯既以恭視祀器何又謂奉
聖母同游耶朕答曰是日雨後暑氣稍減矧
慈宮亦祈安是日以即時之爽併奉
親輿少從游衍以消永日亦順時承顏人子之情也吾奉
母以同權豈不愈之挾妻挈子者哉雖然專以祀
天祀器之為主則朕之詩已寓其事云故序詩曰甲午誕
賓仲夏終（是歲五月二十七日）儀物欽
天禮用崇五臣左右偕瞻視一德君鄰共正忠（是日同勛字敘時錄）（言五臣視祭器）宮扁重華思虞帝（視器于重華殿云）器匏蒼色象玄穹（器色蒼以事天也）居敬頓忘酷暑時神怡自送滌炎風（先一日已得雨云）

〇嘉靖十四年三月丁卯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諭以

大行莊肅皇后喪改廷試貢士于四月初二日令傳于禮部因言今年進士選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習卿等且即舉堪任者時曰此任須擇有德行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方可為人師範文章是末議孚敬因薦學士蔡昂

上俞之復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

上因言内閣缺人卿等以為孰可孚敬請

上自擇

上曰古人薦賢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卿等知而不舉

即是蔽賢不忠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之機務者機乃發動之由一有差失為害不細所以此官必湏慎重時曰如弩之機發之少差毫末遠處即在尋丈外矣

上復諭六部也湏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博評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尤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昨考察恐未免虧人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若是爭辯汪鋐終達時宜若韜作尚書則部事湏盡壞耳時因請舉

先朝午朝之典每午

[illegible]　廿七

皇上御左順門命大臣朝見即奏事亦足以聯屬人心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朕常思之如鴻臚寺奏謝恩見辭是朝儀若政事另行為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待俟廷試後舉行之

〇八月乙巳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至曰今日閒暇朕

出游召卿等庶幾君臣同游之意因命出觀殿宇[illegible]

殿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為重欲子孫萬世念創造艱難

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題豳風圖長句東西小亭二碑

上自製文述創建殿亭之故而自儆尤切因諭宏等曰朕

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得已如

四郊

七廟奉

天奉

祖

兩宮奉

親皆當營造此即無事時因言遼東時定湖廣賊天下亦

無事

上曰遼東本撫臣行事不當以致擾亂宏曰例推巡撫內地者吏部止會户部邊方會兵部恐不盡得人臣欲會九卿推如京堂例

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為令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言鏌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守仁徒虛名耳因令宏等語吏部推鏌語未卒曰既

可用安事推即傳諭行又問鎮何官對右都御史田[illegible]鎮兵部尚書仍兼前官時言遼東頃用馬永甚好宏曰聞永家丁八十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時對

聖諭允當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於道側非禮令宏等相比閘口設祠

宏曰

上無一事不敬與堯舜同

上曰堯舜生知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朕猶未盡因諭宏等盡心匡輔獻可否勸

上保養

聖躬

上曰在清心寡慾宏曰須靜養以凝神聚氣為要

上曰神氣充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廣成亦專在靜

上曰道書中亦云但凝聚必有法卿可為朕剖析以聞又

諭恤民在用賢宏曰開

上昔與李時夏言評品被劾諸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槩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時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期

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衰朽不足以副眷用命賜酒飯出已遂詔起鎮為兵部尚書仍兼原官總制陝西

三邊軍務諭吏部自今巡撫官俱九卿會推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朔

上諭大學士李時曰端午節朕奉

兩宮賞節昨有

慈諭罷免朕惟宴樂一節不可少不可過少則不見交懽之情過則有傷躭樂之好若夫君臣一賞足寓交泰之意卿其會勛言一計之已復諭曰宴禮必得樂歌今教坊司不知備否無論俚俗我

太祖

太宗屢有宴錫其樂儀今存否可同一會議禮官擬上其儀朕裁擇焉于是禮部尚書夏言等撰儀注以上及期

賜文武百官宴于奉天殿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使賚賜艾虎花縧白索牙扇等物

上至勛等致詞謝

上曰人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月山中扈從之勞勛等稽首謝至水次

上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三臣近龍舟而行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于無逸殿勛等各稱觴

上壽盡懽而罷

（八）嘉靖十九年七月丙辰

上與群臣泛舟于金海詩曰紫禁西頭勝槩舒晨輝朗彩

暎芙蕖波光瀲灧千尺鏡光翠色飛浮十里餘蓮紅灼灼
明聚鷺荷綠陰陰覆錦魚獨目傷心佳景處莫伸昔日
春
慈娛

信任大臣

○嘉靖元年十二月戊子大學士楊廷和以陞迁兵科給
事中史道劾其阿附
先朝力爭帝號之罪上疏自辯因乞致仕
上曰卿以正學直道輔佐
先帝隨事匡救備極誠悃力阻護衛諫止遊巡以死自誓
不附權幸不作威武大將軍勅不書綵帳先年聞父訃

音旬日之内連章乞歸終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乃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逆彬使朕從容嗣統功在社稷更化以來議處大禮釐革弊政誅逐姦黨褒進忠賢知無不言罔顧利害勲望隆重朝野稱述簡在朕心方切倚毗豈可偶因人言輙求休退鴻臚寺其往諭朕意令即出供職既而兵部尚書彭澤亦頌廷和定策討逆忘身徇國功

上曰廷和事朕以來輔德佐政備竭忠誠剪除奸逆不顧身家之禍定策翊戴有功不居誠古社稷之臣朝廷方切倚毗鴻臚寺官宜往諭朕意即出供職今灾異頻仍正上下交儆之時若讒佞得志公議不明正人君子不

安其位相率避嫌求退天下治亂安危之機所係此豈國家之福覽奏具見卿忠憤所激為世道慮遠奉公體國至情今後吏部務求學行老成識達治體之人選補科道言官不許挾私沽譽報怨市恩以傷平明之治悉

幾廷和復求退

上曰卿朝廷元臣德望素隆出處進退係國輕重近因連疏乞休朕念卿以經濟宏才匡弼

先朝輔佐新政備嘗艱險曲盡心力轉危為安功在社稷孤忠大節中外共知已屢有旨慰諭為天下留卿奈何復有此奏至以老病為辭覽之良用憮然吏部官宜往諭朕意趣起就職用副朕拳拳至懷

嘉靖二年正月戊午大學士楊廷和以御史曹嘉論其專擅求去上曰卿累朝勳舊德望素隆賛理天工多効勞勤勿以人言自沮其亟出供職大學士蔣冕亦乞休上皆温詔答之於是數日輔臣無至閣者上累遣內臣及吏部鴻臚寺官至其家宣諭敦促廷和疏謝復辭上曰卿肝膽忠義有功社稷公論難泯簡在朕心內閣典司政本卿與同官累日俱避位於事體非便朕甚不悅故遣官責以大義其遵朕命毋更固辭既而廷和求去益力

上四遣中使至第宣諭令即入閣供職廷和固稱病不出明日又上疏復報曰朕知卿忠義輔導重地推誠委任遣官再四宣諭猶稱朕偃蹇高卧朕甚疑焉陳乞之章不必再上時吏部尚書喬宇亦以言官指為廷和之黨稱疾求去御史劉廷簋等自古害正人者率指為朋黨喬宇孫交林俊同時召用今廷和宇求去交與俊亦不安其位幸勅廷和等亟出視事

上是其言曰朝廷清明豈可輙以朋黨之說指斥大臣為大臣者身任天下之重豈忍輕易求去楊廷和心跡既有公論宜同孫交林俊即出供職吏部其往廷和宅宣諭朕意

〇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子

上諭大學士張璁朕有密諭卿勿令他測知以泄事機又諭朕與卿帖皆親書雖不甚楷正恐代寫有泄事情璁疏謝因舉

先朝楊士奇故事請給圖書為密封奏對之用

上許之乃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凡朕與卿等可議事情除軍国重務卿等同官三人議奏外或有密訪事機欲法

祖宗故事各賜印記一以封所來帖子又朕所送下文書亦不可無封記今制一套正面畫一雲龍上批諭其官中用政事文劄驗記一顆背封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納有驗不致有漏事機朕無可謀者用與卿預計可否

通議來聞并賜印記字樣也勞撰用啓之一清言

先朝

仁

宣二廟嘗賜近臣圖書諭然唐虞吁咈氣象今此事誠宜修復但印文止可作責望語如納誨啓心責難陳善之類不必過為褒美又當因人而施不可太濫時

上以擬賜三輔臣印記及得一清奏遂欲去大學士翟鑾之賜以桂蕚代之報曰思卿之所言深憂朕也濫及多人則謀不成事易泄朕意欲止賜卿及璁并尚書桂蕚蕚未入閣又見辦事有翟鑾所以先鑾後蕚以重輔臣之意今既得卿奏朕意決無疑也於是一清復奏鑾小

心慎密況在閣同事乞併賜銮以安其心
上報允乃賜一清璁銮蕚各銀圖書二一清文曰耆德忠敬曰繩愆糾違璁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鑾曰清謹學士曰繩愆輔德蕚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仍諭一清曰茲今所賜卿等四人封疏印記又欠徵驗其真凡所上密疏可以幅後小書其字號自一至若干庰上下方如親見朕慮時人猾詐僞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相間也夫君者天下之主可親者二宗室支屬私親也忠良賢佐公親也親其私者以夾輔王室也親其公者以治理朝政也今編四字仍勞卿密說他三臣以朕意卿用持字璁用忠字蕚用秉字銮用正字既而諸臣各

上疏謝

上手詔答一清等曰朕念國政重大事機當謹無有過不聞厥過愈深故以銀記錫卿以識封疏覽所陳謝朕具知悉夫自古明良相遇必交相儆戒朕本不明上荷

天眷及

祖宗付託特求嘉猷以匡治政過卿等宜竭力贊襄用輔不逮勿憚勿諱庶盡交修啟沃之體又答蕚曰卿忠誠體國靜慎持身故錫卿銀記以識封疏卿有所見聞即宜告朕俾知過圖政以奉

皇天

祖宗之託卿宜竭力贊襄勿有所忌以副朕意

〇嘉靖七年二月戊申大學士張璁進分獻大明壇及奉
制祭先師紀事詩二首
上覽之喜亦作二章以答之其一戊子春正吉
郊祀禮祇行陪神日為首陽宗日大明良輔承獻奠少保
捧捧香羨神鑒昭有格為喜不勝情（右大明壇分獻）其二
聖祖垂典則春仲祭宣王茲予纘大服稽守罔敢忘傳制
命輔臣歆享鑒忠良堪嘆老松栢空蔭我師堂（右遣祭孔子）

〇八月戊申大學士楊一清以病乞休
上曰卿屢疏懇切朕非不相體且卿年高亦不應煩以事
務但朕倚眷欲終始輔導交修况卿懋才重德方賴贊
佐以成嘉靖之治宜欽承朕意慎勿固辭乃復遣鴻臚

寺少卿王道中造一清卧内強起之仍降御劄遣中官諭意曰朕所倚卿實為天下卿若果於引退是慮國不如慮身一清感謝已而求去益力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碩舊輔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義恐弗如是朕躬多愆當直言以匡救何遽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十二月壬子大學士張璁疏請給假省親

上曰卿昨以省親焚黄之意預歷陳之朕展轉覽閱即欲從卿所請復忽思之甚有未安朕昔未尊崇

皇考

聖母之時抱痛苦心不知何日得遂此願

皇天鑒我命卿言之今特也孝情既伸素志亦遂非朕所自能實卿之力也非朕私譽卿也酬其所賴予耳夫孝者萬善百行之先況人君長豈可不以此教人而反拒人之情非人之長也況朕所得伸其孝乃卿贊成之諒卿之孝情非朕之情可比尤急甚焉當盡孝子之情以成終其忠者宜聽卿之所請即賜命以行可也但今政治有未善邊事有未寧朕體有未健強學行有未定帖所倚群臣夾持則卿之為朕託者特重耳卿之平日之志未有一毫末之私持正秉忠以匡朕躬夫父子天性至情似非私情者而在大義之中未免為私恐不宜言及是豈終不宜言實不宜言於此時也卿可勉副朕託

悉心匡輔勿得為言待其治道少康邊事寧息朕體少強朕學少定則卿便可來請朕當聽奏立限前往如今時卿不顧大義直遂己私果欲往則非忠臣之道使朕失道失德於卿之心其忍乎否乎宜欽承朕命緩之數載便當言此勿負朕意

○嘉靖九年四月乙酉兵部尚書李承勛以被劾求去上優諭慰留之曰卿近日兩具疏乞休退以言官誣及之詞深為名節計足見持身慎行但恐於愛朕之心豈不小失歟朕惟人言浮無根據不必以此為慮且卿雖經璁萼奏薦亦非璁等所私實公與也卿練達事務忠誠素著才望兼隆朕心簡在今必欲求去恐非素日之心

亦見今邊方多事本兵重地之任朕方賴卿辦理何乃堅欲去哉宜竭誠佐朕展布才猷副朕委任茲特慰諭卿宜欽承勿負朕意

○八月己卯

上諭輔臣張璁曰卿以所撰敬一亭碑文上朕覽之再具悉忠慎之至朕惟古之君臣致盛治者無若唐虞彼時上下一德猶不免交相儆戒吁朕非堯舜之聖而卿豈可絕無一言以警之乎況斯文必傳之後世勿使後世議可也夫君臣一體非朕私為卿其審再撰來發部刻石

○嘉靖十一年五月丙子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燕

翰林院學士方獻夫至京詔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命即日赴閣

上諭之曰卿昨赴召以連日陰雨未與朝見故今日朕命入閣辦事廢副召用之意夫輔導之地以納誨為職豈無資我之忠言必託封章廢得隨事開陳茲以原賜銀印記給卿用使宜承朕命

○嘉靖十四年七月壬午大學士費宏以起用至京

上遣中官齎手勅賜之宏疏謝言臣數年棲息畎畝頗懷願獻之忠此後當日有所陳

上批答曰覽日有所陳之言深慰朕望必如是然後可凡事卿當獻正開邪匡朕不及以副朕意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壬寅賜輔臣嚴嵩銀圖書一顆勅曰賜卿忠勤敏達銀記朝夕謀猷入告以此封進嵩謝荅曰嘉謨忠猷匡朕不逮是所望也卿其思副焉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六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七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棐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鳳昌

優禮大臣

○嘉靖元年五月己未致仕大學士謝遷遣男謝正謝遣官存問及賜羊酒官廩輿隸恩因勸上學古訓鑒成憲以廣聰明上褒嘉之曰卿輔佐先朝直節忠言天下傳誦朕知名久矣方將起用特先存

聞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頤養以副眷遇因廕其子正為中書舍人仍命所司查同時守正被害致仕大學士劉健尚書韓文曾廕否以聞

○癸亥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各上疏辭免恩命
上諭廷和等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等能同心協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早決大策以安
宗社其時逆賊江彬稔惡負罪尚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難測卿等又能乘時擒獲不動聲色潛消大變使朕雍容入朝傳序繼統中外晏然弘濟艱難功勞茂著考之前史漢文帝宣帝繼承大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陳平

周勃楊溥蔡義等邑户我
太宗文皇帝以尚書茹瑺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誠伯況城云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勲一體封拜朕前勅加封爵義不為過第重違卿等雅志已如所辭朕心怏然賜宴進階及文職錄廕畧示朕報功之意卿等宜勉承恩命不必過為髙潔以傷朕懷

諭玄曰卿以碩德廣學輔佐
先帝嘉謨入告備竭悃誠隨事納忠賢勞茂著逆濠護舒之請昌言沮止觸忤權奸遭讒去國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首先召起遄者勅加錦衣衛世襲之廕用酬舊勞義不為過卿抗疏力辭重違雅志乃改廕正民

戶朕心猶以為歉再加文陰賜宴進階畧示優眷卿宜
勉承無過辭以為髙潔傷朕本懷

○六月乙未致仕大學士劉健九十
上已賜勅遣行人存問至是河南守臣遵詔奏請
上曰健累朝舊臣禮宜優厚本處巡撫都御史備綵幣羊
酒親詣其家宣諭朕眷念至意

○十一月庚申致仕大學士王鏊以
上遣使存問具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
上覽奏荅曰卿輔佐
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
特遣使存問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頤養以副眷

懷其廉一子為中書舍人尋致仕大學士劉忠亦具疏
謝存問勅
上以務學養心敎
天法
祖抑邪佞進忠賢數事
上褒答恩賚亦如之
○嘉靖二年九月庚辰大學士楊廷和以一品十二年考
滿加太傅再疏辭
上曰卿元勲耆德望重台司弼亮忠勤多歷年所功存
社稷澤在生民穹秩特加用彰殊眷乃以盛滿為懼懇辭
至再具見勞謙成命以下宜卽勉承朕意從容展布贊

成嘉靖之治既而廷和三疏固辭上曰朝廷設三公之職以待忠賢共圖化理卿匡輔先朝贊襄新政備竭心力茂著忠勤勲績既多特加寵秩資望允宜何乃屢陳懇悃至以引去為辭鴻臚寺便往宣諭宜抵承恩命即出供職用副眷倚至意慎勿再辭

○嘉靖三年七月己巳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引疾乞休

上曰卿才德老成賢勞茂著銓衡重地方隆委任何乃因微疾遽求休致既情詞懇切特為俞允其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米四石歲役夫四名仍歲時以禮存問

○嘉靖五年五月辛丑刑部尚書趙鑑以疾乞休

上優詔許之賜馳驛還仍令有司月給米四石歲夫六名

鑑陛辭

上特製詩一首書於龍箋賜之以寵其行詩曰仰惟我
聖祖稽古置六卿朕茲纘大服命汝掌邦刑司寇職惟重託卿甚丁寧慎以恤元元詳以軫幽圄副予欽哉訓惟卿公且明資之弼王教倚毗須老成忽爾乞休足懇詞出衷情朕弗拂卿志顧念其情誠特命馳驛還以遂卿之名餘年備福祉勿負綸言旌

○嘉靖六年十二月辛未

上以大學士楊一清病目未出諭問之曰日前奏請給假調養目疾今以數日未知可否特茲爲問朕聞目主曰

肝肝經受熱或勞所以傷目卿可用心愛養使肝氣清和而目無疾驕卿每以此言朕欲卿治之奈無術耳欲令醫治之亦無術耳况耳目之際非可按以摩為術也但能使臟腑清和則百脉流通又非專以藥餌為尚耳而醫者之術亦恐不過此朕初幼孩至今恒以目為患去年常大作之是以畧識此意不在他術惟肝氣平自安矣卿如稍可便赴閣辦事况當新春逼邇不必報名叩謝以某日赴閣具疏來聞即朝見陳情也卿其承之

已一清病稍愈赴閣具疏以聞

上報曰今早得卿一疏云出辦事朕深悦之但朕前疾方好未及大壯昨因出齋殿被寒溫之氣與爐火交蒸[illegible]

於頭目於清晨以起穿衣畢而暈痛相攻動履不得除
遣官代朕至日
二廟行禮外即回宮調養過其半日方覺暈止而痛亦就
安但因先日之弱體未大平復平可三十日視朝卿其
知之又昨璁回奏言與卿三內殿行禮之儀不必外廷
論之只卿以禮斷可也又封可擬先儒格言來告應朕
決之者

○壬申
上不豫輔臣楊一清上疏問起居因引內經要旨請
上節宣調攝以迓
天庥

上未及答一清恐章奏填委前疏未經親覽復疏上問
上報曰今日辰間得卿一疏云二十七日所進之疏朕其覽否但前答卿帖子中未言及此以謝恩疏答之密諭寔欲專其意欲卿早出以副朕望也故未之及茲待別答之朕以幼弱之資上荷
天眷位居人上每思至此深切慚愧況體力未強而調養之方未聞禮節之中罔知心每強之學無一得卿所言究諸典禮且歷引內經要旨以保養朕體懇誠忠蓋愛君之拳何其至也矣朕於君禮臣之道恒為失之而卿之於朕何其用心盡力哉凡卿等之言朕必再誦之越日又取而味之庶有得於心不致於離間其中也用是

以復卿其知之卿輔導元臣凡事朕有不能中執者當要告正況今三始更新萬物復亨之期正可革宿愆與新德之時雖有過不能自知卿可以正代非以善賛惡交修朕性斯寔朕望焉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併告卿知三冬寒已去九陽春又來辭殘省往過迓歲善增培伊傳真耆碩輔弼信英才專賴交修道承之尚欽哉一清疏謝因率同官次韻和之

上悅命名為輔臣賛和詩集親為之序曰去年除夕日朕以殘冬已盡陽和回春遂賦五言律一首以其述示楊少師一清寓以望其輔導交修之意以辭殘比省過迓歲比進善之意一清遂與璁鑾恭和以聞但其中須

朕太過愧受之嗚呼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舜歌皋陶賡之卷阿之作周臣頌之朕非虞周之聖但喜得忠良遂取爲集以道虞周之意詩之所關大矣非吟味者比寔以求道望治不覺形斯言也歟

○嘉靖七年正月己卯時享

太廟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璁桂蕚之上意頗不悅大學士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一品散官使與承勛相等

上悅報曰只繞午門得卿一疏足見輔導至切朕復有言夫君臣一德上下同心自伊尹之於成湯乃克合也朕又愚昧之人繼承之主焉敢比成湯但念卿念念之間

凡出於為君為民無有不盡其忠誠至於諸凡進告之者無一毫不於朕合其議何謂也且以今此一事告卿朕於三十日親朝承勛班在璁之上初六日陪祀又在承勛在首列遂自思之承勛雖當任用之時況年資亦深但璁自輔弼重臣似或不可亦未及之考也回宮思欲錄其意問於卿而暫回休息今日已閣親寫帖子與內閣書終遂思食食後陳硯紙而卿之疏已至矣故朕嘉悅不盡以其七年始遇卿也卿之赤城又邁尹之誠也尹之輔湯賢輔聖也易若今卿輔朕之切豈不遇尹乎朕非湯資卿所告進豈不難乎朕非造出之言其言實自衷出也卿其益言無不盡之誠庶使朕免于冲昧

之失也卿其欽承是日復作詩賜璁曰戊子新正吉春
享
祖廟親祀禮忻已成肅駕回宮宸登輦偶回顧與南一輔
臣貌奇真才傑形端志氣伸外馬秉貞一內則抱忠純
誠正輔吾躬精白飭乃身予喜荷
天眷賚睹作邦珍庶幾皋夔輩望以康斯民
○癸未
上降手勅加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吏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桂蕚俱太子太保璁蕚加少保時
上方有事
郊壇璁蕚請俟廷謝畢乃敢受命

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旦夕扈從齋宮卽
可出謝不必陛見

○三月丙子太學士張璁以原籍姚溪舊建書院疏請賜
名幷自建亭立石奉藏
御製敬一箴五箴註因以書院集錄詩文進覽
上賜其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仍令有司建亭立石其堂
舍敝壞者亦與修葺璁具疏陳謝
上批荅曰卿當時學首博識多聞勤勵敬慎以飭其身盡
心職業專以王道匡朕又恐後學廢墮特以院堂名額
為請茲朕親撰以賜卿才德學行褒示所不能盡覽所
陳謝具見勤誠已又賜璁玉帶一諭曰見卿帶不佳今

特賜卿以札報不必廷謝

○嘉靖十年三月乙未兵部尚書李承勛卒

上自為文祭之曰朕惟人臣事君以忠者不多見今時尤難見也卿以賢俊之資自登甲第歷官數任俱有聲聞自朕擢任以來盡心為國竭忠事朕遂致嫉者肆其毀馬方當冢宰之遷遽爾一逝朕深悼之吁君以得賢為治是謂相遇為休朕非明王之資故賢者未久其與茲

特賜諭以祭之卿其欽承之歆慰哉

○嘉靖十二年正月丙辰遣鴻臚寺官召致仕大學士張孚敬賜之敕曰朕惟君臣相得自古為難惟卿自中甲第奮志為忠未以身為顧繼是歷居數任持一不回匡

主癸君未或少懈前若小人搆為陷穽朕即時令卿回已昨又自不審慎幾微又命卿回已適來星異衆疑之曰信哉君不明也使之去而復來致變甚速朕亦應之曰孚敬適到此異又見試且令自陳吁朕意卿却不會又云去數語朕亦未放過三命回已夫朕所以用卿去卿其意不待自述自有公論但卿何其自誤哉今自卿歸星芒未見速退應數否歟他不必費筆札矣今朕三召卿復任卿若能識朕意則作速前來期使功名不自昧用全君臣之道卿若不能此者則暫來作賀朕得嗣之喜亦或慰朕思卿之至懷惟卿思之圖之

○四月乙亥大學士張孚敬赴召至京是日免朝

上傳賜酒飯復降勅諭孚敬曰朕聞卿至甚喜但二日未視事見卿蓋以文華致齋恐空室寒故厚衣不意傷熱遂病目須三四日可愈卿其先詣閣視事仍以其諭示同官知孚敬隨赴閣辦事具疏以謝

上悅諭以益殫心任事以副倚望之重

○嘉靖十四年四月辛亥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齎藥餌又手札諭之曰昨少保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惟近古之君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飲輒効茲為卿捧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為一服以此得愈厥慰朕念雖非前款臣者之切亦見朕意服後一二日可告朕何如又諭曰昨朕因語時令示朕

意與卿聞病不得愈朕惟病不可不慎以愛身為孝之大而天工不可不盡以輔致君為聖為忠之大他諸餘未都要緊卿其思之哉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亥致仕大學士張孚敬表啓問安仍疏賀册嬪

上優詔答之遣錦衣衛副千户劉昂視孚敬于家賜之勅曰卿以内閣元輔朕所倚毗頃因有疾懇乞歸休朕察卿有不獲已之情乃用俞允送卿茲得卿來疏奉問并賀省覽之餘具悉忠愛特遣錦衣衛副千户劉昂齎勅往視卿疾如既愈即便來京勿負朕望果未除則當善自保攝用副朕眷思之懷復以手勅付昂曰勅舊輔孚敬

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
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
期將近已先册封為端昭二嬪并河南李氏京選王氏
補為敬靜二嬪又朕於春三月躬行謁
陵禮奉
慈車率后妃禮成後又于四月之吉命工恭飭新
七陵增造等項朕自作幽宮于
長陵左之陽翠嶺即十八道嶺更名改小山一名半臺山
以尊
皇祖太宗嘗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
皇高祖妣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
聖母舟回京今朕命使臣往視卿于家卿如果疾未痊便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來見朕副切思情勿自負自棄以致朕懷無已卿其承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丁卯廷試讀卷大學士夏言有疾
上諭讀卷諸臣曰卿等連受勤勞於政務之外且希忠與我少年卿等皆老臣朕心甚未安且言病甚昨朕有諭令看卷後用心理之即令任事之臣少卿等其悉朕懷匡我不逮仍錄諭示言知之令不必回奏省伊思費耳又昨卿等入見東宮已議且重愛護然朕惟侍卿等再見數次先計

奉先殿謁禮如何今年庶吉士之選當舉行旣而遣醫視言疾復命中使齎賜上尊品物言疏謝請俟疾少間詣鴻臚寺報名謝恩上特遣中使諭止之曰卿疾少愈恐趨謝作勞特用賜免卿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三月丙申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夏言一品九年考滿

上遣中使賜言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裡寶鈔五千貫茶飯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吏部以先年大學士楊士奇劉健賜勅宴例上請奉旨言輔導朕躬歷官一品九載懋輸忠藎久著賢勞朕心嘉重可復少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勲階兼官悉如舊賜勅奬諭仍宴禮部給與誥命以稱朕褒禮元臣至意言疏辭

上曰卿名德偉望博學宏才一品九年忠誠篤棐功施社稷業邁前臣加恩常典非朕所私宜祗承新命益殫嘉猷用匡不逮廣副朕優眷至懷所辭不允禮部以待宴官員請

上命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都御史侍

○五月戊申原任大學士毛紀年八十山東撫按以聞

上曰紀輔弼舊臣年登八袠德壽並茂其賜以羊酒撫按官及門存問仍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役以示優眷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丙午致仕吏部尚書羅欽順年八十撫臣以聞詔有司及門存問仍給月米歲夫

戒諭群臣

○嘉靖三年四月辛丑鎮遠侯顧仕隆等請申明永樂初戒諭武臣榜文

上曰我
祖宗廟戒諭武臣榜文訓告諄切恩意深厚承平日久替襲者不知遵守曠職怠事兵部其通行天下申明曉諭本府仍謄寫刊印給各官領回誦讀使其子孫各知保守世祿

○嘉靖六年十一月辛丑賜輔臣楊一清等五經四書各

一部諭曰朕惟大臣事君必有其道曰道者載諸簡冊君不知道無以修身出治而福澤生民臣不知道無以輔君納誨而成就君德卿乃耆德舊人博學宿儒自復召居政府輔導朕躬啓益朕學贊襄治理展布忠誠沃心之道良有賴焉斯非學術淵深識見宏遠所能也哉朕念卿昔所學者必孔氏典籍是典籍也乃市行書肆所傳惟恐或有差繆豈可遺哉今特以

祖宗朝所刻官本五經四書各賜一部卿其益堅乃志究厥古典或朕政事舉動有違於道有乖於理當執此言以告正朕躬乃諱朕之不納為無言嗚呼聖人修齊治平之道盡諸典籍朕有所罔開必賴卿其善導之朕豈

敢逸其身心以為無益負皇天及祖宗付託乎惟卿其欽承之故諭

○嘉靖七年七月癸酉大學士張璁請宣諭內閣絕讒邪以清政本

上曰卿所奏朕已知輔臣調元贊化當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同寅協恭以期和衷之治庶副朝廷倚毗之隆勿得彼此相嫉以負簡託卿等各勉之

○嘉靖八年九月辛丑先是大學士楊一清張璁各以言官論劾遂生嫌隙

上令璁致仕旋復召入一清不自安求引退

上慰留之光祿寺少卿史道因上疏請諭勉二臣相與虛心直道忘私奉公用酬陛下千載非常之知不宜以形迹爾我自相乖異上覽而嘉之曰內閣大臣責任甚重盡所深倚宜同心共事協恭盡職秉公持正以贊治化陳善閉邪以輔君德容衆以量受言以弘勿懷私嫉忌以取愆違庶乎君德賴之以成治化以之而興澤溥下民功施社稷忠節譽望非前代諸臣所能專美豈不偉歟輔臣於道之疏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負朕意

○嘉靖十三年正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張孚敬等曰前朕親啓

皇祖主櫝見主套銷金向內必是先期崔元所致彼視舊大臣乃忽慢不敬豈將命攝事之臣哉元之不堪簡命有如此卿等即錄此論與言令謄示捧主諸臣知悉務各祇慎勿如元為於是元上疏待罪

上曰出主而祭禮之正也我皇祖初制之典非今日事況人臣於君之事不可不慎重朕知爾意謂累朝不行何今日如是我則知守歷代之規耳朕所示禮部但勅令加忠敬而已何以認罪為

○三月壬申禮部尚書嚴言請簡忠亮大臣一員撫賑大同叛軍大學士張孚敬持不欲行

上諭之曰玆大同一事卿獨未究心於至理委非正大之舉偽逆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恥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邪非朕偏聽於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言為忌玆事又不從果然矣如其所言真不當行豈可遷就為之朕推言之力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為人卿所甚曉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邪卿能與綰比舊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之不勞於政務卿之德量益著矣朕此言非有所私特為卿耳孚敬又言前已遣豪軍給事中處置似不必更遣官查勘

上復諭曰大臣事君謀國貴和若彼此爭抵各生私嫉則其君托耶卿尚平而熟思之禮部此請當都依擬行遂特詔綰往為罷總兵郤永任聽其勘處

○五月己丑

上以疾不視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惟君之與臣上下交而共成治理邇者朕靜息數旬元氣已復咳疾未除慮爾百工弗勤厥職曰不先我師上行下效者夫朕非敢自逸也特念身為治本不得不慎愛之耳茲復申告勉遵朕言務秉勤恭勿事怠忽卿言其錄布之哉

○六月乙巳大學士張孚敬復以疾乞休

上溫詔慰留不允尋諭之曰卿前以累疏乞退今日又復

為詞想無甚疾或疑朕耳夫疑朕有二去來進退四三作矣我必終不以禮待不如早求去一也方献夫並力尚未及我而去之此必信一等人以勿用我輩不如早如去二也或因大同事着又或以如今日之事為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為

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夫此數事者皆不足慮大臣居丞弼之任一盡誠以事其君道之宜也謀身計禍此是何如臣邪況今也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耳卿必欲求去果為何者明言之勿忌孚敬求去益力

上復諭卿求去之必者特以一大同事耳何其執已哉夫卿不過與言為忌持耳大同之事初無甚重大情由朕

曰法當討而無赦法言也想劉源清郤永必思設法而止誅殺主將之賊以正

祖宗之法紀也豈知貪功冒勛恣戮平民以致法不伸止殺二三為從者渠魁漏網壞法至於如此卿猶為源清屈一則曰二臣銳意攻城二則曰必破賊為止夫城破人誅固無難如無罪者何又何時復是鎮以衛京師乎此雖言之言合本出自朕況事之是非自不當較也今正內閣缺人不顧朝廷必求自遂是輔臣之謀乎孚敬乃復出視事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丑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在工數以事相左遂成隙上疏相攻

上謂大學士李時曰勛言工上事猶可鋐全是忿詞此何可恐時為營護甚力

上意解曰若不究竟則二疏須留中耳且鋐無故卽舉梁林自代此是何說昨東閣與夏言爭莊肅皇后謚號本禮部與內閣事與鋐何與乃悻悻如此時曰大臣議事貴于平心易氣此等舉動未免取訕於天下後世

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

上曰此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勛鋐卿可傳朕意戒飭之但勛奏吏部改調官事不可不查卿亦知建造可會二臣公議之於是時同勛等於東閣會議奏言鋐以

主事歐陽清體弱不任工所勞俞振強行事欠當故以清改調刑部振強陞調南京工部員外郎而以員外郎梁廷振代之實無他情勛見鋐擅調因疑其聽托規避遂以上聞耳

上曰振強行事欠當宜謫而陞清体弱宜惜而調似有避去意命降振強一級仍同清供事廷振回原部於是勛鋐各陳謝

上復手諭勛褒其祇慎勉以協恭以稱簡任於鋐則責其動有紛擾甚負委任仍以自今宜親君子遠小人勿效前為戒之

○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行祈穀禮于

圜丘命武定侯郭勛代

上諭輔臣曰卿等謂祈穀禮宜暫命官具見愛朕至意然朕思大報亦親時又有外臣在故欲躬事耳若論出入太廟丘壇上下自惟禮多但熟思朕既遵復祖制不三五年即偷安自逸且自十三年患咳六旬乃愈三四年間體力復不如故又昨冬遠患足瘡兼耳鳴心跳神思不爽又不如前氣積成痼即今茲恙增甚朕心得有一日之寧乎故朝政之廢歲不及旬日雖此身如逸中心不敢畧怠所感者皇天洪眷太祖聖德故又維之冲君得有此十六禩及賴卿等竭心

以贊耳今朕宜理疾祈穀之典卿勛宜思盡處恭代朕行禮卿言仍監督禮儀勿怠卽錄付春官及徧示諸司知之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

上手諭都察院曰人事愆違

天垂仁愛雨後方禾茂民康今雨下竟朝夫丞弼之臣宜忠敬清亮者居之故曰燮理調和之職也朕承

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僊用臾荒昧之爲止是一早朝終始不一耳然君逸臣勞務本抑末失小顧大先賢言之朕雖失之此早一臨門祀多命攝愛此身命是父母遺我者崇禮極帝神加志天下不啻色荒聲

迷于不省人事之地無一時不思天下付民上籍為人君之職所當懼者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才作夾輔不可得昨夏言測知東宮遷移無故力稱改慈慶為東宮府夫廢母后備制以縱奉子朕必不為言前稱朕意為正駁郭勛之非今何一用勛言若今謂為忠正前亦忠正前謂為非則今亦非也蓋嫉人賢已欲美必皆已出亦無帰美君上之意是其恣肆已成性必不遷于忠謹敬畏之地夫何謂郭勛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千羅百織如何自擬君旨謂不必用勅言官係朝廷耳目一人不如專一听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或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吁是人為乎又凡工作例有內官監

官昨撰大享殿興工何無高忠勅稿前歲忠代言進玉器祝壽朕已疑其與彼同計矣今果通洩朕言不具勅稿果無例耶米不通謀耶昨又聞秉轎苑中次日朕已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彼謂不可夫無賜而自乘是擅也有命而抗違非禮也且朕不早朝彼亦不入內閣軍國重事徑自私家而專裁之王言要密豈宜人臣視如戲哄如此大事言官豈無一人知見不聞一言斥疏糾發徒知欺謗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會生媢竊今日神鬼皆怒雨甚傷禾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十一月戊申

上以宮闈之變勅諭中外曰朕誕膺

天眷臨御大寶二十一年於茲夙夜兢兢欽若

上帝祗奉廟謨罔敢怠荒故凡八柄之操五刑之用皆稽謀自

天考訓於

祖恩宥罔偏於近御刑賞大同於宮府凡以成平明之治洽於變之風以期無負

天與

祖宗付託之重雖每防微豈期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突生榻寢二逆御氏結宮婢楊金英等大肆謀逆戕害朕躬

仰荷

天地
祖宗
皇考妣洪庇百神護佑假手中宮力救朕躬獲臻寧吉卽
將逆犯依律淩遲處死各該族屬尽法誅夷已遣官祭
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及應祀神祇恭行謝典恐中外傳疑未的尚懷隱憂
手足心腹保愛胥戚茲特隆勅撫慰爾等夫朕以冲弱
遇茲危篤卒獲康寧然非
天地神人陰佑默相以保我國家萬萬載靈長之祚何以

有此爾等宜念此眷恩深加慶幸安心官守共迓
皇鑒覩茲祈天永平之休共饗久安長治之盛爾等其欽
承之哉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癸未虜衆薄都城
上出御奉天殿勅諭群臣曰今虜酋聽我背叛逆賊入侵
畿地諸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
上不視朝我亦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逸臣勞竊聖言以
濟已懷欺不忠至此尤甚何有主憂臣辱之實敢為上
行下效之肆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
右未頃刻有滯於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歟
天皆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脇我正朝大内恐赫朕

躬忘名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敢欺君父各誤事大小諸臣便一一指名着實參劾定罪其餘各司寅協恭悉心國事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再如昔玩視並以軍法行刑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甲戌

上諭禮部臣曰今春雨澤固降雷未發聲且四方災異旱澇不同勿專謂爾君所致人臣之義可盡癈乎天工人代君一身能徧諸務耶臣原有分理之責況忠貞者又以臣勞自責未可專一歎諭各要寔盡厥勞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乙亥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劾奏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殷學託病避事學上疏

自辯

上曰大臣當先敬畏邇來自肆安居每每稱病臣子情共義何在況學又協理戎政若被劾不待明旨游詞欺辯姑從寬為民員缺亟推忠謹兼濟者代之

重銓衡

○嘉靖十年三月戊戌

上諭吏部曰朕惟政治以得賢為本吏部尚書古稱冢宰表率百僚人材進退定司鑒別朕以此任重大懸缺已久茲特付諸廷推以協公論諸臣宜體朕心慎選惟公與明忠誠為國練達事體者二三人以聞朕將親擇焉毋得視事之常以應故事

○吏部疏文選司署郎中鄭尚義實授

上曰文選乃銓衡要司頃來不問賢否第以次補僅及一年輒陞京堂他部郎有賢否俱不得與屢經建白竟不遵行以致往往挾權濟私用舍倒置恩不及百姓自今文選郎中務令久任果能盡心所職者聽超陞如例不許槩陞有不稱者吏部會都察院更調選補務在得人庶朝廷體訪好惡悉出公論

○嘉靖十九年八月壬戌南京禮科給事中曾鈞等以士習日敝咎由大臣請

上審察忠佞以勵其餘

上曰鈞等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處尤是茲欲甄別淑

懸振起人才專在銓曹自今中外大小遷除須裁抑僥倖為國擇人毋狥私情致傷公道

肅風紀

○嘉靖二十年四月甲辰吏部尚書許讚等各自陳乞休奉旨罷免者十二人餘令修省供職因勅左都御史王廷相曰宗廟災變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風紀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係於巡按御史近來出巡在外豈無失職害事者卿總憲有年自入院修奏憲綱之後不聞考劾一人朕切恠之今後宜痛加修省振舉乃職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丁丑掌都察院事毛伯温等申明憲綱八事

上曰朕恒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貪酷肆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能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都因都察院不嚴考核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觀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初意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喜慰所陳悉允行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

飭吏治

○嘉靖六年十一月癸未

上諭輔臣曰吏部劾奏熊一渶本卿等票來止說戒其後來往者不究恐無以戒後者今可批示熊一渶既屢被論劾都不廻避今又該巡按御史劾有貪婪實跡革了職所犯贓私行巡按官勘問明白着實盡追入官奏來處治近年犯贓官員雖經參劾皆止去官贓私多少置之不究終身受用無忌憚所以往往不知警戒爾部裡會同都察院從實查究參來說如此方可懲戒將來徒以虛文禎會愈無忌憚勿故姑息

○嘉靖八年正月己丑

上諭閣臣曰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為言足知思慮朕本

宗支沖幼無德之資仰承
天命
皇兄遺詔俾為君長以奉
郊廟之祀安斯民耳奈何寡昧無知何為安民之道夫守令親民之官此官得人則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則民不安抑得人而無能否之分進黜旌罰之失當則民亦不得安耳故自古重此官我
祖宗亦重之今之計他皆繁文如降勅書屏之類只當卿等吏部嚴加訪察以為黜陟之宜而不係縣令决不得陞御史給事不為群守决不許趨為卿佐每三年之期得可否分別等差量為勸示六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

命都察院嚴戒巡按令其公舉劾柬政體上親為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舉折挫凌辱如此則守令自得以重民生或可安矣卿等其協心詳議如可卿璁即與同官擬旨來看

○嘉靖九年二月壬辰勅諭户禮二部及都察院曰朕聞民為國本本固邦寧不可不加意為國安人必慎用守令然後乃獲所安近屢有旨命吏部多方選授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某官為否某方民不聊生無憑黜陟實效未臻況近來災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勉有匡賛之責而親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為條目爾部院即便刋

布開　示於後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看彼到任之後務要上遵我

皇祖成法修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去不肖教之以忠孝道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殘戕百姓一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親恭事長上者和睦鄰里教訓子孫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一農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賴之上奉祖先父母下養妻子人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都要耕織耕者勿怠于耒耜織者勿怠于機杼旦作晚息庶不致飢寒之苦一各處但有荒蕪堪種之地者着召貧民自種

官給與牛粮子種不徵稅粮不許强梁侵奪及官豪人等有違一體來治罪一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撙節愛惜勿得棄儲之以備凶歉一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今尤重焉夫彼不過以生死恐吾民小民愚甚直信無疑浸浸而不之省遂至傷倫斁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去然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常加省諭戒其未來其見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都着還做生理須從容善誘務使移轉如一府中有能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來否亦奏來以憑考報一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今後各

處巡按御史着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許抗違以為身先之道勅內所載各官果有遵行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来陞用或賜以旌奬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知决不輕貸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乙未

上諭戶工二部朕仰承

天命為生民主夙夜兢兢治理未始少忽每念四方水旱及邊方多警如履淵氷但為政在愛民愛民必選賢守令今選之者每不盡心以致官非其人民受其害朕思

今歲以來天時少順連日風沙若有旱火之慮又邊務亦甚有可虞者所司俱不我體何有君逸臣勞之義所應賑卹及防禦諸務其亟行撫按官及各邊總鎮官加意幹理如或失職僨事決不輕貸于是戶部奏言邇來各處奏報灾傷業已奉旨蠲卹此實朝廷浩蕩之恩第諸司不以實行宜令所在撫按官加意程督得旨近來所旱灾傷皆由官不得人甚或貪殘殃民致干和氣所奏依擬行各該撫按官嚴督守令及時加意惠民貪酷害民者即時具奏處治

○七月丁丑巡按湖廣御史伊敏生言岳州府知府陸瑯茶陵州知州曾才漢政績卓異宜示勸獎

上以琊有棘荒寔政詔陞四品京堂官曾才漢陞俸一級遇缺推用前有旨令各監司訪覈所屬守令賢否未見奏報敏生獨奉詔惟謹足見究心民隱令陞俸一級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辛亥

上諭吏兵二部朕惟連年自庚戌逆賊入犯之後亟荒四歲百姓飢窘已甚良用惻焉今救灾惟卹民養軍為要一者得人雖患亦不害吏部行各被灾地方有能加意賑恤其能惠養有方勞績彰著者奏聞擢用貪殘殃民者處以重典兵部行各邊鎮巡將官撫愛軍士整飭兵政嚴謹隄備各務責實遵行如或悞事必罰無赦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丙戌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以浙

直閩廣等處兵亂疏請亟議安民蓄兵絕冦之策兵部

覆奏

上曰朕所倚安民在守令邇來各官恣意貪殘困苦小民

朕心憫之吏部都察院即移文各地方撫按官嚴加考

察限一月内從實奏處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徐階等曰今人臣中欺謗者不無而外官貪

肆為尤甚國虧民苦悉此輩所為

祖宗法度視為眇耳此本在冢宰力行階等以示吏部尚

書嚴訥訥因奏請行各撫按官不待復命即將所屬諸

司貪肆有跡者以名聞聽本部劾處治如臣等及撫

按但有所私聽兩京科道從實糾之疏入得旨藩臬有司貪肆者如議行撫按官從公劾奏如有不當爾部中及都察院科道官即行參劾其撫按官乃令督率守巡徧歷郡邑稽查奸弊修舉職務如敢玩逸一體參劾爾等推陞選用務秉至公以體朕保國為民至意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乙亥雲南臨安府同知何若棠河陽縣知縣嚴傑俱以貪酷為按臣所糾詔俱黜為民仍以傑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因諭吏部都察院曰貪官不治百姓不安今后化賊數多者俱照此例行不許貸縱都察院通查先今奉旨遠問文武官催行各御史劾勘問結於回道考察日明開已未完件數奏請毋滑

隱護

恤民

○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戶部覆御史鄭本公奏請收卹京師窮民

上曰在京窮民收入養濟院食粮及蠟燭幡竿二寺給粥係

累朝恩恤近所司往往侵耗抑損無告窮民安所委食宜令仰體德意務使人人周給諸作奸玩法者事發重治

○十月辛卯戶部覆南京應天湖廣江西廣西各撫按官奏地方災異非常乞賜蠲卹

上曰各處地方災異重大朕心惻然戶部亟發銀二十萬兩遣官給發各地方酌量輕重分給巡撫都御史令其躬親巡歷長官設法加意賑卹錢粮蠲免者停免勿徵務使窮民沾惠勿事虛文

〇嘉靖三年六月辛酉順天保定河間及徐州蝗戶部請勅有司捕之

上曰蝗蝻損稼小民艱食朕心惻然即令諸司悉計禳治之仍覈災傷如例蠲免

〇嘉靖七年九月甲申勅諭戶部都察院今各處地方多奏災傷朕訪得四川陝西湖廣山西等處尤甚百姓何辜罹此凶厄朕每覽奏牘惻然靡寧當比凶荒年歲若

不大沛蠲恩急行賑貸豈為民父母之道雖節經各該撫按官論奏戶部覆議蠲放猶悉拘於常例往復覆勘反滋弊端且往年災傷田粮止免存留而南方之兌軍北方之起邊俱不在所免但百姓所苦正在起運錢粮猶免存留民無實惠況存留數內干礙王府祿粮軍士月粮官吏俸粮師生廩粮之類皆不可缺通融處補候熟帶之例多是虛文無益徒為官吏里胥漁獵之資戶部便通行查議將各奏報災傷十分重大者今年起存錢粮盡行蠲免稍輕者照依分數勘實即便停徵或量為折徵輸納冬寒在邇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為可慮巡按官仍督令司府州縣等官將極貧人戶先儘見在

倉粮量為給賑若有不敷將各項官銀給發災輕去處照例徵免輸納亦無聽信下人作弊以熟作災以輕為重有損於官而無益於民其兌軍起邊不可缺者將兩淮等運司塩價銀兩及各處先因別項徵納今未用者酌量派補運納如有不敷仍將太倉收貯官銀動支百餘萬兩派發送去以備代補起運及賑濟二項支用事完造冊奏繳夫財出於民損上益下斯為善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若坐視民患民窮財盡他日軍國之需從何而出戶部職掌人民宜體朕意推而行之其間斟酌損益事宜又在從長議處明白具奏定奪內外衙門官員及撫按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凡不便於民事件

各要條陳具奏採擇施行以稱朕卹民固本之意

○十一月癸亥

上諭戶部朕聞河南陝州甚荒人相殘食何不亟行賑救夫災變重大若此豈彼處鎮巡官未嘗具奏耶其據實以對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言河南全省皆飢臣已請留兌軍糧五萬石行賑陝州飢尤甚鎮巡官並未言及今請再留五萬石兌軍糧賑之報可

○嘉靖八年二月丁丑湖廣襄陽府大飢巡按御史張祿繪飢民圖以獻時已有旨留

顯陵工銀及賣折兌銀備賑

上覽祿奏心復不安亟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處

分使民沾實惠有司奉行不謹及作弊者悉論如法

〇嘉靖九年四月庚午勅諭六部都察院曰朕本菲薄以
宗藩入嗣
祖宗大位夙夜戰兢罔敢自逸惟賴內外文武百官左右夾輔以匡朕弗聰弗明之資爾近來遠近之民饑莩盈途死亡流離無算聞諸奏報實用憂傷本朕一人所致下民何辜重遭斯苦但爾內外工臣皆有分理之責爾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加勉以佐朕安民表率其餘今將朕之小見開列咨議會奏來說民之安否全在官之賢否近來慎選守令之旨已屢降惟能遵行可也但上之撫按之吏胥人等亦當慎用嚴禁之宜

廉使上有公鑒下無私為公鑒當則薦劾得真俾有所畏服私為禁則詐冒得除俾不為所累然後民或得安平日有司不肯積谷備荒一有災饉無所措置雖每發銀賑濟亦已晚矣況奸官猾吏往往侵尅小民全不得沾寔惠徒有賑救之名其實未活一命宜着寔考訪區處朕聞周禮荒年索鬼神之制其各處凶荒地方爾禮部查奏遣賫香帛祝辭命所在有司官竭虔致誠禱于應祀神祇以希轉災為民之福朕仍躬行露告

上天同爾等修省各處戰陣死亡或為國為民者勘報有不真以致狥情顛倒之者亦足以傷和致災該部依此類推詳奏請刑獄重事人命所關其情獘多端最難條

數甚傷和氣法司推議奏請其死刑有決不待時者或在春夏之時尤為傷和或亦有未當朕甚懼此亦會議具奏定奪在外民情利害恐有未知亦足致災都察院便行文巡按御史及大小官員凡利當興害當除者有所見聞着即條奏不許詐妄及害下民以違朕意近因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蠲免之意在裕民卻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着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的從重治罪目下凡有可救災濟民之宜着即行奏聞區處施行都察院還行科道官俾人各以見上聞俱不許引

郊禮制宜故意違阻朝廷自有處置

○嘉靖十年八月乙巳順天撫按官上所屬州縣衛所官各積穀數

上曰積穀備荒本以為民有司貪功畏罪務在取盈反為民害仍行該撫按各將所屬嚴加督察令其公勤奉職若仍襲前弊重治之庶稱朕愛養元元之意

○嘉靖十五年三月壬午

駕還至沙河

上御行殿命鴻臚寺官宣勅諭昌平州官生父老等曰朕繼

天命纘承

大寶始則禮講失序是以爭

廟尚定於數年於
陵見通不聞於禮官也昨朕諮少保秩宗言欲講謁
陵之禮以待
廟祀之後今將有於
天壽山可不先謁
陵而遽自國哉乃復議以大臣謂此可舉朕擇良辰奉
皇太后恭詣
七陵道經沙河駐蹕何居民不續農事不觀
祖宗陵園重地朕切憂懷爾昌平司牧率耆老生徒既至
已迎朝茲回又來辭朕今特降勅諭用示郵典本州今
年糧稅免三分之二凡七十以上者各官給布二疋米

一石肉五斤九十已上者倍之生徒每給燈油八十斤爾知州等官愛養百姓宜盡心撫卹勿妄加科索以奉承人意勿肆行暴虐以致害民心百姓每亦要孝親弟長為善立身如是官有廉能之譽民無嗟怨之聲庶稱至意以奠

山陵于萬世爾等顧不美歟欽哉

○嘉靖二十　年二月辛未兵科給事中胡賓言通倉粮米積至六百餘萬衆謂不宜太多今畿輔災傷宜行八府自備人夫車輛關支運回發糶戶部尚書李如圭覆謂賓言可採

上曰京倉先因都城米貴乃出粟平糶以紓民急原非賑

飢正法亦無發糴外郡之例該部非時具題又謂倉米過多已不請事今各守臣未有奏請而無故發米數萬散糶則必強令鋪行關領貧民不得受賜況出辦人夫車輛往返之費大畧相當豈救荒之長策其再議處以聞胡賓既知民飢但宜請賑而干預所司處分何也姑宥之已而如圭具狀請罪

上曰自今建白章奏不據法理執論可否但依違具覆者承行郎中俱治罪不貸

○五月丁酉禮部左侍郎孫承恩言京師疾癘請給散藥物以救民困苦

上曰頃聞瘟氣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憫焉其令太醫院差

官順天府措置藥物設法給惠

上又親檢方書製為濟疫小飲子方須下所司遵用仍命

禮部刊行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壬午

上諭禮部曰

皇考躬集醫方選要一書仰體

天地生德壽衆至仁之心歲久傳布未廣即重錄梓行兩

京各省以宣濟民之化復以

獻皇帝御製外科經驗方命禮部重加校錄一體刊布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乙酉

上遣官施藥于朝天宮畢諭禮部曰朕祇承

玄祐仰體上德命官施藥濟民昨侍郎孫承恩等奏邊方軍民亦宜拯濟況今疲於征伐之後豈免疾疢茲一體施濟即遣錦衣衛千戶同道錄司官一員齎赴宣大山西等處會同撫按官立法給散務俾均霑玄惠以廣同仁之義

○八月丙午諭禮部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死喪貧難不能瘞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暴露屍体朕甚憫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義地收瘞之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甲申工部奏浙江等處節年拖欠內府錢粮宜遣官催徵

上曰江南連歲災傷不必遣官惟行文催解

○七月戊午户科給事中李珊以京師霪雨疏請修省會雨已止

上曰比者雨霪災朕即日躬禱已荷

天恩賜霽修省不必行朝廷有獘政當革者六部等衙門并科道官秉公指奏處分庶盡應天之實尋諭户部發銀米賑恤京師轉徙居民其房屋傾圮者户加米一石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巳

上諭户部曰近日関廂人民入城者多米價頓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其亟發米五萬石每石定價銀伍錢會官發糶給事中王德言米一石五錢其價猶重請減為三錢五分從之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上問大學士嚴嵩外多無食何以嵩對言近日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流民飢極兒女棄置道中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或可稍紓目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多發臨德二倉米給賑

上允之復曰出米周急本汝忠贊又我思必有斃諸途者不少暴骨道路或有以處之何如嵩言溝中之瘠誠所不無請仍勑戶部在京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官各督率有司查視掩埋又發米出糶雖米價稍平但四方飢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合無於十萬石數內將八萬石出糶以濟在京軍民將二萬石勑戶部委

官將米運赴城門各厰外每早召集飢民人給一升如
此則飢民幸悉霑實惠
上曰朕意所思正是此行不如是亦徒事虛文耳令以六
分照前四分給四來與貧苦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都城内外大疫
上聞之諭禮部曰時疫太甚死亡塞道朕為之惻然其令
太醫院發藥戶部同錦衣衛官以米五千石煮粥療濟
用副朕好生之意死者官給蓆槀令所在居民收瘞之

○六月丁酉工部奏上新僉京師鋪商之籍
上曰近來京城軍民坐充鋪戶負累逃亡者甚多差官僉
選又放富役貧去留不公今所僉爾部中再加詳實貧

難無力者免之仍令五城御史嚴查富戶僉補有倚勢營免者重治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乙酉

上諭戶部曰朕聞宣大二鎮米價騰貴其北直隸山東河南麥熟之處或可倣昔人平準法以濟民飢者當急計行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乙丑遼東大飢巡撫官奏請賑濟

上曰該鎮災傷已甚可即發太倉銀六萬兩選差御史一員前去多方召糴設法輸運務濟百姓之急不許怠悞歲終仍給發牛具銀五萬兩以備來春佈種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庚申

上諭閣臣曰昨戸部言續支米賑京師飢民者至四月終止餘者還倉朕思所餘無幾徒勞往返耳其悉以賑民

○十二月辛丑

上諭戸部朕聞近日貧民凍餒死者甚衆其即發米萬石為粥食之死亡暴骨者五城御史督令地方掩瘞於是尚書高燿等覆言奉行如詔

上復諭以務濟貧苦其飢寒甚者給食一器仍與米一升亦不得妄給諭錦衣衛亦如之

○嘉靖四十年四月壬辰先是

上命發米粥藥餌給京師流民已聞有司給散非法諭戸部曰朕聞湯藥不對証且飢餒之腸反傷生又給米時

貧弱者無濟有力者濫與違上行私甚失朕意是執事者之過也可傳示之令小民知非朕下令初意戶部覆言流民就食者衆群聚日久蒸為疫癘宜於近京要委廉幹官約期分給使新來者得食不必入京久住者藉資得還故土

上是其言復諭輔臣曰近來各處飢民來京數多皆因有司坐視不能賑恤所致殊為曠職令戶部移文各撫按官督率守令招集安撫毋事虛文若仍前玩愒治罪不赦再發京倉米四千石內庫制錢三百萬文以給貧民歸費仍視地里遠近為多寡務稱朕意

○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未

上以順天府府尹劉鐸奏本府差徭日繁民多逃竄諭戶部曰差徭冗濫丁粮欺隱久爲民累卽移文各州縣令其查理明白方許審編

安民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乙未戶部左侍郎秦金言正德間畿內奸民往往將逃戶民田投獻權倖立爲皇莊乞差官分詣查勘又寶源吉慶二店課程弘治以前順天府按季觧部進內府後亦奏爲皇店科取擾害乞查覆如弘治舊例行

上曰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卹禁約邇來奸猾妄將軍民田土設謀投

献管莊人等因而乘机侵害朕在藩邸已知其獘覽奏深用惻然及二店課程俱如所議行之

○丁酉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言南京甲字等庫額設李夫服役以成化年間借居民修葺因而占後歲納工價銀一千餘兩內外花園舊有食粮人匠樹藝後以借民輸運花木因而占役歲納工價五百餘兩各處守禦屯軍餘丁雖無田耕種亦照丁輸稅均宜查革

上曰庫夫人匠可舊例留用借撥人夫發回本縣勿復更差諸額外無田之稅悉蠲之

○嘉靖七年六月甲辰南京內織染局事太監梁春等請修理庫作等房

上曰今下民艱苦正宜節愛南京工部會內外守備親行查勘果極壞當修計處具奏如可緩姑待豐年

○十一月辛亥初錦衣衛千戶沈麟奏請命官校勘歷代史書刊布天下禮部議尚書方獻夫等言史書多殘缺若五代以上諸史惟宋板為工多蓄于江南富民之家宜命官購索付梓

上曰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弊姑已之

○嘉靖八年正月己巳

悼靈皇后陵官請增僉陵戶得旨昌平州賦役浩繁人戶彫敝不宜偏累可於順天府附近州縣僉充

○嘉靖十一年二月辛卯大學士李時等以聖嗣未降請上自製祝文遣廷臣奉香帛詣嶽鎮名山祝壽上曰朕思卿等所言出于忠懇至誠不當已者但遣使遠出未免擾吾百姓可分遣道士齋捧香帛幡祝行令所在守臣竭誠行禮

○嘉靖十四年八月丙辰詔奉先殿獻新米豆俱於西苑恒裕倉支給免派宛大二縣歲以為常

○嘉靖二十年六月壬戌先是致仕通判趙璧儒士王政校餘王文登等各上言浙江觀海衛等處礦塲可採

上因其言命錦衣衛千户蕭鏜勘取至是巡按御史王紳陳其不可狀

上曰各地方礦場既經多官勘明有損無補即行巡按御史督委地方官照舊封閉勅内外官照例回京趙璧等俱下御史按問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禮部言勳臣奉使册封多不法請旨嚴禁

上曰册封大禮命官各宜仰体朝廷親〻至意遵守禮法約束從人所過不得騷擾驛傳事畢還報不得遷延違者听巡按御史舉奏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己丑咸寧侯仇鸞奏借民田東以

備戰守

上曰去歲造完戰車專備禦敵之用如何又欲取民車益增騷擾不必行

重農桑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吏科都給事中夏言上疏請行親蠶之禮

上以其疏示大學士張璁深嘉納之遂勅禮部曰朕惟耕桑王者重事也古者天子親耕王后親蠶以勸天下朕在宮中每有稱慕自今歲始朕躬祀先農於本日祭社稷之畢時即往先農壇行禮皇后親蠶禮儀便會官考求古制具儀以聞於是璁等因請于安定門外擇建先

蚕壇其
皇后親蚕禮儀一倣親耕藉田之制詔如儀行已而詹事
霍韜言
皇后不宜出郊乞擇近便地
上曰耕蚕衣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於南郊王后蚕于
北郊此萬世不可易之典爾素諳禮制何有此言且出
郊古禮非可以遠近計若就禁內行之恐不可垂法于
後今襲故非時之徒甚衆而此言實啓其端爾其審思
之已而户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雖寬平可用而
水源不通無浴蠶之所宜從禮部初議於皇城內南城
西苑中行之

上曰周禮之制耕蚕分南北之郊其蠶于禁内唐人就安之制不可為法初議止于安定門外而茲復自相矛盾前後不一宜照前旨擇地奏聞

○戊申

上復諭禮部曰疑謀勿成謂中心疑而未決之事不必成其事昨夏言請行親蚕禮及卿等奏議已詳此事在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甚悅並無毫末之疑已有成命茲申飭卿等非朕有疑亦非被惑而昨者詹事霍韜奏云所以者朕已諭之但恐韜奏一出必有藉彼為言破政害事勢所不免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蚕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非有他

也朕所納者以此亦非有他夫禮樂制度自天子出此淳古之道也故孔子作此言以告萬世如今世人良性固在本無不同實人欲熾今非朕者有五日矣

太祖範則已定

列聖守之汝何如是增加一也矣

太祖未嘗有是制

列聖不敢議及汝何擅創二也

皇后門尚不敢出而可遠出壯郊乎此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日何以是為豈不有干成憲乎三也

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矣

太祖豈不知此神謀聖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為亦非汝之

當行斯非作聰明而何為耶四也宮中聞之人稱其難且有累朝未聞之語或有處竄者五也斯時邪徒必不出此者舍是必又以禍福為恐外無可造為言者故申飭卿等熟計來聞仍以此刻布中外令各以其所見具疏上陳

○十二月甲子臘節以

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其詞曰蜡樂當今日金門宴禮宣嘉平殷典著清祀夏書傳勞農休田叟浴賚勤室婦將迎新歲至為忻萬物鮮

○嘉靖十年八月戊申

上諭尚書李時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視收穫以觀

農事之終卿可偕大學士鑾尚書鋐侍郎言同觀之

上御豳風亭召見諸臣復曰兹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對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觀穫畢復召諸臣諭曰農之苦勞見於紙上不如見之於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為粒粒辛苦也時等復曰自古

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我

皇上者真所謂知稼穡之艱難也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召鑾時二臣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

文祖之御近修葺告成欲於殿中設皇祖之位祭告之時曰仁壽殿久已廢圯皇上一旦整飭追慕皇祖祭告之禮益見聖孝上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其令文臣三品以上及經筵日講官俱與宴

○九月乙丑

上親製無逸殿左右碑文其左碑曰無逸殿之所作寓戒逸之意者也夫勞者人之所共惡逸者人之所同好者也故周公以是而告戒成王者也朕今年春因命西苑隙地耕耨之以舉農事卜吉擇

皇祖文皇帝舊宮之迎和門內之南建帝社稷壇以祀帝社帝稷每歲春告秋報行禮宮門外之東建殿亭一區殿曰無逸亭曰豳風閣以小廈垣墻迎和門外之南作一亭曰省耕以備朕時省之小憩於此又於北之空地起倉廒一座曰恒裕前為一亭曰省歛以為省歛之所工起於春三月之六日訖於九月之十五日殿中壁奉刻我皇考睿製農家忙律附以朕所記於末左書周公之書無逸篇右書朕輔臣少傅張孚敬記亭之北壁書朕之所作題豳風圖詩左以周公之七月詩右以輔臣少傅孚

敬之記告成朕覩為此記以示將來夫斯作也非朕所為飾而為之也于以思皇考聖訓俾不致失忘以示後世以體朕此意庶使知以勞而多興逸而速亡知農事之艱難民命之所繫國本之所關上至於郊廟粢盛之所供下至於官祿百需之所賴皆在此務勤勵其已勸示於民億載之休永安磐石之固斯未必非為之要務者故記之垂後云爾其右碑曰殿之作與夫工之始末已載于左朕于是復以無逸之義而申說之夫逸者人君之大戒也何謂安逸自適人之常性孰不欲高枕寧卧於終日遊情於聲樂之場放恣於淫色之

地以為嬉娛恬快故無所勞困殊不知脩蕩其性者以此懈墮其志者以此戕身代命者以此危家亡國者率以此至於失禮喪儀悖親違君傷倫敗俗皆自逸肆中來故曰晏安如鴆毒朕雖沖弱每以此為大防故取周公之無逸一書七月一詩揭于殿亭及取以為名夫公之意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告于王意蓋謂譬農家後生不知祖父之勤而以逸失之况人君之宮生內長者安可不思祖宗創造之艱而躭于逸豫乎亦以使首先以農桑為重王業之基實在于此朕因知特以務先自勵而風天下以及置蚕室于迎和門內之北立先蚕壇于此每歲命皇后率宮職行祭告採桑禮于中庭使

此心不敢怠忽以寓勉力之意耳若夫思
聖祖創建之艱難保洪圖于永固則在于致
天恤民親賢講學修身以端化本正心以貞治原特其敬
協乎一以求不負我
皇天與我
皇祖之所付託及我
皇考之所垂望者在是矣朕不聰尤望臣隣之所匡賛凡
覩斯者勿以文害意以荅朕之望焉故為說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丁未遣禮部尚書夏言祭先農之
神是日陪祀官不到者衆言因劾奏之
上曰祀典重事歳祭先農

皇祖定制非有所增諸臣無禮慢神專恣違縱每有臨期
托故不行陪祀法當查治今姑宥之再有怠慢者必寘
以法本日陪祀官不到過多監禮官何漫不糾舉都察
院查覈以聞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午
上自
顯陵還於途中賦麥浪詩曰故國瞻依
純德山禮制親裁肅駕還途邊遮馬禾苗長道畔拂輿麥
穗班迎風激疊蒼雲合向日明堆翠霧開成實頭飽吾
民腹須得靈膏自
帝頒

○嘉靖十九年四月癸未

上禱雨宮中有應輔臣稱賀

上喜賦詩二首其一春末夏首苦恒暘親覩麥岐滿浪黃

為思所關民食重勉效桑林叩

上蒼其二里沴經時病麥田爰抒丹禱叩

皇天倏忽玉宇流瓊液元輔欣欣慶有年

○嘉靖二十年正月己丑

上禱雪有應喜而作詩曰庚子深冬素雪慳兩旬秘禱叩

皇天恭逢辛丑上元日瓊屑瑤片錫豐年已復賦御答歌

示羣臣曰叩

天兮保吾民々念兮良最親助吾誠兮有鄰豈求備于師

錫兮惟其人喜覩龍翔之幡兮偶爲陰陽之正眞必二氣和暢而育此天民

○九月丙午

御製詩示禮部曰報穀欽天地足民享祖宗還企目前惠爲我絕蝗風

○嘉靖二十一年九月戊午

御製謝雨偈示羣臣曰仲夏虔祈太素前神膏法潤遍郊田微誠莫罄酬恩念一瓣心香拜我天又六言詩一首

前日重陽喜雨今辰雙喜來禎孰見天臨

祖悅吾從此兆先徵又五言一首兩度豐〻喜九日穰〻瑞早知嗣歲成須竭虔懃對又三言一首雨滴菊葉灑颸風來吹送我祥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戊子

御製喜雪賦曰半春兮艷陽麦閏兮是望連朝兮恩露昨吾謂兮漫空玉洒于今日西成定可慶全穰

○八月乙亥山東泰安知州馬逢伯奏獻瑞麥嘉禾

上曰禾麥之祥民食所關

天地洪恩不可不敬其擇吉奏謝

玄極寶殿獻于

祖廟會西苑亦獻瑞穀禮部尚書張璧因請

豐稔奉天殿群臣致辭稱賀

上曰禾在稼穡非珠玉不可食者比況禁苑之秀又當雩禱禮成

上天恩賜豈可輕視不然何多年不見也仰承

洪眷尚未奉謝玄恩受賀不見也已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七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八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讖啚

正風俗

○嘉靖五年十一月癸未是日御道上有匿名帖子二鴻臚寺以聞

上命即毀之曰比來風俗薄惡臣下互相傾害小人又投匿名文書報復私讎有傷治體令都察院嚴禁曉諭犯者罪無貸

○嘉靖九年二月丁丑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以風俗奢侈奏請刊大明令禮義定式及

皇上新降勅諭有違令者以法繩之

上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飾房舍器用

祖宗皆有品第著為定式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奢侈剋剝兼并職此之由其令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檢察不法者具狀以聞

理財

○嘉靖元年三月丙辰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萬積之數年俱成黑壞宜行各邊查處

上曰邊鎮粮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豪多

收草束費有用之財積無用之地年久浥爛深為可惜所司嚴覈濫收官員及議處支放事宜以聞

○八月戊子戶部奏覆宣大二鎮奏討粮草

上曰邊方粮草皆小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積一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該鎮巡官徒知奏討為便不以計處為先豈人臣體國之義今後俱樽節愛惜處置得宜勿徒浪費境內閒田可墾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詳計以聞

○嘉靖六年十二月甲辰朔

上諭戶部曰塩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邇來錢法塩法大壞矣塩法之壞由于私塩盛行官塩

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為禁朕又聞京師市中所用俱出私鑄前代舊錢及我朝通寶俱阻隔不行今欲鹽無私販官課流行私鑄禁絶錢法復舊以足邊儲以平市價其速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於是戶部尚書鄒文盛條上鹽法六事錢法四事

上采行之

○嘉靖七年九月乙未戶工一部條議弭災事宜請量發內帑銀段運至被災地方充賑

上諭輔臣曰工部及梁材本可將銀段都免運送其實不能賙急非朕吝財恐搬運徒勞耳守巡官員常常肯積貯備患為國與民計之縱遇有事也不為慮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
輔臣曰兵部題進每歲買馬用銀及倒死之數揭帖係
奉
皇兄明旨朕惟常盈庫銀兩亦多用過之數既開見在者
亦當開奏又聞後府柴薪銀亦多倒無科道查理恐非
所宜亦當用科道官監收庶革官弊又但係有錢粮衙
門亦欲令其通行歲報庶得有知亦或備急補之用乃
諭户兵工三部曰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
民以貯之官也甚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易曰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先聖之明訓
也今在外錢粮皆有撫按等官歲奏月報奸弊可稽在

京惟太倉具在成規其餘各衙門積弊多端未經查考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掌事者收受之際多方掊尅又如太僕寺常盈庫所貯馬價但有奏請支用而見在收入之數不見開報戶兵工部其亟行議查使科道官監之歲終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奏繳其有可行而未盡者條盡上之用稱朕節財恤民之意於是工部尚書劉麟請將後堂大庫墻北開戶外通設庫官庫吏領之該司以籍上提督侍郎歲終類奏仍三年一次委官稽查

上嘉納之且令本部侍郎督理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其未盡事宜仍聽隨時損益條奏

〇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巳戶部以大同脩邊計用米六十六萬石有奇銀一百九萬兩有奇請開中兩淮等處塩引派取各省紙米香稅贓罰餘銀并於六七月漕米將至時每衛查照所運粮米多寡即令運官督領運軍運至宣府鎮城以足原議銀米之數

上曰脩築邊墻須虜騎遠遁儲峙充足乃可舉事准淅引塩依擬開中京儲不得數議輸邊漕運官軍亦不宜重煩轉運淅江各省錢粮多移别用不必派徵其甃止脩築旋邊事既寧守臣具奏以聞

〇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己亥漕運總兵官萬表言漕運粮斛除年例准折及漂流豁免實交正粮一百九十五萬

三千餘石

上以糧額四百萬石准折過半令户部對狀尚書王果等伏罪

上曰漕運粮米歲有常數係

祖宗成法即遇災傷自有蠲省常例近来内外各官奏免任意紛更該部題覆不聞執奏以致歲减過半坐損國儲本當重究但念干係人衆姑從寛免王果等既認罪且不究一應事體仍申明具奏已果等議覆自後遵奉

明旨照依舊規全運

上曰漕運粮斛自明年始務遵舊規無虧原額仍先行撫按督粮官知悉再有奏减折銀者參奏重治

十二月庚辰戶部議發年例銀六十萬兩於宣大山西二鎮召買糧料草束專備下年防秋之用

上曰累年邊臣奏討言者建議皆欲大破常格發銀該部遏討即倍出不貲中間豈無耗蠹近有旨行查如何遷延不報銀兩且不許發即遵前旨催查來奏已而戶部擬各邊查到數目請發乃命照數給發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壬辰戶部尚書孫應奎以咸寧侯仇鸞稱邊餉不足請再發銀三十六萬兩

上曰邇者查取各省銀兩及加派稅糧追徵舊逋目前雖有數百萬之積但恐將來難繼爾等責在理財當督率邊臣視國如家講求節省之策未可任意支費即如近

日備遏犋炒熟料可得實用否宣大二鎮原有行粮且所調兵尚未發何得又議加增不許已復諭大學士嚴嵩各項取到之銀非產之地中皆民血也彼亦當加惜收之在庫急用濟之又省重派去歲調遣兵多用銀數百萬又不曾一戰費已至此若用戰之際又何如費耶二部銀數亦當開奏於是舊制諭户工部令籍帑銀出入以聞

○三月辛亥户部以邊餉日增内帑詘乏乞行兩京及各省撫按等官嚴督所司追徵逋課

上曰

祖宗舊制各鎮兵馬自足防禦邇者兵不訓練不堪戰守

任事之臣計欲幸免巳責一遇有驚輒請客兵應援以致粮餉日繁倘將調發不巳即歲歲加賦何以給之爾等其會同兵部將三十二年諸鎮調兵并新增數目議其當減與否及應用錢粮必如何可以節省但當從長計處以聞毋逡巡含默致悞軍國大計各省所逋國課俱如擬查追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上諭户部曰宣大兩鎮錢粮缺乏必思何以計處豈可但為虚文其令陳儒會同督撫官詳覈見在軍馬若干合用本色易餉若干屯粮及各項銀兩堪以支給者實有若干不足者即為處補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戶部尚書方鈍等言大同鎮主客兵餉邊臣屢疏請乞未嘗不與計與屯鹽民運通融支費宜有贏餘然猶時時告乏則以該鎮歲荒穀價踊貴故也請命侍郎陳儒以該鎮支給額例與經收文卷參考詳確庶不負臣等爲國籌邊之心

上責曰爾等既言大同連歲災傷穀豆鮮收屯糧亦係被災無徵之數乃扣作實在本色給與何也其令儒與巡按御史覈實以聞

○十月壬戌

上問戶部薊鎮區兵食糧之數尚書賈應春等以不知對請行科官覈實具報

上責曰該鎮兵數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爾部中自有各年奏報文冊歷歷可據何謂不知於是應春等移撤會粮部官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粮軍數一一清查盡得詭名冒支諸奸弊詔俱下巡按御史問

○十二月丁未初命都察院歲差御史一員查刷光祿寺錢粮每月一具揭帖進覽時光祿寺歲用銀以三十六萬計

上以為多疑該寺必有乾沒其中者下禮部問狀乃諭內閣曰朕問光祿寺之費非視細務無論

祖宗時即令

西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所

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費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糜費滋廣當由侵欺者多前該寺火或由此也大學士嚴嵩對該寺錢粮冒費多端大者有四一傳取錢粮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偽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筭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自今須令該寺將節年歲用之數冒濫物件明白開具回奏悉加釐正則獘以革而費可省矣既而光祿寺卿盧宗哲等總括一歲中費出之款具籍上之內列上分青膳及

皇壇齋事供品二條

上復諭內閣光祿寺以所費來聞內無細開之數皇壇之併日辦品物另是朕前銀兩豈在該寺錢粮領內侵冒明矣查往誰能盡心今後只令將逐日支費每月具一揭帖進覽可馬嵩對臣查得會典光祿寺內一款凡本寺供應物件每月差監察御史一員照刷具奏聖明所處正與此同又一款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遇有上用諸物開寫其日於光祿寺取其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夫此二例不知何年停罷今宜申明舉行上乃降旨詰宗哲等上狀含糊及其經費無章之罪而貫

之命添差御史一員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汝曾面會坤以財用計處否彼以為何法可得充者朕見非冊開入少出多非為長計必內實為久安之治今不若

祖宗時何也嵩等以示尚書馬坤坤因上八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閏五月癸丑

上諭戶部曰近日進解鹽銀數多司出納者須樽節支放朕見諸邊疏請內帑自有一項之用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為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度以給俾內常充而有餘廼可

○十月癸酉薊遼總督楊選奏軍需匱急上以其事問大學士徐階階對各鎮稱缺食戶部屢稱給發數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宜即令戶工二部查理上曰在外曰食之在內曰出之不少却何意耶祇應專濟其奸貪耳命部查理恐無真實行者况祖憲具在不畏焉階復對奸貪侵冒誠有之然亦有逋課在民者宜選差廉能侍郎一員赴薊鎮等處查催上曰然催字非苦催者催職不得人耳正賦不逋內出自不費多不知正數官不得用果在民否此仍查理為宜乃諭吏部曰薊鎮宣大主客兵粮餉缺乏民運拖欠內外互相推諉可專差侍郎一員往彼清查整理即會推

才幹堪任者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亥

上諭戶部曰朕聞倉積無二三年之蓄其弊安在爾等國計是職當思所以處理充足之計具疏來行尚書高燿因條上八事

上曰近年各部條奏題覆諸務徒只說過來見力為此國計非弗要比爾部中及各衙門俱須實心體國奉公以求充裕

○十一月乙卯

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於私鑄盛行其令內外諸司務遵前旨嚴加訪治寶源局所鑄制錢各色匠役人

等侵料减工以致輕小濫惡不堪行使爾部中其逐一等送法司從重治罪并查提督管理等官先以體名聞今後該局暫停鑄造户部每年將南京雲南及稅課司觧次好錢一千萬文送部轉送司鑰庫以備賞賜之用

慎營造

○嘉靖元年四月甲辰内官監奏内教塲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軒損壞乞加脩理部議以財匱民貧宜暫停止

上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嘉靖十五年五月辛未朔

上謁陵還召見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於行宮諭以務建壽
宮規制謂宜畧做
長陵重加抑殺紙衣瓦棺朕所常念其享殿以磚石為之
地中宮殿器物等舊做九重法宮為之工力甚鉅此皆
虛文且空洞不實宜一切釐去不用至是言等擬上圖
制
上命會同侯郭勛禮工二部翰林院講讀諸臣通將皇妃
從葬之式總擬定圖進覽於是諸臣議奏
皇上過於貶損無以稱臣子尊崇之禮其享殿明樓寶城
請畧依
長陵規制其地中宮殿等項請存其制至於

列聖諸妃從葬之制具載會典今擬於外垣之內寶城之外左右相向以次而祔庶為合禮上乃從之

〇嘉靖十九年六月丙戌先是工部尚書蔣瑤等以內外工程費無所出疏乞會議處分上報曰國家營造舊規止派撥官匠官軍就戶工部支與粮餉比緣崇建郊壇工程重急權議動支兵部馬價銀兩添顧夫匠原非常例今各工延緩糜耗無紀督理監視官俱屬欺玩待工完嚴處即令措處錢粮掣停夫還工部同戶工二部區畫以聞於是工部會二部議上請嚴覈糜費量發各

部庫貯銀應用

上曰各工俱朝廷重事乃

祖制未及舊典或遺與今日為民事神之弗獲已者若所司能竭忠奉公自當工完費省今軍匠放休乃歲費顧值百萬兼以虛名實數冒支粮賞私歸私室富及奸徒

上下蒙蔽曾無一人舉正及有旨督責方云糜費又不明白指陳除停製顧覓夫匠依擬太倉銀以後不許動支見今各工合用錢粮軍匠數目并應該釐正事宜爾等宜遵前旨再會議畫一以聞時瑶已致仕張潤代為尚書乃復議上四事一議財用一議軍匠一議工程一議會計疏入

旨各財用軍匠事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宜同欽定
殿併力速成餘暫停止原差科道官用心稽察前後工
費多寡不同今姑不究自後內外管工人員務革心守
法欽定殿工程重大總督文武大臣宜遵照
皇窮守日期督視

〇嘉靖二十年四月丙寅暫止
大享殿工曰茲者
皇天仁愛
宗廟示災朕承洪眷敢不思省厥咎以圖自新念今財匱
力疲除一切不急工程停止外
大享殿乃明堂重典固未可已竊慮工役繁鉅且今恭行于

玄極寶殿仰荷
上帝顧歆其暫停大工庶蓄財力用圖
廟建所司奉行如勅

正法紀

○正德十六年七月丙辰初廣西古田等處獞賊殺指揮朱鎧指揮同知李文山坐守備不設當戍邊自言有斬獲功御史屠喬覆勘謂其罪應贖
上曰文山守臣賊至不能禦鎧死不能救罪大功微豈足相準更命覆實以聞

○癸酉初御史李美給事中陳江劾奏取佛太監劉允等召還允命疏蕃僧姓名以進允既至有詔勿問于是御

史陳克宅等劾乞不法十年及諸隨行取佛者請併付理官正其罪

上曰此曹蠱惑引誘欺君虐民騷擾地方虧損國課罪誠深重乞姑降四級閑住姦僧巳獲下獄者亟論罪如法未獲者令所在捕得械繫至京重治之諸從行取佛者悉下法司問

〇嘉靖元年九月丁卯工科給事中安磐言

先朝巨姦如張忠劉養谷大用等皆懷挾重貲希圖進用乞賜預防

上曰先年亂政壞事之人貽累

先帝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從寬黜

遣今後但有寅緣交通者即係姦黨聽緝事衙門密切訪捕科道官指實劾奏勿得容隱回護

○嘉靖二年六月甲辰都察院奏甘肅總兵李隆謀殺巡撫許銘當即伏罪今奉旨遣官往訊恐人心滋惑且以重囚數人往來極邊難保他虞乞寢是命

上曰滋大獄關係朝廷紀綱死者當雪其冤生者當正其罪遣官往訊正欲曲盡事情以服天子李隆免解鄭岳宜速往會撫按官詳鞫以聞已而都給事中劉濟言若不遣發李隆則無與質對復得詭詞奏擾

上命并解隆詣所在按驗之

○嘉靖三年十一月辛巳先是大同軍叛

上從朝臣議以戶部左侍郎胡瓚兼左僉都御史總制宣大詔諭之曰大同亂軍雖凶悖實皆良民朝廷不得已用兵止除首惡重犯餘皆不問已而巡按御史王官言大兵壓境反側不安乞留瓚等自請與鎮巡官密圖之上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密奏首惡未得國法具在必難姑息瓚等可與宣府督鎮巡等官設策擒捕有變則擁兵前進相機恤剿王官協同贊決紀核功罪毋得狐疑觀望瓚與總兵桂勇先揭勅旨曉示因計擒首惡郭鑑等戮之隨撫定五堡軍士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距城稱亂事聞

上曰大同軍士數叛自取誅滅鎮巡官武忠樊天祐等臨

任尚安縱惡釀亂姑令戴罪擒賊自贖胡瓚魯綱暫住宣府俟首惡盡絕人心已安即行班師已巡撫都御史蔡天祐復言郭鑑等已擒乞收回士馬以安人心

上以天祐畏懦偷安切責不許於是鑑等擒戮首惡徐氈等四人而郭巴子等俱前後捕獲詔論功陞賞有差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輔臣楊一清等條上救焚急務

上覽之曰卿等以救焚急務二事備陳所以朕閱之終日俱悉忠謀至意其一曰溥恩澤引我

祖宗列聖曾因焚所行固為可法但恐終無以益民益國也夫赦者幸姦此決不可易之訓非國有大喜慶而不當行今之計或可於十三省及南北兩直隸分差官前

去清審見問獄囚輕者即便發落疎放事係重者星馳奏聞區處亦足以釋獄滯而召和氣耳與赦無異夫縱使為赦而大辟以上焉可赦乎亦或為官吏之弊未免顛倒坐怨唯所司能副我意可也一曰寬謫戍者亦非救時之急恰似為彼以災脅之耳此輩所為人所共惡甚是悖逆不道與十惡之條無異亦是小人之幸也卿等其再為詳審勿使求和而召不和則不如安民之策足為上耳欲安民必別官守旌賢才黜不肖刑贓吏廢幾其可前日有旨命查减冗員吏部遲延不行此則推之他事不言而自知矣果欲下赦亦是此為

○二月戊寅武定侯郭勛有罪

上諭輔臣楊一清擬旨處分一清以閣臣中有與勛善不敢擬票請上裁

上報曰卿以郭勛不道因朕命擬票為其難於所擬者豈無謂乎勛之過非止此一端正使衆人共許之然後服彼之心耳夫張聰之所以深結於勛者初因議禮為合故他不之察也而霍韜亦與之善雖相蕚譏之方去年勛與張永爭辯時韜遂責李承勛曰汝却不與郭勛相扶持反與張永同邪謂何問於蕚而蕚知其嫉承勛函與之曰張永能體勅諭脩舉戎務故李承勛與之同郭勛深忌永每事自專故李承勛不為之同韜意猶未解

後曰郭勛雖不才然昔日助我輩議禮焉可不為之扶持哉孚曰以此看來李承勛專為我輩於朝廷之計全不以副可乎翽遂無言答乃實受聰之言矣朕以嘗為璁思之比與一勛念昔助議禮之恩深所衛顧而於聶能遷之不得其死是可慨哉今勛事既露不可姑息宜命會官議罪奏來定奪又朕記憶去歲言官嘗謂姻連戚里指其與陳萬言為親也故不可姑息以為朝廷之累當於初二日施行朕别諭內閣以使璁知朕意决治一勛者正為保全與所交亦是保全璁耳彼黨與既多将為國害豈不多逮所與不可不惜之待會議奏來别為議處卿亦須盡誠布公豈可以牽制而難又諭曰郭

勛所奏甚是不敢嗚呼勛之為人素稱忠勇讀書知禮人所共知其性實貪忍酷暴亦人共曉今朕欲自定予奪恐未盡公道或命會官議請發落如卿等輔導重臣當以公非為朕擬判勛其不及贊朕為治豈可推曰難以擬票夫是非一盡乎公何所為難朕雖冲昧亦知此況卿等乎可看議來行

○嘉靖十年五月癸巳都察院覆給事中王璣請開贖軍之例以足邊儲

上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而未聞以充軍贖也且罪可矜疑減徒誥發若又一槩聽贖則富者玩法縱橫是教之犯也何以懲後所議非事體不准行

○十二月壬寅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罪犯與律例不合家産入官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姦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難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先朝壞政正是姦黨何說不取信於天下鑾曰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産

○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卯巡倉御史李良奏近例驗給輕齎銀少責償運官非宜請勅戶部改正詔詰戶部尚書

梁材核良問狀則謂員外高遷沿舊例為之材請提問遷

上曰朝廷開濬通惠河本以利民近年遣去管河御史并坐粮官通同私情縱容小脚人等作弊多端有旨令該部覆狀却又轉行御史致其朦朧解釋弊端何由得除高遷不必逮問降調外任李良不堪風紀令吏部改用

（）十月乙巳刑部録上重囚百五十人奏請行刑

上曰爾等官稱執法專市私恩廢公義去歲以郊祀不遠三旬故免行刑如何又俟此時方會審請旨來年以霜降之後即為奏請今且暫免俱嚴加禁錮

（）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卯巡按直隸御史楊紹芳論擬盜代

皇陵樹木孫紀等罪如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家屬仍發英宗聖旨發遼東邊衛充軍都察院議覆謂大祀神御物皆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幄之物而言今山陵樹木較之有間所以律擬盜園陵樹木罪杖一百徒三年且英宗聖旨但云處以重罪未有定名今紀等比擬前罪不無過重

上曰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培養林木關係甚重故我英祖特降嚴旨禁治近來法令縱弛肆伐無忌賊人敢於

率衆屢犯既經御史論奏爾等却欲寬縱又不叅究該管巡視之人且以狀對孫紀等依原擬監候處決家屬押發遼東邊衛充軍未獲者嚴行緝捕期於必獲更揭榜申禁已而都御史王廷相等引罪各奪俸一月首領官兩月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癸巳初内使俁章之母箠殺使女章恐支解其屍納甕中欲出城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至是法司奏大辟應決者

上覽之諭輔臣夏言嚴嵩曰昨覽應決囚狀獨俁章決當章雖非支解使女於生前亦是磔其屍於死後擬以絞罪殊為未允且章本閹奴安得又有使女之稱亟可即

同法司刑科議改故殺者斬庶為刑中焉

〇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己巳初直隸安慶府推官郭來朝以三年滿當給由撫按官因使捧萬壽聖節表入京既行勿稱疾棄表歸會聞行取之報乃就道於是巡按御史閻東徐栻金淛交章劾來朝棄置表文不敬并數其任內貪暴無狀不當濫與行取之選有旨令吏部陳狀尚書李默侍郎王用賓葛守禮具疏引罪且請罷來朝

上命革來朝職為民所犯贓私行巡按御史驗治仍切責吏部曰行取官員係用人重典爾等玩法行私濫用匪人默任在來朝行取之後姑不究用賓等各奪俸二月

該司郎中職在專理欺蔽為姦其降雜職外用於是文選司郎中楊載鳴坐貶為福建將樂縣典史

慎刑獄

〇嘉靖二年閏四月丙午

上諭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曰朕惟刑獄重事自嗣統以來未嘗不特加慎重夫何去年自秋歷冬以至今春幾旬之內雨雪愆期風霾屢作四方災異奏報頻仍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意慮恐刑獄枉濫囚繫久淹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特命爾公同三法司堂上官將見監罪囚從公審錄除情法難宥者照舊監候聽決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

事詿誤或無証佐可結正者具為疏辯處分徒流以下即與減等發落笞罪者釋之毋令淹滯夫刑以弼教正德不當宥而宥與不當刑而刑皆足致災唐虞三代所以欽恤明慎之意正在於此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言詞旁詢知証而斷之以理毋惑於浮言毋拘於成案務得真情以全民命其原問官有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爾為近臣受茲委任務殫心悉慮以称朕好生之意

（二）嘉靖四年正月甲申時登聞鼓下獄詞甚衆至有飲恨自殘者給事中巴思明以聞

上諭刑部曰邇來內外法司多不能為民分理冤抑故奏訴紛紜自今凡有奏狀即宜擇可行者行之毋得一槩

癈閣以致寃抑無伸

○嘉靖五年六月戊辰禮科右給事中謝蕡疏請革嚴刑以全民命

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邇來問刑官於罪輕宜用常刑者率用酷刑拷訊傷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惻都察院其即以朕意示各撫按官令戒諭諸問刑者自今務以寛卹為念有嚴刑死傷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隱不即參究者罪如之

○九月乙酉

上諭法司理問詞訟須分辨曲直從公處斷使人無寃近來中外問刑官往往任意偏聽不審察事情或徇私受

囑不畏法度顛倒是非致令銜冤負屈之人輒入禁中伸愬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律例戒諭所屬通行內外衙門如再有斷獄不明致各犯伸理者若所愬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為人囑託者問刑官指實參奏容情不奏者聽兩京科道糾劾若科道官囑託及知有囑託容隱不劾者一體治罪緝事衙門亦務察訪奏治但毋挾私誣陷於是都察院請如

聖諭申飭中外但民人冤抑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鼓下投遞本狀在京聽法司在外聽撫按官參詳虛實施行有擅入禁門叫愬及摭拾辱罵原問官并挾制官吏者與主使之人俱從重問擬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十二月癸丑巡撫山西都御史江潮等勘上李福達惑衆謀反武定侯郭勛黨叛囑託等情

上曰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戶一員前去提弔始末干証人卷來京問理彼處還差人護送六年四月己酉福達人卷解至

上曰提到人卷送鎮撫司監收着會三法司錦衣衛於京畿道從公推問務要明白來說不許偏狥私情酷刑拷訊已復命尚書顏頤壽等將福達原告薛良并証人李景全等備查原問官都御史畢昭文卷會官午門前鞫問頤壽等執称福達改名張寅投匿郭勛家事已証實

當從原擬

上怒曰顏頤壽等職掌刑名奉旨提問事情不行從公審鞫却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且不查究况薛良所訐事情已經畢昭等委官勘問招誣若今勘是實原問官員俱該盡究你每緣何不將兩情虛心細審輒欲扶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這一干人犯且都監着待齊祀畢日拿在午門前待朕親問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鞫獄細務非人主所當親

上乃止報曰卿等既這等說且還着三法司錦衣衛鎮撫司官會問多官午門前再問明白務要虛心從公兩平推鞫審取的確歸一供詞奏來定奪若再似前不徇公

道偏信一面之詞以致是非不明誣陷人罪朕定行親審原問官員拿問重治不饒

○六月辛未尚書顏頤壽等再上李福達獄詞

上曰你每止據石文舉等執稱張寅等係李五未見質証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進祿等搆亂之時似無相干山西原問官先既將薛良所告招誣復乃不候衆証拘集輙擬謀反重罪撫按官亦不駁行再問依憑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明拿解來京節次着你每從公審鞫却又執泥原詞偏徇回護先後情節輕重不同所取供詞又不歸一死刑大獄似此苟且粗率有負委任還將各犯拿在午門前仔細研審務取的確歸一

供報仍要追問妖書下落議擬應得罪名開奏定奪不碍應叅官員一併叅來處治不許仍前回護於是頤壽改擬福達妖言律

上曰死刑大獄不得輕有出入這起人犯各官所問先後請詞不一及着你每會問又多偏聽回護不肯從公詳辯謀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不見追出妖書下落這等含糊不明有碍發落必得原問原勘官俱來質証方得明白各犯且都牢固監着李玨江潮李璋吏部便推相應官更替巡撫兵部各差千户一員前去待各官交代守催來京畢昭也行文取來原問三司官員并委官楊琦等都着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

送前來馬禄既已交代不見田京錦衣衛便差的當校拿解來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請問理七月癸卯御史馬禄等逮至

上曰各官既俱到京三法司錦衣衛還會多官將原監人犯拿在午門前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証務見明白取具的確歸一供詞來說九月己卯署三法司尚書桂萼等覆案李福達獄詞具言原問官徇情故入之法

上曰這各犯朋謀害人設意羅織醸成大獄貽累平民好生欺公玩法你每既問擬明白馬禄志在報復故意殺人情犯深重還從重議擬來說其餘各犯本都當重治依擬分别輕重運炭完日發落李璋李珏章綸馬豸何

附巡按連結三司殺人媚人情犯亦重發邊遠衛分充軍過赦不宥但逃殺了劉琦挾私弾劾與程啓充盧瓊都發邊衛充軍王科秦祐沈漢程輅俱扶同妄奏發原籍為民顏頤壽等職掌邦刑位列大臣却乃畏避科道奉制推勘事情報上不實有負重任顏頤壽劉玉王啓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俱事重都革了職着冠帶閑住聶賢徐文華情犯尤重聶賢著為民徐文華發邊衛充軍江潮不行詳審失入人罪汪玄錫余才逞忿插議與孟春閔楷張仲賢風聲相通同惡相濟也都革了職冠帶閑住畢昭准復職照舊守制薛良誣告人致死有服親屬依比附律處決韓良相石文舉情重發邊衛充軍

過赦不宥杜文住武仲良等與劉永振并供明查發復職役等項人犯張寅等都依擬發落張潤待勘事回京毛伯温别推相應官更替回京常泰劉仕待拿到張逵杜鸞姚鳴鳳高世魁司馬相并張英待提到俱送法司并滿壯戚雄南京問完各查照今議擬奏請發落任淳差官替回送問周宣王昂杜蕙胡偉鮑玉着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定奪言問擬發落過招由着都察院出給榜文告示天下知道九月乙亥以大獄成詔悉録先後獄詞刊布中外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名曰欽明大獄録

○嘉靖六年十一月丁亥諭刑部曰恤刑重事前所遣恤

刑使者二年于茲何未見有論報者其責上獄書事該則核其行事當否才識優劣黜之

○嘉靖七年五月丁丑閣臣票擬刑部奏問犯人温祥疏

上曰我

祖宗既設刑部都察院專理刑復設大理寺以為評擬蓋欲為刑得中耳温祥所犯該部已擬附律條雖係太輕胡世寧等亦說難照常例發落既有比附當從而施行況刑賞當一以公朕豈敢以從違而為輕重乎今已問明恐被犯或有未服還當送大理審允奏來發落

○閏十月戊戌

上諭輔臣曰每年秋後該決重囚但近二年突異重大俱

免行刑今又該刑科三覆請旨朕切思死刑重事可不慎乎今所犯者在律相應尤恐一毫不真難免差失且

上帝以好生為德朕欲將盜

祖宗陵殿御物及毆罵父母大傷倫理者依律决了餘可着法司再理明白今將刑部併都察院開進畧節揭帖與卿計處慎之

○十一月辛丑故甘肅總兵李隆子徵祥奏乞襲職兵部執不可與

上諭閣臣曰兵部奏李隆男徵祥事卿等票云隆罪犯深重伊男不准調襲朕思隆昔年之事深寃巨枉若馬禄之害郭勛比也上干

天和致生灾異無大於此其時朕正無知喬宇等設穽法司言替許銘報復後因隆未獲典刑特已之攄公當與分辯夫銘被官軍殺死與張文錦情同故文錦被殺其黨輙引隆之事云副總兵時陳擧袖號召況耿衛道等仍敢比附欺罔卿等不票旨治罪今却依該部之言行之可另票來看勿使父子俱寃重傷和氣

○十二月甲午

上諭輔臣曰朕惟今月二十五日我

祖宗成法勅與京官湔除今思給事中劉世揚等妄言奏擾已有旨拿問但念言官况當迎新歲之期姑從寛宥便放了着復職卿撰旨來行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

上諭都察院今天下生民疾苦多由賦歛繁急刑獄冤濫近因各處灾傷已勅户部蠲放停减應徵稅粮動支倉庫銀米賑濟飢民又因言官具奏有旨着各衙門審録重囚奏來區處及行文與在外衙門一體施行去後訪得各大小問刑衙門官員往往以深刻取名或徇上司之意或執一己之見甚至受囑納賄鍜鍊成獄民遭拷訊何事不承古者一夫含冤三月亢暘一婦懐憤六月飛霜況不止一夫一婦而已都察院便備查節奉旨意行各該巡撫巡按官督同三司等官徧歷所屬將見監重囚逐一審究有冤抑及曾經審録官具奏矜疑未曾

發落便具由奏請定奪先該各衙門以訪察為名問擬充軍被人連累因事註誤發遣不係律例正條及非人命贓私者俱具奏區處其餘徒杖以下罪名但有分訴情詞即時發落情輕者就便釋放不許久稽淹滯文書到日附近去處不得過三個月遠方不得過五個月北直隸限一月以裡各將問擬發落疎放過罪囚總數開奏稽考若有視常玩慢違限者都察院指實參來降調罷黜其各處地方廣闊撫按不必會同隨便督屬分投整理以速為貴庶副朕恤刑弭灾之意兵部仍奉旨馬上差人星馳賫去不許稽遲

○嘉靖十年九月甲寅刑部尚書許讚等請審錄重囚

上諭之曰近日問刑官不能仰體朕懷類多寃抑以致上
干
天和所係非小爾等其會同各官虛心詳審務在情真罪
當覆奏處決有寃抑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不
得視為泛常虛應故事

○嘉靖十一年　　巳刑部尚書王時中以災變應詔
疏陳重欽恤戒嚴苛宥枉愚明發遣弭盜賊禁刁訟六
事
上曰刑罰國家重事感召災變尤切覽奏具見詳慎體國
至意宥枉愚一事該部速備疏以聞餘悉如議

○十月乙酉刑科都給事中王瑄等言常例審録重囚造

次而罪殊非慎獄之意乞自朝廷　稍展其期
上然其議曰審錄重囚乃朝廷欽恤至意今後會審諸臣
宜盡心詳慎務得真情毋怠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先是內官監太監高忠坐
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可即有宮婢變
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請祭司工神易定磉
以定頂
上大怒謂其包藏惡念任意欺罔且定磉常言無礙理而
避諱也今所司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
上曰朕初因定磉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朕以片言罪人
且昨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磉非也自後內

外文移其仍定繫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山西保德州人崔鑑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隣女魏氏斥逐其母不勝憤乃手刃魏氏殺之有司讞上其獄法司議鑑以姧故陥大戮可憫

上曰鑑幼能激義其免死發附近徒工三年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辛未都察院發刑科給事中張誠條奏在外用刑衙門競為深刻乞降勅嚴禁

上報曰朝廷重惜民命屢詔旨所司乃用法任情動致冤濫給事中所言必有指據該院即行撫按嚴加按覈并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待大計時黜治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山東撫按官奏官軍捕得反

賊商大常等

上以謀反律重詔法司駁還原奏令其從公再擬不得張功虧枉於是巡按御史傅鎮復奏太常本以煽妖行刼非謀反者宜改擬强盜得財律斬庶情罪允當報可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

上檢閱奏牘有湖廣人吳一魁訟寃疏憫之因勅諭三法司曰朕承

天命為天不生民主惟欲固本祈天為民造福因念人命至重矜恤庶獄惓惓於懷夫刑以弼治當則氣協庥祥自至否則上干和氣灾沴攸生是以古昔帝王及我

祖宗罔下慎重於斯柰何近年以來司民牧者未盡得人

或道理不明律法不通任情作威深文鍛鍊其或貪賄聽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近日湖廣安陸縣幼男吳一魁二命枉刑母又被捉情無所告遠至朝廷以一推之豈止數百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爾三法司治刑為職茲特勅諭爾等宜體朕心多思矜卹都察院通行天下撫按申飭司府州縣各要省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獄民以不冤天地神明昭察在上自亦能保祿位福子孫如不恭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必不能逭爾等其欽哉故諭

明賞罰

○嘉靖元年正月己酉廣西蠻賊梁公當等寇掠臨桂等

州縣時巡撫張嶺久未抵任總兵朱麒副總兵張祐皆因循觀望左右兩江兵驕驁不受調率閧

上降勅切責麒等曰此賊歲勤王師爾等數以微功受賞不能為國長慮攘除凶孽令永安荔浦脩仁洛容諸寇焚刼橫行生靈受害麒因循坐視若罔聞知祐假托公務逗遛思州嶺聞命即安不時赴任皆怠玩失職罪有所歸念當用人之際姑從寬宥自後宜悉心思過以圖後功勅至之日嶺星馳赴任與麒等嚴督張祐及土漢領軍官員分布要害相機勦撫務出萬全毋貽後患勉之慎之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丁巳大同鎮巡官奏九月内虜

斬獲功叙及各部兵部及紀功巡按御史

上曰近各邊捷奏往往歸功内閣本兵詞多諂肆殊非事體兹疏又創及兵科且撫鎮官聽總督節制聽紀功巡按查驗乃各先加奏薦其阿諛亦見朋比為欺明矣兵部即參劾以聞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寅

上諭兵部曰去歲山西虜寇遠遁邊境戢寧將士防守勞苦朕心憫念宜加恩賞以示勸勵總督官并宣大山西撫鎮官各賜本等花樣衣一襲仍降勅獎諭副參遊守等官及軍士賚以銀兩已乃命户部發銀十六萬四百五十一兩於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備賞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戊申兵部覆工科給事中何雲鳳勘上二十三年十月宣府失事功罪擬總兵郤永當逮京治罪

上以巡撫王儀與郤永一體一面之寄而兵部止議逮永令再議於是尚書唐龍復上疏言儀與永同事果宜逮治誠如

聖諭所云因自陳奉職無狀

上曰鎮巡責任原同一體奈何擬功輙同論罪輙異此弊匪止今日欺公作威亦匪止一人法既不平孰肯效死龍等姑不究永從寬降俸二級令盡心防禦如再失事重治不宥儀已調外任仍降一級邊方用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兵部以太平府盜張旺等平擬上各將吏功次叙及徐州兵備副使王梃

上曰彼守臣會題不言梃功部輙擬賞謂何其以實對於是尚書陳經等自劾言賊有獲自徐州者臣竊不審誤擬梃賞當伏罪

上曰地方捕盜與奉詔用兵者異若何輙擬有功擅請賞賚既引罪堂上官姑勿問職方郎中奪俸三月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丙辰兵部覆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言凡邊軍斬虜一級不願陞者先即時給賞候勘量加為五十兩

上允其議且諭部臣曰激勵人心尤貴速賞向乃經歲候

勘其令督撫官議處良法務使獲功之人早沾實惠

（）嘉靖三十年三月乙巳雲南巡按御史蕭世延以安南叛臣范子儀就擒錄上諸臣功次兵部議覆行賞

上曰子儀安南窮寇擾害我境各官不能即時剿平致調動官軍勞費不貲雖既就擒僅可准贖況係都統使莫宏瀷函獻如何一槩論功加賞各統兵官及陣亡官第令軍門差別給賞自後論功更宜酌議停當不得市恩濫與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己亥兵部尚書楊博以防秋事竣疏請擇吉告

廟并錄各邊總督許論王忬等功

上諭輔臣曰防秋亦是邊臣本職歲要加獎殆與顧夫無異大學士嚴嵩等對禦虜邊臣之責地方無事間一陞賞乃朝廷特恩若歲必加獎原無是例今兵部疏極言兩鎮戰守之功請姑與之明年當無詞矣

上不得已乃降旨陞賞論等各有差於是給事中丘預達等言賞以酬功固激勵之權至於歲以為常實非舊典請勅部臣自後毋槩覆邊臣報功疏俱下御史按覈列狀奏請得旨將士親冒石矢有功宜加優錄督撫等官職在調度當有為國任事之忠何每一報功互相稱引該部槩請陞賚叙及多人視為歲例非正體也自今各鎮戰守功次令巡御史勘閱詳實乃許題請

察姦宄

〇嘉靖十一年十二月癸未早朝有遺匿名文書於朝內者糾儀御史以聞

上命即焚之且謂姦惡小人敢于朝堂為禍害着令錦衣衛官多方緝訪

〇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辛巳故太監張永家人郭祿令其子麒言

上哀沖太子不永由皇城龍脉為永墳所犯當改正錦衣衛指揮閻紀以聞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內閣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刱積後人福則在祖父為之顧朕不逮

皇祖
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
邪乃命以麒下法司從重問擬紀如貫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己巳初東一真人陶典真薦方士段
朝用善黃白之術朝用進銀萬兩授紫府宣忠高士已而
上試其術不驗頗疑之朝用有徒王子岩者復攻發其隱
惡典真為所累遂上章自理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
用及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詎屢
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彼敢為欺何與卿事子岩
朝用俱令錦衣衛執赴鎮撫司拷訊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乙未

上因蜀地所取銀礦鎔之得銅疑奉使者不忠所事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蜀礦類產徼外夷域蠻獠每拒險阻使臣必多方宣諭然後可入其取礦視他省最為不易銀礦得銅當由辨別未審自後第令以鎔成金銀解進為善耳

上曰卿所據彼中之詞未可遽信各夷不同亦有知人理者今所患臣下不用心但幹私事事即成幹公事事即不成其令戶部行文切責仍記罪重處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癸酉道士藍田玉等以湖廣妖人胡大順書藥託太監趙楹以進

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田玉等遂詐為

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

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妄將他喚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橫宮或有所使然者今是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必不可用

上曰藍田玉無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乃詔錦衣衛逮捕問狀盡得田玉等姦狀俱論斬錮于獄樞尋斃獄中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八　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飭兵政

○嘉靖六年十二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團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今四方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等其圖之

庚戌輔臣楊一清等言聞往太監張永在正德間有討擒逆黨功乞賜錄用

上曰卿等所言起用內官張永足見經國至意文武衆臣各有所掌內官所用多不堪任使為國之患不小卿等輔導密勿師保大臣皆無內外之可分無巨細之可異可為朕盡心况用人非小事乃其職之宜也豈曰外臣不敢與言之昨已將御用監內官發落訖朕盡思之張忠所管神機營并提督團營之任今缺昔聞司禮監大監鮑忠嘗舉張永可用之提督營務請朕用之朕答曰爾所舉永委的可用但衆人嫉妬他須待有缺方可用之昨方記起未卽言之適卿等奏來朕甚喜其永在我皇兄朝委多有勞績與他黨類者不同若論永之才能觀夫昔掌營務及奉命出師多立功次嚴於用兵其昔居

司禮監任事則不能於此也今任提督團營之內官忠已畢任止有馬俊一人且俊於營伍之事非精又不識字朕念他輩昔侍藩府之勞故各登用如此其實此輩未諳大體不知大事且今營中行事卿等豈不知乎若將永起之提督營務終在俊後豈得盡彼之心若起之俊上恐次序未平故朕未卽行也朕又思之永昔為司禮監官名在衆衙門各執事之上若今起居其後在彼雖不可高下論之而終受人之制今可待有警之際命之率兵成功之後用之如此又似不可彼未管軍伍倉卒用之恐士卒未服卿等只具本舉來待朕再加詳處或待有事用之纔好若傳旨行但司傳奉之官必云永

乞於朕左右侍奉之者亦不爲害只是累及左右耳又九今各衙門事多被隨朕來京之人壞了彼皆不自加悟反怨朝廷朕待他每甚寬就如張忠之事實因處之欠當縱賊不戒亦有言說朝廷正爲我每之事此情不待朕申卿等其可容乎可治乎書云人惟求舊這個舊人不是與我日久熟識的舊人是經過事體歷知是非的舊人只知道舊人信用言朕不仁豈知道理乎此等說話特與卿等知之慎勿泄付小人起用張永再加詳議來閣慎之密之尋起永掌御馬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嘉靖八年正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茲提督官張永故朕求堪代彼者不得一人夫武備今已廢甚恐未副我
祖宗列聖建立之意但思永乃卿與璁所薦今欲求代之者卿可與璁勿自負前忠即舉二三來用亦勿以已行者為阻一清因薦太監黃錦王許二人可用且言近日營政被武定侯郭勛沮撓乞加戒飭
上報曰昨卿奏以朕所問乏人事宜其永僅肯修舉此政奈郭勛所沮朕亦知之但勛之心亦素存忠其性未進於本末者善也故恣暴成性不肯省圖改之所謂慾勝理不過一常才耳如肯改過則為一超群之才而無及者今握兵已久當以更用但時乏人耳可徐圖之又錦

竚二人非朕自擇者乃司禮監循常拘次之用彼二人素嫉張永難保不廢前人修舉事功且與勛戚就如璁乃剛狠之資所交皆未甚善人故朕問卿或有知者當說來實為朕事耳但聞

皇兄朝有張忠者素稱為好而今謫在南京況所司皆惡彼他每每只狗私前日命推舉堪代者而佐等以容大用孫和王潤武忠為堪任朕曰大用與潤皆非才者難以進用和聞有疾惟忠可用但彼鎮守大同亦是緊要處他每以為別無可者而意實在于錦與竚耳但恐不克于事卿可勿憚副朕倚託再議來聞一清言誠如

聖諭但張忠先年過失頗多宜且取回聽用其團營重任

未必邊堪又尚書胡世守薦舉邊才惟馬昊可用陳九疇近方僨事難責後效卿乞

聖裁

上復報曰前日所論用人一事急難於得且待大祀畢別議故朕諭承勛等行事又近歲星變人皆欲用人以待征討爲必然之勢朕謂此非星變實妖星也固朕無德所致恐不重務用兵大爲民害只可內修德政外撫邊境存恤百姓以消禍變而專務用兵以備征討實逼亂之機武備固不可不整亦恐臨期無益要當常加修飭可也卿勿惑聽人言當加之思昨世寧之意亦爲是馬昊恐爲濫用

三月乙卯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日前以總督團營內官缺未急得補嘗與卿議過節另行今當暇日可早為補之朕欲以武忠為提督其張忠量陞職事先着來京閑住待之數月着於十二營內管其一營庶不誤臨事之用又郭勛之缺亦須早選勳臣中有堪任者卿如有知可併說來朕但欲取李昊來不知兩廣之任誰可代通議來聞一清言武忠張忠李昊三人當如

聖諭取用其兩廣總兵侯伯仲則仇鸞可用都督中則楊宏可用臣承

密問敢盡其愚雖同事者亦不敢泄

上報曰昨得卿回陳諸事其中一段云雖同事之臣亦不敢泄夫自古君臣之間因其縝密故治道成事業固卿所慎者非為己故乃謹事機為國耳武忠着取回張紳着代彼任張忠且與做奉御閒住外宅但提督武臣尤當慎選我祖宗朝于兩廣用都督為守將後來用侯伯矣用都督者取其才也用侯伯者不過以其名位耳且今戎夷亦知其官之大小以為犯擾焉須體時宜當時侯伯着仇鸞去待缺回京亦使其歷知邊事但李昊之來當使繼勳之次張偉仍為佐可也其他朕欲知其三四以待用卿可為朕言之勿得疑憚又朕惟大同之朱振既去其缺

天祐亦當更代況彼在任亦久前巡撫遼東都御史禹
能愛民者曰張雲可用之于此又前日所論官濫害田
一事最為時務之急須痛加減革不知卿之意以為何
如可併言之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卯提督團營成國公朱希忠言
官軍脫班數多乞行巡按御史究治
上曰官軍脫班數多豈獨該衛買閒作弊坐營大小官員
納賄屬放皆襲以為常即御史查究亦虛文耳其下部
詳議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丁未巡撫蘇州都御史孫應奎
以虜警請將京營保定兵馬留戍本鎮

上曰朝廷設撫鎮官付之邊寄且本鎮備邊自有主兵即今嚴冬之際孫應奎輒欲槩留客兵甚非事體其亟令掣回應奎等務督率將領固守信地毋得疎怠取罪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乙未大學士嚴嵩等以虜寇既退疏請整刷營務兵部覆奏

上曰茲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乃可事權歸一蓄精銳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咸寧侯仇鸞為之各營協同提督二員贊理軍務文臣一員改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為之其餘一應興革事兵部仍會官悉心定議以

聞于是兵部覆條上興革六事

上曰修理營政務在得人舊任提督官俱令回府管事內侍官俱革裁各營協同提督官即推舉堪任者以聞舊司扳哨官兵部同仇鸞于見任并起取將官內選用見在軍士各歸原營隨伍操練老弱并缺少者即替補名募務足原額餘如議

○十月己卯

上諭咸寧侯仇鸞左侍郎王邦瑞及禮兵二部曰朕復祖制三營修武其舊哨司扳名瑣無用今須下京營新定之制卿等可詳議具奏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副將今止用一人不必又二人將大將

所統三營之兵仍外添能戰之將六人分領操練衆將之選不必備員須經陣者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嘉靖三十年正月戊申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咸寧侯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量為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修邊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實效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寅

上諭内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茲與卿等改之

祖宗舊制曰提督團營義與今稱總督同否非外出豈可

用欽差二字乎又上下六營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備二兵為名是否又轉弱為強一事此寓之逆情宜宣示軍中令勿以此抱怨必盡力於國其他一切當正者卿等一一議上於是大學士嚴嵩等覆言臣等仰惟皇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提督與總督義本非二其欽差二字乃寓之自稱誠不宜用上下六營之名除去已久宜如聖制以正備二兵為名又臣等聞欽定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況備兵乎此宜戎政官查處者也轉弱為强兵已奉明詔裁革臣等謹條列未盡事宜以上一議軍

器一議首領官吏一議各營將官一議班軍行粮一議
歲調邊兵一議京師民兵
上曰朕所諭及卿等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部熟計以聞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初
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總督
薊遼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兵少獨恃入衛卒以擁護
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前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
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紛爭邪
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
伍數多請詔兩關御史王漸蕭元峯親詣查補

上曰然薊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粮餉多麋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近其嚴責王忬歐陽安等剋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各邊兵馬明歲量為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援去秋例請復調遼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灤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遼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飢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之既而科部議上請

量調遼兵以守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于關外懷隆之間以防獨石而命大同入衛遊擊趙伯勲引兵駐昌平專護

陵寢得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

○戊辰薊鎮宣府告急尚書鄭曉請暫發上所聽征官軍回營操練

上諭内閣曰聽征之名不應雜役况自去歲日整理聞至今猶未見精猛目今内逆勾賊相繼作亂如不一長驅恐終無寧歲朝工仰奉天時門建必速成以臨述職殿一少緩無妨馬乃允曉請令聽征官軍回營

○嘉靖四十年九月庚子郎中許汝驥自薊鎮閱兵還上

言薊鎮練兵不振之弊有六因陳補練便宜以聞兵部列其所奏酌議覆行之

上曰先年以薊鎮調用邊兵非遠謀下令補練土兵以免常調總督鎮巡官漫不用心每歲惟恃調發坐困供餉何有紀極今又三年差官閱視却稱照舊不堪戰守各官不畏明旨敢爾欺肆許論既革任待查明併治總兵張承勲革任下御史逮繫并所劾贓罪問報巡撫張玭姑降一級調外任副總兵袁正等姑降實級三級留供職副使張邦彥等罰俸半年楊選其嚴加督率訓練若再無效重治不宥餘如擬

○乙巳兵部尚書楊博等覆薊遼總兵楊選條上地方極

極弊十五事

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輙張皇告急惟調客兵防守爲保目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為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已不獨供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其仍別議以聞

○十二月丁丑兵部尚書楊博奏五軍營叅將尹秉衡所選官軍一萬二千人擬于春初赴居庸鎮邊二區戍守

上曰營兵戍邊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遣去其更熟計以聞于是博等又言京營之兵類年坐食漸成驕

惰近議摘選番戍其便有四宜遣戍如議
上曰營兵宜俟薊鎮警報得實乃量發一二枝邊臣毋張
虛聲徒增餉費無濟實用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丁亥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奏各
省募兵非便宜令各團練土著
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
召募以滋煩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校閱乃敘
別所司功罪以聞

○十一月丁酉
上以虜犯郊畿疑本兵諸臣不任職以問大學士徐階階
謂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俞時及兵部右侍郎蔡汝楠

俱非恢廓才不足贊戎務
上曰二臣原吏部推何以此才當此任縱無他私亦不宜
動循資格必更之京兵宜精練
成祖初制四十萬今止剩八九萬可歎其鄭曉楊順葛縉
何如在朝臣有堪戎務者否或內出用一人外庭當知
重此事今須早理不宜只講文得如
成祖時十分之一即為上矣階以曉文儒順縉咸匪人不
可用因言用人吏部事且尚書嚴訥可信當諭令舉所
宜任者務在得人勿以資格限
上乃遣中使至訥第諭之曰今又理戎務京兵本也協理
者不堪用且本兵二佐亦須得人喻時蔡汝楠令南部

候改即推果諳戎政曾歷邊事可用者各二三員以聞卿訥勿循常例破格推用以濟國事于是訥推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志孝及湖廣叅政李燧陝西副使張謐堪協理戎政南京工部霍冀原任都察院僉都御史趙時春大理寺少卿萬恭堪兵部右侍郎

上點用燧恭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甲午薊東又報虜警

上諭兵部曰北氛又作未宜謂已有備虜中內逆多于真賊故敢累犯郊廟垂祐人當祇承京兵亦宜整馬因問大學士徐階鎮遠侯顧寰可用否階奏寰雖非將才然一時亦難其代

上曰寀之代今必無勝者若于戰陣亦又難之如不必侯伯他有堪用否階對請諭兵部會官于侯伯之外公舉以聞

上曰寰所任京戎只可令恤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一二員備緩急如舊例且三營六總似多今于將副擇而用之何如階曰

聖裁允當請傳示兵部擬行

上復報曰京營一總督今亦不必添卽以副將名目選用亦可又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且總十路未至十萬人今或不為例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燾給犒官軍一次可與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為例

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生怨不若足其粮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粮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特典但宜酬奇勞耳

慎邊防

○嘉靖元年二月庚子兵部覆戶部郎中馬應乾奏邊方積弊及卹軍士實營伍等事

上曰軍馬錢糧邊方重務近來各處邊備十分廢弛上下扶同情弊多端其令各撫按清軍官嚴督所屬月糧布花以時徵運給散城堡旗軍嚴加點選清查掌印領軍官賢否開報黜陟各務從實舉行勿事虛文

○嘉靖十三年二月癸酉時大同叛卒嬰城拒敵官軍巡撫劉源清總兵郤永因請築堤壅水灌城又請添設總制提督禦虜

上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為懷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法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為亦未敢逆朝廷本是郤永無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輙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刼囚勾虜抗拒朝廷既說專剿逆徒脅從不問却有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為京城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民皆我

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今秖可罪去二臣掣選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寇令多方討擒逆賊之魁者庶免勞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乃改督餉侍郎張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源清

○嘉靖十九年四月壬戌兵部以風霾之變奉諭會廷臣議上邊事

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邇者虜犯我疆邊人[illegible]

朕甚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馬芻糧歲煩調度將官撫臣咸出遴選竟不聞有紓朕憂者而徒以兵餉不足為辭此無他不輸忠畏法耳諸邊事既定議悉准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暴顯著者聽科道官糾劾諸邊所不便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兵部尚書張瓚以虜復謀犯山西三關請令山西薊遼各整兵候調宣大總督移駐朔州以便調遣別推總兵官二員先駐真定石州練兵防禦

上曰去歲虜寇兩入太原邊關將士不聞敵遏地方荼毒豈但邊吏罪不可逭本兵亦難辭責今歲不復整飭樞

豈邊關之臣安所用之陝西遼東加擬領行整兵聽調真定石州總兵官不必先期駐劄其應發兵粮火器等事仍協戶工二部酌議再奏

○閏五月庚午總督宣大侍郎翟鵬言虜將會衆入犯乞亟調陝西薊遼兵赴鎮隄備并令戶部多發塩銀以備軍需戶部言鵬授任來三以是請已奉旨臨期徵發且聞鵬尚駐宣府宜令速移朔州以便調度

上曰宣大三關紫荊關俱要害重鎮朝廷原設總兵及都御史督領兵馬錢糧各有專責若虜寇一隅本鎮出兵敵禦各鎮協同策應勢甚聯絡是以建勳則功著難掩失事則罪無所逃

祖宗建置甚善况四鎮接壤與陝西不同自
先朝以來間設總督文臣軍務屬之專制往往徒擁名牵制誤事劉源清周叙樊繼祖可見矣鵬昨授新命首索賂銀專資客兵待寇舉措已乖又不遵旨行事出京日久尚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委託姑革職閒住向者處分降虜事宜兵部即亟行各鎮撫總官仰體朕心戮力防禦各官果能建立奇功朝廷不吝出格陞賞如犯軍法必寘重典總督官不必設既而兵部以虜犯山西請復設總督
上從之仍令鵬復任

○六月辛卯虜寇朔州守臣以聞

上諭兵部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爲山西畿甸藩籬往者虜賊入邊殘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爲故常失事已甚卽令能極力戰守俾虜一大挫去則先賞宣大諸臣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賊猖獗者必治罪無赦

○八月戊子山東撫按官劉臬等奏虜復從朔州入寇上曰前虜未大挫故復至其馳檄翟鵬隨賊所向督兵截剿有功者卽於軍中陞賞如例臨陳退縮者卽斬首以徇并諭諸將以臨敵敢戰爲功不以損折官軍議罪諸軍以奮勇當先爲首功斬首次之各勉策後功用蓋前愆并行山西撫鎮官伏兵要害俾虜不得越關如直隸河南山東各飭兵以備秋班官軍卽留防守總督翟鵬

隨報虜漸信宿從舊路遁去會延綏警報繼至一日虜擁衆入境未及一舍遂北遯詐也况延綏又報警其令鵬仍遵前旨多方捍禦且亟檄陝西守臣謹備之毋墮賊計已復諭兵部曰虜雖去未可忘戒朕聞各邊壯夫奮勇自効者衆其示鵬遍諭大同三關之民能斬首一級者賞銀四十兩所得人畜悉以予之仍同官軍支給行粮留本處附近地方殺賊虜退歸農者聽願充募者亦聽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曾銑奏修邊復套二事疏下兵部并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擬議

畫一具奏

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関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筭嗣上方畧第此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祇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二十萬兩予銑聽其修邊飼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丑監察御史饒天民張登高各上復套議請令各邊嚴兵守險防虜奔突及會議條格不宜刊布恐泄軍机

上曰各邊防禦所言得策奏議刋播無礙且王師烏用掩襲為也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己卯

上諭輔臣陝西奏災異云山崩移且昨辛未日風沙大作占曰主兵火有邊警朕惟氣數固莫能逃然亦不可坐視況

上天示象儆戒昭然而防備消弭當盡人事朕居君位總理于上無親事之理本卿等皆各有專責卿等其宣示朕意俾皆悉心經畫朕仍仰叩

玄慈冀轉災為福云又諭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

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二平未論功當臣下有怏怏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秪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民之命者不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即職任輔弼果真知真見當行擬行之閣臣夏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嚴嵩首疏復套議不便歸罪於言因請解位言亦上疏攻嵩

上報嵩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銑疏初至時乃家疏稱人臣未有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

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曾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既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見真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報言曰爾等朝廷倚政之本原爾自宜先以邦民為心如何專徇私情強君脇衆昔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奏又無引罪詞吏禮二部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尚書王以旂等集議虜兵強據險不當與之較曲直爭分寸前議復套事宜請悉行停止

上曰套虜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狂倡議雖奉俞旨然既下諸臣

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敗事將何捄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官一年銑令錦衣衛亟遣官校械繫至京問王以旂姑令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亟往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一言錦衣衛其悉逮至廷杖之仍各罰俸四月夏言削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

○二月癸卯北虜俺答求貢督臣翁萬達以聞

上曰朕以邊圉重寄付萬達等自宜併力防禦胡乃屢以求貢為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絕嚴加隄備違誤者重治不貸

○九月乙酉宣府諜報虜警

上諭兵部行守臣多方捍禦并遣聽征參將王佐許勇等往援之諭工部速發火器於各邊應用又諭成國公朱希忠等曰邇聞邊警及地異之應朕叩首祈天恐未必不因奢妄之致況銑雖伏辜醜虜餘孽或以茲報復不無也其再示兵部亟令總督翁萬達徇國忘家併力捍禦毋惑邪枉逞忿速戾兼示內外提督坐營官各防備以待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酉

上諭內閣云昨胡氛侵內直犯深入雖荷

天祐不日自退然欺上大罪未明近日士廢以及宗室亦

懷忿恨非朕私也且罪未至之前數日朕常以虜寇聞卿元輔卿謂佳兵不祥夫以太平日久人人惡談武備今若以賊已去又不經心後患必甚于茲要當講求征伐以大計勿論其犯否庶可伸我中夏之氣象卿等以為當如之何乃可又諭云今若直擣巢穴而殺之未為無名所難食居一兵二也縱有財無粟軍何由給須大豐三五歲鮮旱勞之災食足兵雄乃可如

皇祖時長驅三千里茲便欲大伐祇恐不得時耳虜既去遭大挫必復欺犯今備此為是二諭勿秘示兵府部將道令皆曉朕諭

壬午

I(77) A 23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虜華人為多外域之臣敢於我前帶信坐觀城池可歎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萬天豈不怒焉聞其歸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武為阻惟財用之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粮為要卿等示户兵二部臣又諭仇鸞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鸞對言方冬虜中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曰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於密孔聖大誡鸞復對事以密成亦以豫立乞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畧之名得便宜行事

上喜優詔答之仍以其言示兵部令集議方畧於是兵部覆議請會户工二部計處兵食簡閱器械先期給驚仍請特差大臣一員前赴薊鎮積芻峙粮以待非常之舉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當征討為上爾等既集議僉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擬行督餉大臣如議添設

○嘉靖三十年三月甲辰大學士嚴嵩言伏蒙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馬市不可開臣等集廷臣議皆言開市原暫為覊縻之術未嘗言武備業已差官委雖中止合俟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定待報另議聖意尤豫未决久之後諭輔臣嵩市二次可止只與自前

一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國上體好生衕軫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貢謂不必許勿得示弱令賊欺夏修我內治一時不懈為當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癸丑

上以虜患為慮諭輔臣曰本兵錦曾面卿否有何運謀輔臣以示尚書趙錦錦乃疏上大將仇鸞所領各路兵馬之數

上曰疏中言士馬甚多大將其分布逐剿無後事機虛糜粮餉諸將有觀望退縮者御史以名聞

○庚辰初虜以二千騎犯弘賜堡復由榆溝入掠懷仁川

之月日川　嘉靖乙

坐營官王恭死之關南震動總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上心慮之命兵部遣飛騎偵虜犯何地及諸將有否能抗禦與戰者因問舊時塘馬報事如何也俄大同巡撫何思以虜退聞上亟覽其疏則亦不言虜入所在且不言虜騎衆寡及出邊駐營遠近上益疑之趣兵部疾遣人馳視至是返報言虜騎不過貳千因備述王恭死事之烈及遊擊呂勇劉潭參將張騰孫麒副總兵王懷邦等諸抗禦不力及逗撓退縮狀上乃切責兵部曰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訹于蘇祐言謂且三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如此豈不

有悞軍機驚疑遠邇耶已兵部分別失事諸將請治其罪

上曰虜近猖獗甚寔由將官怯懦退縮縱之使然孫麒劉潭共令錦衣衛遣官校械繫來京問王懷邦呂勇焦澤各革去職級姑令冠帶戴罪自効候防秋畢日別行奏處仍切責蘇祐令其調度諸軍血戰破虜不許仍前怠玩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先是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崑山縣致仕侍郎朱隆禧亦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

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不宜怠視本兵若罔知者文華登

禧二臣之疏似不同之奏者當有依焉今南破北虜豈為國之道耶

祖宗養教恩深豈以怨讟時君而忘

先聖大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盡忠猷以告於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慴陳狀大畧謂文華之疏已經擇行隆禧所奏則科臣駮覆在前且事屬紛更故臣等不敢輕議得旨南北兩欺倭賊殘毀地方尤甚非下諭求平剿長策欲豹等入告忠猷今此疏何有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處以聞於是豹益惶恐謝罪因上便宜五事

上曰爾等職任本兵坐視賊欺不能設一策平剿及奉諭

問郄又泛言具對摭拾舊文塞責豹姑降二級侍郎翁溥等各奪俸半年所司郎中張重降二級調外任餘奪俸三月已復降勅切責張經師久罔效令其嚴督諸臣亟為剿賊安民如再因循重坐不貸

〇六月乙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以倭患疏論失事諸臣之罪因請更調精兵協濟軍餉責諸臣以討賊必殄仍錄遊擊周藩死事之忠兵部覆如御史言

上曰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為不多督撫官遲疑觀望不能進剿養寇貽患以致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各兵不過假此遷延時月奚有實心平賊之忠今姑從所擬施行若又有師久無功周珫等罪不赦巡撫

史褒善奪俸三月補把摠婁宇都指揮劉恩至職令戴罪殺賊下同知都文奎洪以業于按臣問周藩贈都督僉事錄其子襲陞三級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乙丑暫管宣大總督事兵部右侍郎江東以是月十五日至鎮視事奏聞

上報曰右衛久困朕聞城中將变爾急用心處置可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彝諭兵部曰目今右衛困極江東勿以推任辭務令盡心幹理逐賊入餉總督官不必推且令楊博往待事寧回部

○嘉靖四十年二月己酉大風揚塵晝晦

上諭閣臣曰今日之風占謂兵火似不可以常視其傳諭

諸臣内戢凶賊外嚴邊備尚書楊博等言諸邊已畧有備請寛聖懷數日又諭輔臣曰今日又大風止及旬日不可不為慮昨兵部對言各邊皆有備無足為念恐未宜自恃於是博請再奏明旨宣示諸臣令其加慎報聞

○八月壬申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楊博入朕每慮邊務本秋恐有擾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於是博上守禦機宜六事上悉允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丁卯虜擁衆自墻子嶺入犯總督

侍郎楊選以聞京師戒嚴
上諭閣臣曰朕東見火光處此虜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截
殺其令禮部疏議
郊祀等禮并示兵部傳語寰等協力逐剿明日又諭閣臣
曰通灣二地係粮貨輻輳之處其保之
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師毋急是時總兵官胡鎮
孫矉及遊擊趙溱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有旨胡鎮在
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厚齎軍餉濟之有功
朕不靳賞俄總督楊選以虜退聞且自詡追殺功為將
士乞賞
上疑之以聞大學士徐階曰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遂言

追殺果一一行否階對賊大營尚在平谷選等果以往通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

上曰然選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为士又出只遊戲一塲不過庚戌之輙又故事矣茲着愽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剿一塲且聞彼邪夜戰不能或謂何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皇兄亦聖威震彼乃今內逆欺外賊侮可嘅階以語愽愽乃條上戰守十事詔允行

○十一月甲申詔自今各鎮入衛及應援薊鎮者不論叅

遊守備俱聽薊鎮總兵節制有急徑自調遣不必關白軍門復諭博曰擇將練兵須集計來聞三衛之夷亦須一處邊虜狂肆皆此物也博見云何博乃集廷臣議上十五事詔俱允行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丁丑夜大風

上諭兵部曰此風未為無謂非四時之正也

上天恩示其慎承之次日又風

上復諭曰兵理果用心否十路可閑一二齊否君徒往來文書何益於事昨二次風異必非無應恩示宜小心承之於是尚書楊博等覆請先備宣薊次之各鎮務在萬全以紓

聖慮、

上曰邊防當慎朕已屢下明旨宜令劉燾等悉心幹理京營亦宜選練毋以文應取罪仍命内閣傳旨示尚書高燿嚴核管粮郎中出入燿因奏郎中職司倉庫須各府縣解納及期方責其稱職

上曰邊防事宜百司宜同心共濟況在常賦豈容少緩今後撫按有司官若再因循有誤國計爾部中指名參奏處以重法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己酉

上密諭大學士徐階昔我諭嵩暇一習武彼曰佳兵不祥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非小茲不次報北情慱何不預

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以成功於後何如階曰誠如
聖諭但今邊事在總督諸臣用舍由吏部銀餉由戶部而兵部僅能主張諸將諸將又無權欲其用命不亦難乎
上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不辱不剉公同為國足矣且今之將無出類之才能豈能勝人

馬政

○嘉靖元年五月辛丑戶部言京營官軍倒損騎操馬匹數多請查扣草料申嚴牧養不如法之罪
上曰營操馬匹追賠買補上料草料皆出小民脂膏領馬官軍不行愛惜牧養違法半年之間死替三千三百餘

匹玩法甚矣該管官員送問降級住俸各如擬行該部并各營提督官今後務申嚴號令閑防禁約考較懲戒巡視科道太僕寺五城兵馬司官俱宜加意督察錦衣衛將軍校尉及騰驤等衛勇士馬匹亦係民為買補官為給養宜一體禁諭勿或因循怠視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順天撫臣郭宗臯以各處水災請將居民所養馬盡數鬻賣并以給軍兵部覆請給軍六百匹

上曰諸州縣寄養馬尚多今取六百匹給軍寡且不均無補民困已之

擇任邊臣

○嘉靖六年六月己酉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罷以王守仁代之

上深以廣寇為憂諭輔臣曰姚鏌朝廷特不言其罪只就伊辭章准之卿等之意乃為還有鄭潤與朱麒耳以他每三人同事何止罷鏌一箇今時雖曰鎮巡總兵同任一方之事然致吉與凶皆在一巡撫果若事事同心相處彼此不異事豈得不成斯朕謂之吉也如彼此相抗事出一偏至於有失則推讓他人斯朕謂之凶也且田州未能平息輒來奏捷邀功以致餘孽復亂豈不為生民之害雖蠻夷獷詐然在我處之未盡卿等又以王守仁未知何日可到守仁見今取用若鏌既在守仁亦不

知來與不來果如斯任缺人看所在有司催促上緊赴任勿得負朕委託守仁自當兼程赴事可也卿等還再計議如朕所言不可只隨卿等如何行但要地方早安耳南京條陳多有已行了的卿等再看內有可行取一二明令該衙門議處不必說着各該衙門推衍議擬其中事宜亦無甚弭災之術不過浮詞因上禮部首說制帛都察院首說君不納諫工科首譏岳懷王等墳工程此便見人臣忠與不忠也古人能克己正君然後以正致君亦未如此舞文欺君矣已少厝事方獻夫陳言經畧廣中事宜

上以其疏示輔臣曰方獻夫本卿等看果來行又恐有致

他處亦是至慮但朕受
天與
祖宗付託邊方軍民甚是苦楚况累歲用兵豈止擾害故欲得人早靖地方之害此朕本意今王守仁朕亦不知其為人何如但屢經衆薦旣論相同特用提督邊務止鎮守官未換與前日姚鏌同事其朱麒朕亦不能知亦風聞伊老年其鄭潤亦無甚大材謀畧除麒可着兵部會官議來潤似應取回別用又思前者已勅各處鎮巡內外官員而兩廣首不承命先次未靖地方輙便報捷似有彼此不和者又各處鎮守內官往往亦非其人今後有不可任斯職的不但專着司禮監行卿等有所聞

知也要說來或用賄幹出或生事害民着廠衛并科道劾奏治罪今各處內官亦非朕能親用皆係司禮監指名奏請也要傳諭着從公選訪果會理些事有些學識才可出外鎮守地方庶不負朕斯意卿等再議票今日就封進來

○嘉靖十八年九月乙未虜再寇宣府兵部請逮治總兵官江桓等失事罪

上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姑令戴罪剿賊俟事寧併聞仍諭兵部務量材授任不得徧徇以誤邊計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上諭成國公朱希忠等曰朕昨憂邊事

天垂下鑒廟社百神威靈豈有大患但毒我邊民朕心可寧哉今醜虜既遁百姓稍安須要撫給之仍嚴後備未可忘戒卿等示朕意於戶兵二部嚴嵩職亦當言之兵部因條上備虜要務謂當慎擇各邊省撫臣及舉用廢棄將官戶部言客兵錢糧宜預處屯監之法宜勅內外臣工集議

上曰撫臣職任一方關係甚重吏部會同都察院將見任各撫臣酌量存留更調務要各盡器能久歷職任各廢棄將官令翟鵬調集軍門効用有功敘錄無輕取虛名各邊軍伍令楊守禮翟鵬督同鎮巡三司官查照原額添補各邊鎮及近日臨邊省地客兵軍儲戶部多方處

備京營兵馬專令訓練不許借撥工役抗違者言官糾奏處治餘議俱責實舉行仍悉奏報以憑稽考嵩亦條上邊事言今積弊既久其先在嚴法令信賞罰而其要惟在得人

上覽奏嘉嘆曰得人一語尤探本窮源之論廷臣其亟察文武群僚才名素著以聞

○辛巳兵科都給事中錢亮等以虜患重大舉見任江淮總兵湯慶等革任閑原備禦韓承慶等

上曰虜患未清用人當取所長亦宜使過湯慶等遇缺推用韓承慶等酌量奏請再示內外諸臣各遵前旨速舉所知但不許徇私妄陳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戊辰

上諭兵部朕惟事有備而無患經有明訓聞莊浪故都督魯經壹幹健兵善曉夷情緩急可用其令總督官悉心訪取委任果能立功酬典有式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丙辰總督陝西三邊侍郎曾銑等奏邊方守令所係甚重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内選擇年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司以為表率勒限到任以預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西北邊防多事兵備守巡有司官職任至重今後務慎選以充其政績卓異者聽總督等官不時奏保陞擢不才僨事者亦即劾罷兩廣四川雲貴近夷地方亦用

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進用陞遷事體另立資格

奏聞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癸巳

上諭輔臣嚴嵩等曰朕雖廢一早朝此心勝于一坐間常念邊方之事用人為重聞山西宣大總督蘇祐年向衰矣卿等盍擇所以代之嵩等傳示兵部遂罷祐回籍而以兵部侍郎賈應春代之

恤將士

○嘉靖七年十月戊子

上諭輔臣曰朕思内官監屢討團營官軍做工非是

祖宗朝所行況今營中禁約私弊也須除之方可免軍士

多差前日張永奏云内官監討軍做工不曾開是某營摘撥未敢與奏知撥去朕答諭團營官軍不可輕撥着該監再具本来奏處治方待本來與卿等計處而次日司禮監官却不奏聞徑自批出今日朕問本来不曾方行了今與卿等議可傳旨與李承勛等今後但討團營官軍着他每執奏另一旨傳諭提督官着不許撥與假如工程十分重大三大營量撥用工完即回此或免軍士分外之苦養息銳氣以待不虞方可卿等從長計議來行

○閏十月甲午

上諭閣臣茲今凜例甚寒朕思皇后陵域做工匠作軍士

甚苦中心覺甚不堪馬夫婦人倫之至也主民皆天之民也縱是所當為而朕心實弗安也恨前日自用已意未從該部請奏事宜欲待春和奈已告聞于祖考矣可作何以處之或人給與量賞以為置禦寒之具未知可否或朕躬以此事復告于祖考待來春興造中其瀆冐謹當俟罪特與卿計可即議聞於是閣臣楊一清等對言因寒輟工本仰体祖宗好生之心不妨再告從之

○十一月癸卯諭尚書李承勛曰朕聞皇后梓宮行殿處守護官軍至今人馬未給糧草且前日大風猛烈山間寒氣尤甚號哭稱苦有所不免朕聞之若裂已屬夫百

姓皆是天民當此嚴寒卽動履亦難乃朝夕身役草露雖梓宮為重而人命尤重也卿其會同內外提督官議令更班輪役少甦勞苦合用糧草戶部便處置給發不許視常延調朕又念貧軍無衣無褐何以支持工部仍將在庫胖襖褲鞋人給一副以為緊急禦寒之用各將行過緣由具聞務稱朕存恤之意

○丙午

上諭戶部近因大同巡撫官奏稱糧草缺乏已命發銀二十萬給之朕因思遼東宣府偏頭關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俱係邊方虜情叵測若糧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何所恃允此邊民皆我

祖宗赤子豈可不加憫恤耶户部行各巡撫查倉場實在之數具聞有告匱者即為議補軍士月糧盡為給之若視常延調以致人心嗟怨邊備廢弛責有所歸

馭夷

○嘉靖六年十二月癸亥土魯番款關求貢上下廷臣議未決尚書桂萼疏請乘其來而急撫之因責以獻還哈密城池時不可失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萼所奏哈密事情甚說得是待議來如果可即奏行若彼有不順之詞我則選將出師伐其罪狀復其忠順之爵西邊之患方得寧息朕意以此未知何如預與卿計一清奏請及其求和之時遣

使宣諭許之自新而中國因以其間修守戰之備庶恩威兩得後患可弭

上報曰卿昨具議回奏甚詳但欲夷情伏順必先將我邊失事人員悉以問罪方可服夷酋也而土魯番上逆天道背負

祖宗厚恩輕我中國害我邊民其罪甚大當要遣將征勦方示中國之威但恐濫及無罪為今之計以朕意內則選將練兵一面委官前去整理糧草就着暗整兵備一面將求和夷使留質邊方一面將先今失誤國事勾惹邊患的通行拿問治以重罪一面選委有膽力通夷情練達通事一人賚持撫諭詔書親諭速壇滿速兒如果

悉遵詔命悔罪來降方宥罪如故如稍有輕慢之意則嚴整大兵直搗其穴然後可除邊方之患其禍之來實始於彭澤陳九疇而因殺死寫亦虎僊家族侵欺財產所以彼酋至今恨之及前年出師委是虛奏成功其實益長回酋之慢視也今亦要追究滿速兒在否其陳九疇內恃楊廷和之勢尤為罪首次則楊廷和若有言者以九疇死罪方稱回酋之恨此則未可夫以一巡撫大臣對一回酋之命可也則孰為輕重焉今之計要在朕與卿等行耳不當苟且回護朕意如此特再與卿議輔遠重臣股肱重託可用心議來待朕親作撫諭詔文仍與卿等四臣計行又卿前疏皆令姪代書昨聞口授家

人書當要慎之若一清對整理糧草當令戶部委官一員多齎鹽銀召商收買其失事各官罪已前决似不必追治

上曰卿昨奏謂甘肅夷情事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未當者若着郎中帶銀去買集糧草恐不濟事可推一人或兼僉都御史去開鹽引若干招商上納方可不誤又止將三年冒功人員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了不成事夫甘肅之變雖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發落彼何復三年又行作亂戕我

祖宗之民可回護此罪人坐聽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

先將此數人先後致患者重刑治之乃可服彼且將夷情不論只如此言之今之巡撫等官不惧朝廷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入己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為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今早票朕未即改正欲與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倚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處置一以公道決要如朕所意乃可了這夷情大事卿可加思之即具回疏來明日就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者

○嘉靖十六年四月庚申廷臣會議請大征安南

上曰安南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登庸

篡亂阻絶貢道又借稱名號僞置官屬罪惡顯著可即命將出師征討總督等官各推選素有才望者用之調度兵糧事宜户兵二部議處以聞已復諭兵部曰今日有事安南是為彼國除亂與太宗時事體不同用兵事宜另具擬來

○嘉靖十七年四月戊午命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温充總督叅賛官大舉征安南會提督侍郎蔡經并欽州知州林希元奏至各持論不一兵部復請會官廷議上不悦曰安南事必識體達道者乃見得分曉朕聞卿士大夫私相論議謂不必征討爾等職司邦計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不協心國事罷鸞伯温着在京别用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甲辰日本國王源義晴遣使來貢

上曰夷性多譎不可輕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加譏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交通以滋禍亂

○嘉靖十九年六月仇鸞毛伯溫會議征討安南事宜以上

上悉從之諭兵部曰安南事朕已付之二臣莫方瀛父子神明共殛即生亦死但為遐方生靈久被荼毒天討未加耳卿等即傳示二臣令其悉心經畫務圖全功用安夏諸所奏留及調用官員并動支解京錢糧等事俱從議行今後安南軍情奏至各該衙門奏覆不得過三日

○嘉靖二十年四月庚申安南莫登庸父子乞降詔下廷

臣雜議僉謂遠夷畏威恭命宜即受而撫之因條上設官職頒正朔定貢儀給印信復四峒處受降賜勅諭待夷使勘黎寧掣兵馬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于夷若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為我

太祖嘉奬著訓後人無伐其國帝王無外之仁何其厚也

上因賊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殺其孫添平大逆不道

上干我

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于水火已不請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詞請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

祖宗為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因之朕即位以來黎民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軍門納上請罪是與二黎寬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宥之茲為交人永圖革去王號毋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云黎氏無人登庸父為交人附屬唯受職賜印使奉正朔朝貢仍計其地方為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所利之一應事宜戶兵禮三部再集廷臣詳議來聞比廷議復上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

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黜陟俱以付登庸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令廣西撫臣優恤之國中錢穀兵甲之數不必奏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日率群臣表賀并論內外諸臣功

上曰四夷不庭義當討罪自古帝王未嘗不用此道昨討安南斷自朕志猶有畏縮譏議阻撓國是者比命官勘

勦平定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處分何
表賀之有內外大小諸臣宣勞宜錄乃陞賞伯温等及
大學士夏言等有差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安南夷目莫福海述其故
祖登庸遺命頋始終恭順天朝乞准襲職巡撫蔡經以
聞
上曰莫登庸未授職而死覩其屬纊之言猶切恭順亦可
矜憫着蔡經會同總督等官查勘死無故及莫福海是
否係伊真正嫡孫務得的實方將降去勅印許令赴關
覲領回司襲職事就着保勘明白別具奏來已而經等
勘實

上命福海襲安南都統使賜之勅曰朕惟帝王以天下為家欲使萬物各得其所無間遐邇爾安南遠處南服世修職貢近年朝貢不致實惟爾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勘征討爾乃能悔罪改過恭上降表備陳私相授受之非願獻土地人民聽朝廷處分尚書毛伯温等奏報兵部集議題請謂爾祖登庸畏威感德輸情待罪朕仰体上帝好生之德俯順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國號王封授以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銀印俾奉正朔朝貢午其子孫承襲世守地方實為爾類永利也茲該鎮巡官奏稱爾祖登庸病故爾係嫡孫且能備陳爾祖納款之誠屬纊之言亦可謂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襲爾祖都

統使之職仍降勅諭爾其益竭忠誠恪修職貢撫理夷衆安靜地方以稱朝廷懷柔至意用副爾祖恭順之誠永爲多福顧不美歟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丙戌兵部議覆陝西總督張珩所奏土魯番稱貢事宜

上曰甘肅自經土魯番戕害哈密以來藩籬浸廢邊臣歷年經畧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住甘肅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踵襲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昏瓦剌除擄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内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規容其入貢其求討地方住坐欲照牙木蘭事

乙月實州　吉青乙巳

例安插俱不准行

九月戊寅雲貴兩廣四川等處土官有十餘年不得襲替皆相率赴京奏乞章疏紛委吏部奏言此皆撫按官避嫌遠怨不與結勘所致耳請立嚴限促之

上曰然土官襲替事関地方夷情所司視為泛常漫不加意姑貰其罪令速勘以聞今後有延緩不報者經該各官及撫按官該部指名參治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緯卜等二人款塞求市總督侍郎曾銑以聞

上曰茲夷投降納款原非真誠効順邊臣毋輕信要切自貽後患

○十一月丁酉日本國王源義晴遣使周良等求貢事倭夷十年一貢船不過三人不過百良等以四船六百人先期而至

上曰倭夷不守貢朝又挾帶人船越數三司巡海等官不遵例阻回乃容潛住港外引起事端且往年宗設之叛尚未正法其令新巡撫官亟為處分及宋素卿曾決否一併查奏

弭盜

○嘉靖元年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曰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切身失計自墮不能復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撫按官大開首免之路除首惡不

赦外餘黨聽其自歸復為良民有司仍以歲時安集不得復問有能自相捕斬報官者以常人擒賊之賞賞之鎮守撫巡官嚴督所屬務求安民弭盜至計如有仍前因循推調重貽民害者所司核實具奏處之重法

○嘉靖七年九月丙戌山西守臣疏報青羊山賊情時廷臣持議不一桂蕚主撫張璁主勦大學士楊一清是璁言疏請
上親決
上報曰卿歷指山西賊情來說以璁主勦議為當夫民乃
天民立君以主之正使其教善伐惡豈可坐視以恣其兇頑今彼之罪人皆知有不可赦之理非朕偏用桂蕚之

言自取姑息之譏遺後患也但陳卿父子結爲賊之時本因有司以彼强富之徒不供差役以跟尋過犯迫逼而成當時緩緩治之豈能若是賊之罪在必可殺而此等官員與賊無異就如楊良臣之輩今賊深居山險故恃此縱恣若如進勦只是添害地方與提督官之添設俱爲無益只將常道并該州官更換令其調用本處鄉兵把截要路用之旬餘設法進捕殺而不宥如此可也若專勦則功無可成之日專撫則失其威而今還以撫剿爲言者亦自使任事者從便成功耳卿可將此諭同二臣熟思之已一清等合疏言前議主勦之說爲長

上又報曰卿等連日奏陳山西賊情事謂只可勦不可撫

朕奉
天命為民之長豈可縱害而不知除也如卿等擬行了但
恐兵難進耳

○閏十月壬申
上諭輔臣曰卿等票來兵部覆青羊山賊平本及揭帖所
開朕方命言官去勘却即為處分恰似朕無聽言之實
此賊之所以為逆者本常道致之又專主殺戮決難輕
宥若早從穆相之言豈延至今日況卿等堅信道言故
終欲回護必待夏言勘回之日區處又說夏言續奏一
節卿等既有見便當說朕誤從其言何只說言不當如
此奏夫功罪須要明白似不可憚其小勞必待明白而

後人方服信卿等恐夏言開有未真憚於自改或有未合媿於自欺彼既奏上便當一以其公果有如是則罪當在於言也又朕前日就用言者正恐別委他人或有顧忌耳既納彼之言須就令彼去卿等將勅稿并本便擬來看又羅欽忠已有旨着不許推延乃敢詐病來奏不准着便來供職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辰

上諭兵部朕聞各路盜賊蜂起有司欺心坐視不為經理民甚苦之今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剿務俾靖除有仍前怠緩者以名聞於是尚書楊博條上緝盜六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尚書楊博曰朕聞四方多盜有司坐視全不經理其亟檄各巡撫官嚴督有司安輯追捕怠視者必以法治之博奏近者山東及近京順義等處羣賊盤聚寇掠而有司不以上聞宜嚴限追捕并覈有司欺蔽者

上曰山東及近京盜賊肆行巡撫官不行奏報顯是隱匿其令各御史以實聞仍亟行勦捕不許怠玩

懷遠人

○嘉靖元年二月乙巳工部以急缺賞賜夷人衣服段疋請行各撫按嚴督所屬查解

上曰賞賜夷人段疋輕重尺度俱有定式邇來有司縱令

侵尅以致濫惡不堪殊失朝廷懷柔至意該部備查先年罰俸降調事例通行各撫按官申明禁約有侵欺違悞者如例罪之

○嘉靖三年二月庚子

上諭禮兵工三部由來女直并朶顏等衛進貢夷人經過地方府縣衛所驛遞等衙門多有不行照例應付官待及至到京賞賜段疋等物又多稀鬆短少不稱朝廷撫待遠人之意你各衙門便查照舊規議處來說已三部

臣各議上

上諭禮部曰今後各處夷使朝京着光祿寺用心照例管待應得賞賜你部裡隨即關領給與上緊發回免致遲

留在館諭兵部曰各處朝貢夷人經過去處各該撫都御史依擬出榜曉諭各屬查照舊例應付管待以稱朝廷懷柔遠人至意有違悞侵尅者提問發遣俱依擬行諭工部曰今後解到段疋如有紕鬆短少不堪賞用及違悞限期者務要查照先年罰俸提問降革事例嚴加懲治不許徇情輕縱

○嘉靖十年二月壬申改東北夷正旦朝賀于冬至諭禮部曰洪惟我聖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奄有萬方華夷蠻貊罔不在籍今朕遵聖祖之制於每歲冬至祇行

天祀之禮々成慶宴此時無爾朝鮮國及大寧等衛使臣在故今歲未得與宴爾禮部便行文與朝鮮國等處如彼克遵故典可每歲元旦之貢移於冬至之前入賀庶不有負我

聖祖柔遠待夷之意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九終